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文心雕龙》解读

袁济喜 陈建农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雕龙》解读/袁济喜, 陈建农编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9809-8

- I. 文...
- II. ①袁...②陈...
- III. 文心雕龙-文学研究-教材
-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731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文心雕龙》解读
袁济喜 陈建农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5.5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7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论	1
原道	16
征圣	26
宗经	34
正纬	43
辨骚	50
明诗	59
乐府	70
诠赋	80
铭箴	90
诔碑	100
哀吊	109
史传	118
诸子	136
论说	147
檄移	162
章表	171
神思	181
体性	190
风骨	199
通变	208
定势	217
情采	227

熔裁	236
声律	244
丽辞	253
比兴	261
夸饰	270
隐秀	277
养气	287
附会	294
总术	302
时序	311
物色	333
才略	343
知音	363
程器	374
序志	385
主要参考书目	397

导 论

本书系《文心雕龙》的选本解读。《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其内容博大精深，体系完备，不仅全面总结了南朝齐梁以前各类文体的源流和文章写作的丰富经验，而且还贯穿了作者对人文精神的深沉思考和执著追求，其开阔的视野，恢弘的气度，使它超越了一般的“诗文评”类著作，成为一部重要的国学经典。为了解读这部经典，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去加以认识。

一、刘勰的生命体验与《文心雕龙》的写作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文论家。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原是东莞莒人（其治所在今山东省莒县），但他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出生于一个下级官吏的家庭，祖父刘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但刘灵真的事迹已无可考。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职位不高，很早就去世了。因此刘勰的家境贫困，也没有婚娶，很早就定在定林寺依附当时的名僧僧祐，协助他整理、编定佛教经典，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刘勰笃志好学，又博通经论，这为他写作《文心雕龙》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关于刘勰的生卒年，史书上无明确记载，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元

年（公元465年）前后，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或之后的若干年（当代有学者认为刘勰卒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即公元532年）。《文心雕龙》成书的年代，据清人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考证，大约成于南齐末年（今人也有观点认为成于梁代初年）。了解刘勰早年的这一段特殊经历以及《文心雕龙》至今无考的确切写作年代，对于解读这部经典是至关重要的，它说明刘勰早期在孤寂中养成的性格，以及他以书寄志的心态。

刘勰对他自己精心写成的著作是极为看重的。据《梁书》本传记载，书成之后，“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大概正是由于沈约的赏识和推荐，梁武帝天监初年（公元502年），刘勰“起家奉朝请”，虽然这只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奉朝会请召的闲职而已，但他从此开始步入仕途，先后担任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县令、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一直做到步兵校尉。他与萧统也有交往，史书上说“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但刘勰最后还是在奉命完成撰经的任务后，于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末期而卒”。可见，刘勰的一生并不得志，政治地位始终不高，这与他“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程器》）的远大理想相去甚远。大概正是由于人生的悲凉，仕途的失意和对佛教的信仰，使他最终选择了出家（如果刘勰卒于公元532年前后，那么他的出家也与萧统的去世有关）。

总之，从入寺，到做官，再到出家，这就是刘勰一生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他早年入寺是为了“待时而动”（《程器》），立志有所作为，但是到了晚年又重回定林寺，这个结果无疑带有一种悲剧的意味。东晋南朝是一个非常看重门第的时代，高门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寒门庶族在仕途上却往往受到歧视，地位也不稳定，士庶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程器》篇中就透露出这一点，所谓“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谪”；此外，在《诸子》篇中他感叹自己“身与时舛”，在《史传》篇中又批评史家不能“按实而书”，任意褒贬，所谓“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逆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其实也有借题发挥，寄寓身世之意。刘勰在《程器》篇中提出：“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这正是他理想人格的

写照。所以在他无法实现“奉时以骋绩”的愿望时，只能“独善以垂文”（《程器》），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写作中，正如他在《序志》篇最后所说的“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刘勰的人生与写作历程，其实正是传承了古代自孔子开拓的“诗可以怨”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传统，是中国古代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心态与人格的展现。同样，《文心雕龙》作为经典的传承性首先来自于这种优秀文化精神的泽溉。

刘勰之所以写出这部经典，不仅是因为他有着特殊的生命体验，深刻的思想见识与卓越的写作才能，而且也是汉魏以来文学发展与文学评论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至汉魏六朝时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当然也留下了令人反思的教训，这些都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历史资源。同时，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便是文学评论的发达。魏晋文学评论既有哲学的指导，同时更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作为鲜活的源头。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集部“诗文评”类及其《文心雕龙》是这样评鹭的：“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于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作者从评价汉魏以来文章之学与诗文评的发展角度出发，认为《文心雕龙》主要是诗文评的代表作。近代著名学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题辞及略例》中也指出：“论文之书，鲜有专著。自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杂论篇章。继此以降，作者间出，然文或湮阙，有如《流别》、《翰林》之类；语或简括，有如《典论》、《文赋》之儕。其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刘氏《文心》一书耳。”他们都指出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过程中的来龙去脉，肯定了他的成就。当然，仅仅从时代的必然性还远远不能说明与评价刘勰的贡献与意义，还应当看到刘勰在当时整个浮靡文风中毅然决然地担当起文学与文化批评的责任，以儒家当仁不让的精神人格去从事写作的可贵之处。其实，刘勰自己在《文心雕龙》的《序志》中也是这样叙述的：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场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

《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论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诒，无益后生之虑。

这说明刘勰对于汉魏以来文论发展的态势以及短长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是自觉地担当起文艺批评的社会责任，传承了先圣的忧患意识，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从而写出了这本流传不朽的文论经典，使汉魏以来的文论批评达到极致，彰显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经典中人品与文品的一体性品格。今天我们解读这本经过时间考验的优秀经典，首先要传承的不仅是具体的论述，而是这种把生命体验与文论写作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二、《文心雕龙》的思想与文体特点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使他成为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依托这种思想去从事文学批评，远远超越一般就事论事的文学批评，充分彰显出国学的博厚渊明。后人说《文心雕龙》的特点是“体大思精”或“体大虑周”，是有充分依据的。刘勰的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朝，这是一个多元思想交流融合的时代。东晋以来玄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佛教则由玄学的附庸独立出来，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儒学在南朝又有重振的趋势。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玄、文、史四馆（见《宋书·雷次宗传》），梁武帝虽然佞佛，甚至把佛教奉为国教，但在统治思想上儒学仍是根本。刘勰的思想中兼有儒学、玄学和佛学的因素，这与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构成了《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兼容并包的气度与“唯务折衷”的方法。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包括作为“文之枢纽”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属于全书的总论；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属于文体论，论述各种文体的源流和体制，主要依据“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展开；从《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属于创作论，分别阐述有关艺术构思、风格体式、结构安排、修辞技巧等方面的问题；《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属于批评论（其中《物色》篇兼有创作论的因素），总结历代文学盛衰兴亡的规律，评论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阐述有关文学批评

的原则与方法等问题；最后一篇《序志》总结全书，叙述写作的动机、书名的含义和全书结构。各篇之间前后呼应，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系统而庞大的有机整体。其严密的结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清代学者章学诚称其“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文史通义·诗话》），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

按照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法，《文心雕龙》被列入集部的“诗文评”类。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文心雕龙》不是一般的“诗文评”，因为刘勰不仅仅是“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而且还倾注了他深沉的人文关怀，既有对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的继承，如忧患意识、宗经思想，也有对佛学精神的张扬，还吸收借鉴了魏晋玄学的思维方法，这些方面构成了刘勰的精神世界。而魏晋以来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促使他把“树德建言”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成为写作《文心雕龙》的重要原因。正如他在《序志》篇中所说的：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缬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刘勰以“文心”来命名此书，说明他不是把文学（文章）单纯看做是“雕缬成体”的产物，而是从人文关怀的意义上彰显其价值。他认为，人具有超出万物之上的灵性和智慧，君子通过“树德建言”，把自己的心灵寄托在文章之中，就可以传诸后世，获得不朽。

刘勰对孔子是非常仰慕的，他在《序志》篇中回忆起自己“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正是在圣人的感召下，使他立志以“敷赞圣旨”为己任，通过“论文”的方式倡导儒家经典，纠正近代以来“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不良文风，使人们意识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之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在刘勰看来，这与东汉的马融、郑玄注经一样，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见，《文心雕龙》全书的宗经思想正是刘勰的人文理想和忧患意识的体现，它贯穿到各类文体的写作实践之中。

汉末魏晋以来，思想文化界呈现出多元与解放的态势，这使刘勰成为一个既讲传统又善于吸纳新潮的人物。在刘勰的精神世界中，佛教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梁书》本传说他“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又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此外，刘勰还撰有《灭惑论》一文，这是针对道教指责佛教的《三破论》（即所谓“破国”、“破家”、“破身”）而为佛教辩护的文章。《文心雕龙》一书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出佛教的立场，但全书体系完备，组织有序，与他在定林寺帮助僧祐整理佛经过程中所受到的严格训练有很大关系。范文澜指出：“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理明晰若此。”（《文心雕龙注》卷十）日本学者兴膳宏通过比较《出三藏记集》与《文心雕龙》两书，指出了两者在行文和用语上的种种联系，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的推断不是毫无根据的。^①

不过，佛教对刘勰影响最大的地方，恐怕还在于它对人文精神的深化以及人格理想的培养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政治和伦理色彩，是一种世俗文化，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而佛教以追求精神超越为宗旨，其对形而上的精神意蕴的弘扬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过于世俗的一面。佛教发展到了南朝的齐梁时代，佛学精神趋于浮靡与世俗。魏晋时期的佛学重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与精神的超越，而齐梁佛学重在满足统治集团的世俗心态的需要。梁武帝的崇佛也是如此。唐代高僧道宣论梁代佛学时，曾批评其浅露浮华，“于时佛化虽隆，多游慧辩，词锋所指，波涌相陵。至于征引，盖无所筹。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举”^②。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评价梁代佛教时指出：“当时风俗柔靡浮虚，不求实际。不但三玄复盛，佛学亦乏刚健朴质之精神，国势外象安定，内实微弱，梁武帝因此而亡国杀身。”^③而刘勰信仰佛教，钻研佛典，却与这些上层人士有所不同，他重在精神人格的提升。他在《灭惑论》中说：“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刘勰通过对比，深刻

① 参见《〈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见《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5～108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

② 《续高僧传·习禅篇》。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认识到佛教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上是道教无法相比的。此外，刘勰的老师僧祐是一个具有虔诚宗教情结的人，信仰坚定，人格高尚，这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佛教的精神境界与他原有的儒学信仰相结合，使刘勰成为一个思想深邃、意志坚定的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而随波逐流，正如他在《序志》篇末的赞语中所说的：“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南朝齐梁时期是一个普遍缺乏理想和信仰的时代，像刘勰这样的人很难得到世俗的理解，更无法实现他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所以他在《知音》篇中慨叹“知音难逢”，这也正是他最后离开官场，皈依佛门的重要原因。

由于佛教的潜在影响，使刘勰在《原道》篇中追溯人文起源的时候，一方面受《易传》的启发，从天地人三才的高度去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极力神化“道”和圣人的作用，强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认为儒家经典是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产物，甚至把“河图”、“洛书”的传说也看做是“神理”的产物。于是经典的作用和影响就被他无限夸大了，如同广大无边的佛法，可以“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他又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虽然是借用了《易传》中的话来说明文辞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很难把它与佛教的影响截然分开。因为佛教也非常重视文辞的作用，例如刘勰的老师僧祐曾说：“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出三藏记集》卷一）《出三藏记集》虽题名僧祐所作，但根据《梁书·刘勰传》和《高僧传·僧祐传》的记载，可以推测该书的编订整理主要是出自刘勰之手，他对其中的内容肯定是非常熟悉的。此外，刘勰在《灭惑论》中说道：“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在他看来，儒释两家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这种通达圆融的看法与大乘佛学中“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就意味着他所说的“道”并非出自一家之说，与唐代韩愈以儒家正统自居、坚决排斥佛老的原道思想是不同的。刘勰在《诸子》篇中甚至把诸子之作也看做是“入道见志之书”，可见，《原道》篇中所说的“道”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既有来自《易传》的影响，也融合了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及佛教所宣扬的冥会“真如”、“法性”的最高智慧，具有超越万物、至高无上的特性。如果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某一家的观点，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魏晋玄学也对《文心雕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道》篇中，刘勰认为儒家经典是古代圣人根据自然之道制作出来的，把六经也看做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这实际上反映了魏晋玄学融合名教与自然的思想特点。《论说》篇中称赞夏侯玄、王弼、何晏等人的玄学论文是“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可见，刘勰非常欣赏富有创见性和思辨精神的玄学文章。他在《序志》篇中说：“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正是对“师心独见”的最好说明。王弼在解释《周易·系辞上》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时提出：“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王弼对于《周易》中所说的大衍之数何为五十的现象作了自己的解释。他强调蓍占时所用的五十根蓍草中有一根不用，但是却起着总率全局的作用。这是用“以无统有”的观点来解释《周易》中的蓍占现象。应当指出，这种观点体现了魏晋易学的特点，与汉代易学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汉代易学沉溺于象数之学，感兴趣的是以繁治繁的方法，使本来就复杂神秘的易学更趋繁难。汉代的文论，如扬雄、班固的文论也大多是对具体现象感兴趣，他们的辞赋理论即表现出此种治学理路。而王弼直击事物本体、举本统末的哲学精神，直接启发了文论家的思路。《文心雕龙》的《序志》篇批评汉魏以来的文论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这些文论家在观点上都很激进，比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但是在方法论上仍然沿用汉代的文学批评单篇杂论的体式，而刘勰要超越前人，除了观点上的创新外，更主要的是要运用新的方法，为此他自觉地借鉴了王弼的举本统末的方法来组织《文心雕龙》的篇章结构与理论体系。在《序志》篇中他指出：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圉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

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可见玄学对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玄学与名理学的辨名思想启发了刘勰文体论的辨体意识。他在《序志》篇中把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的“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被称为“纲领”。为什么把“论文叙笔”也称为“纲领”？他在《总术》篇中说：“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所谓“圆鉴区域”，就是全面考察各种文体；“大判条例”，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具体的写作规范。可见，文体论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论思想，而下篇的创作论部分则“剖情析采”，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展开，所以称为“毛目”。

《文心雕龙》全书论及的文体达三十三类，具体的细目则更多，如“杂文”类中还包括对问、七体、连珠等。文体论部分对各类文体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可以说集前人之大成（如曹丕、陆机、挚虞等）。汉代是各类文体渐趋完备的时期，这些文体的名称和类别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观念，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如诗、赋、论、说等是按表达方式划分，而乐府、颂、赞、铭、箴、诔、碑、檄、移、章、表、书、记等则是按照题材内容或用途来划分的。这样一来，各类文体之间交叉重叠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但既然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确定的名称和固有的体制，后人应该尊重其基本的规范，不能随意地改变，所以刘勰强调“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于是，揭示该种文体的独特性，就成为文体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刘勰特别重视对文体的辨析，如《颂赞》篇在谈到“颂”这种文体时指出：“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颂”是一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应做到“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但是在颂体的发展过程中，从告神而及于人事，除了有所赞颂这一点之外，颂的对象、内容以及功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刘勰始终坚持其基本体制不能改变，这从他对扬雄、班固、马融、陆机等人作品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来：

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 》、《那》，虽深浅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

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轍。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刘勰称赞扬雄的《赵充国颂》、班固的《安丰戴侯颂》、傅毅的《显宗颂》以及史岑的《和熹邓后颂》是“褒德显荣，典章一也”；批评班固的《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序文较长而颂文较短，是“褒过而谬体”；指出马融的《广成颂》、《上林颂》虽然典雅，但卖弄文采，变成了赋体，是“弄文而失质”；至于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更是因“褒贬杂居”而成为“末代之讹体”。可见，刘勰的辨体意识是非常明确的，这也是他批判近代以来不良文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序志》篇所说：“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文心雕龙》的宗旨是指导各类文体的写作，在“敷理以举统”部分中，刘勰对各类文体所提出的写作要求可以和创作论部分相互印证，如《定势》篇指出：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

这些文体在体制风格上的要求在相应的文体论各篇中都有具体的说明。如《明诗》篇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诠赋》篇指出“赋”这种文体应做到“义必明雅”、“词必巧丽”，都与“清丽”的要求相近。本书在文体论部分篇目的选择上，根据《定势》篇中的这段话，除了论诗赋的《明诗》、《乐府》、《诠赋》三篇之外，又收录了《铭箴》、《论说》、《章表》、《檄移》等篇，分别作为各类体制风格的代表。

不过，由于文体众多，分类又缺乏统一的标准，对于有些文体在写作规范上的要求难免会显得一般化，体现不出这种文体的独特性。如《章表》篇要求章表做到“风矩应明”、“骨采宜耀”、“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繁约得正，华实相胜”等，这种要求虽然是针对章表而言的，但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文体（如奏启、议对之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清人纪昀评论说：“此一段无甚发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们知道，刘勰比较重视“典雅”这种风格，所谓“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因为这类文

体都是臣子向帝王上书时所用，故以典雅为准则，对于章表这类文体的写作要求也就同时代表了许多其他的文体，一般化是在所难免的。

《文心雕龙》的创作论部分以“剖情析采”为核心，每篇一个专题，分别论述了有关艺术构思、风格体势、结构安排、修辞技巧等写作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文体论各篇“敷理以举统”部分的具体展开。为了便于理解和把握这部分内容，我们试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简要地概括：

一是对心与物关系的论述（包括《神思》、《物色》、《养气》）。《神思》篇谈创作思维的特点，所谓“神思”，即“神与物游”，指想象活动与头脑中的各种形象相伴随，体现了心物同一的思维过程。而神思的产生离不开外物的作用，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就是传统的物感说。这种说法在《礼记·乐记》中就已经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此后，陆机在《文赋》中又将它用在文学创作上：“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但是传统的物感说主要是强调物对心的感发，而没有进一步涉及心对物的作用。从刘勰开始才真正注意到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心物关系理论更加完善。他在《物色》篇中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可见，对于心物关系的全面认识，是由刘勰从理论上加以发挥完成的。至于《养气》篇，则是对《神思》篇中“虚静说”的发挥，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这样，“养气”就作为文术之一，成为培养“神思”的一种手段。

二是对情与体关系的论述（包括《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与体的关系，就是通过“因情立体”，确立作品的体制风貌。《体性》篇论述作品风格（体）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性），并提出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等八体，又将它们归纳为两两相对的四组，除了完全对立的两类外，每一体都可以与其他各体相兼，组合成新的类型，这就揭示了风格的多样性。《风骨》篇所提出的“风骨”这个概念，源于人物品评，刘勰把它加以改造，作为对各类作品一个总的要求，体现了刘勰的审美理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综合了某些风格的因素（如典雅、精约等），但它作为一个整体范畴，包含了一种体现我们民族传统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的价值观念。《风骨》篇还强调要“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确乎正式”的问题。《通

变》和《定势》两篇分别从“洞晓情变”和“曲昭文体”两个方面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问题。这两篇都是针对文章体制而言的，《通变》篇指出：“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然纁短者衒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定势》篇首先提出：“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又说：“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可见，这两篇兼有“文术”的性质。

三是对情与采、意与辞关系的论述（包括《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隐秀》、《附会》等）。情与采、意与辞都是文章不可缺少的要素，前者侧重于文，后者侧重于笔。《情采》和《熔裁》两篇集中论述了情理与辞采、熔意与裁辞的关系，二者相互配合，使文章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下各篇都是着眼于这一点，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加以阐明。如《章句》篇指出章句的安排应该前后呼应，做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丽辞》篇强调“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反对“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的“碌碌丽辞”；《夸饰》篇提出运用夸饰的原则，那就是要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而《比兴》篇则从心物关系上论述比兴的手法，把“拟容取心”作为比兴论的核心，这就牵涉到艺术形象的创造，已经不是单纯的修辞问题。

此外，创作论各篇还贯穿了一种“文术”的观念，如《神思》篇把艺术构思称为“馭文之首术”，以下各篇如《通变》、《定势》、《熔裁》、《附会》等均有明确的文术之说。《总术》篇最后强调了掌握文术的重要性，是对整个创作论的总结。

这一部分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概念范畴，如神思、体性、风骨、比兴、隐秀、滋味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初唐的杨炯在《王勃集序》中以“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来批评当时绮靡轻艳的文风，陈子昂更是以倡导“汉魏风骨”作为挽救文风的理论武器；南宋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将刘勰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与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相提并论，可见，隐秀对意境理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心雕龙》的批评论部分以《知音》篇为核心，针对“文情难鉴”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批评的态度、原则与方法，而批评者只有提高自身的学识修养，才能避免“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的现象，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在

《时序》、《才略》和《程器》篇中对历代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都做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尤其是他提出文人应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在学文的同时还应达于政事，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这已经超出了“论文”的范围。刘勰以其广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确立了他作为一流文论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文心雕龙》的经典性，还在于它的文辞之美，读起来朗朗上口，而文体恰恰是采用了六朝通行的骈体即四六文。骈体是与散体相对应的文体，它以讲究对仗、声韵与修辞之美为特点。六朝时骈体取代秦汉以来的散体成为主要的文体，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文心雕龙》专门有一篇叫《丽辞》，讲的是修辞之美，其中就包括骈体。汉魏以来的骈体不仅在抒情文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说理议论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文心雕龙》汲取魏晋以来以骈偶语论事析理之经验，将骈文说理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篇末赞语，富有理趣与诗意。纪昀在评《物色》篇末之赞“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时感叹：“如此俚句，能不心生向往？”认为“诸赞之中，此为第一”。当然，对于这部文论著作为什么用骈体而不用散体写成，历来也有一些思想正统的文人加以指责，认为刘勰既然倡导原道、征圣与宗经，为何又用骈体？但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与眼光来解读，则不必囿于这种观点，而恰恰证明刘勰的文学观是“参古定法，望今制奇”，既重传统又倡变通的。

正因为《文心雕龙》是用骈体写成，因此，互文是这种文体的基本特点，阅读起来就要注意它与散体的不同之处。具体说来，许多对仗的句子不是依次递进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构成完整的一句，读起来要充分照顾上下句的联动关系。比如《神思》篇中“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这两句，稍加分析便知：只“援牍”不“举笔”不能成章，只“举笔”不“援牍”也无处写就，只有“援牍”之后“举笔”，才能接着写出文章。因此，这句话的完整表达是：子建援牍举笔如口诵，仲宣援牍举笔似宿构。上下句在意义上是互相补充，在形式上工整对仗，在朗读时朗朗上口。

特别是解读《文心雕龙》时，一些基本的思想概念往往是对举的，它牵涉到对于作者基本思想的理解，而一旦忘记这一点往往会产生误读。比如《养气》篇讲“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刘勰强调作

家在创作时情感意绪与理性思维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无论是在创作状态佳与不佳时，都要考虑养气，而并不是单讲一方面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得”与“理伏”也是一种互文。再比如《夸饰》篇把创作中情感引起作家的容貌变化刻画出来：“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这又是一种对仗上的“反对”互补关系。《神思》篇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则为“正对”关系，说的是作家在登山与观海时都是充满情和意的，“情”与“意”是对举与互补的。再比如《物色》篇中对作家创作时的心物互动的关系作了描述，提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更是明显地写出创作时的心物、情文的互动关系，诚如纪昀所云：“‘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八字，极尽流连之趣。”实际上，汉魏以来以诗论文、以赋论文已经屡见不鲜，陆机《文赋》描绘作家想象跨越时空的特征：“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描述其情致：“其致也，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这些思想与句式都影响到《文心雕龙》的写作，使我们今天解读这部经典时，不仅可以享受到文辞之美，而且也关注这种文体在表达思想概念时的互文特点。关于这种文体特点，可以参看《丽辞》这一篇。

在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文心雕龙》具有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发展至刘勰的年代，已达到了高度成熟与自觉的程度，正如纪昀在《四库全书》的集部“诗文评”提要中所说，中国古代的文章法度至汉魏时代，形成了自觉为文的意识。但是到了刘勰所处的时代，出现了逆转的趋势，汉魏以来的文学解放在南朝时代，演变成放纵感官、沉溺情色的风气，刘勰对此是深以为忧的。他以高度的责任心与忧患意识，对之进行了无畏的批评，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文心雕龙》提出的情采并茂、文质相扶的文学精神与审美观念，以及尖锐地抨击浮靡文风，对于唐代文学精神的建构，客观上作了奠基工作。就此而言，《文心雕龙》是唐代文学精神重建的先驱。^①今天，我们在欣赏盛唐之音的同时，切莫忘掉《文心雕龙》的前驱作用，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这也可以理解《文心雕龙》何以在当时不遇，到了唐代才开始为人知晓，好比陶渊明在南朝齐梁不遇而到了宋代才受重视一般。

^① 参见汪春弘著《〈文心雕龙〉的传播与影响》，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以上大致勾勒了《文心雕龙》全书的轮廓与文体特点，以及它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目的是给读者一个总体的印象。当然这种介绍是非常简略的，如果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就必须一篇一篇仔细地阅读原作。由于《文心雕龙》全书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文体论部分论述各类文体的源流，实际上就是简明的分体文学史；《时序》篇全面叙述了历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才略》篇品评历代作家多达九十余人，都以广阔的历史文化为背景。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经》等篇中还大量征引或化用了《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典中的语言；而刘勰的文学理论，继承或借鉴了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源，如孔子、荀子、扬雄、王充、桓谭、葛洪、曹丕、陆机、挚虞等。所以我们在阅读《文心雕龙》的同时，还应熟悉有关的作家和作品，《文心雕龙》中所论及的名篇佳作，在萧统编选的《文选》一书中大都收录，所以最好能够结合《文选》来读，并参考经史诸子等重要的典籍。今人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一书的目录后列出详细的征引篇目，并将原文抄录于各篇的注释中，资料丰富，亦可作为参考。

《文心雕龙》全书共五十篇，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选择了其中的三十七篇，都是比较重要的篇目，基本上包括了全书的精华。篇中凡有征引和出处的文字，本书在注释中都有所提示，有些地方适当做些简要说明，比较难懂的句子尽可能提供明白流畅的译文，部分篇目之后摘录黄侃、刘永济等人的评论，为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帮助。

《文心雕龙》一书的版本较多，现存最早的本子为唐写本残卷，其后则有元至正刻本、明万历刻本等。通行的注释本有清黄叔琳辑校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詹瑛的《文心雕龙义证》、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都是用力甚勤的著作。本书以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为底本，并参考了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詹瑛的《文心雕龙义证》、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等，并将个别异体字改为通行的文字，以减少不必要的障碍，方便读者阅读。

本书由袁济喜根据丛书的体例，提出基本构想，陈建农写出前言、注释与疏解的初稿，收集了有关汇评，做了大量前期的工作，经过师生之间多次讨论，不断加工，最后由袁济喜修改定稿。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加以批评与方正。

2008年2月

原 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1]，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2]；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3]；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4]；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5]，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6]。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7]；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8]。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9]；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赅华^[10]，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11]。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12]，有心之器^[13]，其无文欤！

【注 释】

[1] 文之为德也大矣：意为文作为“道”的表现，它的意义是很大的。文，原指文采或文饰，这里指包括文章在内的人文范畴。陆德明《经典释文》：“德，道之用也。”一说“文之为德”在儒家经典中是一个固定

句式，如“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鬼神之为德”（《礼记·中庸》）等。“德”的意义往往具有神圣与崇高的含义，刘勰将人文推崇到至高的地步，表现出对于人类创造的文明与文化的重视与敬畏之心。

[2] “夫玄黄色杂”两句：玄黄，指天和地的颜色。色杂，指颜色驳杂灿烂。《周易·坤卦·文言》云：“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方圆，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云：“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这两句意在说明宇宙的多样性，由此生成美的多姿多彩。

[3] “日月叠璧”两句：璧，圆形的玉。叠璧，重叠的璧玉，形容日月之美。丽天，附着在天上。《周易·离卦·彖辞》：“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

[4] “山川焕绮”两句：焕绮，焕发出锦绣般的光彩。理，有条理。

[5] “仰观吐曜”两句：吐曜，发出光彩，指日月星辰之光。含章，指山川万物所蕴藏的美。《周易·坤卦》六三：“含章可贞。”《文言》曰：“含万物而化光。”

[6] “高卑定位”两句：卑，低。《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两仪，指天地。《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7] “性灵所钟”两句：性灵，指人的智慧。钟，聚集。三才，天、地、人的合称。《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里化用《易传》思想，旨在强调天地人一体的古老宇宙观与精神观。

[8] “为五行之秀”两句：这是对人的高度赞美。《礼记·礼运》：“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9] 炳蔚凝姿：炳，光彩明亮。蔚，色彩繁盛。凝姿，形成毛色的美。《周易·革卦·彖辞》：“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又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10] 草木贲华：草木以花朵来装饰。贲（bì），装饰。华，花。

[11] 和若球铉：球，玉磬。铉，钟声，这里指钟。

[12] 郁然有彩：郁然，原指草木茂盛，这里形容文采之盛。

[13] 有心之器：指人。

按：这一段说明自有天地以来就有文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以及鸟兽的文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为万物之灵，有了言语，就有文章，因而自然也就有了文采。自然与宇宙是文章的生命之根。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1]，幽赞神明，《易》象惟先^[2]。庖牺画其始^[3]，仲尼翼其终^[4]。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5]！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6]，玉版金缕之实，丹文绿牒之华^[7]，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8]。自鸟迹代绳^[9]，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10]，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11]。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12]。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13]；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14]。夏后氏兴，业峻鸿绩^[15]，九序惟歌，勋德弥缙^[16]。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17]，符采复隐^[18]，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19]。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20]；雕琢性情，组织辞令^[21]，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22]，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注 释】

[1] “人文之元”两句：元，开始。肇，开始。太极，指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这里指宇宙万物的本体与精神。《易纬·乾凿度》郑玄注“太极”曰：“气象未分之时，天地之所始也。”

[2] “幽赞神明”两句：幽，深。赞，明。《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蓍：蓍草，指用蓍草来占卜。）《易》象，《易经》的卦象。这两句意为对于神明的感悟莫过于《易经》的卦象。

[3] 庖牺画其始：庖牺，即伏羲氏，传说中的圣王，八卦的创始人。《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4] 仲尼翼其终：翼，指《周易》的十翼，即《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相传为孔子所作。其中《文言》是对《乾》、《坤》两卦所做的解释，所以下文有“《乾》、《坤》两位，独制《文言》”。

[5] “言之文也”两句：意为人类的语言有文理，乃是天地之精神的彰显。

[6]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两句：《河图》，相传黄河有龙献出图，伏羲据以画成八卦。《洛书》，相传洛水有龟献出书，禹据以制成九畴。九畴，九类，指治理天下的各类大法。《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宓（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洪范》即为《九畴》。

[7] “玉版金镂之实”两句：帝尧在河边得到玉版，上有天地图形；黄帝时黄河出图，洛水出书，是“赤文绿字”，均为传说。镂，雕刻。牒，竹简。王嘉《拾遗记》说：“（尧在）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尚书中候·握河纪》载：“河龙出图，洛龟书威，赤文绿字，以授轩辕。”按：这两句互文见义，即玉版、金镂、丹文、绿牒上的华（文采）和实（内容）。

[8] “谁其尸之”两句：尸，主宰。神理，刘勰借用佛教术语，用来指自然之道，是一种精神本体。

[9] 鸟迹代绳：用文字代替了结绳记事。鸟迹，指象形文字。《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10] “炎皞遗事”两句：炎皞（hào），指炎帝神农氏和太皞（或太昊）帝伏羲氏。《三坟》，记载三皇的书。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

[11] “年世渺邈”两句：渺邈，久远。靡，不能。

[12] “唐虞文章”两句：唐，唐尧。虞，虞舜。焕，光彩鲜明。《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焕乎其有文章。’”

[13] “元首载歌”两句：元首，指舜帝。载歌，开始唱歌。志，情志。《尚书·益稷》载有舜所作的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郑玄注：“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乐尽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业乃广。”

[14] “益稷陈谟”两句：益稷，指伯益和后稷，舜的二臣，佐禹有功（见《尚书·益稷》）。陈谟，陈述计谋。敷奏，大臣对君主上书提出建议。

[15] “夏后氏兴”两句：指夏禹即位，国号夏后。业峻鸿绩，即业绩鸿峻。峻，高。鸿，大。

[16] “九序惟歌”两句：《尚书·大禹谟》载：“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所谓“九序”是指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等各项事务都安排有序。

[17] “文王患忧”两句：《周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繇（zhòu）辞，指《易经》中的卦辞和爻辞，相传是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时所作。炳曜，发出光彩。

[18] 符采复隐：符采，原指玉的横纹，这里指作品的文采。复隐，指作品内容含蓄丰富。

[19] “重以公旦多材”四句：公旦，指周公（名旦）。徽烈，美好的功业。缉，同“辑”。斧藻，润饰加工。按：《诗经》中的一些诗如《七月》、《棠棣》等相传为周公所作。

[20] “至夫子继圣”四句：熔钧，指孔子对古书的整理。金声玉振，《孟子·万章下》云：“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以音乐上的集钟磬声音之大成来形容孔子所作的贡献。

[21] “雕琢性情”两句：指培育人才，精心著述。

[22] “木铎起而千里应”两句：木铎（duó），古代施教教时用的工具。木铎起，借指孔子所施的教化。《论语·八佾》：“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席珍，《礼记·儒行》载孔子的话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意为儒者从容席上，有珍贵的道德学问来供别人请教。流，传播。

按：这一段叙述了“人文”的发展历史，认为人文源自天地之心，从八卦开始，到《河图》、《洛书》。创立文字以后，有了《三坟》，经过夏、商以及周文王、周公，到了孔子那里，集前人之大成，使之成为不朽的经典。刘勰对孔子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1]，玄圣创典，素王述训^[2]，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3]，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4]；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5]，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6]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注 释】

[1] “爰自风姓”两句：爰（yuán），发语词。风姓，伏羲的姓。暨，及。

[2] “玄圣创典”两句：玄圣，远古的圣人，指伏羲。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没有王位的人，指孔子。王充《论衡·超奇》云：“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

[3] “莫不原道心以敷章”两句：道心，指自然之道的精神。敷章，著述文章。《周易·观卦·彖辞》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后一句由此而来。

[4] “观天文以极变”两句：极变，把变化之理推究到极点。天文，指日月星辰、阴阳变化等。人文，指礼乐制度等。成化，完成教化。《周易·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按：《贲》卦象征文饰。

[5] “然后能经纬区宇”两句：经纬，治理。弥纶，综合、包举。彝宪，经久不变之道。《周易·系辞上》云：“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孔颖达疏：“弥谓弥缝补合，纶谓经纶牵引。”

[6]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引文见《周易·系辞上》。辞，本指卦爻辞，从下文看，又可以引申为一般的文辞。

按：这一段阐明了道与文的关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两句，点明了全篇的主旨。

赞曰^[1]：道心惟微^[2]，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3]。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4]。

【注 释】

[1] 赞曰：赞，这里指总结的意思。按：《文心雕龙》各篇最后都有几句“赞”，用来总括全篇大意。

[2] 道心惟微：“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微，精妙幽微。

[3] “光采玄圣”两句：古代圣人使这些道理发出光芒，也使伦理道德获得了宣扬。

[4] 民胥以效：胥（xū），都。效，效法。

【解 读】

本篇是《文心雕龙》总纲性质的头五篇的首篇，旨在论述文学与文化现象的根源，体现出刘勰提纲挈领的思想方法与批评原则。所以解读《文心雕龙》，本篇是至为重要的。

刘勰在全书最后的《序志》中自叙“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可见“道”是《文心雕龙》全书的逻辑起点，是刘勰用以考察文艺现象、探讨文艺本质的理论武器，也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今人解读该书首先要明白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与范畴。

从整体上看，刘勰在本篇中所说的“道”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将自然、社会与精神统一起来的精神性概念，包含了不同的内容，很难归属于哪一家，既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借鉴了老子、韩非等人对“道”的解说，最终归结为儒家的圣人之道，鲜明地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兼容并包的时代特点。但从全篇来看，仍然可以明确其两个方面的基本思想：一是以儒家《易传》为代表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本体论；一是道法自然的思想。

首先，在刘勰看来，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由此决定了天文和人文也是同一的。以天道说明人事，把社会秩序、道德规范都纳入到统一的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之中，这是自先秦两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本体论。如《周易·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

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意思是说《易经》的每一卦都由六画组成，其中包含了天、地、人三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三才”，而每一才又以阴阳、刚柔等两分，故曰“两之”。可见，这种思想在《易传》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而本篇受《易传》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刘勰强调文源于道，认为人文和天文、地文一样，都是“道之文”，是合乎自然的。《韩非子·解老》篇云：“道者，万物之所然也。”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认为：“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其实《韩非子》中的这句话正是源于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刘勰继承了老子等人的思想，把宇宙万物都看成是道的体现。而人文当中最能体现圣人之道儒家经典则是古代圣人根据自然之道制作出来的，所谓“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把六经也看做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这实际上也表现了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思想特点。

本篇以自然之道来矫正南朝齐梁以来日益浮靡讹滥的文风，是《文心雕龙》的基本精神与基本方法，这是本篇融合儒道、重倡自然的原因。正如清人纪昀所说：“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因为当时的文学以宫体诗与四六文中的趋新华靡为特征，远离社会人生的真实情貌与自然之道，浮华的时尚与豪贵的趣味，使文学中的审美精神趋于低俗，背离了诗骚精神与汉魏风骨。

刘勰认为文的本质乃是“道”的体现，而他所说的“文”又涵盖了一切美的事物，这就从本质上确立了文章的审美属性。此外，作为人文典范的六经又是圣人根据自然之道制作出来的，这就为文章必须征圣、宗经奠定了基础。因此，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强调道、圣、文是三位一体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善于融会儒道，而且善于吸收佛教思想来建构文论体系，特别是在文学的精神本原上。他在《灭惑论》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在刘勰看来，儒、道、佛在“道”的问题上

是可以相通的。他把“河图”、“洛书”的传说看做是“神理”的产物，所谓“神理”，也就是《灭惑论》中所说的“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是佛教所说的幽缈难识而又作用于世界的精神本体，它与道家及玄学的“道”有相似之处。

刘勰把儒家经典看做是圣人神道设教的工具，可以“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如此地加以推崇，甚至带有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不禁使人联想到佛法的广大无边。刘勰最后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虽然是借用了《易传》中的话来说明文辞的作用，但实际上也与佛教的影响有关。佛教也非常重视文辞的作用，刘勰的老师僧祐说：“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出三藏记集》卷一）慧皎一方面指出“至理无言，玄致幽寂”，最高的理是在言辞之外的，不能滞于语言本身，“须穷达幽旨，妙得言外”；另一方面，为了宣扬佛教，扩大影响，又不能不肯定言辞的作用，他说：“圣人资灵妙以应物，体冥迹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托形象以传真。”（《义解论》，《高僧传》卷八）因此，刘勰所谓“道之文”的“道”，其实也包含了佛道的成分，并非仅仅来自《易传》的影响。

从“原道”的观念出发，刘勰非常重视文采之美，他高度评价圣人的经典是文章的楷模，所谓“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征圣》），又称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对于楚辞则更是称赞其“气往轶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辨骚》）。可见，尽管刘勰有比较浓厚的宗经思想，但也非常重视文采，他把《正纬》和《辨骚》放在“文之枢纽”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强调“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一基本立场。此外他在《情采》篇中还提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甚至认为骈文中对偶的运用也是自然形成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这与他原道、宗经的主张并不矛盾，刘勰真正反对的是齐梁以来那种“为情造文”、“采滥忽真”（《情采》），“习华随侈，流遁忘反”（《风骨》）的不良文风。在精神缺失、信仰垮塌、沉溺感官的年代，刘勰进行文学批评首先从精神建构与文学信仰的重铸入手，这是他崇本举末思想智慧的显现，对于解读当今人类的审美现象同样也是有启发的。

【汇 评】

纪昀评曰：“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

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舍人论文，首重自然。二字含义，贵能剖析，与近人所谓“自然主义”，未可混同。此所谓自然者，即道之异名。道无不被，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鱼草木，精而人纪物序，粗而花落鸟啼，各有节文，不相凌杂，皆自然之文也。文家或写人情，或模物态，或析义理，或记古今，凡具伦次，或加藻饰，阅之动情，诵之益智，亦皆自然之文也。（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征 圣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1]。陶铸性情，功在上哲^[2]。夫子文章，可得而闻^[3]，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声教，布在方册^[4]；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5]；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6]；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7]；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8]；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9]；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10]。

【注 释】

[1] “夫作者曰‘圣’”两句：语出《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者”和“述者”原意分别指制礼作乐者和阐述礼乐者。

[2] “陶铸性情”两句：陶铸，陶冶，指对人们的教化。上哲，古代的圣人。

[3] “夫子文章”两句：夫子，指孔子。《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4] “先王声教”两句：声教，声威教化。方册，指书籍。方，木板；册，编在一起的竹简。

[5] “是以远称唐世”两句：焕，光彩鲜明。孔子曾赞美唐尧时代是“焕乎其有文章”（见《论语·泰伯》）。

[6] “近褒周代”两句：郁，富有文采。《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7] “郑伯入陈”两句：郑伯，指郑简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郑伯攻入陈国后，派子产向当时的盟主晋国报告，晋人责问子产何故伐陈，子产慷慨陈词，得到了晋国的认可。孔子称赞子产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8] “宋置折俎”两句：宋，指宋平公。折俎（zǔ），把煮熟的牲体骨节折断放在盛器（俎）上，以示隆重，这是招待贵宾的隆重礼节。置，置办。俎，盛牲体的礼器。举，记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宋平公设宴招待晋国赵文子，宴会上宾主的言辞皆有文采，“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

[9] “泛论君子”两句：信，真实。按：“情欲信，辞欲巧”语出《礼记·表記》，孔子以此希望君子待人要表里如一，文质相符。

[10] “乃含章之玉牒”两句：含章、秉文，均指写作。玉牒、金科，犹金科玉律，即确定不移的准则。

按：这一段从政化、事迹、修身三个方面说明圣人贵文的道理，进而得出结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即思想充实，情感真挚，言辞富于文采，这是征圣立言的最高准则。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1]；文成规矩，思合符契^[2]。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3]。故《春秋》一字以褒贬^[4]，丧服举轻以包重^[5]，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6]，《儒行》缚说以繁辞^[7]，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8]，文章昭晢以效《离》^[9]，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10]，五例微辞以婉晦^[11]，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12]，抑引随时，变通适会^[13]，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注 释】

[1] “夫鉴周日月”两句：鉴周日月，是说圣人的识鉴可以遍照日月，即能全面地观察自然界。妙极机神，形容圣人的智慧入微通神。《周易·系辞下》：“子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机，通“几”，事物变化的预兆。《论说》篇云：“锐思于几神之区。”

[2] “文成规矩”两句：圣人的文章成为典范，其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若合符契。按：这一句之前的“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是“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前提，而之后的“或简言以达旨”几句则是“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具体表现。

[3] “或简言以达旨”四句：指出圣人之文具有简、繁、显、隐四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该情，完备地表达情感。立体，创立体制。藏用，隐藏其用意。

[4] 《春秋》一字以褒贬：《春秋》记事简练，往往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如“郑伯克段于鄢”一句中，“克”字隐含了郑庄公杀其弟公叔段为不义之举；郑伯不以弟称之，说明公叔段亦与其兄为敌。

[5] 丧服举轻以包重：丧服，居丧之服。古代丧礼，根据与死者的关系远近而穿轻重不同的丧服。如《礼记·曾子问》：“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缌不祭，又何助于人！’”《礼记正义》云：“此一节论身有丧服，不得助他人祭事……言身有丧服，尚不得自祭己家宗庙，何得助于他人祭乎！”按：缌（sī），指用细麻布做的丧服，在五服中最轻，服期三个月，已有缌服，不得与祭，故曰缌不祭。

[6] 《邶诗》联章以积句：《邶诗》，指《诗经·邶风·七月》，该诗共八章，每章十一句，是《诗经》中较长的一首，故曰“联章以积句”。

[7] 《儒行》缚说以繁辞：《礼记·儒行》里讲到儒者的行为志节有十六种，颇为详尽，故曰“缚说以繁辞”。

[8] 书契断决以象《夬》：有的文章语言表达上就像《夬》卦那样干脆利落。夬（guài），六十四卦之一，表示决断。

[9] 文章昭皙以效《离》：有的文章在内容上就像《离》卦那样透彻清晰。昭皙（zhé），明白。皙，明亮。离，六十四卦之一，表示像火光一样明亮。

[10] 四象精义以曲隐：《周易正义》引庄氏曰：“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为四象也。”如乾卦象天，为实

象；引申为父，是假象；以乾为健，为义象；乾有元、亨、利、贞四德，意为开始亨通，得到和谐贞正，这是用象。四象的含义是曲折隐晦的。

[11] 五例微辞以婉晦：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按：《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杜预序本此。

[12] “故知繁略殊形”两句：这是对上文“或简言以达旨”等四句的概括。按：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文术虽多，要不过繁简隐显而已，故彦和征举圣文，立四者以示例。”

[13] “抑引随时”两句：指表达上的繁简隐显要适应具体情况，随时而变。

按：这一段指出了圣人之文具有繁、简、隐、显四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并强调要“抑引随时，变通适会”，这是征圣立言的重要原则。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1]。《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2]；《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3]。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从事华辞。”^[4]虽欲訾圣^[5]，弗可得也。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6]。天道难闻，犹或钻仰^[7]；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8]。

【注 释】

[1]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两句：窥，探求。这两句指出了征圣和宗经的密切关系。

[2] “《易》称”句：辨物正言，即辨明事物，并运用雅正的语言。断辞则备，使文辞明断，语意完备。按：这两句出自《周易·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3] “《书》云”句：这两句出自《尚书·毕命》：“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尚书正义》云：“言辞尚其体实要约。”意思是文辞应该简明精要，不必标新立异。刘勰认为这是征圣立言的根本。

[4] “颜阖以为”句：颜阖，战国时鲁国人。《庄子·列御寇》载：“鲁哀公问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意为孔子是在美丽的羽毛上修饰涂绘，追求华丽的辞藻。

[5] 訾圣：诋毁圣人。訾（zǐ），诋毁。

[6] “然则圣文之雅丽”两句：这是针对上文颜阖诋毁孔子的反驳。刘勰认为，圣文之雅丽是建立在“正言”、“体要”的基础之上的，归根结底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

[7] 钻仰：钻研，有向往之意。

[8] 文其庶矣：庶，差不多。

按：这一段由征圣过渡到宗经。指出“正言”与“立辨”、“体要”与“成辞”的辩证关系，强调征圣立言的根本是衔华佩实，也就是第一段所说的“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

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1]。精理为文，秀气成采。
鉴悬日月^[2]，辞富山海。百龄影徂^[3]，千载心在。

【注 释】

[1] “妙极生知”两句：生知，天生的智慧。睿哲，睿智的圣人。宰，主宰。

[2] 鉴悬日月：圣人的识鉴犹如日月高悬。

[3] 百龄影徂：百龄，指人的一生。影徂（cú），形体消亡。徂，往。

【解 读】

本篇重在说明文道与圣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道通过圣人而得以传导与光大。《原道》篇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可见，“道”、“圣”、“文”的关系是三位一体的。“道”是虚的，“文”是实的，而“圣”则是二者之间的中介，正因为有了“圣”，才能使“道”由虚而实。因此，《原道》之后，必然继之以《征圣》。

所谓“征圣”，是指文章应当以古代圣人为标准来验证，是否做到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这是圣人立言的根本准则。孔子曾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所以，刘勰说：“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不过，“征圣”毕竟离不开圣人之文，这就是刘勰所说的“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对后人来说，先王圣人的政化、事迹和修身，最终都是在文辞上体现出来的，这也是后人征圣的唯一途径。所以，征圣离不开宗经。清人纪昀认为：“此篇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如果把《征圣》和《宗经》两篇简单地等同起来，也未必符合刘勰的原意。因为本篇并不像《宗经》篇那样着重论述五经的体制特点和对后世的影响，而是重在论述圣人立言的原则（如“志足言文”、“变通适会”等）以及圣人之文的总体特点（“衔华佩实”），这也反映了圣人在刘勰心目当中的地位是高于其文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孔子的态度上得到证明。

刘勰对孔子是非常仰慕的，在《序志》篇中，他称赞孔子是“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甚至梦见自己“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对他心目中的圣人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尽管《征圣》和《宗经》两篇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仍然是各有侧重的。刘永济指出：“盖《征圣》之作，以明道之人为证也，重在心。《宗经》之篇，以载道之文为主也，重在文。圣心合天地之心，故繁、简、隐、显，曲当神理之妙。经文即自然之文，故详、略、先、后，无损体制之殊。二义有别，显然可见。”（《文心雕龙校释》）

《征圣》篇进一步发挥了《原道》篇中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有关论述，说明圣人的思想通过文辞在政化、事迹和修身三个方面得到彰显，进而指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可见，“征圣”的目的是为了向圣人学习“立言”（这当然也是“宗经”的一个重要体现）。

那么，如何才能像圣人那样“立言”呢？刘勰在本篇第二段中以《春秋》、《礼记》、《诗经》、《周易》等经典为例，说明圣人具有繁、简、隐、显四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具有很高的典范价值。正是由于圣人善于“抑引随时，变通适会”，所以才会有“繁略殊形，隐显异术”的灵活运用，正如刘永济先生所说的：“苟非圣心深体自然之道，安能立言有则若此。”（《文心雕龙校释》）因此，“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就成为征圣立言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对创作主体意识的肯定和强调，纪昀称赞这两句是“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

向圣人学习“立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做到“正言”和“体要”。刘勰在最后一段中指出：“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这两句表明了“征圣”与“宗经”的密切关系。接着又引《周易》和《尚书》中的话，指出：“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所谓“正言”，即雅正而明确的言辞。至于“体要”，是指文辞得体，符合规范，亦即文质相称，简明精要（“体要”的“体”有得体的意思，“要”指文章的体制规范）。刘勰认为，这是圣人“辨物”和“成辞”（即立言）的根本。如果能做到“正言”和“体要”，那么就能适应各类经书在表达上的需要，无论是繁简显隐，都能运用自如，无伤大雅。

总之，刘勰强调“征圣”，最终归结到“衔华佩实”、文质并重的文学观上，“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这是针对当时文坛上浮华轻靡的文风而发的。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此彦和《征圣》篇之本意。文章本之圣哲，而后世专尚华辞，则离本浸远，故彦和必以华实兼言。”

篇末的“赞”云：“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这个“心”即指圣人为文之心，“精理为文，秀气成采”正是圣人之心在文中的体现，它与《序志》篇中所说的“文心”的“心”相通。由此可见，《征圣》篇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汇 评】

盖正言者，求辨之正，而渊深之理，适使辨理坚强。体要者，制辞之成，而婉妙之文，益使辞致精美。非独隐显不相妨碍，惟其能隐，所以为显也。然文章之事，固有宜隐而不宜显者，《易》理邃微，自不能如

《诗》、《书》之明薈；《春秋》简约，自不能如传记之周详。必令繁辞称说，乃与体制相乖。圣人为文，亦因其体而异，《易》非典要，故多陈几深之言，史本策书，故简立褒贬之法，必通此意，而后可与谈经。（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宗 经

三极彝训^[1]，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2]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3]；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4]，重以《八索》，申以《九丘》^[5]；岁历绵暖，条流纷糅^[6]。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7]。于是《易》张《十翼》^[8]，《书》标“七观”^[9]，《诗》列“四始”^[10]，《礼》正“五经”^[11]，《春秋》“五例”^[12]，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13]；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14]。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15]。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16]。

【注 释】

[1] 三极彝训：三极，指三才，即天、地、人。彝训，经久不变的道理，这是指经书的内容。

[2] 不刊之鸿教：不刊，不可磨灭。刊，消除。鸿，大。

[3] “故象天地”四句：象，取法。效，验证。参，检验。人纪，人

伦纲纪。

[4] “皇世《三坟》”两句：皇世，指三皇时期。《三坟》，传说为三皇之书，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原道》篇亦云：“炎皞遗事，纪在《三坟》。”（按：“炎”指炎帝神农氏，“皞”指太皞伏羲氏）帝代，指五帝时代。《五典》，孔安国《尚书序》云：“少昊、颡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5] “重以《八索》”两句：重（chóng），加上。《八索》，相传为关于八卦的书。孔安国《尚书序》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申，加上。《九丘》，相传为关于九州的书。孔安国《尚书序》云：“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

[6] “岁历绵暖”两句：由于年代久远不明，所以各种道理纷纭杂乱。绵，久远。暖，不明。糅，杂。

[7] “自夫子删述”两句：相传孔子删定《诗》、《书》，订正《礼》、《乐》，作《述》《十翼》、《春秋》。大宝，指经书。咸，都。按：咸耀，一作“启耀”，放出光彩。

[8] 《十翼》：相传孔子所作的解释《易经》的十篇文字，即《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因为是辅助理解《易经》的，所以称为《十翼》。

[9] 《书》标“七观”：意为从《尚书》中可以看到七个方面的内容。《尚书大传》云：“孔子曰：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

[10] “四始”：《毛诗序》称《诗经》中的风、小雅、大雅、颂四个部分为“四始”：“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始，王政兴衰的开始。按：“四始”的说法不一。《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刘勰在《颂赞》篇中说：“四始之至，颂居其极。”以“颂”为“四始”之一，可见刘勰用《毛诗序》说。

[11] 《礼》正“五经”：五经，即五种常用之礼。《礼记·祭统》郑玄注：“礼有五经，谓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也。”

[12] 《春秋》“五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

五曰“惩恶而劝善”。

[13]“义既埏乎性情”两句：意为这些经典在内容上能陶冶人的性情，文辞上也精心安排，使之符合文理。埏（shān），和泥制器，引申为教化。

[14]“故能开学养正”两句：所以能启发学习，培养正道，使人们能够明白贯通其中的道理。《诗经·大雅·既醉》：“昭明有融。”融，长远。

[15]“然而道心惟微”四句：道心，指自然之道的精神。圣谟，指圣人的见解。墙宇，比喻圣人的道德学问。吐纳，言谈，这里指著作。

[16]“譬万钧之洪钟”两句：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铮铮（zhēng），金属的声音。

按：这一段论述经书的崇高地位和价值，赞颂孔子删述五经的巨大功绩。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1]，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2]。韦编三绝，固哲人之弥渊也^[3]。《书》实记言，而诂训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4]。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5]。《诗》主言志，诂训同《书》^[6]，摘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7]。《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8]。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9]，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10]，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11]。其婉章志晦，谅已邃矣^[12]。《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13]。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14]。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15]，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注 释】

[1] “夫《易》惟谈天”两句：《周易》是讲述天道变化的，精深微妙，足以致用。扬雄《法言·寡见》：“说天者莫辩乎《易》。”《周易·系辞下》：“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2] “故《系》称旨远辞文”两句：《周易·系辞下》云：“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中，恰当合理。

[3] “韦编三绝”两句：《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按：古代的书籍是用熟牛皮把竹简编联起来。三绝，指绳子断了多次，可见孔子读书之勤奋。骊渊，黑龙所伏的深潭，比喻《周易》含有精深的道理。《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

[4] “《书》实记言”四句：《尚书》的语言古奥难懂，如果借助《尔雅》，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了。诂训，即训诂，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尔雅》，最早的解释词义的工具书。

[5] “故子夏叹《书》”四句：子夏，孔子的学生，长于撰述。《尚书大传》载子夏赞叹《尚书》的话：“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离离，清楚分明。昭灼，明显。

[6] “《诗》主言志”两句：《诗经》是言志的，它的语言同《尚书》一样（不易理解），只有经过训诂才能明白。

[7] “摛风裁兴”四句：摛风，指《风》、《雅》等诗篇的写作。裁兴，指比兴手法的运用。谲喻，委婉曲折的比喻。温柔在诵，意为在诵读中可以体会到它温柔敦厚的特点。温柔，指温柔敦厚的诗教。深衷，内心的情怀。

[8] “《礼》以立体”四句：《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是用来确立体制的，根据事实来制定规范，它的条理非常细致周密，执行起来功效显著。扬雄《法言·寡见》：“说体者莫辩乎《礼》。”

[9] “《春秋》辨理”两句：《春秋》是辨明道理的，往往用一个字就能见出褒贬来。扬雄《法言·寡见》：“说理者莫辩乎《春秋》。”

[10] “五石六鹢”两句：意为以叙事详备的记载构成行文的巧妙。鹢(yì)，一种水鸟。《春秋·僖公十六年》载：“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解释说：“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礚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按：“详备”一作“详略”。

[11] “雉门两观”两句：意为以行文的先后次序来显示分别主次的用

意。雉门，鲁宫的南门。两观，宫门前左右两旁的高大建筑。《春秋·定公二年》载：“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公羊传》解释说：“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时灾者两观，则曷为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

[12] “其婉章志晦”两句：《春秋》文笔的婉曲，用意的含蓄，确实是相当深邃的。邃，深远。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婉章志晦”一语本此。

[13] 表里之异体者也：指经书（如《尚书》和《春秋》）在文辞和义理上或隐或显，表达方式各不相同。

[14] “至根柢槃深”四句：这几句概括了经典的共同特点。槃（pán），盘结。

[15] “后进追取而非晚”两句：意思是说经书的内容丰富，后人去探求并不算晚，前贤用了很久也未占先（即仍有发掘的余地）。

按：这一段分别说明五经的体制特点、巨大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1]，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2]，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3]：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4]。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5]。迈德树声^[6]，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7]。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未归本，不其懿欤^[8]？

【注 释】

[1] “并穷高以树表”两句：五经为后世的各类文体树立了极高的标准和典范，并开拓出最广阔的领域。

[2] “若禀经以制式”两句：禀经，以五经为依据。制式，制定文章体式。酌雅，指酌取五经雅正的语言。

[3] 六义：指六个方面的好处，这是从写作的角度提出的，是指导整个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总纲，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4] “扬子比雕玉以作器”两句：西汉思想家与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寡见》中说：“玉不雕，珣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以玉必经过雕琢然后才能成器，来比喻五经都是经过修饰，包含着文采的。

[5] “四教所先”两句：《论语·述而》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符采，玉的横纹。按：“文”在“四教”中处第一位，它与其他三者的关系就像玉的花纹与质地的关系一样相辅相成。

[6] 迈德树声：勉励德行，树立声誉。迈，通“励”（mài），勉力、努力。

[7] 鲜克宗经：很少有人能以经书为榜样。克，能够。

[8] “正末归本”两句：末，指淫丽的文风。本，指雅正的文风。懿，美好。

按：这一段指出经书是后世各类文体的源头和典范，并针对“楚艳汉侈”的不良文风，提出“六义”说，从而说明了必须宗经的原因。

赞曰：三极彝训，道深稽古^[1]。致化惟一，分教斯五^[2]。性灵熔匠，文章奥府^[3]。渊哉铄乎^[4]，群言之祖。

【注 释】

[1] “三极彝训”两句：阐述天、地、人的经久不变的道理甚为深奥，它可以从古代的经书里去考察。稽，考察。

[2] “致化惟一”两句：致力于教化是它唯一的目的，分别开来就是五经。

[3] “性灵熔匠”两句：意为五经是陶冶性灵的工匠，文章写作的宝库。

[4] 渊哉铄乎：深远美好。渊，深。铄，灿烂、辉煌。

【解 读】

本篇旨在阐明圣人经典对于文章写作的指导意义，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原道、征圣与宗经原则的彼此关系，体现出古代中国善于将人文学术互相贯通加以分析的思维方法。《原道》篇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是通过经书来明道的，只有以经书为法，才能获得“恒久之至道”。有了《宗经》这一篇，原道和征圣的思想才真正落到实处，《序志》篇亦云“体乎经”，因此，本篇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宗经的思想贯穿了《文心雕龙》全书，是其文学理论的核心。

宗经的思想最早源于荀子，他在《劝学》篇中说：“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把儒家经典提到很高的地位。西汉的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进一步说：“舍舟航而济乎渚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刘勰继承并发挥了扬雄等人的观点，站在原道和征圣的立场上，指出了经书的巨大价值，从而说明了宗经的必要性。

首先，刘勰赋予经书以无比崇高的地位。他认为，经书中包含了天地万物的思想精华（即“道心”和“神理”），其深刻的洞察力、巨大的感召力和丰富的表现力，永远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而经书之所以具有这种价值，是因为它是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体现，因此，宗经的思想是与原道、征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刘勰又以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为例，指出它们“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这就进一步发挥了《原道》篇中“道”与“文”关系的论述，使后人通过经书可以了解圣人的思想，进而获得对“道”的把握。可见，宗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原道、征圣，希望后人也能像圣人那样立言，从而

使文章最终达到“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最高境界。

在本篇中，刘勰之所以如此强调“宗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认为经书确立了一切文章的写作规范，并成为后世各类文体的源头和楷模。在第三部分中，刘勰以经书为纲，把后世各种文体的起源都归结到五经，这就将本篇与文体论部分结合起来，为众多的文体确立了一个基本的规范。平心而论，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但经书中包含了后世诸多文体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亦云：“夫文章者，源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而经书在写作上“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巨大成就，对后世的文章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文章奥府”和“群言之祖”。所以刘勰指出：“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者也。”这正是他在第二部分中用了很多篇幅论述经书的体制特点和表现方法的原因。

刘勰把经书看得至高无上，在今天看来，无疑有些夸大其词的成分，人们往往批评其观点过于狭隘和保守，但刘勰的宗经观实际上是比较圆通的：一方面，儒家经典在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中占有主流地位，它的价值与作用在两汉以后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这是其他任何学术流派所无法相比的，因此，刘勰为挽救南朝齐梁时期浮靡讹滥的文风，儒家经典无疑是最有利的武器；另一方面，刘勰不像扬雄那样只以圣人和五经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而是兼容各家思想，例如他认为诸子之作也是“入道见志之书”（《诸子》），又肯定何晏、王弼等人的玄学论文是“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说》），这就把宗经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论文的标准。在刘勰看来，宗经的意义在于，它为全书确立一个总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其中，“情深”、“事信”、“义贞”是从思想内容方面说的，“风清”、“体约”、“文丽”则是从表现形式方面说的，这就进一步申明了《征圣》篇中所说的“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以及“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的观点。

刘勰虽然极力倡导宗经，但从“六义”中却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属于儒家的思想，“情深”、“事信”、“义贞”虽然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说的，但它可以用来衡量一切文章，并不限于五经。因此，“六义”说无疑

是刘勰宗经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它贯穿了整个文体论、创作论乃至批评论。如《史传》篇云：“是以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而宗经的现实意义是为了倡导一种雅正的文风，在《风骨》篇中，刘勰反对“习华随侈，流遁忘反”的不良文风，强调要“确乎正式”，把锻炼风骨的方法归结为“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序志》篇总结历代批评家论文的得失，指出他们“不述先哲之诒，无益后生之虑”。可见，宗经也是刘勰文学审美理想的重要体现。

正 纬

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1]，马龙出而大《易》兴^[2]，神龟见而《洪范》耀^[3]。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翬文隐，好生矫诞^[4]，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注 释】

[1] “夫神道阐幽”两句：神理借幽隐的事物来阐明，天命凭细微的事物来显现。神道，即神理。

[2] 马龙出而大《易》兴：马龙，像马的龙。《礼记·礼运》：“河出马图。”郑玄注：“马图，龙马负图而出。”《礼记正义》引《中候·握河纪》：“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

[3] 神龟见而《洪范》耀：《洪范》，《尚书》篇名，意为大法，是商末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文中提出帝王统治的各项原则，分为九畴（九类）。《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正义》引《春秋纬》：“河龙图发，洛龟书感。”

[4] “但世翬文隐”两句：世翬（xiòng），时代久远。文隐，文义隐

按：在这一段里，刘勰认为，保存在经书中的河图、洛书的传说是神理和天命的显现，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但后世难免夹杂伪造的成分。

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1]；《孝》、《论》昭晰，而钩讖葳蕤^[2]。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3]。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4]。有命自天，乃称符讖，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5]。商周以前，图箴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6]。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预焉^[7]？

【注 释】

[1] “夫六经彪炳”两句：彪炳，光彩焕发。纬候，纬书的别称。因配合《尚书》的纬书中有《尚书中候》，故名。稠叠，繁杂重复。

[2] “《孝》、《论》昭晰”两句：《孝经》、《论语》清楚明晰，而钩讖等纬书则芜杂纷繁。钩讖，指配合《孝经》和《论语》的纬书。《孝经》的纬书有《钩命诀》，《论语》的纬书有《比考讖》、《撰考讖》。葳蕤，草木茂盛，这里指纬书的芜杂纷繁。

[3] “盖纬之成经”七句：纬书与经书相配，如同经线与纬线交织，原料不能混杂，才能织成布帛。而现在配合经书的纬书诡异，与经书的雅正相去千里。这是它伪造的第一点。倍摘，违背、抵触。

[4] “经显，圣训也”九句：纬书应该是以神道教人，故宜简约，而现在纬书多于经书，其理更加繁杂。这是它伪造的第二点。

[5] “有命自天”六句：天命是从上天降下来的，才能称为符命预言，而现在的八十一篇都假托是孔子所作，那就等于把上天赐给尧的绿图和周

文王姬昌的丹书说成是他们自己造的。这是它伪造的第三点。按：《隋书·经籍志·六艺纬类序》记载：“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讖，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

[6]“商周以前”七句：图箴在商周以前多次出现，而群经在春秋末年才完备，先有纬书，后有经书，违背了经纬相织的正常规律。这是它伪造的第四点。图箴，符命占验之书。

[7]“伪既倍摘”四句：意为今之纬书托孔子之名以配经书，然其伪已如上述，故纬书与经书之异自可明白。经书足以成为圣训，纬书当然与此毫无关系。

按：这一段刘勰“按经验纬”，指出纬书之伪的四个方面：经正纬奇、广约有别、天命人为、先纬后经。

原夫图箴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1]。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2]，如或可造，无劳喟然。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3]；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尼所撰，序录而已^[4]。于是伎数之士^[5]，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若鸟鸣似语^[6]，虫叶成字^[7]，篇条滋蔓^[8]，必假孔氏；通儒讨核，谓伪起哀平^[9]，东序秘宝，朱紫乱矣^[10]。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11]。风化所靡，学者比肩^[12]。沛献集纬以通经^[13]，曹褒选讖以定礼^[14]，乖道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浮假，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15]；四贤博练，论之精矣。

【注 释】

[1]“原夫图 之见”四句：图箴，这里泛指河图、洛书。昊天，上

天。休，美好。刘勰认为，图箴是天命所赐，是作为圣人的祥瑞，不是配合经书的。

[2] “故河不出图”两句：《论语·子罕》载孔子的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3] “昔康王河图”两句：康王，周成王的儿子，名钊。东序，东厢房。《尚书·顾命》中说，周康王把河图陈放在东厢房。

[4] 序录而已：序录，即叙录，指对“前世符命”的记录。载《周易·系辞上》。

[5] 伎数之士：方技、术数之士，通过占卜、星相来预言人事吉凶。伎，同“技”。桓谭《抑诫重赏疏》：“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讖记。”

[6] 鸟鸣似语：《左传·襄公三十年》载：有鸟鸣声像“嘻嘻”，当时宋国发生大火，宋伯姬（宋恭公之妻）去世。汉代董仲舒解释说，宋伯姬守节寡居三十多年，积阴成阳，故而引起火灾。见《汉书·五行志》。

[7] 虫叶成字：《汉书·五行志》载昭帝时上林苑中有虫食柳树叶，形成“公孙病已立”几个字。昭帝死，无子，其兄卫太子之孙（病已）被立为皇帝，即宣帝，应了虫叶上的字。

[8] 篇条滋蔓：这一类的记载很多。滋蔓，滋生蔓延。

[9] “通儒讨核”两句：通儒，指学识渊博能融会贯通的学者。《后汉书·杜林传》：“博洽多闻，时称通儒。”讨核，探讨核实。哀平，指西汉末年的哀帝（公元前6—前1年），平帝（公元1—5年）。张衡在上疏中说：“图讖成于哀平之际。”（《后汉书·张衡传》）

[10] “东序秘宝”两句：秘宝，指上文提到的河图。朱紫，正色（朱）和杂色（紫）相混，比喻真伪混淆。按：由此可以看出刘勰对河图、洛书一类的传说是深信不疑的。

[11] “至于光武之世”两句：光武帝刘秀以“赤伏符”受命为天子，所以他深信讖纬，五经之义，多以讖决。后于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讖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

[12] “风化所靡”两句：这种风气影响很大，相信讖纬的人很多。

[13] 沛献集纬以通经：光武帝子刘辅为沛献王，他以纬书来解经。《后汉书·沛献王辅传》说他“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讖，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

[14] 曹褒选讖以定礼：曹褒，字叔通，汉章帝召他定礼制，《后汉

书》记载：“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讖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

[15] “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四句：桓谭，字君山，著有《新论》。据《后汉书·桓谭传》记载，他曾多次上书光武帝，反对讖纬迷信，“极言讖之非经”，光武帝斥责他是“非圣无法”，险遭杀害。尹敏，字初季。光武帝命他校正图讖，他说“讖书非圣人所作”，仿造了一条讖言：“君无口，为汉辅。”“君无口”，即“尹”，意为尹敏可以做汉相，跟光武帝开玩笑，暗示讖纬之书多系仿造。张衡，字平子，曾上书指斥讖纬的谬误。荀悦，字仲豫，著有《申鉴》，他在该书的《俗嫌》篇中指出纬书是伪托的。

按：这一段指出两汉讖纬盛行的结果是“乖道谬典”，因而遭到桓谭等人的批判。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1]，山渎钟律之要^[2]，白鱼赤乌之符^[3]，黄银紫玉之瑞^[4]，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5]。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6]。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注 释】

[1] 羲农轩皞之源：指纬书保留了关于伏羲、神农、轩辕（黄帝）、少皞（黄帝子帝挚）的传说来源。

[2] 山渎钟律之要：关于山岳、河流、音律的重要内容。渎，河流。按：这些内容在《古岳渎经》、《钟律灾异》等纬书中有记载。

[3] 白鱼赤乌之符：《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伐纣，渡河时，有“白鱼跃入王舟中”。又说，有火从屋上落下，化为赤乌。

[4] 黄银紫玉之瑞：纬书《礼纬·斗威仪》载：“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黄银见，紫玉见于深山。”

[5] 采摭英华：指采用纬书中“有助文章”的部分。摭（zhí），拾取。

[6] “平子恐其迷学”四句：平子，指张衡。据《后汉书·张衡传》

记载，他曾“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上疏请求禁绝。仲豫，指荀悦。煨燔（wēi fán），焚烧。

按：这一段指出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可以为写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赞曰：荣河温洛，是孕图纬^[1]。神宝藏用，理隐文贵^[2]。
世历二汉，朱紫腾沸^[3]。芟夷譌诡，采其雕蔚^[4]。

【注 释】

[1] “荣河温洛”两句：荣河，放出光芒的黄河。《尚书中候·握河记》：“帝尧即政，荣光出河。”温洛，变得温暖的洛水。《易纬·乾凿度》：“帝盛德之应，洛水先温。”图纬，指河图、洛书。

[2] “神宝藏用”两句：这些神奇的珍宝蕴藏着巨大的作用，道理深刻而文采可贵。

[3] “世历二汉”两句：两汉时期，由于大量纬书的出现而使真伪混淆。

[4] “芟夷譌诡”两句：除去其中的虚假诡诈的内容，采用其有文采的部分。芟（shān），除草。

【解 读】

本篇通过对于纬书的辨正来彰显经典的价值，同时客观地分析纬书的奇诡亦有助于文章的想象与写作，展现出刘勰的公允态度。“正纬”，顾名思义，即辨正纬书的真伪。所谓纬书，是指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典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云：“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纬书起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是汉代经学衍变的支脉。

本篇中还提到“讖”，它又称为图讖、符讖、图箴等，是一种预决吉凶的隐语。与纬书相比，它很早就有了，多系方士之言，其中有一些是人们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捏造的，与经义并无关系。如《史记·秦始皇本

纪》记载：“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这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讖语。又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中也有一条：“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意思是说刘秀应该做天子。这显然是拥护他的人制造的舆论。刘秀取得天下之后，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于是，纬书又与预言吉凶的图讖相结合，五经之义，皆以讖决，内容更加荒诞不经。虽然有桓谭、张衡等人对此加以抨击，但一直到齐梁时代，纬书仍然颇为流行。

刘勰对讖纬的态度则是完全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认为保存在经典中的“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是真的，“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而“有命自天，乃称符讖”，但是由于“世复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这就提出了一个辨别纬书的真伪问题。他站在宗经的立场上，通过“按经验纬”的方法，从经正纬奇、广约有别、天命人为、先纬后经四个方面指出了纬书之伪，这是本篇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所谓“河图”、“洛书”的传说，本身也带有讖纬的性质，只是由于它是记载在经书里，而这些经书又经过了孔子的编订，所以刘勰深信不疑；至于那些大量地假托孔子的纬书，他认为全是伪造的。可见，刘勰对讖纬的批判仍然不够彻底。

由于讖纬之学颇为流行，所以本篇所论是有现实意义的。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指出：“舍人之作此篇，以箴时也。盖讖纬之说，宋武禁而未绝，梁世又复推崇。其书多托始仲尼，抗行经典，足以长浮诡之习，扬爱奇之风。故列四伪以匡谬，述四贤而正俗，疾其‘乖道谬典’，正所以足成《征圣》、《宗经》之义也。故次之以《正纬》。”

当然，纬书的内容虽然荒诞，但它具有“事丰奇伟，辞富膏腴”的特点，“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不能一概否定。当时的许多文人在创作上都受到纬书的影响，如挚虞曾指出：“图讖之属，虽非正文之制，然取其纵横有义，反覆成章。”（《文章流别论》）唐代李善在《文选》注中所征引的纬书有七十多种，达数百条之多，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刘勰主张应“芟夷谲诡，采其雕蔚”，也就是《序志》篇中所说的“酌乎纬”。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篇的意义不仅在于辨正纬书“乖道谬典”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其“有助文章”的一面，体现了刘勰华实并用的论文主张，正如《征圣》篇云：“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可见，重视文采之美也是刘勰宗经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辨 骚

自风雅寝声^[1]，莫或抽绪^[2]，奇文郁起^[3]，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4]，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5]，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6]，《小雅》怨诽而不乱^[7]，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缁^[8]，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9]；羿浇二姚^[10]，与左氏不合^[11]，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12]；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13]。王逸^[14]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15]，《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驺虬乘鹭，则时乘六龙^[16]；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17]。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18]，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19]，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20]。

【注 释】

[1] 风雅寝声：意为周朝衰微，不再采诗。寝，停息。

[2] 莫或抽绪：没有人继承。抽绪，引出头绪，指继续写作。

[3] 郁起：蓬勃兴起。郁，繁盛。

[4] “固已轩翥诗人之后”两句：意为《离骚》出现在《诗经》之后，汉代辞赋之前。轩翥（zhù），飞举。诗人，指《诗经》的作者。辞家，指汉代的辞赋作家。

[5] “昔汉武帝爱《骚》”两句：汉武帝，指汉武帝刘彻。淮南，指淮南王刘安，曾作《离骚传》。

[6] 《国风》好色而不淫：好色，指《国风》多写男女恋情。不淫，不过度。

[7] 《小雅》怨诽而不乱：怨诽（fěi），怨愤。不乱，有节制。按：《诗经·小雅》里有许多讽刺时政的作品。

[8] 皤然涅而不缁：意为屈原本质洁白，所以虽身处浊秽而不被染黑。皤（jiào）然，洁白的样子。涅，染黑（原意为黑色染料）。缁（zī），黑色。

[9] “班固以为”三句：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他的话见《离骚序》。忿怼（duì），怨恨。

[10] 羿浇二姚：羿（yì），后羿，传说是夏代有穷氏部落的君长，以善射著名。曾废夏帝太康，取得夏的政权，后为其臣寒浞所杀。浇，寒浞的儿子（浇是寒浞杀羿后，夺其妻所生），浇封地叫过，又称过浇。他曾灭夏帝相，后被相的儿子少康所杀。二姚，夏代有虞国君的两个女儿。过浇灭相后，相的儿子少康逃到有虞国，虞君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

[11] 与左氏不合：左氏，指《左传》。不合，意为《离骚》中所采用的民间传说与《左传》的记载不尽符合。按：屈原在《离骚》中所写羿的过分游猎、浇的逞强纵欲，以及少康、二姚的事，与《左传》襄公四年（记羿、浇的事迹）和哀公元年（记二姚的事迹）所载，基本一致。所谓“不合”是刘勰的误解。

[12] “昆仑悬圃”两句：《离骚》和《天问》中都曾讲到昆仑山。悬圃，昆仑之巅。班固认为，经书里没有讲到悬圃。《离骚序》云：“今若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13] “虽非明哲”两句：班固在《离骚序》中说屈原“虽非明知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14] 王逸：字叔师，东汉学者，著有《楚辞章句》，为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班固的观点不同。从“诗人提耳”以下至“百世无匹者也”，是概括《楚辞章句序》中的话。

[15] “诗人提耳”两句：提耳，提着人的耳朵劝诫，有恳切教诲之意。按：“提耳”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王逸认为，与《诗经》相比，屈原在《离骚》中的措辞要委婉和顺些。

[16] “驷虬乘鸞”两句：驷，四匹马驾的车。虬（qiú），有两角的小龙。鸞（yī），凤凰的别名。《离骚》中有“驷玉虬以乘鸞”的话。这两句意为，驾龙乘风，同于《周易》中说的“时乘六龙”。按：《周易·乾卦·彖辞》云：“时乘六龙以御天。”

[17] “昆仑流沙”两句：《离骚》：“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又说：“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尚书·禹贡》中也讲到了昆仑、流沙和禹治水土的内容。敷土，分别治理九州土地。流沙，指西北沙漠地区。

[18] 金相玉质：金玉般的质地。相，质地。

[19] “四家举以方经”两句：四家，指上述刘安、王逸、汉宣帝、扬雄四家。方经，与经书相比附。孟坚，指班固。传，指《左传》。

[20] “褒贬任声”四句：任声，只凭表面（加以褒贬）。声，名声，引申为表面现象。鉴，鉴别。玩，玩味、领会。核，考查、核实。

按：这一段首先指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即“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然后，概括了汉人对楚辞的评价，并指出他们的说法都有“抑扬过实”的偏颇之处。

将核其论，必征言^[1]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2]，典诰之体^[3]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4]，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5]，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6]，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驾丰隆，求宓

妃，凭鸩鸟，媒娥女^[7]，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毙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8]，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9]，狷狭^[10]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11]，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12]，而风杂于战国^[13]，乃《雅》、《颂》之博徒^[14]，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鯁所树，肌肤所附^[15]，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16]。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17]，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注 释】

[1] 征言：考查《离骚》原作中的话。

[2] “陈尧舜之耿介”两句：《离骚》云：“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耿介，光明正大。又云：“汤禹俨而祗敬兮。”祗敬，恭敬戒慎。

[3] 典诰之体：《尚书》中的两类文体，即《尧典》、《汤诰》等篇。

[4] “讥桀纣之猖披”两句：《离骚》云：“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猖披，狂妄邪僻。又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阙家。浇身被服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乎颠陨。”颠陨，坠落。按：羿、浇的事迹见上段注释[10]。

[5] “虬龙以喻君子”两句：《九章·涉江》云：“驾青虬兮骖白螭。”王逸注：“虬螭，神兽，宜于驾乘，以喻贤人清白可信任也。”《离骚》云：“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王逸注：“飘风，无常之风，以兴邪恶；云霓，恶气，以喻佞人。”王逸《离骚序》云：“《离骚》之文，依诗

取兴，引类譬喻……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蛻，通“霓”。

[6] “每一顾而掩涕”两句：《九章·哀郢》云：“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君门而不见。”宋玉《九辨》云：“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

[7] “至于托云龙”六句：云龙，指《离骚》中的“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迂怪，不合事理的怪诞之事。丰隆，云神，一说雷神。宓妃，洛水女神。《离骚》云：“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鸩鸟、娥（sōng）女，《离骚》云：“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有娥，古国名。

[8] “康回倾地”四句：康回倾地，指《天问》中所说的“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康回，共工的名字，传说他怒触不周山，撞断了天柱，大地因而向东南方倾斜。夷羿毙日，指《天问》中所说的“羿焉 日？”夷，是羿的姓。传说羿曾射下九个太阳。 射。木夫九首，指《招魂》中的“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土伯三目，指《招魂》中所说“土伯九约……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土伯，土地神。

[9] “依彭咸之遗则”两句：《离骚》云：“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王逸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遗，余也。则，法也。言己所行忠信，虽不合于今之世，愿依古之贤者彭咸余法，以自率厉也。”从子胥以自适，《九章·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子胥，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帮助吴王夫差打败越国，越王勾践请和，伍子胥反对，被逼自杀，夫差投其尸于江中。自适，顺适自己的心意。

[10] 狷狭：狷介褊狭。狷，狷介，指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

[11] “士女杂坐”五句：《招魂》云：“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又云：“娱酒不废，沈日夜些。”

[12] 体宪于三代：宪，效法。三代，指夏、商、周三代的经典著作。

[13] 风杂于战国：杂有战国时纵横家骋辞辩说的特点。《时序》篇云：“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14] 博徒：赌徒，指低贱之人。意为《楚辞》比《诗经》差一些。

[15] “观其骨鯁所树”两句：骨鯁，指作品的主要内容。肌肤，指作品的辞采。

[16] “虽取熔经意”两句：意为楚辞能够融合经书之义作为全篇的主旨，同时又创造出奇伟瑰丽的辞采。

[17] “故能气往轹古”两句：意为其气势一往无前，足以超越古人，而《楚辞》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在辞采方面，非常新鲜奇特，不但吸引了后人的注意，而且满足了读者的兴趣。轹（lì），车轮碾压，指超过。切，切合。

按：这一部分指出楚辞类作品与儒家经典的异同之处，并高度评价了楚辞的艺术成就。

自《九怀》以下，遽蹶其迹^[1]；而屈宋逸步^[2]，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3]；述离居，则怆怆而难怀^[4]；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5]，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6]，中巧者猎其艳辞^[7]，吟讽者衔其山川^[8]，童蒙者拾其香草^[9]。若能凭轼以倚《雅》、《颂》^[10]，悬轡以驭楚篇^[11]，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12]，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13]。

【注 释】

[1] “自《九怀》以下”两句：《九怀》，西汉王褒的作品。列在《九怀》以下的作品如《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大都是汉人模仿《楚辞》所作。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楚辞类》载有《楚辞释文》一卷，跋中记有《楚辞》的目次。遽蹶，急追。

[2] 逸步：步伐超群。

[3] 郁伊而易感：郁伊，同“抑郁”，心情不舒畅。

[4] “述离居”两句：离居，指屈原被流放而离开郢都（如《涉江》）。怆怆，失意的样子。难怀，难以为怀，即难以忍受。

[5] “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两句：枚，枚乘。贾，贾谊。马，司马相如。扬，扬雄。他们都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

[6] 故才高者苑其鸿裁：意为以其鸿大的体制为规范。苑，通“苑”，范围。按：《杂文》篇有“苑囿文情”，《体性》篇有“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练字》篇有“苑囿奇文”等，其中的“苑”字均与此同义。鸿裁，鸿大的体制。

[7] 中巧者猎其艳辞：中巧，犹言心巧。

[8] 吟讽者衔其山川：吟讽，吟咏诵读。衔，含咏、玩味。

[9] 童蒙者拾其香草：童蒙者，初学写作的人。香草，指香草美人一类的修辞方法。

[10]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凭轼，靠在车前横木上，表示尊敬。倚《雅》、《颂》，即以《雅》、《颂》为依据。

[11] 悬轡以驭楚篇：悬轡，提着马缰绳，比喻控制、驾驭。

[12] “则顾盼可以驱辞力”两句：顾盼、欬（kài）唾：都指时间很短。欬，咳嗽。辞力，文辞气力。

[13] “亦不复乞灵于长卿”两句：乞灵，乞求灵感。假宠，借助别人而获得宠爱。长卿，指司马相如（字长卿）。子渊，指王褒（字子渊），西汉著名的辞赋家。

按：这一段论述了楚辞对后世的影响，进而总结了效《骚》命篇的原则。

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1]。金相玉式，艳溢锱毫^[2]。

【注 释】

[1] 情理实劳：劳，即“辽”，广阔悠远。

[2] “金相玉式”两句：质地如金玉般美好，就是极细微处都充溢着艳丽。锱毫，极言其细微。锱（zī），古代的重量单位。

【解 读】

本篇通过对于与《诗经》同列的《离骚》及其所代表的楚辞的论述来进一步阐述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辨骚”的意思是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加以辨析。刘勰将本篇列入“文之枢纽”，可见他对楚辞极为重视：“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把它看成是和《诗经》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辨骚》篇集中体现了刘勰文学思想中趋新求变的一面，它与单纯的宗经观念是有所不同的。在《正纬》篇中，刘勰曾指出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在宗经的前提下，从文采的角度肯定了纬书的价值。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文学史上自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汉代以来，人们就将它与《诗经》并称。刘勰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像汉人那样简单地用儒家经典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汉代自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而在对《离骚》的评价上，却出现了分歧。刘勰在本篇中列举了刘安、王逸、汉宣帝、扬雄以及班固对《离骚》的评论，以刘安、王逸为代表的四家肯定其合乎经典，而班固则认为《离骚》所述与《左传》不合。无论是赞成者还是批评者，都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来加以评论，将《离骚》与经书简单地加以比附，他们所重视的只是作品的政教意义，却很少关注它在文学上的审美价值。所以，刘勰认为这些评价都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因此，本篇的核心无疑是楚辞与经典的同异之辨。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一方面继承了《诗经》以来的风雅比兴的传统，有“同于《风》、《雅》”的一面；同时，其想象奇特，辞采瑰丽，又有“异乎经典”的一面。对此应该如何来评价？“辨骚”之“辨”的意义在于，通过二者的比较，在“四同”、“四异”的基础上，从整体上肯定了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汉儒在评价楚辞时依经立论的传统。

由此可见，“四异”的说法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刘勰对楚辞的否定，其中也包含了值得后人学习的变革和创新的成分。尽管楚辞不像《诗经》那

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但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自汉代以来楚辞的地位和价值就逐渐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刘勰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楚辞和《诗经》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所谓“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定势》），但二者并无高低之分，所以刘勰认为：“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同上）

“辨骚”之“辨”也有强调楚辞继承了经典传统，与后世的浮诡之作有本质不同之意。正如纪昀所说：“辞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而《序志》篇中所说的“变乎骚”的含义就是指文学的发展变化要像楚辞之于《诗经》那样，只有做到“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肯定了“奇文郁起”的楚辞在“风雅寝声”之后新变的意义。

本篇所论及的作品，以《离骚》为代表，包括了屈原的《九歌》、《九章》、《远游》、《天问》、《招魂》以及宋玉的《九辨》等，而这些作品在刘勰看来并非是一种文体，如《明诗》篇有“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的话，显然是把《离骚》作为诗体。又《颂赞》篇中把《橘颂》当作颂体的代表，《祝盟》篇则把《招魂》视为祝词，而楚辞又是汉赋的源头。由此可见，它的地位不是任何一种文体可以相比的，所以《辨骚》篇不属于文体论。

【汇 评】

辨骚者，骚辞接轨风雅，追踪经典，则亦师圣宗经之文也。然而后世浮诡之作，常托依之矣。浮诡足以违道，故必严辨其同异；同异辨，则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不难自明。然则此篇之作，实有正本清源之功。其于翼圣尊经之旨，仍成一贯。而与《明诗》以下各篇，立意迥别。（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明 诗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1] 圣谟所析^[2]，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3]，舒文载实，其在兹乎^[4]？故诗者，持也，持人情性^[5]；三百之蔽，义归“无邪”^[6]，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注 释】

[1] “诗言志”两句：志，情志。永言，长言，指延长音节咏唱。《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是舜命夔之辞。

[2] 圣谟所析：圣谟（mó），圣典，这里指《尚书·舜典》。按：“谟”是《尚书》文体名，《尚书》中有《大禹谟》、《皋陶谟》，虞舜是历史上的圣人，所以把《舜典》称为“圣谟”。

[3] “在心为志”两句：语出《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4] “舒文载实”两句：意为：通过文辞表达思想情感，诗的意义就在于此吧？舒文，铺陈文辞。载实，表达情志。

[5] “故诗者”三句：持，扶持，这里引申为培育、端正。按：刘勰训诗为“持”，是用了《诗纬·含神雾》中的说法。

[6] “三百之蔽”两句：蔽，概括。无邪，指归于正道。《论语·为政》云：“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认为《诗》三百篇的要旨可以用“思无邪”来概括，但其实并不尽然。

按：这一段以《诗经》为引导，说明了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2]；黄帝《云门》，理不空弦^[3]。至尧有《大唐》之歌^[4]，舜造《南风》之诗^[5]，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舜成功，九序惟歌^[6]；太康败德，五子咸讽^[7]：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8]。子夏鉴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9]，故商、赐二子^[10]，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11]；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12]。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13]。

【注 释】

[1] “人禀七情”四句：禀，受，指生来具有。七情，《礼记·礼运》云：“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按：这几句概括了诗歌产生的原因，这就是物感说。《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2] “昔葛天乐辞”两句：葛天，即葛天氏，传说中的氏族首领。《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这是对于古乐起源的较早描述。

[3] “黄帝《云门》”两句：《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按：《云门》、《大卷》均是周代所存的古乐，用来歌颂黄帝的功德。西周官学以此来教化国子（贵族子弟），是古代乐教的萌始。孔颖达《诗谱序·正义》云：“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理不空弦，即理当有歌词与乐配合。空弦，有曲无辞。

[4] 《大唐》之歌：即《大章》之歌。《礼记·乐记》云：“大章，章之也。”郑玄注：“尧乐名也。言尧德章明也。《周礼》阙之，或作《大卷》。”《尚书大传》中作“大唐之歌”。郑玄注：“大唐之歌，美尧舜之禅也。”

[5] 《南风》之诗：舜时的诗歌。《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6] 九序惟歌：九序是指金、木、水、火、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个方面的工作都有了秩序，走上正轨。语出《尚书·大禹谟》。

[7] “太康败德”两句：太康，夏启之子。五子，太康的五个弟弟。《史记·夏本纪》云：“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按：“讽”一作“怨”。

[8] “四始彪炳”两句：四始，指《诗经》中的《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彪炳，灿烂。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环深，周密而深厚。

[9] “子夏鉴绚素之章”两句：子夏、子贡，都是孔子的弟子。鉴，读诗有启发。《论语·八佾》云：“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学而》云：“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两段记载是反映孔子与弟子讨论《诗经》意义的对话。

[10] 商、赐二子：子夏名商，子贡名赐。

[11] “王泽殄竭”两句：王泽，指周王朝的德政教化。殄（tiǎn），尽、绝。风人，采集民歌的使者。辍，停止。

[12] “春秋观志”四句：春秋时期，各国使节往来酬酢时，往往通过诵读《诗经》中的篇章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所谓“赋诗言志”。诵读是外交上的礼节，既使宾客感到荣耀，也显示了自己的才能。酬酢，指宾主在宴会上相互之间的敬酒和应答。吐纳，这里意为诵诗。身文，指出

口成章的才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

[13] “秦皇灭典”两句：灭典，指秦始皇焚书。仙诗，指《仙真人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按：《仙真人诗》今不传。

按：这一段叙述诗歌的起源以及先秦时期诗歌的发展情况。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1]，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2]；严马之徒，属辞无方^[3]。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4]。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5]；孺子《沧浪》，亦有全曲^[6]；《暇豫》优歌，远见春秋^[7]；《邪径》童谣，近在成世^[8]；阅时取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9]，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10]。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11]。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12]。

【注 释】

[1] “汉初四言”两句：据《汉书·韦贤传》载：“（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作《讽谏诗》与《在邹诗》。韦孟是汉代以诗作谏的首创者之一。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评论：“韦孟《讽谏诗》，乃四言长篇之祖，忠鲠有余，温厚不足。”

[2] “孝武爱文”两句：孝武，指汉武帝。《古文苑》卷八《柏梁诗》载：“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顾炎武认为此诗是后人伪托的（见《日知录》二十一）。《柏梁诗》是汉武帝与群臣联句而成的诗，句句押韵，故谓“列韵”。

[3] “严马之徒”两句：严马，指严忌（或严忌之子严助）和司马相如。二人虽以赋见长，但在写诗方面不拘一格，所以刘勰说“属辞无方”。

按：严忌诗今已不传，《玉台新咏》卷九载司马相如《琴歌》二首，也是出于后人伪托。

[4] “辞人遗翰”两句：遗翰，指流传下来的作品。《文选》所载李陵和班婕妤的五言诗（《与苏武诗》和《怨歌行》），都是后人伪托。颜延之《庭诰》：“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按：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右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范文澜认为：“彦和之意，似谓三百余篇中不见著名文士作五言诗，非谓三百余篇无一五言诗也。采自民间之歌谣，非辞人所作，而尽多五言，彦和殆未尝疑也。”（《文心雕龙注》卷二）

[5] “按《召南·行露》”两句：《诗经·召南·行露》第二章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这首诗共三章，第二、三章，每章六句，前四句为五言。肇，始。半章，有半章是五言。

[6] “孺子《沧浪》”两句：《孟子·离娄上》载：“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全曲，指全篇是五言。按：“兮”字为语助词，不算在内。

[7] “《暇豫》优歌”两句：优施的五言《暇豫歌》，早在春秋时就出现了。优，倡优，奏乐演戏的人。这里指的是晋献公的倡优，名施。《国语·晋语》记载优施对晋大夫里克所唱的歌：“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菀，己独集于枯。”其中有三句是五言。

[8] “《邪径》童谣”两句：《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昔为人所羨，今为人所怜。”

[9] “又古诗佳丽”两句：古诗，主要指《古诗十九首》。枚叔，即枚乘，字叔，西汉初年作家。《玉台新咏》以《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等八首为枚乘所作，又有《兰若生春阳》一首，亦云枚乘作。按：钟嵘《诗品》则将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五十九首汉代五言诗统称为古诗。

[10] “其《孤竹》一篇”两句：《孤竹》，指《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傅毅，字武仲，东汉初年作家。

[11] “观其结体散文”五句：其，指《古诗十九首》。结体，指作品形成的风格。散文，即敷文，铺陈文采。直，指表达直率。野，粗鄙，指缺乏文采。刘勰认为，《古诗十九首》虽然质朴自然，但还有一定文采，能做到“婉转附物，怛怛切情”，所以“直而不野”。附物，指对外物的贴切描绘。《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约产生于东汉中后期，

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故云“五言之冠冕”。

[12] “至于张衡《怨篇》”四句：《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三引张衡《怨篇》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其辞曰：“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清典，清丽典雅。《仙诗缓歌》，今已无考。

按：这一段叙述汉代诗歌的发展情况及五言诗的起源，对《古诗十九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1]，文帝陈思^[2]，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3]，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4]，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5]；何晏之徒^[6]，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7]。若乃应璩《百一》^[8]，独立不惧，辞谲义贞^[9]，亦魏之遗直也^[10]。

【注 释】

[1] “暨建安之初”两句：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腾踊，大量涌现。

[2] 文帝陈思：文帝，魏文帝曹丕，字子桓。陈思，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

[3] 王徐应刘：分别指王粲（字仲宣）、徐幹（字伟长）、应玚（字德琰）、刘桢（字公幹）。他们与陈琳、阮瑀、孔融并称“建安七子”。

[4] 造怀指事：抒写胸怀，描绘具体事物。

[5] “及正始明道”两句：正始，魏废帝齐王曹芳年号（公元240—248年）。仙心，指道家思想和游仙内容。按：当时玄风渐兴，老庄思想盛行，诗中多有表现游仙求道的内容。

[6] 何晏之徒：何晏，字平叔，当时玄学和清谈的领袖人物，今传有

《论语集解》。其诗多不传，今存两首。其《拟古》诗抒写忧祸之思，反映玄学思想。

[7] “唯嵇志清峻”三句：嵇，嵇康，字叔夜。阮，阮籍，字嗣宗。标，突出、标举。按：嵇康与阮籍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也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对于后世的思想与诗风影响极大。钟嵘《诗品》评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讪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评阮籍的《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百世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8] 应璩《百一》：应璩（qú），字休琏，应玚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齐王芳即位，曹爽辅政，多违法度。璩作《百一诗》以讽。”《百一诗序》说：“时谓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钟嵘《诗品》云：“魏侍中应璩诗，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

[9] 辞谲义贞：辞谲，文辞委婉曲折。义贞，含义正直，这里有讽谏义。钟嵘《诗品》谓应璩诗：“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

[10] 亦魏之遗直也：遗直，有古人直道而行的遗风。

按：这一段叙述建安、正始时期诗歌的发展情况，并作出精当的评论。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1]。张潘左陆，比肩诗衢^[2]，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3]；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4]。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5]，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6]，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7]，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注 释】

[1] 稍入轻绮：稍，逐渐。轻绮，轻浮绮丽。

[2] “张潘左陆”两句：张潘左陆，分别指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这些都是西晋太康（公元280—289年）前后的作家，当时称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见钟嵘《诗品序》）。比肩，并列。诗衢，诗坛。衢，大路。

[3] “或析文以为妙”两句：析文，指讲究文辞的对偶和藻饰。流靡，指音韵流畅、华丽。自妍，自以为美。

[4] “嗤笑徇务之志”两句：意为诗人们讥笑关心时务的想法，而推崇忘却世情的空谈。徇务，指从事政务。机，机巧、机心。

[5] “袁孙已下”三句：袁孙，指袁宏、孙绰，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人。辞趣，文辞的旨趣。揆（kuí），道理。

[6] 景纯仙篇：景纯，指郭璞（字景纯），东晋初期的诗人，有《游仙诗》十四首。钟嵘《诗品》说：“《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 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7] 俪采百字之偶：指全篇讲究对偶文采。俪（lì），对偶。

按：这一段叙述两晋和宋初以来诗歌创作的变化，含有批评的意思。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鉴^[1]；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2]，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3]，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4]。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5]；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6]；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讖^[7]；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8]；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9]；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10]，故不繁云。

【注 释】

[1] 而情变之数可鉴：情变之数，指诗歌创作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律。鉴，明察。

[2] 四言正体：挚虞《文章流别论》曰：“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之说本此。

[3] 五言流调：流调，流行的格调，即通行的诗体。

[4] “华实异用”两句：指五言的清丽（华）和四言的雅润（实）虽风格不同，但各有作用，凭诗人自身的才性而定。

[5] “故平子得其雅”四句：平子、叔夜、茂先、景阳，分别指张衡（字平子）、嵇康（字叔夜）、张华（字茂先）、张协（字景阳）。

[6] 篇什：指《诗经》中的篇章。《雅》、《颂》中每十篇称为“什”。

[7] “离合之发”两句：离合，拆字诗，是一种文字游戏，始见于“图讖”（一种隐语，预言人间的吉凶祸福）之中。

[8] “回文所兴”两句：回文，也是一种游戏诗，可以倒过来读。道原，其人不可考。

[9] “联句共韵”两句：用一个韵来联句，那是柏梁台诗传下来的体制。

[10] 总归诗圃：诗圃，诗歌的园地。圃，园林。

按：这一段总结上文，指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概括了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肯定了作家创作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1]。兴发皇世，风流《二南》^[2]。神理共契，政序相参^[3]。英华弥缙，万代永耽^[4]。

【注 释】

[1] “民生而志”两句：人生来就有情志，这是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志，情志。

[2] “兴发皇世”两句：它从远古时代就产生了，其流风余韵在《诗经》中得到充分体现。皇世，太平盛世，指远古时代。《二南》，指《诗

经》中的《周南》、《召南》，这里代表《诗经》。

[3]“神理共契”两句：它和自然之道一致，并与政治秩序相结合。神理，即《原道》篇中所说的自然之道；就诗歌创作而言，则是“感物吟志”、“五情发而为辞章”的自然之理。政序，指政教人伦的秩序。

[4]“英华弥缡”两句：优秀的诗篇就会更加繁荣，为后世永远喜爱。英华，指精美的作品。耽，欣赏、玩味。按：《情采》篇：“心术既形，英华乃贍。”

【解 读】

《明诗》篇是文体论的第一篇，文体论部分包括从《明诗》至《书记》共二十篇，涉及三十余种文体，刘勰在《序志》篇中把这部分称为“论文叙笔”，对每种文体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 一、原始以表末（叙述每种文体的起源和演变）；
- 二、释名以章义（解释每种文体的名称及含义）；
- 三、选文以定篇（选取每种文体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评论）；
- 四、敷理以举统（从理论上总结这种文体的写作规范和体制风格）。

不过，这二十篇文体论，在体例上并不完全一致，如《乐府》篇就没有“敷理以举统”的部分，因为乐府毕竟是诗的一种，除了配乐歌唱的需要而在内容体制上与诗有所不同之外，在写作规范上与一般的诗并无二致。此外，像《史传》篇主要是论修史的体例，而不是论史传文体，《诸子》篇讲诸子百家的文体风格，也很难算是一种文体，实际上都无法规定统一的写作要求。

相比之下，本篇在文体论部分中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因而上述四个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在这一篇中，刘勰首先解释了诗的含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这就是所谓的“释名以章义”。接着论述了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列举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加以简要评述，这就是“原始以表末”和“选文以定篇”。最后，在“铺观列代”的基础上，指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这就是所谓“敷理以举统”。

本篇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刘勰对历代诗歌发展情况所作的概括，从传说中的葛天氏乐辞一直讲到近代（南朝宋初），从四言讲到五言，对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家和作品都能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既称赞

子建（曹植）、仲宣（王粲）的“兼善”，特别是高度称赞嵇康与阮籍在玄风当道中特立独行的品格，“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体现出刘勰推崇风骨的批评原则。刘勰同时又重视风格的多元化，肯定了太冲（左思）、公幹（刘桢）的“偏美”，所谓“华实异用，惟才所安”，“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这就为创作论部分专门讨论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体性》篇打下基础。黄侃指出：“随性适分四字，已将古今家数派别不同之故包举无遗矣。”（《文心雕龙札记》）刘勰接着又说：“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反映了他对创作上关于难易问题的辩证立场，明代谢榛曾说：“凡构思当于难处用工，艰涩一通，新奇迭出，此所以难而易也；若求之容易中，虽十脱稿而无一警策，此所以易而难也。”（《四溟诗话》卷四）这正是受了刘勰的启发而来的。

此外，在评述历代诗歌的发展演变时，刘勰肯定了诗歌风雅比兴、抒情言志的传统，并以此作为标准来加以评判，褒贬是很鲜明的。比如他说夏代的《五子之歌》是“顺美匡恶”，汉初韦孟的《讽谏诗》是“匡谏之义，继轨周人”，魏时应璩的《百一诗》是“辞谲义贞”；又说建安诗人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而东晋以来的诗歌则是“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其中的褒贬轩轻不言自明。因此，从《明诗》篇可以看出，刘勰的文体论是建立在对前人创作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他的文体论与后面的创作论及文学史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篇末的“赞”中，刘勰指出诗歌与“神理共契，政序相参”，如果联系《原道》篇中的“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来看，又体现了他在诗歌问题上原道和宗经的思想。又，“神理”一词在《情采》篇里也提到了：“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可见，就诗歌创作而言，刘勰所谓的“神理”，是指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就是他在《明诗》篇中所说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意。

乐 府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1]。钧天九奏，既其上帝^[2]；葛天八阕，爰乃皇时^[3]。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4]。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5]；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声^[6]；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7]；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8]；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9]，志感丝簧，气变金石^[10]；是以师旷觐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11]，精之至也。

夫乐本心术，故响浹肌髓^[12]，先王慎焉，务塞淫滥^[13]。敷训胄子，必歌九德^[14]，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15]。

【注 释】

[1] “乐府者”三句：乐府，指乐府诗。《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永，吟咏。

[2] “钧天九奏”两句：相传天上经常演奏音乐，那只是上帝的音乐。钧天，天的中央。九奏，犹屡奏。《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简子病中梦

见自己到了上帝处，听到动人的音乐。

[3] “葛天八阕”两句：指葛天氏时代的八首歌曲。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皇时，三皇时期，即上古时代。

[4] “自《咸》、《英》以降”两句：《咸》、《英》，两种乐名，即《咸池》、《五英》。据《汉书·礼乐志》：“昔黄帝作《咸池》……帝尝作《五英》。”无得而论，无从说起。

[5] “至于涂山歌于候人”两句：候人，指《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禹巡视南方，涂山氏之女候禹于涂山之阳，并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6] “有娥谣乎飞燕”两句：《吕氏春秋·音初》记载：有娥（sōng）氏二女，曾唱“燕燕往飞”的歌，“实始作为北音”。

[7] “夏甲叹于东阳”两句：《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夏后氏孔甲曾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不幸被斧所伤留下残疾，只好做了守门人。“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作为东音”。

[8] “殷整思于西河”两句：殷整甲，殷代帝王河亶甲，名整，又叫整甲。《吕氏春秋·音初》记载：“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

[9] “诗官采言”两句：诗官，指采诗官员。按：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周代官方有采诗观风的习惯。乐胥，乐官。被律，以诗配乐。

[10] “志感丝簧”两句：情志表现在丝竹乐中，意气反映在金石（钟磬）乐中。丝簧，弦乐器和管乐器。金石，指钟磬。按：“志”、“气”互文。

[11] “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两句：师旷，晋国的乐师。《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楚师侵郑，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觇（chān），察看。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季札出使鲁国，听乐工演奏各国的乐曲，从中了解到各国的治乱兴衰。

[12] “夫乐本心术”两句：音乐本来是思想情感的产物，所以它可以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浹（jiā），浸透。

[13] 务塞淫滥：一定要防止浮靡淫滥的音乐。

[14] “敷训胄子”两句：敷训，施教。胄子，贵族子弟。九德，说法不一。《尚书·皋陶谟》云：“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一说，九德指九功之德，九功即九序。（参见《原道》篇第二段注[16]）。

[15] “故能情感七始”两句：七始，指天、地、人、春、夏、秋、冬。王应麟《玉海》后附《小学紺珠·律历》：“黄钟、林钟、太簇为天地人之始，姑洗、蕤宾、南吕、应钟为春夏秋冬之始。”化，教化。八风，八方的风俗。

按：这一部分论述乐府的起源和教化作用。

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1]。秦燔《乐经》，汉初绍复^[2]，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典^[3]；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4]，中和之响，阒其不还^[5]。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6]，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7]，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8]。《桂华》杂曲，丽而不经^[9]，《赤雁》群篇，靡而非典^[10]，河间荐雅而罕御^[11]，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12]。至宣帝雅诗，颇效《鹿鸣》^[13]；逮及元成，稍广淫乐^[14]，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暨后汉郊庙，惟杂雅章^[15]，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16]。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17]。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18]，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19]，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20]。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21]；张华新篇，亦充庭万^[22]。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23]，荀勖改悬，声节哀急^[24]，故阮咸讥其离声，后人验其铜尺^[25]。和乐之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26]。

【注 释】

[1] “自雅声浸微”两句：浸微，逐渐衰微。溺音，指浮靡的音乐。

[2] “秦燔《乐经》”两句：燔（fán），烧。绍复，继承恢复。绍，接续。

[3] “制氏纪其铿锵”两句：制氏，汉初的乐师。铿锵，指雅乐的声音调节节奏。《汉书·艺文志》：“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叔孙，叔孙通，汉初儒生。容典，仪式法度。《汉书·礼乐志》：“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

[4] “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句：《武德》、《四时》，舞名。《汉书·礼乐志》：“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大氏皆因秦旧事焉。”《韶》，指虞舜时的《韶乐》。《夏》，指夏禹时的《大夏》之乐。

[5] “中和之响”两句：再也听不到像《韶》、《夏》那样的中正平和之音。阒（qù），寂然无声。

[6] “暨武帝崇礼”两句：暨，到。崇礼，重视礼乐。乐府，管理音乐的机构。

[7] “总赵代之音”两句：赵代，指今河北、山西一带。撮，搜集。齐楚，今山东、安徽、湖北、湖南一带。气，这里指腔调。

[8] “延年以曼声协律”两句：延年，李延年，武帝时为协律都尉，是乐府的长官。曼声，优美舒缓的长调。朱马，指朱买臣和司马相如。朱买臣以善言《楚辞》著称，所作歌曲今不传。又，相传武帝时的《郊祀歌》中有一部分是司马相如的作品。

[9] “《桂华》杂曲”两句：《桂华》，汉高祖姬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中的一章。不经，不合雅乐。据《汉书·礼乐志》，其辞如下：“冯冯翼翼，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慈惠所爱，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绰永福。”

[10] “《赤雁》群篇”两句：《赤雁》，是《郊祀歌》中的一章，即《象载瑜》，是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而作。据《汉书·礼乐志》，其辞如下：“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赤雁集，六纷员；殊翁杂，五采文。神所见，施祉福；登蓬菜，结无极。”非典，不合法度。

[11] 河间荐雅而罕御：河间，指汉景帝子河间献王刘德。御，用。《汉书·礼乐志》记载，他曾向武帝进献雅乐，但朝廷很少采用。

[12] 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汲黯批评汉武帝的《天马歌》不合乐府规制。据《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得到天马，作《天马歌》，大臣汲黯进谏说：“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

[13] “至宣帝雅诗”两句：《鹿鸣》，《诗经·小雅》中的一篇。《汉书·王褒传》云：“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

[14] “逮及元成”两句：元成，指西汉元帝和成帝时期。稍，逐渐。广，扩大。按：“逮”一作“迨”，近。

[15] “暨后汉郊庙”两句：郊庙，祭祀祖先神灵，这里指祭祀用的乐歌。惟杂雅章，指东平王刘苍创制新作。《宋书·乐志》：“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宜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为《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荐之光武之庙。”

[16] “辞虽典文”两句：意即文辞虽然典雅，但音律已不是古调了。典文，典雅之文。律，音律。夔，舜时乐官。旷，师旷，晋国乐官。

[17] “至于魏之三祖”四句：魏之三祖，指魏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睿。宰割古调，即分裂古调，改制新曲。音靡节平，音调浮靡，节奏平和。

[18] “观其北上众引”两句：北上，即曹操的《苦寒行》，其首句为“北上太行山”。引，曲。秋风，即曹丕的《燕歌行》（其一），首句为“秋风萧瑟天气凉”。

[19] 志不出于滔荡：滔荡，放荡。

[20] “虽三调之正声”两句：三调，指汉乐府清商三调，即《平调》、《清调》、《瑟调》，都是周代的古乐。郑曲，指淫靡之曲。

[21] “逮于晋世”四句：傅玄，字休奕，西晋作家，通晓音乐。《晋书》本传说他“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曾作祭天地祖宗的雅歌（见《晋书·乐志》）。

[22] “张华新篇”两句：张华，字茂先，西晋作家，曾作宫廷乐章。万，指《万》舞，一种大型乐舞。

[23] “然杜夔调律”两句：杜夔，汉末音乐家，曹魏时受命从事整理恢复古乐的工作。《晋书·律历志》记载：“汉末天下大乱，乐工散亡，器法烟灭。魏武始获杜夔，使定乐器声调。”

[24] “荀勖改悬”两句：荀勖，西晋音乐家。改悬，改制乐器。悬，悬挂钟磬的架子。据《晋书·律历志》记载，他考证出杜夔所用的律尺比

古尺长四分多，就制作新尺来改制乐器。

[25] “故阮咸讥其离声”两句：阮咸，西晋作家，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批评荀勖改变了杜夔所定的尺寸，离开了钟磬应有的正声。“离声”一作“离磬”。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咸讥荀勖之离磬者，盖以其改悬依杜夔所造钟磬有所参池而言。”又，《晋书·乐志》记载：“荀勖以杜夔新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乃制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自谓宫商克谐，然论者犹谓勖暗解。时阮咸妙达八音，论者谓之神解。咸常心讥勖新律声高，以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会乐作，勖意咸谓之不调，以为异己，乃出咸为始平相。后有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勖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于此优咸之妙，复征咸归。”

[26] “和乐之精妙”两句：指词句和音乐要互相配合，才能使乐曲达到和谐美妙的地步。表里，下文有“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两句，“里”即“乐心”，“表”即“乐体”。

按：这一部分评述两汉魏晋以来乐府的发展概况。

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1]；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2]。“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3]；“伊其相谗”，郑国所以云亡^[4]。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

若夫艳歌婉变，怨诗诀绝^[5]，淫辞在曲，正响焉生^[6]？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7]；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8]；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9]。诗声俱郑，自此阶矣^[10]。

【注 释】

[1] 瞽师务调其器：瞽（gǔ）师，指乐师（古代常以盲人为乐师）。调，调谐。器，乐器。

[2] 君子宜正其文：正其文，使歌词雅正。

[3] “好乐无荒”两句：“好乐无荒”，出自《诗经·唐风·蟋蟀》。小

序曰：“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听到演奏《唐风》时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

[4] “伊其相谗”两句：“伊其相谗”，出自《诗经·郑风·溱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到鲁国观乐，听到演奏《郑风》时说，郑国“其先亡乎”，指出这是亡国之音。

[5] “若夫艳歌婉变”两句：艳歌，为乐府《相和曲》中的《瑟调曲》，如《艳歌何尝行》，情辞缠绵悱恻。婉变（luán），婉转缠绵。诀绝，决裂、断绝。

[6] “淫辞在曲”两句：把这些淫靡的歌辞谱成曲，雅正的音乐又如何产生呢？

[7] “然俗听飞驰”两句：俗听，指世俗的乐曲。飞驰，指传播很快。职竞新异，指世俗的乐曲专门追求新异。

[8] “雅咏温恭”两句：典雅的乐曲温和庄重，听了必定打哈欠和发呆。欠伸，打哈欠。鱼睨，像鱼一样瞪着眼睛发呆。睨（nì），斜视。

[9] “奇辞切至”两句：奇辞，新异的歌辞。切至，指满足需要。拊髀（bì），拍大腿。

[10] “诗声俱郑”两句：郑，即郑声。阶，这里做动词，走向浮靡。

按：这一部分阐述诗与乐的关系，强调二者应归于雅正，反对浮靡之乐。

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1]；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2]。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3]。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4]，俗称乖调，盖未思也^[5]。

至于轩岐鼓吹，汉世饶挽^[6]，虽戎丧殊事，而总入乐府，缪韦所改，亦有可算焉^[7]。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8]。

【注 释】

[1] “声来被辞”两句：音乐配合歌辞时，如果辞句过于繁杂，便难于调节。

[2] “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三句：陈思，指陈思王曹植。左延年，曹魏时的音乐家。闲，通“娴”，熟练。贵约，以精约为贵。

[3] “观高祖之咏‘大风’”四句：大风，即《大风歌》，汉高祖刘邦回故乡后所作，首句是“大风起兮云飞扬”。来迟，指汉武帝所作《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被声，配上曲调。

[4] “子建士衡”四句：子建，曹植的字。士衡，陆机的字。意为曹植和陆机虽有佳篇，但他们的诗没有让乐工为其谱曲，所以不能配乐歌唱。

[5] “俗称乖调”两句：世俗之人说他们的作品不合曲调，其实这是未经思考的议论。按：从上文来看，歌辞入乐一定要经过乐师的增损，才能适合演唱。高祖、武帝的作品能入乐是奉命而行，所以“莫敢不协”。由此可见，子建、士衡的作品并非不能入乐，只是无人来做，所以不能广为人知。刘勰颇有惋惜之意。

[6] “至于轩岐鼓吹”两句：轩，指轩辕黄帝。岐，指岐伯，黄帝的大臣。鼓吹，用箫、笛、鼓、钲合奏的军乐。饶（náo），饶歌，即鼓吹曲。挽，挽歌，用于丧事。

[7] “缪韦所改”两句：缪，指缪袭，字熙伯，曹魏诗人。据《晋书·乐志》，他曾受命改鼓吹曲十二首，以述魏之功德。韦，指韦昭，三国时吴人，曾改鼓吹曲十二首，歌颂吴的功德。

[8] “昔子政品文”四句：子政，指西汉学者刘向（字子政）。他奉命整理书目，把诗归入《六艺略》，把歌归入《诗赋略》。《汉书·艺文志》据此而来。刘勰写作本篇，正是为了表明诗与歌的区别。

按：这一部分略述歌辞配乐的问题，以及诗与歌的区别，点明写作本篇的缘由。

赞曰：八音摛文，树辞为体^[1]。讴吟垌野，金石云陛^[2]。
《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3]。

【注 释】

[1] “八音摛文”两句：八音，古代乐器的总称，即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箫管）、匏（笙竽）、土（埙）、革（鼓）、木（祝敔）八种不同音质的乐器。摛文，这里指演奏乐曲。树辞为体，以歌辞为它的主体。

[2] “讴吟垌野”两句：有的在民间歌唱，有的在宫廷演奏。垌（jiōng）野，郊野。云陛，指宫廷。

[3] 于焉识礼：可以从中了解风俗礼制的变迁。

【解 读】

本篇对于汉代以来的乐府诗的体制和源流作了分析与论述。“乐府”本来是汉代设立的音乐机构，《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后来也指那些采自民间的可以入乐的诗歌，以及文人的拟作。于是，“乐府”这个名称又成为一种特定的诗体。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对乐府与诗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辨析：“盖诗与乐府者，自其本言之，竟无区别，凡诗无不可歌，则统谓之乐府可也；自其末言之，则惟尝被管弦者谓之乐，其未诏伶人者，远之若曹陆依拟古题之乐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题之乐府，皆当归之于诗，不宜与乐府淆濶也。”在此基础上，他又把乐府分为四种：“一依乐府所用本曲，若汉相和歌辞，江南东光乎之类是也。二依乐府本曲以制辞，而其声亦被弦管者，若魏武依《若寒行》以制《北上》、魏文依《燕歌行》以制《秋风》是也。三依乐府题以制辞，而其声不被弦管者，若子建、士衡所作是也。四不依乐府旧题，自创新题以制辞，其声亦不被弦管者，杜子美《悲陈陶》诸篇、白乐天《新乐府》是也。从诗歌分途之说，则惟前二者得称乐府，后二者虽名乐府，与雅俗之诗无殊。”刘勰在《明诗》篇之后，另立《乐府》篇，显然他是

有意将乐府与一般的诗区别开来，专指那些可以入乐的诗，也就是黄侃所说的前两类乐府。

《乐府》篇的内容并不难懂，但历来对本篇的批评较多，认为刘勰不重视乐府民歌，在今天看来成就最高的汉乐府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都只字不提，连曹操、曹丕的乐府诗如《苦寒行》、《燕歌行》也被看做是“《韶》、《夏》之郑曲”。这样的评价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未能深入刘勰诗学观念的奥区，因而无助于我们对本篇的理解。

刘勰强调“乐本心术”，指出音乐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能够对人的心灵产生深远的影响，“故响浹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这是他全部立论的基础，是他的原道宗经的文论观念的体现，清人纪昀指出：“‘务塞淫滥’四字为一篇之纲领。”但刘勰同时也清楚，现实的情况毕竟是“韶响难追，郑声易启”，要想恢复雅乐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即使是像《桂华》、《赤雁》这类用于庙堂祭祀、歌功颂德的贵族乐章，在刘勰看来也是“丽而不经”和“靡而非典”，因为它所采用的音乐不是传统雅乐，而是新声俗乐。不过乐府诗毕竟还有歌词，而“诗为乐心”，当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时，“不直听声而已”，所以君子应该重视歌词的雅正和简约。

刘勰如此强调雅正之音，一方面是受儒家传统的乐教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因为“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附骥雀跃”，庄重舒缓的雅乐已经无法抵制新声的诱惑。两汉魏晋以来，随着雅乐的流失，新声的兴起，人们对音乐的接受日益走向娱乐化和感性化，儒家传统的乐教思想已经难以为继，而南朝以来民间新声（吴声、西曲）的流行更加广泛，“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南齐书·王僧虔传》）。这种民间外衣下的新声与宫廷趣味相结合，反映出衰世中人的心态，对于诗骚精神无疑是一种侵蚀。鉴于这种“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的现状，刘勰不能不感到忧虑，这也是他如此重视和强调音乐的中和雅正的原因，传达出他浓重的忧患情结。这也是《文心雕龙》中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与方法。

论 赋

《诗》有六义^[1]，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2]。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3]《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4]《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5]。总其归涂，实相枝干^[6]。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7]。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8]，士 之赋“狐裘”^[9]，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10]。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11]。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12]，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13]，爰锡名号，与诗画境^[14]，六义附庸，蔚成大国^[15]。述客主以首引^[16]，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注 释】

[1] “《诗》有六义”：“六义”是《毛诗序》的说法，即风、赋、比、兴、雅、颂。

[2] “铺采摘文”两句：《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按：“赋”本来是六义之一，是指诗歌的表现手法，由此又进一步演化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即铺陈描绘，抒发情志，正是赋这种文体的基本特点。

[3] “昔邵公称”三句：邵公，即召公，周初贵族，他的话见《国语·周语上》。公卿，大夫以上的官。师，少师，乐官。箴，一种用于规谏的韵文，这里做动词。瞽，盲人乐官。赋，诵诗。

[4] “《传》云”三句：传，对经文的解释叫“传”（zhuàn），这里指《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诗经·风·定之方中》的《毛传》云：“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也。”

[5] “《诗序》则同义”两句：同义，指《毛诗序》把“赋”作为《诗经》的六义之一，而《毛传》则把“赋”看做是不同于《诗经》的另一种文体。按：《毛传》所谓的“登高能赋”，其实主要是诵诗（或作诗），而不是作赋。

[6] “总其归涂”两句：从总体上看它的发展趋势，正是由表现手法发展成为一种文体。涂，通“途”。枝干，比喻两者之间的关系。

[7] “故刘向明‘不歌而颂’”两句：刘向，西汉学者，曾奉命整理图书，其子刘歆据此著有《七略》（今佚），《汉书·艺文志》曰：“不歌而诵谓之赋。”按：《汉书·艺文志》据《七略》而来。颂，同“诵”。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

[8] “郑庄之赋‘大隧’”：《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恨其母姜氏帮助其弟公叔段叛乱，平叛后庄公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来反悔，但不便违背誓言，就掘地到黄泉，与其母在大隧中见面，恢复了母子关系，赋诗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9] “士之赋‘狐裘’”：《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献公宠信骊姬，骊姬与献公诸子不和，大夫士（wěi）赋诗曰：“狐裘龙（páng）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10] “虽合赋体”两句：虽然也符合不歌而诵的赋的体制，但赋体尚未成熟。明而未融，《左传·昭公五年》：“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杜预注：“融，朗也。”《春秋左传正义》云：“融是大明，故为朗也。”意为日初有光，尚未大亮。这里比喻赋体只是萌芽，尚未成熟。

[11] “及灵均唱《骚》”两句：灵均，指屈原（字灵均）。广，扩大。声貌，指对声音形貌的描绘。

[12] 受命于诗人：诗人，指《诗经》的作者。

[13] “于是荀况《礼》、《智》”：《荀子·赋篇》中有《礼》、《智》等篇。宋玉，战国时期辞赋家，有《风赋》、《钓赋》等篇（疑为后人拟作）。

[14] “爱锡名号”两句：这才给了它“赋”的名称，从此划清了诗与赋的界限。爱，于是。锡，赐予。

[15] “六义附庸”两句：意为赋从作为“六义”之一的附庸，发展成为独立的文体。蔚，草木茂盛。

[16] 述客主以首引：指赋往往以主客问答的方式开篇。

按：这一部分说明赋的含义、起源，及其与《诗经》和《楚辞》的关系。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1]。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2]，贾谊振其绪^[3]，枚马播其风^[4]，王扬骋其势^[5]，皋朔已下，品物毕图^[6]。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7]，进御之赋，千有余首^[8]，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9]，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10]。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11]。序以建言，首引情本^[12]；乱以理篇，写送文势^[13]。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14]，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15]，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16]。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17]，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18]，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19]；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20]。

【注 释】

[1] “秦世不文”两句：不文，不崇尚文辞。杂赋，据《汉书·艺文志》，秦时有《杂赋》九篇。

[2] 陆贾扣其端：陆贾，汉初政治家、辞赋家。《汉书·艺文志》分汉赋为四类，陆贾赋为一类之首，其赋今不存。扣其端，即开其端。扣，

通“叩”。

[3] 贾谊振其绪：贾谊，西汉作家。《汉书·艺文志》：“贾谊赋七篇。”今存《惜誓》、《鸟赋》、《吊屈原赋》等。振其绪，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

[4] 枚马播其风：枚，枚乘。马，司马相如。他们都是西汉辞赋作家。枚乘赋今存《梁王菟园赋》和《柳赋》。司马相如赋今存《子虚赋》、《上林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汉赋至枚乘、司马相如，得到发扬光大。播，扬。

[5] 王扬骋其势：王，王褒。扬，扬雄。两人均为西汉辞赋作家。按：王褒赋今存《洞箫赋》。扬雄赋今存《甘泉赋》、《长杨赋》等八篇。

[6] “皋朔已下”两句：皋，枚皋，枚乘之子。朔，东方朔。按：他们的作品今不存。品物毕图，对各种事物都用赋来描绘。

[7] “繁积于宣时”两句：汉宣帝时赋作已积累得很多了，到汉成帝时曾加以审阅和校订。宣，指汉宣帝。成，指汉成帝。按：《汉书·艺文志》曰：“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8] “进御之赋”两句：进御，献给皇帝。班固《两都赋序》曰：“至于武宣之世……言语侍从之臣……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9] “若夫京殿苑猎”两句：京殿，指描写京城和宫殿的赋，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苑猎，描写苑囿和狩猎的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等。述行，描写征旅的赋，如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等。序志，抒写志向的赋，这类作品常带有自传的性质，如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

[10] “并体国经野”两句：体国经野，原意为对都城和郊野进行规划，也泛指治理国家。体，划分。国，都城。经，规划、丈量。《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郑玄注：“体犹分也。经谓为之里数。”刘勰借此来说明上述这些作品的内容都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意义比较广大。

[11] “既履端于唱序”两句：履端，指开端。唱序，序言。归余，总结。总乱，以“乱辞”总结全篇。乱，乐曲的最后一章。

[12] “序以建言”两句：序言是用来确立全篇的主旨以及作赋的由来。情本，情事之本。

[13] “乱以理篇”两句：结尾部分则总结全篇内容，以加强文章的气势。按：“写送”是六朝人常用语，意为气势充足。

[14] “按《那》之卒章”两句：《那》，指《诗经·商颂》中的一篇。闵马，即闵马父，又称闵子马，春秋时鲁国大夫。据《国语·鲁语下》记载，他把《那》的结尾称为“乱”。

[15] “故知殷人辑颂”两句：可知殷人编辑《商颂》，楚人写作辞赋，都有作为总结的“乱辞”。

[16] “斯并鸿裁之寰域”两句：这些都属于鸿篇巨制的大赋范围，是创作典雅之文的关键。寰域，范围。枢辖，关键。

[17] “至于草区禽族”两句：至于描写草木禽兽和各类事物的赋。草区，指草木类。禽族，禽兽类。庶品，众品。

[18] “则触兴致情”两句：触物兴情，通过情与景的变化采用恰当的表现方式。

[19] “拟诸形容”四句：描摹事物的外貌，语言要求细致周密；表现事物之理，则贵在侧面比附。物宜，指事理。

[20] “斯又小制之区畛”两句：这又属于小赋的范围，是把小赋写得新奇巧妙的关键。区畛（zhěn），范围。畛，界限。

按：这一部分主要叙述了汉赋的兴盛情况，以及大赋与小赋的不同特点。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1]；宋发夸谈，实始淫丽^[2]；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3]；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4]；贾谊《鸟》，致辨于情理^[5]；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6]；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贍^[7]；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8]；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9]；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10]；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11]；伟长博通，时逢壮采^[12]；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13]；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14]；景纯绮巧，缚理有余^[15]；彦伯梗概，情韵不匮^[16]；亦魏晋之赋首也。

【注 释】

[1] “观夫荀结隐语”两句：荀子作品多用隐语写成，回环反复，自设问答。这里以《礼赋》为例略加说明。《礼赋》云：“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而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这篇赋采用问答的方式，来描摹对象，并反复暗示，最后点明是礼。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荀子有赋十篇，流传至今的只有《赋篇》中的《礼》、《智》、《云》、《蚕》、《箴》五篇。《赋篇》的意义在于，它在赋体的发展史上第一次以“赋”名篇。

[2] “宋发夸谈”两句：宋玉的赋铺张夸饰，是淫靡艳丽之风的开端。按：《汉书·艺文志》：“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又，刘勰《夸饰》篇云：“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

[3] “枚乘《菟园》”两句：枚乘的《菟园赋》，描绘简要，又能融合新意。

[4] “相如《上林》”两句：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描写的内容繁复，成为艳丽之作。

[5] “贾谊《鸟》”两句：贾谊的《鸟赋》，致力于辨析情理。按：该赋以问答的方式，表达万物变化不居之理。

[6] “子渊《洞箫》”两句：王褒的《洞箫赋》，在声貌的描绘上形容尽致。子渊，指西汉作家王褒（字子渊）。

[7] “孟坚《两都》”两句：班固的《两都赋》，明丽绚烂，典雅繁复。孟坚，指东汉作家班固（字孟坚）。

[8] “张衡《二京》”两句：张衡的《二京赋》，刚健挺拔，宏伟富丽。

[9] “子云《甘泉》”两句：扬雄的《甘泉赋》具有深沉瑰奇的风格。玮，瑰丽。子云，指西汉末年作家扬雄（字子云）。

[10] “延寿《灵光》”两句：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含有飞扬生动的气势。王延寿，东汉作家。

[11] “及仲宣靡密”两句：仲宣，指王粲（字仲宣），建安七子之一。

靡密，文辞细密。遒，遒劲，有力。按：刘勰《才略》篇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

[12] “伟长博通”两句：伟长，指徐幹（字伟长），建安七子之一。博通，学识渊博。壮采，壮丽的文采。

[13] “太冲安仁”两句：太冲，指左思（字太冲）；安仁，指潘岳（字安仁）。二人均为西晋作家。策勋，立功，指在赋创作上的成绩。鸿规，大赋，与上文的“鸿裁”同义。按：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藉田赋》、《西征赋》等，都是规模宏大的赋作。

[14] “士衡子安”两句：士衡，指陆机（字士衡），有《文赋》；子安，指成公绥（字子安），有《啸赋》。二人均为西晋作家。底（zhǐ）绩，收到功效。底，致。流制，流行的体制，指《文赋》、《啸赋》等。

[15] “景纯绮巧”两句：景纯，指郭璞（字子纯），西晋末至东晋初年作家，其赋以《江赋》最为有名。绮巧，绮丽巧妙。缚理，繁复而有条理。

[16] “彦伯梗概”两句：彦伯，指袁宏（字彦伯），东晋作家，其赋今存者无完整篇章，有《东征赋》。梗概，简要概括。匱，缺乏。

按：这一部分评述了秦汉至魏晋以来著名赋家的代表作品。

原夫登高之旨^[1]，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2]。丽词雅义，符采相胜^[3]，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4]，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5]，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6]，虽读千赋，愈惑体要^[7]；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8]，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9]。

【注 释】

[1] 原夫登高之旨：原，推究。按：这一句承接上文提到的“登高能赋”而来。

[2] “情以物兴”四句：情感是由外物的触发而引起的，所以内容必须明朗而雅正；景物是人们带着感情色彩来观照的，所以文辞应该精巧而美丽。

[3] “丽辞雅义”两句：有了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作品就会像玉的质地和它的纹彩那样相称。

[4] “如组织之品朱紫”两句：如同丝织品要区分正色和间色，又如绘画上要染上黑色和黄色。朱紫，红色和紫色，朱为正色，紫为间色。玄，赤黑色。按：前一句就“义”而言，后一句就“辞”而言。

[5] “文虽杂而有质”两句：质、本，均指作品的内容。糅，杂糅。按：这两句紧承上文，强调赋的内容必须明朗而雅正。

[6] “然逐末之侔”两句：然而那些只追求文辞华丽的人，蔑弃赋的根本（即内容）。侔，辈，一类人。

[7] 体要：指作赋的根本原则，即上文所说的“赋之大体”。

[8] “遂使繁华损枝”两句：繁华，繁花。膏腴，脂肪。这里用“繁华”和“膏腴”比喻过于繁复的文辞。

[9] “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两句：扬子，指扬雄，西汉作家。扬雄早年爱好作赋，晚年后悔了。他在《法言·吾子》中曾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意思是说作赋是和童子雕虫篆刻一样的小技。他又说“雾縠之组丽”，“女工之蠹矣”。这是用来比喻那样浮华而毫无意义的作品，如同薄如轻雾的绉纱，不仅没有实用价值，而且还伤害了女工。诮（qiào），讥讽。縠（hú），绉纱一类的丝织品。

按：这一段总结赋的写作要领。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1]。写物图貌，蔚似雕画^[2]。抑滞必扬，言旷无隘^[3]。风归丽则，辞剪萋稊^[4]。

【注 释】

[1] 分歧异派：指赋作为一种文体，在内容上和体制上分成不同的类

别和流派。有的言志，有的说理；有京殿苑猎的大赋，也有草区禽族的小赋。

[2] 蔚似雕画：蔚，指文采繁盛。

[3] “抑滞必扬”两句：赋以铺张扬厉为主，所以文中有所抑滞的地方（指对问体中设置的疑问），一定要在回答中充分的发挥出来。语言上要奔放开阔，没有阻碍。按：陆机《文赋》云：“言穷者无隘，论达者为旷。”

[4] “风归丽则”两句：文风应归于雅丽而有法度，并删去那些虚浮之辞。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萑稗（húnbài），杂草。

【解 读】

本篇概述赋的源流及体制，并对赋体进行了分析论述。赋是汉魏六朝时期重要的文体之一，刘勰在这一篇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赋”这个名称的由来与含义。赋本来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在汉代的《毛诗序》中把它作为“六义”之一。赋还有另一个含义，即“不歌而诵谓之赋”，这是《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它是根据刘歆的《七略》而来的。赋诗言志是春秋时期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重要手段，篇中提到的“郑庄之赋‘大隧’，士之赋‘狐裘’”，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此外，“登高能赋”也是士大夫身份的一个标志。

赋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则与它作为表现手法的特点密切相关。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正是赋这种文体的基本特点，也表明了它与《诗经》的渊源，班固亦云：“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而赋在汉代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又与它受到《楚辞》的影响分不开。因此，刘勰说它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从此以后，“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诗画境”，由“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这一部分就是“释名以章义”。

接着，刘勰结合汉赋的创作情况，说明赋的体制有大小之分，前者是那些“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的大赋，前有序言，后有结语，“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这种赋体制宏大，内容雅正，所以称为“鸿裁”。后者往往是那些描写草木禽兽的抒情小赋，要求“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

从“观夫荀结隐语”至“亦魏晋之赋首也”一段，刘勰选择了自先秦以来的十八位作家的代表作品加以评论，简明扼要的概括了他们各自的风

格特点，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就是所谓的“选文以定篇”。

从“赋”这个名称的起源到它作为一种文体的正式确立，以及历代作家的创作情况，上述这些内容同时也是“原始以表末”。

最后，刘勰总结了赋这种文体的写作要点（“立赋之大体”）：“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义必明雅”即要求内容明朗而雅正，是就“写志”而言；“词必巧丽”即要求语言精巧而富于文采，是就“体物”而言。这就与上文他对“赋”所下的定义即“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相呼应。但“丽词”与“雅义”相比，显然后者才是最根本的，所以刘勰强调不能“蔑弃其本”，所谓“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反对“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认为这种赋“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这就是所谓的“敷理以举统”。

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讲，最后的这段总结无疑更值得我们重视，它揭示了文学创作中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可以跟《物色》篇中的话相互印证：“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里的“情以物兴”，就是“随物以宛转”，而“物以情观”就是“与心而徘徊”。可见，刘勰的文体论同时也包含了创作论方面的深刻见解，两者相互补充，这就使文体论成为他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铭 箴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1]，大禹勒筍虞而招谏^[2]；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3]，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4]；周公慎言于金人^[5]，仲尼革容于欹器^[6]；列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名焉，正名审用，贵乎慎德^[7]。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8]夏铸九牧之金鼎^[9]，周勒肃慎之桎矢^[10]，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11]，仲山裼绩于庸器^[12]，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13]，孔惺表勤于卫鼎^[14]，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15]，灵公有夺里之谥^[16]，铭发幽石，吁可怪矣^[17]。赵灵勒迹于番吾^[18]，秦昭刻博于华山^[19]，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注 释】

[1]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帝轩，黄帝轩辕氏。舆，车子。几，几案，矮小的桌子。弼违，纠正过失。意思是说，从前轩辕黄帝把铭文刻在

车子 and 几案上，以此来提醒自己，纠正过失。

[2] 大禹勒筍虞而招谏：勒，刻。筍虞（sǔn jù），悬挂钟磬的架子，横木叫筍，竖木叫虞。大禹在乐器架上刻上文字，表示愿意接受规谏之言。

[3] “成汤盘盂”两句：成汤，即商汤，商朝的第一个帝王。盘盂，“盘”指古代的浴盆，“盂”指食具。按：这里的“盂”只是“盘”的陪衬，无实义。规，规诫。《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颖达疏云：“‘汤之《盘铭》’者，汤沐浴之盘，而刻铭为戒。必于沐浴之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者，此《盘铭》辞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诚也。诚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当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须常恒日新，皆是丁宁之辞也。此谓精诚其意，修德无已也。”

[4] “武王户席”两句：《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载，周武王曾作《户铭》、《席四端铭》等，用来警戒自己。训，训诫。

[5] 周公慎言于金人：据《孔子家语·观周》和《说苑·敬慎》记载，孔子曾在周朝的太庙阶前，见到一铜铸人像，背上有铭文，其中说道：“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必败。”但并未提到是周公作，周公的《金人铭》已无可考。

[6] 仲尼革容于欹器：革容，改变脸色，指引起警惕。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欹（qī）器，此器空时倾斜，盛水适中则正，过多则翻倒。古人将它置于座右作为警戒之物，以戒自满，其用途与铭相同（但欹器本身并无铭文）。

[7] “故铭者”五句：《释名·释典艺》云：“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可见，“铭”与“名”两字古通。正名审用，使器物和它的名称相对应，并根据器物的用途作铭文，如“盘”是沐浴用的，就有“日日新”的铭文。贵乎慎德，贵在谨慎德行。

[8] “盖臧武仲之论铭也”四句：臧武仲，鲁国大夫。他论铭的话出自《左传·襄公十九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

[9] 夏铸九牧之金鼎：九牧，九州的长官。金鼎，指用铜、锡等金属铸成的鼎。《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意思是说，九州牧向夏禹贡献金属，夏禹将它铸成鼎，上有鬼神百物的图形，使人民能加以识别（但未说有铭文）。

[10] 周勒肃慎之楛矢：肃慎，古族名。据《国语·鲁语下》记载：周武王时，东北地区的肃慎氏进贡用楛木做的箭，武王为昭示其“令德之致远”，在箭杆上刻了铭文“肃慎氏之贡矢”，以示后人。

[11] 吕望铭功于昆吾：吕望，即姜太公吕尚，曾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他在冶工昆吾做的铜板上刻写了自己的功勋。见蔡邕的《铭论》。

[12] 仲山镂绩于庸器：仲山，即仲山甫，周宣王的大臣。庸器，铭刻功绩的铜器。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窦宪北征匈奴大获全胜，南单于赠给他一只古鼎，上有仲山甫的鼎铭。

[13] 魏颗纪勋于景钟：据《国语·晋语七》记载，晋国魏颗击退来犯的秦军，捉住秦将，他的功勋被刻在晋景公的钟上。

[14] 孔惺表勤于卫鼎：孔惺（kūī），卫国大夫，他把自己和祖父、父亲勤于国事的功劳刻在鼎上。《礼记·祭统》中记有孔惺的《鼎铭》。

[15] 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纣王派大臣飞廉出使北方，等飞廉回来时殷已灭亡，他便筑坛祭纣王，回报使命，掘地得一石棺，上有铭文：“赐尔石棺以华氏（光大氏族）。”椁（guǒ），外棺。锡，赐。

[16] 灵公有夺里之谥：《庄子·则阳》记载，卫灵公死后，葬在沙丘，掘地得石棺，上有铭文曰：“灵公夺而里之。”意为灵公作恶太甚，天欲早亡之，故先为之置石棺，灵公可取而居之。（而，同“尔”。里，居处）谥，谥号。

[17] “铭发幽石”两句：铭文是从地下的石上发现的，这是很怪诞的事啊！意为这种铭文的内容荒诞，刘勰认为这不符合铭文的要求。

[18] 赵灵勒迹于番吾：《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赵武灵王曾派人架梯上番吾山，刻上“主父常游于此”的文字。（“主父”是赵武灵王的号）

[19] 秦昭刻博于华山：《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秦昭王曾让人上华山，用松柏之心做了一个大型的博具，投壶的箭长八尺，棋子长八寸，并在那里刻石道：“昭王常与天神博于此。”博，古代的一种棋局游戏。

按：这一段论述铭的起源、意义，并以先秦时代的铭文为例具体说明。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1]。若乃班固燕然之勒^[2]，张昶华阴之碣^[3]，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4]；桥公之钺，吐纳典谟^[5]；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6]。至如敬通杂器，准矐武铭^[7]，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8]。崔骃品物，赞多戒少^[9]；李尤积篇，义俭辞碎^[10]。薏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下^[11]；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12]；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13]！魏文九宝，器利辞钝^[14]。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15]。迅足骛骛，后发前至^[16]，诏勒岷汉，得其宜矣^[17]。

【注 释】

[1] “至于始皇勒岳”三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在泰山、琅琊山等地刻石称颂功德，都是由李斯所写。兼有颂和铭两种文体的特点，就内容而言是颂，就刻石来说，又是铭。泽，润泽。疏通，指文辞通顺畅达。

[2] 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后汉书·窦宪传》记载，车骑将军窦宪北征，大破匈奴北单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这就是《封燕然山铭》。铭文前有长序，叙述此次战功。载《文选》卷五十六和《后汉书·窦宪传》。班固，字孟坚，东汉著名作家。

[3] 张昶华阴之碣：张昶（chǎng），字文舒，汉末建安时期文人。华阴之碣，指《西岳华山堂阙碑铭》。段熲重修华山庙宇，命张昶作此铭，铭文前有长序，叙述段熲的功劳。

[4] “蔡邕铭思”两句：蔡邕，字伯喈，汉末著名作家，以长于碑铭著称。刘勰认为其铭文之构思，“独冠古今”。

[5] “桥公之钺”两句：桥公，名玄，字公祖，东汉末年的大官僚。钺（yuè），一种似斧的兵器。蔡邕有《桥玄黄钺铭》，歌颂桥玄为度辽将军时的安边之功。吐纳，运思行文，这里指模仿。典谟，指《尚书》，因其中有《尧典》、《皋陶谟》等篇。

[6] “朱穆之鼎”三句：朱穆，字公叔，东汉中期文人。蔡邕有歌颂朱穆的《鼎铭》，该文叙述朱穆的家世及其生平，和碑文已完全一样了。刘勰认为这是因为他擅长碑文而沉迷其中的缘故。溺，沉迷、陷入。

[7] “至如敬通杂器”两句：敬通，指冯衍（字敬通），东汉作家。杂器，指他定的有关车、杖、刀、杯等器物的铭文。准矐（huò），准则、尺度，这里做动词。武铭，指周武王的铭文（如《席四端铭》等）。

[8] “而事非其物”两句：其内容与器物不符，详略也不得当。

[9] “崔骝品物”两句：崔骝，字亭伯，东汉中期作家，有《樽铭》、《刀剑铭》、《扇铭》等。崔骝品评器物的铭文，赞美多而鉴戒少。

[10] “李尤积篇”两句：李尤，字伯仁，东汉作家。积篇，指他所作的铭文。义俭辞碎，内容贫乏，文辞琐碎。

[11] “蓍龟神物”两句：把作为神灵之物的蓍草龟甲，置于博具围棋之下。博弈，古时的棋具，用作游戏，这里指李尤的《围棋铭》。

[12] “衡斛嘉量”两句：衡斛，衡量之器，这里指李尤的《权衡铭》。嘉量，与上文的“神物”相对，指好的量器。臼杵，舂米用的器具，这里指李尤有关臼杵的铭文，今不存。

[13] “曾名品之未暇”两句：连器物的名称品位都未及考虑，怎么能熟悉事物之理呢！闲，通“娴”，熟悉。

[14] “魏文九宝”两句：魏文，指魏文帝曹丕。九宝，曹丕在《典论·剑铭》中提到九种宝器，皆为刀剑一类的利器，这里指《剑铭》。器利辞钝，器物锋利而文辞却很拙钝。

[15] “唯张载《剑阁》”两句：张载，西晋作家，有《剑阁铭》。剑阁是山名，在今四川。清采，辞采清丽。

[16] “迅足骥骥”两句：骥（qīn）骥，马跑得快的样子。后发前至，后来居上。

[17] “诏勒岷汉”两句：《晋书·张载传》记载，晋武帝曾遣使将张载的《剑阁铭》“镌之于剑阁山”。岷汉，指剑阁山，因其属于岷山的分支，在汉水以南。

按：这一段评述秦汉至魏晋以来各家铭文的得失。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1]。斯文之兴，盛于三代^[2]。夏商二箴，余句颇存^[3]。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4]。迄至春秋，微而未绝^[5]。故魏绛讽君于后羿^[6]，楚子训民于在勤^[7]。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萎绝^[8]。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9]。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10]。指事配位，肇鉴有征^[11]，可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12]，要而失浅；温峤《侍臣》^[13]，博而患繁；王济《国子》，引多而事寡^[14]；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15]；凡斯继作，鲜有克衷^[16]。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17]；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18]。

【注 释】

[1] “箴者”四句：“箴”的意思就是针砭，用来治病防患，这是用针石治病来打比方。

[2] 三代：指夏、商、周。

[3] “夏商二箴”两句：《夏箴》和《商箴》分别见《逸周书·文传解》和《吕氏春秋·应同》，只有几句。

[4] “及周之辛甲”四句：《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周文王的太史辛甲命百官作箴以纠正王的过失。阙，过失。《虞箴》，即《虞人之箴》，是辛甲命百官所作箴文中的一篇。虞人，古代掌管山泽的官员。体义备焉，体制和内容都已经完备了。

[5] “迄至春秋”两句：到了春秋时期，箴文衰微，但还未断绝。

[6] 故魏绛讽君于后羿：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左传·襄公四年》记载，他曾用《虞箴》中后羿因爱射猎而荒废国事的例子讽谏爱好打猎的晋悼公。

[7] 楚子训民于在勤：《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曾作箴文

告诫国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楚王在周初封为子爵，故称“楚子”。

[8]“战代以来”四句：战国时期以来，抛弃道义，追求事功，铭文代之而兴起，箴文就衰落断绝了。

[9]“至扬雄稽古”三句：稽古，考查古籍。范，模仿。扬雄模仿《虞箴》，写了卿尹、州牧等各种官吏的箴文。据《后汉书·胡广传》载，扬雄曾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卿尹、州牧，都是官名。

[10]“及崔胡补缀”两句：崔，指东汉的崔骃、崔瑗父子。胡，指胡广，字伯始，东汉的大官僚。他们继扬雄后补写箴文，共四十八篇，与扬雄所作合称《百官箴》。

[11]“指事配位”两句：按照官位的不同，提出相应的规诫内容，如同衣带上的镜子那样可以用作借鉴。事，指规诫的内容。位，官位。鞶（pán），皮制的衣带。鉴，指衣带上装饰的铜镜。

[12]至于潘勖《符节》：潘勖（xù），字元茂，东汉末年作家，《符节箴》今不存。

[13]温峤《侍臣》：温峤，字太真，东晋初年作家，作有《侍臣箴》。

[14]“王济《国子》”两句：王济，字武子，西晋文人，他的《国子箴》已不存。引多而事寡，引用多而内容少。

[15]“潘尼《乘舆》”两句：潘尼，字正叔，西晋文人。其《乘舆箴》载《晋书·潘尼传》。乘舆，指天子车。箴文的内容是规诫君主，不敢指斥至尊，故以“乘舆”名篇。文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故人主所患，莫患于不知其过，而所美莫美于好闻其过”等内容有可取之处，故刘勰评其“义正”。

[16]鲜有克衷：很少有写得恰到好处的。克，能。衷，恰当。

[17]“至于王朗《杂箴》”四句：王朗，字景兴，三国时魏国文人，他的《杂箴》只存数句。按：箴多用于规诫帝王，于国事有关，而王朗的《杂箴》中作有《巾箴》、《履箴》等，所以刘勰认为“失其所施”。

[18]“观其约文举要”五句：《杂箴》的文辞简明扼要，是模仿周武王的铭文，却用在水火井灶等事物上，文辞繁多不止，是志趣有所偏了。宪章，效法。按：后世将“箴”分为官箴与私箴两种，王朗的《杂箴》大概属于后一种。

按：这一段论述箴的含义和起源，评述历代箴文的得失。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1]，名用虽异，而警戒实同^[2]。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3]；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4]。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摘文也必简而深^[5]，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6]，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注 释】

[1] “夫箴诵于官”两句：箴是对君王、官员进行讽诵的，铭是题在器物上的。

[2] “名用虽异”两句：名称、用途虽然各异，而警戒过失的目的是相同的。

[3] “箴全御过”两句：箴完全是为防御过失，所以文辞要准确切实。资，凭借、依靠。

[4] “铭兼褒赞”两句：铭兼有褒奖、赞美之用，所以体制贵在宏大润泽。

[5] “其取事也必核以辨”两句：它们引用的事例一定要核实而明白，遣词行文一定要简练而深远。摘，铺陈。按：刻在器物上的铭文不可能字数太多，所以要求“简而深”。

[6] “然矢言之道盖阙”两句：然而说直话的风气已经缺少，在器物上记功的制度久已沦丧。阙，缺失。庸，功。庸器，铭功之器。讨伐敌国有功者，将缴获的兵器铸成鼎器，铭文以记其功。《周礼·春官·典庸器》郑玄注：“庸器，伐国所藏之器，若崇鼎、贯鼎及以其兵物所铸铭也。”

按：这一段指出箴、铭的异同及写作要求。

赞曰：铭实器表，箴惟德轨^[1]。有佩于言，无鉴于水^[2]。秉兹贞厉，警乎立履^[3]。义典则弘，文约为美^[4]。

【注 释】

[1] 箴惟德轨：箴是德行的轨范。轨，轨范。

[2] “有佩于言”两句：牢记铭箴中的警戒之言，不要以水为镜（只照自己的外貌）。佩，挂在身上的饰物，这里指铭记于心。鉴，镜子。《尚书·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同“鉴”。《国语·吴语》云：“王其盍亦（何不）鉴于人，无鉴于水。”韦昭注：“鉴，镜也。以人为镜，见成败；以水为镜，见形而已。”意思是不要以水为镜，因为它只能照见自己的形貌。

[3] “秉兹贞厉”两句：秉持正道，自我勉励，谨慎人的举止行为。立履，指行为。按：“立履”疑为“言履”之误。言履，言行。

[4] “义典则弘”两句：意义典雅，就能弘润光大；文辞简约，才是美的。

【解 读】

本篇论述铭和箴两种文体，通过文体个案之分析，见出其中丰厚的人文蕴涵。“铭”是一种刻在器物上的文字，其内容主要是记功德和表警戒，前者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后者如《礼记·大学》中所记载的商汤之《盘铭》。“箴”的本义为针石之针，是医生治病的工具，所以就把规诫之辞称为箴。其内容是用来“攻疾防患”，也就是防御过失，如《左传·襄公四年》中所记载的《虞箴》。铭和箴都是比较古老的文体，刘勰把它们的起源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和夏商周三代，指出：“列圣鉴戒，其来久矣”，“斯文之兴，盛于三代”。但是到了后来，“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可见，这两种文体的兴衰与规谏之风是密切相关的。

本篇在体例上也是非常清楚的：首先分别介绍这两种文体的含义和源流，并列举历代的相关作品加以评述，指出其写作上的得失，最后将二者综合起来，比较其异同，总结它们的写作要领。刘勰认为，铭和箴这两种文体虽然在名称和用途上有所不同，但在警戒之意上是相同的，这就要求在行文上做到“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即明确简练，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又指出：“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定势》篇亦云：“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刘勰将二者合论，正是着眼于此。

刘勰在对历代铭箴之文写作得失的评述中，也体现了这种明确的辨体

意识。如本篇提到：卫灵公死后，在掘地埋葬时所发现的石椁上刻有“灵公夺而里之”的铭文，“灵公”这个谥号在他死前就刻在石椁上了，这当然是很怪诞的事。而赵武灵王使人在番吾山刻上“主父常游于此”，以这种内容刻石示众，当然也是很可笑的。这就从反面提示我们，“铭”是一种很严肃的文体，内容必须真实可信。他对崔骃品评器物的铭文在内容上“赞多戒少”持批评态度，正是为了强调这种文体的训诫意义。而他称赞扬雄等人模拟《虞箴》所做的《百官箴》，“指事配位，肇鉴有征”，也是因为它能够“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至于王朗的《杂箴》，虽然能表现规诫谨慎之意，但把“箴”这种文体用在巾履以及水火井灶这类东西上，这就很不恰当，所以刘勰认为他“志有偏也”。可见，“箴”的内容必须符合正道，深远宏大，否则就失去了意义。同时他也很重视铭的文辞之美，比如他在评价秦始皇之铭时说：“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此外，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出“义典则弘，文约为美”，表现出他的美善统一、文质并重的基本观念。

诔 碑

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1]。大夫之材，临丧能诔^[2]。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3]。夏商以前，其词靡闻^[4]。周虽有诔，未被于士^[5]。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6]。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7]。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8]。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9]。观其慙遗之辞，呜呼之叹^[10]，虽非睿作，古式存焉^[11]。至柳妻之诔惠子^[12]，则辞哀而韵长矣。

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13]，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14]，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15]！杜笃之诔^[16]，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17]，岂以见称光武而改眄千金哉^[18]！傅毅所制，文体伦序^[19]；苏顺、崔瑗，辨洁相参^[20]，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21]，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22]，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23]。至如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24]，工在简要。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25]，《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26]。

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之祚^[27]；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28]；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29]。至于序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淫雨杳冥”^[30]，始序致感，遂为后式^[31]；影而效者，弥取于工矣^[32]。

【注 释】

[1] 有铭诔之文：铭诔，指诔文（这里的“铭”是陪衬字）。按：铭和诔都有褒赞功德的内容，故连用。

[2] “大夫之材”两句：《诗经·风·定之方中》《毛传》云：“丧纪能诔……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两句化用此意。

[3] 旌之不朽也：表彰死者，使其声名传于后世，获得不朽。旌，表彰。

[4] 其词靡闻：靡，没有。

[5] 未被于士：被，加、及。士，先秦时期贵族阶层中等级最低的一级，地位在卿和大夫之下（士以下就是庶民）。

[6] “又贱不诔贵”四句：万乘（shèng），一万辆兵车，指帝王。称天以诔之，以上天的名义作诔。按：这里是用《礼记·曾子问》中的话：“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这种严格的等级观念，春秋战国以后逐渐废弃了。

[7] “读诔定谥”两句：谥（shì），帝王、贵族及官僚死后，根据其生平事迹所给予的称号。节文，礼节仪式。《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

[8] “自鲁庄战乘丘”两句：乘丘，鲁国地名，在今山东省滋阳县。《礼记·檀弓上》记载：鲁庄公在乘丘与宋军交战，因马惊翻车，庄公从车上跌下，便责怪保护他的卜国，卜国和驾车的县贲父只得承认自己“无勇”，于是二人奋力赴敌而死。事后发现翻车的原因是马中箭受惊造成的。鲁庄公因错怪御者，便作诔表彰他们。

[9] “逮尼父之卒”两句：逮（dài），及。尼父，指孔子。按：《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作诔哀悼他。

[10] “观其慙遗之辞”两句：慙（yìn），宁愿。遗，留下。哀公在诔

文中说：“旻（mín）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意思是说，上天不怜悯，不愿留下这位老人，庇护我在君位上，使我孤独而伤痛。按：《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不憖遗一老，俾守我王。”后来多以“天不憖遗”为语。

[11] “虽非睿作”两句：睿作，高明的作品。睿（ruì），明智。按：鲁哀公所作是留传下来最早的一篇诔文，故曰“古式”。

[12] 至柳妻之诔惠子：惠子，即展禽，春秋时期鲁国人。因居柳下，谥号曰惠，故名。据刘向《列女传》记载，柳下惠死后，其妻曾作诔悼之。

[13] “扬雄之诔元后”两句：扬雄，西汉后期作家，曾为汉元帝皇后作《元后诔》（见《艺文类聚》卷十五）。繁秽，指文辞繁杂。秽，杂乱。

[14] “沙麓撮其要”两句：沙麓，地名，元后生长的地方。《汉书·元后传》引扬雄诔文中的四句：“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疑为这就是《元后诔》全文。

[15] “安有累德述尊”两句：累德述尊，累述尊贵者的德行。阔略，疏略。

[16] 杜笃之诔：杜笃，字季雅，东汉作家。据《后汉书·杜笃传》记载，他曾作《大司马吴汉诔》，受到光武帝的称赞。

[17] “《吴诔》虽工”两句：《吴诔》，指《吴汉诔》。疏，粗疏。按：《吴汉诔》今不全，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四。

[18] 岂以见称光武而改眄千金哉：岂能因为受到光武帝的称赏，就改变看法，应该珍视他的全部作品。光武，指光武帝刘秀。改眄（miǎn），改变看法。眄，斜视，引申为看待。

[19] “傅毅所制”两句：傅毅，字武仲，东汉作家。他的诔，今存《明帝诔》、《北海靖王兴诔》两篇。文体，指诔文体制。伦序，条理次序。

[20] “苏顺、崔瑗”两句：苏顺，字孝山。崔瑗，字子玉。都是东汉作家，今存诔文大都为残篇。辨洁相参，明辨与简洁相结合。

[21] “观其序事如传”两句：辞靡，文辞细致。律调，音律协调。按：今存苏顺、崔瑗的诔，都是叙功德、述哀情的，没有像传记那样的叙事。二人均作有《和帝诔》，皆四言体。

[22] “潘岳构意”四句：潘岳，字安仁，西晋作家。构意，构思。孝山，苏顺的字。序悲，叙述悲情。新切，新颖恳切。按：潘岳的诔文有《世祖武皇帝诔》、《皇女诔》、《杨荊州诔》、《杨仲武诔》、《马汧都诔》、

《夏侯常侍诔》等，《文选》收录了其中四篇。

[23] “所以隔代相望”两句：相望，并称。能徽厥声，能够（继苏顺之后）获得美好的名声。徽，美。厥，其。

[24] “至如崔骝诔赵”三句：崔骝，字亭伯；刘陶，字子奇。他们均为东汉作家。宪章，法度、规范。按：二人诔赵、诔黄之文今不存。

[25] “陈思叨名”两句：陈思，指曹植。叨（tāo）名，虚有声名。繁缓，繁冗迂缓。

[26] “《文皇诔》末”三句：《文皇诔》，指曹植的《文帝诔》。诔文结尾有百余字的自陈之辞，这是违背诔文体制的，所以刘勰说“其乖甚矣”。

[27] “若夫殷臣咏汤”两句：指殷朝臣子为歌咏祖先成汤而作的《玄鸟》诗（《诗经·商颂》）。开篇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砀。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玄鸟之祚，指有娥氏之女简狄吞下玄鸟之卵而生契之事。契是商王的祖先，汤是契的后裔，商朝开国君主（见《史记·殷本纪》）。玄鸟，燕子。祚，赐福。

[28] “周史歌文”两句：指周朝史官为歌功周文王而作的《生民》诗（《诗经·大雅》）。《生民》诗叙述周朝祖先后稷的功绩。诗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所以刘勰将歌颂文王与阐扬后稷相联系。史，掌典礼的史官。文，指周文王。烈，功业。

[29] “诔述祖宗”两句：累述祖宗之德，这是《诗经》作者的写法。按：刘勰把诔文的源头追溯到《诗经》，其实上述二诗不是诔文，只是在述功德这一点上有相近之处。

[30] “傅毅之诔北海”两句：傅毅有《北海靖王兴诔》。淫雨，久雨。杳冥，迷茫昏暗。按：该文今已不全，无此两句。傅毅借昏暗之景来抒写悲哀之情，即上文所说的“触类而长”。

[31] “始序致感”两句：一开始就在序文中表达哀情，于是成为后世效仿的模式。

[32] “影而效者”两句：影而效，像影子一样追随效仿。弥，更加。工，工巧。

按：这一段论述诔的含义、起源和流变，评述历代诔文的优劣。

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以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1]。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觌^[2]；述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3]。

【注 释】

[1] “传体而颂文”两句：传体，以传记为体式。颂文，文辞为颂体。荣始，诔文开头称颂死者的功德。哀终，结尾表达哀痛之情。

[2] “论其人也”两句：论及死者的为人时，要让人仿佛能看见他。暖（ài），仿佛、隐约。觌（dí），看见。

[3] 此其旨也：旨，要旨。

按：这一段指出诔文的体制特点和写作要求。

碑者，埤也^[1]。上古帝王，纪号封禅^[2]，树石埤岳^[3]，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4]，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5]，事止丽牲，未勒勋绩^[6]；而庸器渐缺^[7]，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8]。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9]；才锋所断，莫高蔡邕^[10]。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11]，《陈》、《郭》二文，词无择言^[12]。《周》、《胡》众碑，莫非精允^[13]。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14]；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孔融所创，有摹伯喈^[15]；《张》、《陈》两文，辨给足采^[16]，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17]，《温》、《王》、《郗》、《庾》，辞多枝杂^[18]，《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19]。

【注 释】

[1] 埤也：埤（pí），增加。按：古人竖碑有自卑加高之意，故曰：“碑者，埤也。”

[2] 纪号封禅：纪号，记录功绩并告于天地。封禅，在泰山上筑坛祭天为封，在泰山南的梁父山上辟基祭地为禅。封禅是古代帝王受命后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

[3] 树石埤岳：树石，即竖立石碑。埤岳，增加山的高度。

[4] 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周穆，指周穆王。弇（yǎn）山，即崦嵫山，古代神话中的日落之处。《穆天子传》说，周穆王登上弇山，刻石记下他的行迹。

[5] 树之两楹：楹，厅堂前部的柱子。

[6] “事止丽牲”两句：只是用于祭祀前系牲口，不在上面刻写功绩。丽，附着，系。

[7] 而庸器渐缺：庸器，古代用来记功的铜器（如钟、鼎），主要用于商周时期。

[8] “自庙徂坟”两句：从用于宗庙到用于坟墓，好像堆土加高了墓地。徂，到。封墓，在墓地上堆土加高。按：殷商时坟、墓有别，坟是封土隆起的，墓是平的。

[9] 碑碣云起：碑碣，指石碑。碣（jié），指圆顶的石碑。云起，大量出现。

[10] “才锋所断”两句：才锋，很高的才能。断，承“锋”而言，指达到。蔡邕，字伯喈，东汉作家，以擅长碑文著称。今存碑文四十余篇。

[11] “观《杨赐》之碑”两句：《杨赐》之碑，指《太尉杨赐碑》。骨鯁，骨力端直。训典，《尚书》中有《尧典》、《伊训》等篇，这里指学习《尚书》。“骨鯁”之意正是由此而来。

[12] “《陈》、《郭》二文”两句：《陈》、《郭》，指蔡邕的《陈寔碑》和《郭泰碑》。陈寔和郭泰都是东汉名士。词无择言，词句没有不当之处。

[13] “《周》、《胡》众碑”两句：《周》、《胡》，指《周勰碑》、《胡广碑》。精允，文辞精要得体。按：“精允”一作“请允”。

[14] “其叙事也该而要”两句：该，完备。缀采，联结辞采。

[15] “孔融所创”两句：孔融，字文举，汉末作家。伯喈，指蔡邕（字伯喈）。

[16] “《张》、《陈》两文”两句：《张》，指孔融的《卫尉张俭碑铭》。《陈》文无考。辨给足采，便捷巧慧，文采丰富。

[17] “及孙绰为文”两句：孙绰，字兴公，东晋作家，今存碑文七

篇，多有残缺。

[18] “《温》、《王》、《郗》、《庾》”两句：《温》，指《温峤碑》。《王》，指《丞相王导碑》。《郗》，指《郗鉴碑》。《庾》，指《太尉庾亮碑》。枝杂，枝蔓芜杂。

[19] “《桓彝》一篇”两句：《桓彝》，指《桓彝碑》。辨裁，清晰明辨，剪裁得当。按：《桓彝碑》今不存。

按：这一段论述碑的起源和流变，并评述历代碑文。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1]，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2]，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3]；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4]。是以勒器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注 释】

[1] “夫属碑之体”两句：属碑，撰写碑文。属，连缀，引申为写作。史才，史家的才能。

[2] 标序盛德：标序，明白地叙述。标，突出。

[3] “昭纪鸿懿”两句：昭纪，与“标序”同义。昭，明白。懿，美。烈，功业。

[4] 事先于诔：立碑可以在作诔之前，意为可为生者立碑（如功德碑、遗爱碑等）。诔则只为死者而作。

按：这一段指出碑文的写作要领，兼及碑和铭、诔的关系。

赞曰：写远追虚^[1]，碑诔以立。铭德纂行，光彩允集^[2]。观风似面，听辞如泣^[3]。石墨镌华，颓影岂戢^[4]。

【注 释】

[1] 写远追虚：远，指死者生前的事迹。虚，指死者的精神风貌。

[2] “铭德纂行”两句：纂，编纂。光彩允集，德行的光彩恰当地会集在一起。允，恰当。

[3] “观风似面”两句：看到文章的风采如同亲睹面容，听到作品的文辞仿佛耳闻哀泣。

[4] “石墨镌华”两句：石碑上的墨迹镌刻了美好的文辞，死者的形象岂能消失？戡（jī），消失。

【解 读】

本篇论述诔和碑两种文体。诔、碑和下一篇所论的哀、吊都是用来追悼逝者的文体，但诔文主要用于帝王将相、贵族官僚等上层人物；碑文用于有地位和影响的知名人士。碑文包括记功碑、宗庙碑和墓碑三种类型，本篇所论的主要是指墓碑文，与诔文的性质相近，所以刘勰将诔碑合为一篇论述。碑诔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体有着深厚的历史与人文蕴涵，中国古代慎终追远，重视宗法血缘纽带和合社会的作用，同时追求“三不朽”的人生境界，秦汉以来，碑诔之作十分发达。魏晋之后，人生无常，以碑诔纪念的风气更是盛行。在刘勰引为知音的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中就收有许多诔碑之作，《梁书·刘勰传》还记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他的老师僧祐死后，刘勰为之作碑文，“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高僧传》卷十一）。刘勰作为佛教人物，对于生死与精神问题十分关注，又擅长碑志写作，熟悉历史上的碑诔之作，因此，本篇对于碑诔这两种文体的人文内涵的揭示是极为深刻的。

诔是用来叙述死者功业德行，并表达哀悼之情的文体。《释名·释典艺》：“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诔文多在加封谥号的仪式上诵读，这就是“读诔定谥”。可见，诔文与谥号是古代上层贵族特有的哀荣。诔文是在周朝时开始出现的，当时尚未用于士人，《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的鲁哀公为孔子所作的诔是今存最早的一篇。在诔文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打破了《礼记·曾子问》中提出的“未被于士”和“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规定。春秋时期鲁庄公在乘丘战败，开始为士人作诔；此外，柳下惠的妻子为丈夫所作的诔以及扬雄的《汉元后诔》等都是诔文的流变。

诔文在内容和体制上，要求“选言以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觊；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即在内容上有选择地记录死者的言论和德行；由于要“累其德行”，所以既要像史传文体那样“按实而书”，又要有歌颂赞美之意，兼有传体和颂文的特点，这是就体制而言；文章开头要赞颂死者的功业品德，结尾表达哀悼之情，这是就结构而言；诔文还要做到形象鲜明，有感染力量，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要综合运用描写和抒情的手法，这是就表达上的要求而言。

刘勰在篇中主要评述了扬雄、杜笃、傅毅、苏顺、崔瑗、潘岳、崔骃、刘陶、曹植等人的诔文，既肯定了傅毅的“文体伦序”，苏顺、崔瑗的“辨洁相参”，崔骃、刘陶的“工在简要”，以及潘岳的“巧于序悲”，又批评了扬雄的“文实烦秽”，曹植的“体实繁缓”，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文体的写作要求。

碑文从广义上说，也属于铭文，“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根据其内容和用途的不同，可用于赞颂功勋，也可用于记述死者生平德行，所谓“勒器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可见，它作为一种文体，与传记、铭文、诔文有交叉和重叠的情况。

写作碑文，首先要求作者具备写作史传文体的见识和才能，这与其内容有关；碑文在内容上要求“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即要突出死者的美好品德和丰功伟业，这与诔文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东汉以来的碑文，刘勰最推崇蔡邕的作品，称其“叙事也该而要”，“缀采也雅而泽”，又称赞孔融的碑文“辨给足采”，批评孙绰的碑文“辞多枝杂”，这些评价都是着眼于文和质两个方面，这与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碑披文以相质”是同样的立场，但比后者更加具体。这一观念表现出刘勰崇尚真实与美善一体的观念。秦汉以来，碑文在内容上难免会有虚美隐恶的谀美之辞，常常与事实不符，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有鉴于此，曾上表请求禁止私立墓碑（见《宋书·裴松之传》）。以善写碑文著称的蔡邕曾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后汉书·郭泰传》）可见，以史家的原则写作碑文，做到文质相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哀 吊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1]。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2]，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3]。昔三良殉秦^[4]，百夫莫赎^[5]，事均夭枉^[6]，《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7]？

暨汉武封禅，而霍嬭暴亡，帝伤而作诗^[8]，亦哀辞之类矣。降及后汉，汝阳主亡^[9]，崔瑗哀辞，始变前式^[10]。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11]，“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彷彿乎汉武也^[12]。至于苏顺、张升^[13]，并述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其心实^[14]。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15]，《行女》一篇，时有恻怛^[16]。及潘岳继作，实钟其美^[17]。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18]，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19]；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20]，莫之或继也。

【注 释】

[1] “赋宪之谥”两句：赋宪之谥，指古代公布的谥法。赋，公布。宪，法规。谥（shì），古代帝王、贵族、大臣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根据其生平事迹所给予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短折，夭折，指年幼而亡。《逸周书·谥法解》：“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

[2] “以辞遣哀”两句：遣，表达。下流，指年幼的晚辈。

[3] “故不在黄发”两句：意思是说，哀辞使用的对象是夭折的孩子，与老人无关。黄发，老人。夭昏，指年幼而死的人。昏，指不满三个月而死。

[4] 昔三良殉秦：三良，三个好人，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虎。《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穆公死后，三人被迫一同殉葬。

[5] 百夫莫赎：夫，男人。赎，换回。《诗经·秦风·黄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6] 事均夭枉：这种短命屈死的事与夭折相同。夭枉，因冤屈而亡。枉，冤屈。

[7] “《黄鸟》赋哀”两句：《黄鸟》，指《诗经·秦风·黄鸟》，写秦人哀伤子车氏三子的不幸。抑，句首语气词，表推测。诗人，指《黄鸟》一诗的作者。

[8] “暨汉武封禅”三句：暨，及。汉武，指汉武帝。封禅，封建帝王祭祀天地的典礼。霍嬗（shàn），字子侯，西汉名将霍去病之子。《汉书·霍去病传》记载，霍嬗随同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归途中暴亡，死时尚年幼。按：汉武帝悼霍嬗诗今不存。

[9] 汝阳主亡：汝阳主，即汝阳长公主，汉和帝之女，名刘广。

[10] “崔瑗哀辞”两句：崔瑗，字子玉，东汉作家，他的《汝阳主哀辞》今不存。始变前式，指崔瑗改变了哀辞用于哀悼年幼之人的规矩。按：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和帝女刘广于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封汝阳长公主。和帝卒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十二月，据此计算，汝阳主得封号时，至少已四十一岁。

[11] “然‘履突鬼门’”两句：“履突鬼门”和下文的“驾龙乘云”都是《汝阳主哀辞》中的话。突，冲入。不辞，不讲究文辞，引申为不合情理。

[12] 亦彷彿乎汉武也：与汉武帝的哀霍嬗诗相似。彷彿，相似。

[13] 至于苏顺、张升：苏顺，字孝山。张升，字彦真。二人均为东汉作家，哀文今不存。

[14] “虽发其情华”两句：发，表达。情华，情感和文采。心实，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15] 惟伟长差善：伟长，指徐幹（字伟长），汉末作家，建安七子之一。差，略微。

[16] “《行女》一篇”两句：《行女》，指徐幹的《行女哀辞》，今不存。惻怛（dá），哀痛。

[17] “及潘岳继作”两句：潘岳，字安仁，西晋作家。钟，聚集。

[18] “观其虑赡辞变”两句：虑赡，构思周密。赡，充足。洞，深沉。

[19] “叙事如传”四句：传，传记。结言，指遣词用语。诗，指《诗经》。促节，音节短促。鲜，少。

[20] 《金鹿》、《泽兰》：《金鹿》，指潘岳的《金鹿哀辞》（金鹿为潘岳幼子）。《泽兰》，指《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按：这两篇均为四言，见《全晋文》卷九十三。

按：这一段论述哀的含义、哀辞的起源，评述两汉魏晋的哀辞作品。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1]。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2]；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3]。隐心而结文则事慙^[4]，观文而属心则体奢^[5]。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6]；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7]。

【注 释】

[1] 而辞穷乎爱惜：文辞要尽量表达出对死者的爱惜之情。穷，极尽。

[2] “幼未成德”两句：成德，形成品德。察惠，明察聪慧。惠，同“慧”。

[3] “弱不胜务”两句：胜务，胜任事务。肤色，即容色，容貌。

[4] 隐心而结文则事愜：隐心，指出于悲痛之心。隐，痛苦。结文，写作哀辞。愜，恰当得体。

[5] 观文而属心则体奢：观文，指追求文辞美观。属心，虚拟悲情。体奢，文风浮夸。

[6] “奢体为辞”两句：以浮夸的文风写成的哀辞，虽然华丽却不悲哀。

[7] “必使情往会悲”三句：必须使作者的感情融会在悲哀中，写出的文辞能令人落泪，这样的作品才是可贵的。

按：这一段指出哀辞的写作要领，强调以悲为美。

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1]言神之至也。君子令终定谥^[2]，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压溺乖道^[3]，所以不吊。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4]，国灾民亡，故同吊也。及晋筑台^[5]，齐袭燕城^[6]，史赵、苏秦，翻贺为吊^[7]，虐民构敌^[8]，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或骄贵而殒身^[9]，或狷忿而乖道^[10]，或有志而无时^[11]，或美才而兼累^[12]，追而慰之，并名为吊。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13]，体周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14]。及相如之吊二世^[15]，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16]，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17]。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隄^[18]。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诘^[19]，然影附贾氏^[20]，难为并驱耳。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间^[21]；仲宣所制，讥呵实工^[22]。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23]。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24]；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25]。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

【注 释】

[1] 神之吊矣：语出《诗经·小雅·天保》：“神之吊矣，诒尔多福。”吊（dì），至。

[2] 君子令终定谥：令终，寿终。定谥，确定谥号。

[3] 压溺乖道：压溺，被压死和淹死。乖道，违背常道，即不是善终。按：《礼记·檀弓上》有“死而不吊者三”的说法，压和溺均在其中。

[4] “又宋水郑火”两句：宋水，指宋国发生大水，鲁国派使臣去吊慰（事见《左传·庄公十一年》）。郑火，郑国发生火灾，各国派人吊慰（事见《左传·昭公十八年》）。行人，指外交使臣。

[5] 及晋筑廐台：《左传·昭公八年》记载，晋平公筑廐（sī）祁台，即廐祁之宫。鲁国、郑国都去祝贺。晋国史官史赵对前来祝贺的郑国大夫说，此事可吊，你们却来祝贺。

[6] 齐袭燕城：《战国策·燕策》记载，齐宣王趁燕国办燕文公的丧事时，袭取燕国十城。苏秦往见齐王，先贺后吊，认为这会结怨秦国，是亡国之道，故而要吊。

[7] “史赵、苏秦”两句：史赵、苏秦，见上注。翻贺为吊，把祝贺变为哀吊。

[8] 虐民构敌：虐民，残害人民，指晋国筑廐台。构敌，结怨敌国，指齐国攻打燕国。

[9] 或骄贵而殒身：指秦二世胡亥之类。殒，死。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中曾说胡亥“持身不谨”等。

[10] 或狷忿而乖道：指屈原之类。狷（juàn）忿，急躁易怒。扬雄的《反离骚》中讲到屈原有狭隘的一面。刘勰在《辨骚》篇中也认为屈原有“狷狭之志”。

[11] 或有志而无时：指张衡之类。祢衡在《吊张衡文》中感叹张衡生不逢时。

[12] 或美才而兼累：指曹操之类。累，过失。陆机《吊魏武帝文》中说：“岂不以资高明之质，而不免卑浊之累。”按：“美才”一作“行美”。

[13] “自贾谊浮湘”两句：贾谊，西汉作家。浮，渡水。贾谊在《吊屈原文》的序中说：“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文选》卷六十）

[14] “体周而事核”三句：体周，体制周备（前有序文，后有吊辞）。事核，取事真实。首出之作，最早出现的吊文。

[15] 及相如之吊二世：相如，指司马相如，西汉作家，有《哀秦二

世赋》。二世，指秦二世胡亥。

[16] 桓谭以为其言恻怛：桓谭，字君山，东汉学者。恻怛，悲伤。按：桓谭评论《哀秦二世赋》的话今不存。

[17] “及卒章要切”两句：卒章，指《哀秦二世赋》最后一段：“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要切，扼要深切。断而能悲，作出评断，使人哀伤。

[18] “扬雄吊屈”四句：扬雄，西汉作家。据《汉书·扬雄传》记载，他为吊屈原而作《反离骚》，但扬雄对屈原投江而死的做法不赞成，“往往摭《离骚》之文而反之”。辞韵沉胝（zhù），文辞滞重。胝，脚肿。

[19] “班彪、蔡邕”两句：班彪，东汉作家，有《悼离骚》。蔡邕，东汉作家，有《吊屈原文》。敏于致诘，善于提出诘问。

[20] 然影附贾氏：影附，追随、模仿。贾氏，指贾谊。

[21] “胡、阮之吊夷齐”两句：胡，指胡广，东汉官僚，有《吊夷齐文》。阮，指阮瑀，东汉末年作家，有《吊伯夷文》。间（jiàn），批评、非难。按：伯夷、叔齐是殷商末年的贵族，殷商灭亡后，二人不食周粟而死。

[22] “仲宣所制”两句：仲宣，指王粲（字仲宣），东汉末年作家。有《吊夷齐文》。诃呵（hē），讥刺、批评。

[23] “然则胡、阮嘉其清”三句：嘉其清，赞扬其清高。伤其隘，惋惜其狭隘。志，志趣。

[24] “祢衡之吊平子”两句：祢衡，字正平，汉末作家，有《吊张衡文》。缛丽，文采富丽。轻清，内容清浅。

[25] “陆机之吊魏武”两句：陆机，字士衡，西晋作家，有《吊魏武帝文》。序巧，序文精巧。文繁，吊辞繁复。

按：这一段论述吊的含义和吊文的流变，评述汉晋各家的吊文。

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未造^[1]；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2]。固宜正义以绳理^[3]，昭德而塞违^[4]，剖析褒贬，哀而有正^[5]，则无夺伦矣^[6]。

【注 释】

[1] 而华辞末造：华丽的吊辞是后来出现的。末造，末世时产生。末，末世，指后代。

[2] “华过韵缓”两句：过，过分。韵，韵律节奏。

[3] 固宜正义以绳理：正义，端正意义。绳理，按一定的标准衡量事理。

[4] 昭德而塞违：昭德，显扬美德。塞违，防止过失。

[5] “剖析褒贬”两句：有所分析并加以褒贬，使情感哀伤而有分寸。

[6] 则无夺伦矣：夺伦，违反常理。伦，这里指吊文的写作要求。

按：这一段指出吊文的写作要求。

赞曰：辞之所哀，在彼弱弄^[1]。苗而不秀，自古斯恻^[2]。虽有通才，迷方失控^[3]。千载可伤，寓言以送^[4]。

【注 释】

[1] 在彼弱弄：弱弄，指年幼爱玩的孩子。弄，游戏。

[2] “苗而不秀”两句：苗而不秀，比喻幼年夭折。秀，开花。恻，极度哀痛。按：以上四句总结哀辞。

[3] 迷方失控：迷失方向，失去控制。指吊文的对象，即上文所概括的“骄贵殒身，狷忿乖道，有志无时，美才兼累”四个方面。

[4] 寓言以送：寓，寄寓。送，追吊。

【解 读】

本篇论述哀和吊两种文体。哀、吊和诔、碑一样，都是与悼念逝者有关的文体，只是悼念的对象有所区别。哀辞多用于幼童，吊文多施于古人。而哀辞的形成与诔文也有密切的关系，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能以寿终者。”刘勰的文体论所以关注哀吊两体，乃是汉魏以来的人生觉悟在审美理念上的转化。“死生亦大矣”，从庄子到东晋王羲之等兰亭修禊，都是

咏叹死生问题的，而魏晋以来的人生无常，更是加重了人们的这种观念。以悲为美的观念不仅在大量的文艺作品中出现，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中收录了许多著名的哀吊之作，而且在刘勰的文体论中也获得彰显。文中提出：“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继承了陆机《文赋》中的观点，表现出对于生命的珍爱与伤逝的痛切。本着这种人文关怀，刘勰此篇对于哀、吊这两种文体作了论述。

关于“哀”的含义，《逸周书·谥法解》说：“短折曰哀。”所谓“短折”，是指未成年而夭亡。此外，“哀”还有哀痛、思念之意。《广雅·释训二》云：“哀，痛也。”《释名》亦云：“哀，爱也。爱乃思念之也。”可见，哀辞本来是用于哀悼夭折者的，以表达痛惜之情为主。不过，哀辞这种文体也用于那些蒙冤而死或由于其他原因未能寿终者，如本篇提到的《诗经·秦风·黄鸟》一诗，哀悼为秦穆公殉葬的“三良”。从文体上说，它是诗，但已具有了哀辞的因素，所以刘勰把它看作“诗人之哀辞”。崔瑗的《汝阳主哀辞》今已不存，但据后人考证，文中所哀的对象汝阳长公主已是成年人，所以刘勰说：“崔瑗哀辞，始变前式。”此外，《文选》卷五十七“哀类”中有潘岳的《哀永逝文》，是哀痛妻子之辞，这些都是哀辞的变体。

哀辞所表达的是一种伤痛、爱惜之情，所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哀辞的作者与哀痛的对象往往有比较深厚的感情。所以，刘勰对于哀辞的体制，特别强调其真情实感，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他说：“隐心而结文则事愜，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这与《情采》篇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的观点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刘勰批评崔瑗的哀辞“怪而不辞”、“仙而不哀”，苏顺、张升的哀辞，“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其心实”（早期的哀辞同诔文相似，是以颂扬为主，所哀的对象以及所述之情往往与作者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哀）；刘勰虽然对于西晋潘岳的人品颇为不屑，但对潘岳的哀辞作品如《金鹿哀辞》、《泽兰哀辞》等则推崇备至：“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这两篇哀辞与他的《皇女诔》在体制和写法上颇为相近，通过描写死者的风姿容貌和聪颖智慧来表达痛惜之情。可见，诔文和哀辞这两种文体除了使用的对象之外，已经没有严格的区别了。

“吊”的本义有不同的说法,《尔雅·释诂》云:“吊,至也。”《说文》则云:“吊,问终也。”总的来说,“吊”有慰问生者和哀悼死者两方面的意思。因此,吊文的对象都是成年人。此外,吊文也可用于某些不幸的事件,如篇中提到的国灾民亡、虐民构敌之类。但是,刘勰在本篇中所论的吊文,主要是指那些对历史人物“追而慰之”,且多有“剖析褒贬”的文章,并列举了四个方面:“或骄傲而殒身,或谄忿而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又通过具体篇目加以印证,如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贾谊的《吊屈原文》、胡广、王粲等人的《吊夷齐文》,祢衡的《吊张衡文》、陆机的《吊魏武帝文》等。

对于吊文的写作,刘勰认为应遵循“古义”,不宜追求华丽的辞藻,既不能像碑文那样一味的称颂美德功业,也不能像哀辞那样只是抒写哀情,而应做到“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这才是吊文应有的体制。刘勰对贾谊的《吊屈原文》评价很高,是“体周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所谓“体周而事核”,是指体制周备(前有序文,后有吊辞),所写之事(屈原的遭遇)符合情理;所谓“辞清而理哀”,是指作品表达了屈原清白耿介,不被世俗所容之理,所以能够得到后人广泛的同情,也有作者自伤身世之意。而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虽然“全为赋体”,但“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刘勰对扬雄、班彪、王粲等人作品的评价,大体上也都是着眼于义理,这与他吊文提出的写作要求是一致的。

史 传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1]？轩辕之世，史有仓颉^[2]，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3]史者，使也；执笔左右^[4]，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5]。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6]，商夏被于诰誓^[7]。洎周命维新^[8]，姬公定法^[9]，三正以班历^[10]，贯四时以联事^[11]。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12]。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13]，宪章散紊，彝伦攸^[14]。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15]，静居以叹凤^[16]，临衢而泣麟^[17]；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18]，因鲁史以修《春秋》^[19]。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20]；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21]。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22]，丘明同时，实得微言^[23]；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24]。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25]。

【注 释】

[1] “开辟草昧”四句：开辟草昧，指开天辟地的蒙昧时代。岁纪，年代。绵邈，久远。载籍，典籍，这里指史籍。

[2] “轩辕之世”两句：轩辕，指黄帝。仓颉，传说中黄帝的史官，曾仿照鸟兽之迹创造了文字。

[3] “《曲礼》曰”两句：史，史官。载笔，拿着笔随时准备记录。《礼记·曲礼上》曰：“史载笔，士载言。”

[4] 执笔左右：拿着笔跟随在君王左右。

[5] “古者左史记言”两句：左史、右史，古代史官分左、右之职。《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6] 唐虞流于典谟：唐虞，指尧舜时代的历史。唐，唐尧。虞，虞舜。流，流传。典谟，指《尚书》中的《尧典》、《大禹谟》等篇。

[7] 商夏被于诰誓：被，记载。诰誓，指《尚书》中的《甘誓》、《汤诰》等篇。

[8] 洎周命维新：洎(jì)，及、到。周命维新，周朝自称受天命而建立。《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9] 姬公定法：姬公，指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武王建立周朝。定法，这里指制定编写史书之法。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春秋》的体例是“周公之垂法”。

[10] 三正以班历：（chōu），抽引、推算。三正，指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正，正月。班历，颁布历法。按：夏朝以孟春为正月（夏历同于今天的农历），商朝以季冬（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仲冬（十一月）为正月。

[11] 贯四时以联事：贯四时，连贯春、夏、秋、冬四时。按：周朝的历史为编年史，按四时记事，故称为“春秋”。

[12] “彰善瘅恶”两句：意为用国史来表彰善，贬斥恶，树立良好的风气。彰，表彰。瘅(dàn)，憎恨。树，树立。风声，风气。按：这两句出自《尚书·毕命》。

[13] “自平王微弱”两句：平王，周平王，周幽王之子（幽王被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代自平王起进入东周，周朝开始衰落）。政不及雅，政治混乱。雅，《诗经》中有《大雅》、《小雅》，这里指《雅》诗所反映的太平盛世。

[14] “宪章散紊”两句：宪章，法度。紊，乱。彝伦，永久不变的伦

理道德。彝，常理。攸（dù），败坏。

[15]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两句：夫子，指孔子。闵，忧虑。斯文，指西周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孔子曾叹息说：“天之将丧斯文也。”（《论语·子罕》）

[16] 静居以叹凤：静居，闲居。叹凤，叹息天下混乱。传说凤凰出现，表示天下太平。《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叹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鸟不至，说明天下混乱，所以孔子哀叹。

[17] 临衢而泣麟：衢，大路。麟，麒麟。《孔丛子·记问》记载，有人猎获一只麒麟，因不识何物，以为不祥，弃之于大路上。孔子听说后前往观看，认出是麒麟，便哭泣说：“麟出则死，吾道穷矣。”古人认为麒麟应在太平盛世出现，现在麒麟出现却被弃而死，孔子感到绝望，所以哭泣。

[18] 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就，跟从。太师，乐官之长。《论语·子罕》记载，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后，订正了《雅》、《颂》的乐曲。《论语·八佾》中又有孔子和鲁国太师论乐的记载。

[19] 因鲁史以修《春秋》：因，依据。鲁史，鲁国的史书。《孟子·滕公文下》：“世衰道微……孔子惧，作《春秋》。”按：《春秋》是最早的一部编年史。

[20] “举得失以表黜陟”两句：黜（chù），降，这里指贬责。陟（zhì），升，这里指赞扬。征，验证。标，表明。

[21] “褒见一字”四句：褒，称赞。逾，超过。轩冕，指高官厚禄。诛，杀戮，这里有惩罚之意。钺（yuè），一种似斧的兵器。按：这几句高度评价了《春秋》一字褒贬的巨大意义。

[22] “然睿旨幽隐”两句：睿，明智。经文，指《春秋》的文字。婉约，含蓄简练。按：《春秋》是五经之一。《征圣》云：“《春秋》一字以褒贬，此简言以达旨也。”

[23] “丘明同时”两句：丘明，指左丘明，与孔子同时，相传作《左氏春秋》。它本是一部独立的编年体史书，汉人用以解释《春秋》，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微言，指《春秋》意蕴深远的语言。

[24] “乃原始要终”两句：原，推究。要终，联系事件的结果。要（yāo），会合。传，解释经书的一种文体，与传记有所不同。

[25] “实圣文之羽翮”两句：羽翮（hé），羽翼，这里指辅助。冠冕，首位。

按：这一段论述史传的含义，以及从初设史官到春秋战国时期史书的编写情况，高度评价了《春秋》、《左传》的创体之功。

及至纵横之世^[1]，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2]。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3]。汉灭嬴项，武功积年^[4]，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5]。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6]；子长继志，甄序帝绩^[7]。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8]；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9]。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10]。故本纪以述皇王^[11]，列传以总侯伯^[12]，八书以铺政体^[13]，十表以谱年爵^[14]，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15]。尔其实录无隐之旨^[16]，博雅弘辩之才^[17]，爰奇反经之尤^[18]，条例踳落之失^[19]，叔皮论之详矣^[20]。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21]，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22]。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23]，儒雅彬彬，信有遗味^[24]。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25]，遗亲攘美之罪^[26]，征贿鬻笔之愆^[27]，公理辨之究矣^[28]。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29]，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30]。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31]，述者宗焉^[32]。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33]，班史立纪^[34]，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35]，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36]。牝鸡无晨，武王首誓^[37]；妇无与国，齐桓著盟^[38]；宣后乱秦，吕氏危汉^[39]；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40]。张衡司史^[41]，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为立纪^[42]，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43]；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44]；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45]？

【注 释】

[1] 及至纵横之世：纵横之世，指战国时代。因其时合纵连横纷起，故称。

[2] “秦并七王”两句：秦灭六国，秦王去掉王号，改称皇帝，故曰“秦并七王”。《策》，指战国时代记载各国历史的简策，后经西汉刘向编定为《战国策》。

[3] “盖录而弗叙”两句：刘向编定《战国策》时按国别编录，不按编年体叙述，并以各国原有的简策为书名。

[4] “汉灭嬴项”两句：嬴，秦王之姓，指秦朝。项，项羽。积年，多年。按：自刘邦起兵反秦到项羽败亡，历时八年。

[5] “陆贾稽古”两句：陆贾，西汉大臣，曾跟随刘邦定天下。稽古，考古。《楚汉春秋》今不存。

[6] “爰及太史谈”两句：爰，于是。太史谈，指太史令司马谈，汉武帝时的史官。世惟执简，指世代担任史官（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7] “子长继志”两句：子长，指司马迁（字子长）。继志，继承父志。甄，审查、鉴别。绩，业绩。

[8] “比尧称典”两句：假如比照《尚书·尧典》而称作典，可是所叙的帝王并不都是圣人，因而《史记》不敢称典。位杂中贤，杂有中等的贤人。

[9] “法孔题经”两句：假如效法孔子的《春秋》而称作经，可是文字又并非出自圣人，因而《史记》也不敢称经。玄圣，指孔子。

[10] “故取式《吕览》”四句：《吕览》，即《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集门客编著而成，中有“八览”，故称《吕览》。刘勰认为，《史记》取法《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形式，把记叙帝王大事的篇章通称为“纪”。纪就是总纲，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按年月记于帝王的本纪之中，因而纪是个宏大的称号。按：范文澜认为：“本纪之名，彦和谓取式《吕览》，恐非。《史记·大宛传赞》两言《禹本纪》，正迁所本耳。”（《文心雕龙注》卷四）

[11] 故本纪以述皇王：《史记》有十二本纪，记述历代帝王事迹和重大事件。

[12] 列传以总侯伯：《史记》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世家记载王侯的历史，这里的“列传”疑为“世家”之误。按：范文澜认为：“本篇不言世家，恐有脱误。疑当据班彪《史记论》作‘本纪以述帝王，世家以总公侯，列传以录卿士’，文始完具。”（《文心雕龙注》卷四）

[13] 八书以辅政体：《史记》有八书，记载典章制度，包括《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铺，陈述。

[14] 十表以谱年爵：《史记》有十表，记载年月大事，如《三代世

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谱，列表叙述。年爵，大事年月和人物爵位。

[15] 而得事序焉：事序，叙事的条理。

[16] 尔其实录无隐之旨：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刘向、扬雄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17] 博雅弘辩之才：博雅，广博雅正。西汉史学家班彪认为，《史记》“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后汉书·班彪传》）。

[18] 爱奇反经之尤：尤，过失。班彪认为，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后汉书·班彪传》）。

[19] 条例踳落之失：体例杂乱不当。踳（chuǎn），乖谬。班彪批评《史记》是“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即不该把项羽列入本纪，陈涉列入世家。

[20] 叔皮论之详矣：叔皮，指东汉史学家班彪（字叔皮），班固之父，曾作《史记后传》数十篇。按：班彪对《史记》的论述见《后汉书·班彪传》。

[21] “及班固述汉”两句：班固，东汉史学家。述汉，指班固编著《汉书》，记述西汉的历史。因循前业，继承前人成果。按：班固对西汉武帝太初以前的历史，多采用《史记》的史料和文字；对太初以后的历史，多采用其父班彪写的《史记后传》。

[22] “观司马迁之辞”两句：看了《史记》，就知道《汉书》的一大半。意为班固借用了《史记》的很多材料。

[23] “其十志该富”两句：《汉书》有十志，包括《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志”相当于《史记》的“书”，《汉书》改称“志”，是因为《汉书》本身已称作“书”。该富，完备丰富。赞序，《汉书》在纪、志、传之后都有一段评论文字，即“赞”；在表之前有“序”，加以说明。

[24] “儒雅彬彬”两句：儒雅，指内容雅正。彬彬，文质兼备。遗味，余味。

[25] “至于宗经矩圣之典”两句：矩圣，取法圣人。矩，画方形的工具，引申为取法。典，雅正。端绪，条理、头绪。

[26] 遗亲攘美之罪：指班固的《汉书》采用了其父班彪《史记后传》

中的内容，但《汉书》中并未说明这一点。遗，抛弃。攘，窃取。

[27] 征贿鬻笔之愆：指接受贿赂为他人祖先立传或作溢美之词。唐代刘知几在他的《史通·曲笔》中说“班固受金而始书”，具体情况不详。鬻，卖。愆（qiān），过失。

[28] 公理辨之究矣：公理，指东汉学者仲长统（字公理），著有《昌言》（原书已佚，后人辑录）。究，穷尽。按：仲长统评论《汉书》的话今不存。

[29] “观夫左氏缀事”两句：左氏，指左丘明的《左传》。缀事，叙事。附经间出，指《左传》附在《春秋》的经文后面间断出现，即一段经文，附一段《左传》文字。按：《左传》本是独立的编年体史书，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

[30] 而氏族难明：《左传》在叙述人物时，往往不言姓氏，同一个人常有不同的称呼；一人之事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年月里，不便详览。

[31] “及史迁各传”两句：史迁，司马迁。区详，区分清楚。按：《史记》首创纪传体，按人分别立传，便于观览。又，“人始区详而易览”一句中，刘永济认为，“区”下有脱字，天启本补“别”字，疑当是“分”字。（《文心雕龙校释》）

[32] 述者宗焉：述者，指继承《史记》体例的后世史家。宗，取法。

[33] “及孝惠委机”两句：孝惠，汉惠帝，汉高祖刘邦之子，在位七年，不理政事，由其母吕后执政。委机，抛弃政事。摄政，代理执政。惠帝死后，吕后临朝听政，长达八年。

[34] 班史立纪：指《史记》有《吕太后本纪》，《汉书》有《高后纪》。

[35] 庖牺以来：庖牺，即伏羲，传说中的三皇之一。

[36] “汉运所值”两句：值，遭逢。法，准则。刘勰认为吕后执政违背伦常，是汉朝国运的不幸。范文澜注：“彦和怵于后世母后临朝，外戚阉宦肆虐，故云违经失实。”（《文心雕龙注》卷四）

[37] “牝鸡无晨”两句：母鸡不报晓，是周武王首先在《牧誓》中规定的。牝（pìn）鸡，母鸡。《尚书·牧誓》是武王在伐纣前说的话，其中以“牝鸡无晨”来比喻女人不能执政，以此攻击纣王宠信妲己。

[38] “妇无与国”两句：与，参与。国，国家大事。《穀梁传·僖公九年》记载，齐桓公与诸侯定盟，盟辞中有“毋使妇人与国事”的话。

[39] “宣后乱秦”两句：宣后，指秦昭王之母宣太后。《史记·穰侯列传》记载，昭王年少时，其母宣太后自治，并重用她的异父弟魏冉把持

朝政。吕后危汉，指吕后摄政时，大封吕氏为王和列侯，又废少帝，连杀三赵王（赵隐王如意、赵幽王友、赵王恢），严重威胁了汉朝政权（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40] “岂唯政事难假”两句：政事难假，政权难以假借于人。名号宜慎，本纪的称号用起来要慎重，即不该给妇人立本纪。

[41] “张衡司史”两句：张衡，东汉学者、作家。司史，指张衡曾任太史令。司，掌管。

[42] “元帝王后”两句：元帝王后，指汉元帝王皇后，王莽之姑。元帝死后，参与朝政多年，历经汉朝四代皇帝，直至王莽篡汉。欲为立纪，张衡认为，西汉末年的大事不该写在《汉书·王莽传》里，应立《元后本纪》加以记载，《王莽传》只应载其篡汉之事。见《后汉书·张衡传》。

[43] “寻子弘虽伪”两句：伪，指不是皇后亲生。按：汉惠帝死后，吕后立少帝，后又废少帝，立刘弘为帝，刘弘非孝惠张皇后亲生，吕后死后，汉朝元老大臣诛吕党，说刘弘不是惠帝子，把他废掉（实际上是怕刘弘替吕家报仇），立刘邦的另一个儿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即位。刘弘虽不是嫡子，但毕竟是惠帝的儿子，刘勰认为，可以为他立本纪。

[44] “孺子诚微”两句：孺子，指刘婴，汉宣帝的玄孙。按：汉平帝死后，王莽为篡权，先立刘婴为帝，因为只有两岁，称为孺子。刘勰认为，孺子刘婴虽然年幼，却是平帝的继承人，可以为他立本纪。

[45] “二子可纪”两句：二子，指刘弘、刘婴。二后，指吕后、元后。

按：这一段重点评述了《史记》和《汉书》的得失，刘勰从浓厚的正统观念出发，反对为女后立纪。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1]。袁、张所制，偏驳不伦^[2]。薛、谢之作，疏谬少信^[3]。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4]，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5]。《阳秋》、《魏略》之属^[6]，《江表》、《吴录》之类^[7]，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8]。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9]，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10]。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11]。陆机肇始而未备^[12]，王韶续末而不终^[13]；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14]；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15]。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16]。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17]。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18]。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19]，虽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20]。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21]。

【注 释】

[1] “至于后汉纪传”两句：东观，东汉宫中藏书和修史之处。按：汉明帝曾令班固等人在此修史，此后又有许多学者陆续在此著史，至灵帝时成书，名为《汉记》（唐代始称《东观汉记》），体例同《汉书》。

[2] “袁、张所制”两句：袁，指袁山松，东晋文人，著有《后汉书》。张，指张莹，东晋文人，著有《后汉南记》。偏驳，片面杂乱。不伦，不合法式。

[3] “薛、谢之作”两句：薛，指薛莹，三国时吴国文人，著《后汉记》。谢，指谢承，也是吴国文人，著《后汉书》。疏谬，粗疏谬误。

[4] “若司马彪之详实”两句：司马彪，西晋文人，著有《续汉书》。华峤，西晋文人，著《后汉书》。

[5] “及魏代三雄”两句：三雄，指魏、蜀、吴三国。互出，相继出现。

[6] 《阳秋》、《魏略》之属：《阳秋》，指东晋孙盛的《魏氏春秋》，晋人避简文帝太后讳，改为《魏氏阳秋》。《魏略》，三国魏人鱼豢（huàn）所著。

[7] 《江表》、《吴录》之类：《江表》，指西晋虞溥的《江表传》。《吴录》，西晋张勃著。按：以上四书均不存，《三国志》等书的注中保存部分残文。

[8] “或激抗难征”两句：激抗，激昂。难征，难以征信。疏阔，粗疏简略。

[9] “唯陈寿《三志》”两句：陈寿，字承祚，西晋史学家。《三志》，指《三国志》。文质辨洽，文质兼备，明辨谐畅。洽，广博而通畅。

[10] “荀、张比之于迁、固”两句：荀，指荀勖。张，指张华。二人均为西晋文人。《华阳国志·后贤志》记载，陈寿著《三国志》后，荀勖、张华非常欣赏，认为司马迁、班固也不足比拟。

[11] “至于晋代之书”两句：晋代史书的编写，隶属于著作郎。著作，即著作郎，晋代史官名，专门负责修史。

[12] 陆机肇始而未备：陆机，字士衡，西晋作家，曾著《晋三祖纪》，作为史书，只开了个头，并不完备。肇，开始。

[13] 王韶续末而不终：王韶，指王韶之，南朝宋代文人，曾著《晋纪》，今不存。续末，指撰写东晋末年历史，但只写到义熙九年，距晋亡还有七年，所以说“不终”。

[14] “干宝述纪”两句：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曾著《晋纪》。审正得序，审定正确而有次序。

[15] “孙盛《阳秋》”两句：孙盛，字安国，东晋学者，著《晋阳秋》。约举，简明扼要。

[16] “按《春秋》经传”两句：《春秋》的经和传，都有写作的凡例。举例发凡，指确立编写史书的体例。《春秋》有五种条例，《左传》有五十凡例。

[17] 莫有准的：没有作为标准的条例。准的，标准。

[18] “至邓粲《晋纪》”两句：邓粲，东晋文人，他的《晋纪》今不存。据《史通·序例》，在邓粲之前，干宝的《晋纪》已经学习《左传》，重立凡例。

[19] “又摆落汉魏”两句：摆脱汉魏史书的影响，效法殷周时代的典籍。宪章，取法。

[20] “虽湘州曲学”两句：湘州，邓粲是长沙人，当时称长沙为湘州。曲学，偏僻乡曲的学者。典谟，指《尚书》。

[21] “及安国立例”两句：安国，指孙盛（字安国）。孙盛修史也有条例。邓氏，邓粲。规，规范。

按：这一段评述东汉、魏晋的史书，特别推崇陈寿的《三国志》。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1]，表征盛衰，殷鉴兴废^[2]。使一代之制^[3]，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4]，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5]，郡国文计^[6]，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7]。阅石室，启金匱^[8]，裂帛，检残竹^[9]，欲其博练于稽古也^[10]。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11]，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12]；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13]。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14]，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15]，事积则起讫易疏^[16]，斯固总会之为难也^[17]。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18]，此又铨配之未易也^[19]。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20]，傅玄讥《后汉》之尤烦^[21]，皆此类也。

【注 释】

[1] “原夫载籍之作也”三句：推究史书的写作，必然要总贯众多的人物并融会各家之说，使之流传千载。载籍，史籍。

[2] “表征盛衰”两句：表征，验证。殷鉴，借鉴。

[3] 使一代之制：制，指典章制度。

[4] 王霸之迹：指帝王诸侯的事迹。按：以仁政使人心归附者为王，以武力征服者为霸。

[5] 史职为盛：史职，史官之职。盛，显要。

[6] 郡国文计：郡国，指汉代地方的郡县和诸侯国。文计，文书簿册。

[7] 欲其详悉于体国也：体国，指全国各地的管理情况。

[8] “阅石室”两句：石室、金匱（guì），指汉代收藏重要图书文献的地方。

[9] “裂帛”两句：收集整理破损的文书，搜检残破的竹简。（chōu），整理。

[10] 欲其博练于稽古也：博练，全面地熟悉。稽古，考核古代历史。

[11] “是立义选言”两句：立义，确立宗旨。选言，选择言辞。则，准则。

[12] “劝戒与夺”两句：劝戒，劝勉和鉴戒。与夺，褒扬和贬抑。

[13] “然后诠评昭整”两句：诠评，解释评价。昭整，明白整齐。苛

滥，烦琐失实。

[14] “然纪传为式”两句：纪传体史书的体式，本纪按年代编写，列传按人物记事。

[15] 岁远则同异难密：年代久远，史料记载有同有异，难以考证细密。

[16] 事积则起讫易疏：有关事件的史料积累较多，其始末经过就容易有所疏漏。

[17] 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总会，汇总，即将分散的史料综合起来，编排整理。

[18] 偏举则病于不周：偏举，涉及数人的事件，只在一人传记中记叙。周，全面。

[19] 此又铨配之未易也：铨配，衡量安排。

[20] 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舛(chuǎn)，差错。滥，失实。《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曾指出“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

[21] 傅玄讥《后汉》之尤烦：傅玄，字休奕，西晋作家，著有《傅子》。《后汉》，指《东观汉记》。据《晋书·傅玄传》记载，傅玄在《傅子》一书中曾对《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详论得失”。按：傅玄所论今不存。

按：这一段提出撰写史书的要求，强调征圣、宗经的原则，指出著史中存在着“总会”和“铨配”的困难。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1]荀况称：“录远略近。”^[2]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3]。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4]，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5]，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6]。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7]，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8]。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9]，逆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10]，吹霜煦露，寒暑笔端^[11]，此又同时之枉论^[12]，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13]，析理居正，唯素心乎^[14]！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15]，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16]；奸慝惩戒^[17]，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18]；若斯之科^[19]，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20]，务信弃奇之要^[21]，明白头讫之序^[22]，品酌事例之条^[23]，晓其大纲^[24]，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25]，负海内之责，而羸是非之尤^[26]。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27]。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28]！

【注 释】

[1] “公羊高云”两句：公羊高，战国齐人，作《春秋公羊传》。“传闻异辞”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意为传闻的事说法不一。

[2] “荀况称”两句：《荀子·非相》中说：“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意为记录远古的事要简略，只记大事，略去小事。刘勰意本此。按：此句疑为“录远略迹”之误，因下文批评相反的做法“录远而欲详其迹”，正与此句相对应。

[3] “盖文疑则阙”两句：史料凡有疑问的宁可空缺不写。信，真实、可靠。

[4] “传闻而欲伟其事”两句：伟，夸张。迹，事迹。

[5] 穿凿傍说：穿凿，附会。傍说，指不可靠的传闻之辞。

[6] “此讹滥之本源”两句：讹滥，错误失实。巨蠹（dù），大害。

[7] “至于记编同时”两句：记编，记录编写。同时，同时代的人和事。诡，欺诈、虚假。

[8] “虽定、哀微辞”两句：定、哀，指鲁定公和鲁哀公（这是《春秋》中最后两个鲁君，与孔子同时）。微辞，用隐微的言辞含蓄地表示批评。孔子记述他们的事迹多用含蓄的带有贬义的言辞，这样做是出于世情利害的考虑。按：《公羊传·定公元年》有“定、哀多微辞”的说法。

[9] “勋荣之家”两句：勋荣，功勋和荣耀。庸夫，庸人。饰，夸赞。

[10] “逆败之士”两句：逆败，困顿失意。逆（zhūn），艰难。令，美好。嗤埋，嘲笑埋没。

- [11] “吹霜煦露”两句：意为任意褒贬。对违败之士吹寒风凝成严霜，对勋荣之家润之以春风雨露。煦，温暖。寒暑，冷暖，这里指褒贬。
- [12] 此又同时之枉论：这又是记载当代历史的歪曲之处。枉，歪曲不正。
- [13] “故述远则诬矫如彼”两句：诬矫，欺骗虚假。回邪，邪曲不正。
- [14] “析理居正”两句：析理，剖析事理。居正，即上文的“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之意。素心，本心，即纯洁公正之心。
- [15] “若乃尊贤隐讳”两句：尊贤隐讳，为尊者、贤者隐讳。尼父，指孔子。《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 [16] 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纤瑕，玉的细微斑点。玷，玷污。瑾瑜，美玉。
- [17] 奸慝惩戒：即“惩戒奸慝”。慝（tè），邪恶。
- [18] “农夫见莠”两句：莠（yǒu），恶草。锄，铲除。
- [19] 若斯之科：科，条文，即上述“尊贤隐讳”、“奸慝惩戒”的原则。
- [20] 寻繁领杂之术：在繁杂的材料中理出头绪，引出纲领。按：这是指对史料的“总会”。
- [21] 务信弃奇之要：务求真实，抛弃奇异。要，要领。
- [22] 明白头讫之序：叙事明白，条理清晰。头讫，开头和结尾。
- [23] 品酌事例之条：品评斟酌事件的安排取舍。条，条例。按：这是指对事件的“铨配”。
- [24] 晓其大纲：大纲，指以上四个方面。
- [25] “然史之为任”两句：史家的任务是综合论述一个时代的历史。弥纶，综合、总括。
- [26] 而羸是非之尤：羸，担负。尤，过失，这里有责难之意。
- [27] “迁、固通矣”两句：通，指学识博通古今。诋，诋毁。
- [28] “若任情失正”两句：任情，凭个人私情。失正，有失公正。殆，危险。

按：这一段批评修史上的两种不良倾向，提出了撰写史书的四条纲要，最后强调著史者的责任重大，不能“任情失正”。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1]。世历斯编，善恶偕总^[2]。腾褒裁贬，万古魂动^[3]。辞宗丘明，直归南、董^[4]。

【注 释】

[1] “史肇轩黄”两句：肇，开始。轩黄，轩辕黄帝。体备，体制完备。周、孔，周公和孔子。按：《尚书》中有周公的作品，《春秋》是孔子所编，史书的体制完备于《尚书》、《春秋》，故云“体备周、孔”。

[2] “世历斯编”两句：世代的经历编成史书，是非善恶都总括在其中。斯编，编成史书。

[3] “腾褒裁贬”两句：腾，宣扬。裁，制裁。魂动，惊心动魄。

[4] “辞宗丘明”两句：史书的文辞应效法左丘明，直书不隐要学习南史氏和董狐。南，指南史氏，春秋时代的史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的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记此事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便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坚持这样写，也相继被杀。南史氏听说太史被杀尽了，便拿着竹简到齐国去，得知太史的第三个弟弟已经写下了此事，而崔杼无可奈何，南史氏这才回去。董，指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要杀赵盾，赵盾逃亡，他的同族兄赵穿杀了晋灵公，赵盾在逃亡中得知此事，便回来复位。太史董狐便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否认。董狐说：“你为正卿，逃亡但不越境，返回又不讨贼，不是你杀的又是谁？”孔子因此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

【解 读】

本篇论述历代史书，包括史书的源流、修史的体例和著史的原则。刘勰所说的“史传”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史传文体，他认为：“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也就是说，“史”是指包括记言和记事在内的史书，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传”不是人物传记，而是指解释经

典的著作。左丘明“创为传体”，他的《春秋左氏传》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刘勰高度评价《左传》是“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因此，刘勰指出：“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

可见，本篇与文体论其他各篇是不同的，因为史书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不是单一的文体，如本纪、列传记载人物言行和相关事件，以叙述为主，属于“笔”；纪传之后往往附有史论、述赞一类的评论文字，富有文采，属于“文”。尽管刘勰在评论史书时也涉及有关写作方面的内容，如称赞班固的《汉书》“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陈寿的《三国志》“文质辨洽”，干宝的《晋纪》“以审正得序”，孙盛的《晋阳秋》“以约举为能”，等等。但总的来看，本篇主要不是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来评论史书，而是从史家的立场评论历代史书在体例和内容上的得失。例如刘勰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例（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与《左传》相比，由于它具有“详而易览”的优点，所以“述者宗焉”；二是指出了它的“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而对于《史记》在史传文学上的成就却不加评论。刘勰又批评《史记》、《汉书》不应该为吕后立本纪，是“违经失实”，反映了他浓厚的正统观念。其见识高下如何姑且不论，这些方面实际上与写作本身并无关系，但却占了很大篇幅。

显然，上述这些评论已经超出了“论文”的范围，作为文论家的刘勰不把重点放在史传文体上，却以史家的身份讨论有关史书的体例和著史的原则，这不免有越俎代庖的嫌疑。所以清人纪昀对此颇有非议，他说：“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学者欲析源流，有刘子玄之书在。”其实从史家的立场看，刘勰还是在行的（参见汇评）。六朝时期私人著史的风气很盛，很多文人都是文史兼通，如东晋的孙盛、干宝，南朝的沈约等都是如此，作为文人的刘勰也不例外。但是，不能否认，未能从文体的角度对史传进行评论的确是本篇最大的不足，所以纪昀的批评不是毫无道理的。尽管如此，刘勰对撰写史书提出的见解，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刘勰认为史书的内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这就对史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就是要“详悉于体国”，“博练于稽古”。

其次，刘勰主张以宗经的原则指导史书的写作，做到“立义选言，宜

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只有这样，才能“诤评昭整，苛滥不作”，这主要是针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而言的。

再次，刘勰指出史书的撰写必须客观公正、按实而书，坚决反对穿凿附会、任意褒贬的做法。穿凿附会主要表现在追述远古历史，史家往往出于猎奇的心理，“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刘勰称之为“讹滥之本源”、“述远之巨蠹”；任意褒贬则表现在记述当代历史，史家往往出于“世情利害”的考虑，对于“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而“逆贬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这显然不是著史者应有的态度，所以刘勰感叹道：“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最后，刘勰针对史书在撰写中存在的“总会之为难”和“铨配之未易”的情况，提出了史家要掌握“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这显然与文章写作有关，在《熔裁》、《附会》等篇中也有专门的论述。可见，本篇兼有史论和文论两方面的因素。

【汇 评】

《史通》专论史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详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编年体、纪传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烦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至如《浮词篇》“夫人枢机之发”至“章句获全”，并《文心》之辞句亦拟之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四）

纪氏讥其“史事非当行，诸子为谰言”，非知言也。今按此篇以“依经”“附圣”为纲领，深得史迁著述之遗意，前已论之矣。而“二难”、“两失”、“四要”，尤得史法之精微。后世子玄作《史通》，盖即此意扩言之者，安可宗子玄而祧彦和哉？其论修史之要，以务信弃奇为主，故首举元圣之经，以为万世之则，而独许左氏“析理居正”，“为圣文之羽翮”。史迁而下，评论尤允。其论史迁也，予之则曰“实录无隐”，讥之则曰“爱奇反经”。论班固也，许之则曰“宗经矩圣”，斥之则曰“征贿鬻笔”。其余如袁、张之“偏驳”，薛、谢之“少信”，《江表》、《吴录》之“难征”

“寡要”，则皆加以非难。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陈寿之“文质辨洽”、干宝之“审正得序”、孙盛之“约举为能”、邓粲之“有心典谟”，则皆所称许。原其立论有宗，故鉴文如镜，乌得妄肆诋诃哉？又当世作史诸家，好奇成癖，《史通》谓《晋史》所本，多小书，若《语林》、《搜神记》、《世说》、《幽明录》是也。《史通》谓沈约“故造奇说”、“好诬前代”，则舍人弃奇之论，尤为典要矣。（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诸子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1]。太上立德，其次立言^[2]。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3]。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4]，腾其姓氏^[5]，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6]，咸其流也。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7]。至鬻熊知道^[8]，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9]。子目肇始^[10]，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11]，爰序《道德》，以冠百氏^[12]。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13]，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

【注 释】

[1] “诸子者”两句：道，指某种政治主张或学说。见（xiàn）志，表现志趣。按：《才略》篇云：“诸子以道术取资。”

[2] “太上立德”两句：太上，最上。立德，树立德行。立言，著书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说“死而不朽”者

有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3] 疾名德之不章：疾，憎恨。章，同“彰”，显扬。

[4] “唯英才特达”两句：特达，超出众人。炳曜，光彩照耀。

[5] 腾其姓氏：腾，显扬。

[6] 风后、力牧、伊尹：风后、力牧，相传为黄帝的二臣。伊尹，商汤的大臣。《汉书·艺文志》有《风后》十三篇，属兵家；《力牧》二十二篇，属道家（以上两书均为后人伪托）；《伊尹》五十一篇，属道家；又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属小说家。

[7] “篇述者”三句：篇述，指托名风后、力牧的篇章著述。战代，战国时代。

[8] 至鬻熊知道：鬻（yù）熊，楚的先祖，周文王之师。知道，懂得道。

[9] “余文遗事”两句：余文遗事，流传下来的文辞和事迹。《汉书·艺文志》有《鬻子》二十二篇，属道家。

[10] 子目肇始：以“子”为名的书由此开始出现。

[11] “及伯阳识礼”两句：伯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

[12] “爰序《道德》”两句：爰，于是。序，这里是著述的意思。《道德》，《道德经》，即《老子》。百氏，指诸子百家。

[13] “然则鬻惟文友”两句：文，周文王。李，指老子。

按：这一段论述子书的性质和起源。

逮及七国力政，俊义蜂起^[1]。孟轲膺儒以磬折^[2]，庄周述道以翱翔^[3]，墨翟执俭确之教^[4]，尹文课名实之符^[5]，野老治国于地利^[6]，驺子养政于天文^[7]，申、商刀锯以制理^[8]，鬼谷唇吻以策勋^[9]，尸佼兼总于杂术^[10]，青史曲缀以街谈^[11]。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履禄而余荣矣^[12]。

暨于暴秦烈火，势炎昆冈^[13]，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14]。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15]，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16]，杀青所编^[17]，百有八十余家矣。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18]，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19]。

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20]，述道言治，枝条五经^[21]。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22]。《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23]；《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24]；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25]；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26]；《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27]，《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28]；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29]。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30]，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31]。殷《易》如兹，况诸子乎！

至如商、韩，六虱、五蠹^[32]，弃孝废仁，药之祸^[33]，非虚至也。公孙之白马、孤犊^[34]，辞巧理拙，魏牟比之鸱鸟^[35]，非妄贬也。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36]。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37]，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38]。

【注 释】

[1] “逮及七国力政”两句：力政，即力征，以武力互相征伐。俊义(yì)，有杰出才能的人。

[2] 孟轲膺儒以髻折：孟轲，即孟子，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膺，服膺、信服。髻折，弯腰如髻之形，形容虔诚恭敬。髻，一种打击乐器，形如曲尺。《汉书·艺文志》有《孟子》十一篇。

[3] 庄周述道以翱翔：庄周，即庄子，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述

道，阐述道家学说。翱翔，形容庄子的思想逍遥奔放。《汉书·艺文志》有《庄子》五十二篇。

[4] 墨翟执俭确之教：墨翟（dí），即墨子，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俭确，节俭刻苦。《汉书·艺文志》有《墨子》七十一篇。

[5] 尹文课名实之符：尹文，战国时期名家学者。课，考核。符，相符。《汉书·艺文志》有《尹文子》一篇，属于名家。

[6] 野老治国于地利：野老，农民，实际上是隐者。《汉书·艺文志》有《野老》十七篇，属于农家。农家学派主张国君也要和农民一起种田，在耕种中治理国家。

[7] 驺子养政于天文：驺子，即邹衍，战国时期阴阳家，主张阴阳五行学说。养政，为政。天文，指天地自然、阴阳五行等。《汉书·艺文志》有《驺子》四十九篇。

[8] 申、商刀锯以制理：申，指申不害；商，指商鞅。二人均为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刀锯，刑具，指严酷的刑罚。《汉书·艺文志》有《申子》六篇，《商君》二十九篇。

[9] 鬼谷唇吻以策勋：鬼谷，鬼谷子（因隐居于鬼谷而得名），战国时期纵横家代表人物，相传是苏秦、张仪之师。按：鬼谷子的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隋书·经籍志》有《鬼谷子》三卷。

[10] 尸佼兼总于杂术：尸佼（jiǎo），战国时期杂家学者。兼总，兼采儒、墨、名、法各家学说。《汉书·艺文志》有《尸子》三十篇，属杂家。

[11] 青史曲缀以街谈：青史子，战国时期小说家。曲缀，琐细的辑录。街谈，指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汉书·艺文志》有《青史子》五十七篇，属小说家。

[12] “并飞辩以驰术”两句：发挥论辩的才能，驰骋各自的学说，尽享高官厚禄，留下了名声。脍，饱。

[13] “暨于暴秦烈火”两句：暨，及、到。暴秦烈火，指秦始皇焚书。势炎昆冈，如火烧昆仑那样玉石俱焚。《尚书·胤征》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14] 不及诸子：没有烧诸子之书。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百家语”（即诸子书）也在被烧之列，刘勰此说可能是采用东汉王充《论衡》的说法。《论衡·书解》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

[15] “逮汉成留思”两句：汉成，指汉成帝。留思，留意典籍。按：汉成帝曾派人到各地征集古籍，并命刘向整理校订。讎（chóu），校勘

文字。

[16] “于是《七略》芬菲”两句：《七略》，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先后整理图书，由刘歆最后编定而成的图书分类著作。共分七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芬菲，花草茂盛，比喻收录的著作很多。九流，指九个学派，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鳞萃，聚集、荟萃。

[17] 杀青所编：杀青，写定。按：古人在竹简上写字，先用火烘烤青竹简，去掉水分，以便于书写和保存。

[18] 谰言兼存：谰（lán）言，诬妄之言，即没有根据的话。

[19] “类聚而求”两句：分类聚集起来，也可以装满车箱，光彩照耀。箱，车箱。軫，车后横木，代指车。

[20] 本体易总：本体，指庄子著作的基本内容。

[21] 枝条五经：五经的枝条。

[22] “其纯粹者入矩”两句：入矩，符合五经的规范。踳（chuǎn）驳，即“舛驳”，乖谬驳杂。出规，越出经书的规范。

[23] “《礼记·月令》”两句：《吕氏》，指《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取自《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

[24] “《三年问》丧”两句：《三年问》，《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三年问》中关于三年之丧的部分原本出自《荀子·礼论》。

[25] “若乃汤之问棘”两句：棘，亦称夏革，传为商汤时的贤人。《列子·汤问》中记夏革（棘）对汤说：有一种小虫叫做焦螟，群居在蚊子的眼睫毛上，蚊子并不能感觉到，听觉最灵的师旷也听不到一点声音，而黄帝与容成子修道后，就能听到这种小虫发出的“雷霆之声”。

[26] “惠施对梁王”两句：惠施，战国时期梁国之相。梁王，即魏惠王，因后来迁都大梁，故亦称梁惠王。《庄子·则阳》中说，惠施向梁王推荐戴晋人（魏国贤者），戴晋人对梁王说，蜗牛左角上有触氏国，右角上有个蛮氏国，两国为争地而战，死了数万人。

[27] 《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列子》，相传是战国时期列御寇的著作，今本《列子》是魏晋人伪托的。移山，指愚公移山的事。跨海，指龙伯国的巨人身材高大，几步就可以跨过大海到达方丈、蓬莱等山（见《列子·汤问》）。

[28]《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淮南》，指《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和门客集体编写而成，《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29] 混洞虚诞：杂乱空虚，荒诞不经。

[30] “按《归藏》之经”两句：《归藏》，传为《易》的一种。夏代的叫《连山》，商代的叫《归藏》，周代的叫《周易》。大明迂怪，大讲荒诞之事。迂怪，荒诞而不切事理。

[31] “乃称羿毙十日”两句：《归藏》中有“昔者羿善射，（bì）十日，果毙之”以及“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的传说。

[32] “至如商、韩”两句：商，指商鞅及其著作《商君书》。韩，指韩非及其著作《韩非子》。二人均为法家代表人物。弃仁废孝，背弃了仁义和孝道。六虱，六种害虫，比喻危害政治的六种事物，如礼乐、诗书、孝悌、诚信等（见《商君书·靳令》）。五蠹，五种蛀虫，比喻危害国家的五种人（见《韩非子·五蠹》）。

[33] 药之祸：车裂毒死之祸。（huàn），车裂人的酷刑。按：商鞅被杀，用车撕裂尸体；韩非被李斯用毒药毒死。

[34] 公孙之白马、孤犊：公孙，指公孙龙，战国时期诡辩家。《列子·仲尼》记载，公孙龙曾对魏王说：“白马非马，孤犊未尝有母。”犊，小牛。

[35] 魏牟比之鸱鸟：魏牟，魏公子牟。《庄子·秋水》中说，公子牟讥讽公孙龙为浅井之蛙。鸱（xiāo）鸟，恶鸟的鸣声。按：原文为“井蛙”，可能是刘勰误记。

[36] “昔东平求诸子、《史记》”两句：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宣帝之子东平王向汉成帝求《史记》和诸子书，成帝问大将军王凤，王凤主张不宜给诸侯王。

[37] “然洽闻之士”两句：洽闻，见闻广博。撮，聚集。

[38] “极睇参差”两句：睇（dì），观看、浏览。参差，指各派学说的差异。学家之壮观，意为可以开阔学者的视野。

按：这一段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内容，分为纯粹者和踳驳者两类。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1]；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2]；列御寇之书^[3]，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4]；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5]；尸佼、尉繚，术通而文钝^[6]；鹖冠绵绵，亟发深言^[7]；鬼谷眇眇，每环奥义^[8]；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9]；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10]；慎到析密理之巧^[11]，韩非著博喻之富^[12]；《吕氏》鉴远而体周^[13]，《淮南》泛采而文丽^[14]，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15]。

【注 释】

[1] 理懿而辞雅：懿，美好。雅，雅正。

[2] “管、晏属篇”两句：管，指管子，春秋时齐桓公之相。《汉书·艺文志》有《管子》八十六篇，属于儒家。晏，晏婴，春秋时齐国大夫。《汉书·艺文志》有《晏子》八篇，属于儒家。属（zhǔ），写作。

[3] 列御寇之书：列御寇，战国时期道家学者。列御寇之书，即《列子》。

[4] “邹子之说”两句：邹子，邹衍。心奢，指文思夸张。

[5] “墨翟、随巢”两句：墨翟，即墨子。随巢，墨子的弟子。《汉书·艺文志》有《随巢子》六篇，属于墨家。意显而语质，意义明显，语言质朴。

[6] “尸佼、尉繚”两句：尸佼、尉繚，战国时期杂家学者。《汉书·艺文志》有《尉繚》二十九篇。术通而文钝，道术精通，文辞钝拙。

[7] “鹖冠绵绵”两句：鹖（hé）冠，即鹖冠子，春秋时隐士，姓名不详，以鹖羽为冠，故称。《汉书·艺文志》有《鹖冠子》一篇，属于道家。亟（qì），屡次。

[8] “鬼谷眇眇”两句：鬼谷，鬼谷子。眇眇，思理深远。环，萦绕。奥义，深义。

[9] “情辨以泽”两句：辨，明辨。泽，润泽。文子，春秋时学者，老子的弟子。《汉书·艺文志》有《文子》九篇，属于道家。

[10] “辞约而精”两句：约，简约。精，精当。尹文，战国时期名家学者。

[11] 慎到析密理之巧：慎到，战国时期学者。《汉书·艺文志》有

《慎子》四十二篇，属于法家。

[12] 韩非著博喻之富：博喻，比喻丰富。按：指《韩非子》中的《说林》、《储说》等篇。

[13] 《吕氏》鉴远而体周：《吕氏》，指《吕氏春秋》。鉴远，见识深远。

[14] 《淮南》泛采而文丽：《淮南》，指《淮南子》。泛采，博采众说。

[15] “斯则得百氏之华采”两句：百氏，百家。大略，大概。

按：这一段论述先秦诸子之文的风格特色。

若夫陆贾《新语》^[1]，贾谊《新书》^[2]，扬雄《法言》^[3]，刘向《说苑》^[4]，王符《潜夫》^[5]，崔寔《政论》^[6]，仲长《昌言》^[7]，杜夷《幽求》^[8]，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9]，彼皆蔓延杂说^[10]，故入诸子之流。

【注 释】

[1] 若夫陆贾《新语》：陆贾，西汉初学者，著有《新语》二十三篇，属于儒家。

[2] 贾谊《新书》：贾谊，西汉作家，著有《新书》五十八篇，属于儒家。

[3] 扬雄《法言》：扬雄，西汉作家，著有《法言》十三篇，属于儒家。

[4] 刘向《说苑》：刘向，西汉学者，著有《说苑》、《新序》，属于儒家。

[5] 王符《潜夫》：王符，东汉学者，著有《潜夫论》。

[6] 崔寔《政论》：崔寔（shí），东汉学者，著有《政论》。

[7] 仲长《昌言》：仲长，仲长统，东汉学者，著有《昌言》。

[8] 杜夷《幽求》：杜夷，东汉学者，著有《幽求子》。

[9] “博明万事为子”两句：广泛地阐明各类事物为“子”，主要辨明

某一道理的为“论”。适（dí），主要、只。

[10] 彼皆蔓延杂说：这些都是牵连到各种事物的杂说。

按：这一段说明把两汉杂说归入诸子的原因。

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1]；两汉以后，体势浸弱^[2]，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3]；此远近之渐变也^[4]。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5]。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6]，金石靡矣，声其销乎^[7]！

【注 释】

[1] “故能越世高谈”两句：越世，超越当代。自开户牖，自成一家。

[2] 体势浸弱：浸，逐渐。

[3] “虽明乎坦途”两句：坦途，指儒学而言。类，大多。依采，依傍采纳。

[4] 此远近之渐变也：远，指春秋战国时代。近，指汉代以来。

[5] “身与时舛”两句：舛（chuǎn），不合。申，伸张。

[6] “标心于万古之上”两句：标，表现。送怀，寄托怀抱。

[7] “金石靡矣”两句：靡，磨灭。销，消亡。

按：这一段论述从先秦到两汉以来诸子学说的演变，感叹其立言不朽。

赞曰：丈夫处世，怀宝挺秀^[1]。辩雕万物，智周宇宙^[2]。立德何隐，含道必授^[3]。条流殊述，若有区囿^[4]。

【注 释】

[1] “丈夫处世”两句：怀宝，指拥有学问。挺秀，挺拔俊秀。

[2] “辩雕万物”两句：辩，指宏辩之才。雕，雕饰。周，遍及。

[3] “立德何隐”两句：何隐，何须隐藏。授，传授。

[4] “条流殊述”两句：条流，各种流派。殊术，不同的表述。区囿，范围、区域。

【解 读】

本篇论述诸子之文，以先秦为主，兼及两汉。诸子是指先秦时期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家，也用来指他们的著作。诸子以各自的学说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宝库，与传统经学相补充，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诸子的学说往往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发，其内容以“述道言治”为主，是“入道见志之书”。在今天看来，诸子之文大都属于论说类文体。但刘勰却认为，“子”和“论”是有区别的，所谓“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子书的内容“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蔓延杂说”，所以应归入诸子之流。

但是，从文体分类的角度来看，这种理由并不一定正确。刘歆在《七略》中第一次把图书作了分类，除了“六艺略”、“诗赋略”、“兵书略”等之外，“诸子略”也是其中之一。可见，刘勰把“诸子”列为一类是受了目录学的影响。这种分类虽然与文体无关，但却可以看出他对子书的重视程度。在本篇开头，他从立言不朽的角度出发，高度评价了诸子及其著作，“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在本篇结尾，还充分肯定了先秦诸子的“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他们“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可见，在刘勰看来，子书的地位虽不及经典，但仍然要高于一般的论说文章，表现出刘勰开放的胸襟和气度。另外，从子书的产生来看，它与经书一样久远。先秦诸子当中的鬻子、老子曾与周文王、孔子有过交往，所谓“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文王和孔子都是儒家的圣人，文王演《周易》，孔子编六经，他们对经典的确立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作为圣人师友的鬻子和老子，当然也是贤士。所以刘勰说：“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

春秋战国时代，私学兴起，百家争鸣，这是诸子之学最为活跃的时期。《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认为它们“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刘勰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认为诸子之书是

“枝条五经”，并对孟轲、庄周等诸子十家之书作了全面的评述。在刘勰看来，子书的思想内容虽有“纯粹者”和“踳驳者”之别，但除了那些夸张怪诞、弃仁废孝的内容之外，各家各派都有可取之处。所以“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指出了学者对待子书所应采取的态度，这种见解是非常通达的。

本篇还总结了诸子之文在写作上各自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与他们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的。如孟子“膺儒以譬折”，故其文“理懿而辞雅”；墨子“执俭确之教”，故其文“意显而语质”；列子之书有“移山跨海之谈”，故其文“气伟而采奇”，等等。对于诸子的评价，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往往只是重视其源流派别及思想内容方面，很少涉及文学上的成就。与刘勰同时的萧统在《文选序》中曾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因而《文选》对于诸子之文摒弃不录，这与刘勰的杂文学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刘勰能够在思想流派之外，注意到诸子文章在义理辞采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很有眼光的。

【汇 评】

纪昀评曰：“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调入，故不能有所发挥。”

案纪氏此说亦误。柳子厚谓“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彦和论文，安可不及诸子耶！（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四）

舍人此篇，以“入道见志”四字皋牢诸子，可谓知要。盖诸子之学，上焉者入道，下焉者明志。其间复有纯驳之异，邪正之别，辨章匪易。舍人之意，大抵扬战国而抑汉晋。战国诸子，学有本源，文非苟作，虽各得大道之一端，而皆六经之枝条也。汉代已逊其宏深，魏晋尤难与比数。（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论 说

圣哲彝训曰经^[1]，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2]。昔仲尼微言^[3]，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4]；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5]；《六韬》二论^[6]，后人追题乎！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7]：陈政，则与议说合契^[8]；释经，则与传注参体^[9]；辨史，则与赞评齐行^[10]；论文，则与叙引共纪^[11]。故议者直言，说者说语^[12]，传者转师，注者主解^[13]，赞者明意，评者平理^[14]，序者次事，引者胤辞^[15]；八名区分，一揆宗论^[16]。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17]。

是以庄周《齐物》^[18]，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19]；至石渠论艺^[20]，白虎讲聚^[21]，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22]。及班彪《王命》^[23]，严尤《三将》^[24]，敷述昭情，善入史体^[25]。魏之初霸，术兼名法^[26]；傅嘏、王粲，校练

名理^[27]。迄至正始，务欲守文^[28]；何晏之徒，始盛玄论^[29]。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30]。详观兰石之《才性》^[31]，仲宣之《去伐》^[32]，叔夜之《辨声》^[33]，太初之《本无》^[34]，辅嗣之《两例》^[35]，平叔之《二论》^[36]，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37]，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38]；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39]；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40]；夷甫、裴 ，交辨于有无之域^[41]；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42]；贵无者，专守于寂寥^[43]；徒锐偏解，莫诣正理^[44]。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45]？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46]；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47]。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48]；孔融《孝廉》^[49]，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50]；才不持论，宁如其已^[51]。

【注 释】

[1] 圣哲彝训曰经：圣人所讲的常理叫做经。彝训，恒久不变的道理。

[2] “论者”四句：论，就是有条理。道理讲得有条理而没有差错，那么圣人的思想就不会丧失。

[3] 昔仲尼微言：仲尼，孔子的字。微言，精微之言。

[4] “故抑其经目”两句：意为谦虚不敢称之为经，而称为《论语》。抑，贬抑。经目，以经为名目。这里的“经”为动词。

[5] “自《论语》以前”两句：在《论语》以前，经书没有用以“论”作为书名或篇名的。

[6] 《六韬》二论：《六韬》传为周代吕望（姜太公）所著之兵书。二论，指《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见《后汉书·何进传》李贤注。按：今本《六韬》没有这两个篇名。

[7] “详观论体”两句：详细考察“论”这种文体，它的分支有多种。

条流，分支别派。

[8] “陈政”两句：陈述政事的，就与议和说相符。合契，符合、一致。

[9] “释经”两句：解释经书的，便与传和注相近。参体，指体例上相互参照。

[10] “辨史”两句：辨析历史的，就与赞和评并列。齐行（háng），并列、同类。

[11] “论文”两句：评论文章的，则与序和引同类。叙，同“序”，序言。引，引言。同纪，同类。纪，法度、准则。

[12] “故议者宜言”两句：所以“议”是说话适宜，“说”是话语动听。说语，即“悦语”。

[13] “传者转师”两句：“传”就是转述老师之言，“注”是以解释为主。

[14] “赞者明意”两句：“赞”就是使意义明显，“评”就是公平地说理。

[15] “序者次事”两句：“序”就是依次叙事，“引”就是引申之辞。胤（yìn），继承、延续。

[16] “八名区分”两句：八种名称虽然不同，但道理一样，都属于论体。一揆（kuí），同一道理。宗论，以论为宗。

[17] “论也者”三句：论，就是综合各种说法，深入地研究某一事理。弥纶，综合、整理。

[18] 庄周《齐物》：庄子的书中有《齐物论》一篇。

[19] “不韦《春秋》”两句：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时秦相，集门客编成《吕氏春秋》。六论，指《吕氏春秋》中的《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

[20] 石渠论艺：据《汉书·宣帝纪》记载，西汉甘露三年，汉宣帝召集儒生在石渠阁讨论五经的异同。艺，原指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又称六经，因《乐经》失传，故这里指五经。

[21] 白虎讲聚：据《后汉书·章帝纪》记载，东汉建初四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大臣和儒生，讲论五经。

[22] “述圣通经”两句：“（石渠论艺”和“白虎讲聚”都是）讲述圣人之言，疏通五经之理，这些是各家论文中的正体。

[23] 及班彪《王命》：班彪，字叔皮，东汉作家，有《王命论》，载《汉

书·叙传》、《文选》卷五十二。《后汉书·班彪传》：“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悟。”

[24] 严尤《三将》：严尤，原名庄尤，字伯石，西汉末王莽时将军，因避汉明帝讳改名严尤，有《三将军论》，已佚，只存残文两条，见《全后汉文》卷六十一。

[25] “敷述昭情”两句：陈述情理，清楚明白，并善于运用史论的形式。按：班彪、严尤都善于引证史实，如《王命论》引刘邦历史，说明他得到天命；《三将军论》引乐毅、白起历史，反对王莽穷兵黩武。

[26] “魏之初霸”两句：初霸，初建王霸之业。术兼名法，曹操执政，喜好刑名之学，讲究循名责实，重视法治。

[27] “傅嘏、王粲”两句：傅嘏（gǔ），字兰石，三国时魏国文人。王粲，字仲宣，汉末作家。校练名理，指傅嘏、王粲的论文能熟练的考核名实之理。

[28] “迄至正始”两句：正始，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8年）。守文，指遵守魏初提倡老庄刑名之学的做法。刘师培在《魏晋文学之变迁》一文中说：“王弼、何晏之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

[29] “何晏之徒”两句：何晏，字平叔，三国时魏国学者，玄学的代表人物。玄论，玄学。

[30] “于是聃周当路”两句：聃（dān），老子名聃。周，庄子名周。尼父，指孔子（字仲尼）。争途，争夺在思想领域的地位。途，道路。

[31] 详观兰石之《才性》：兰石，傅嘏的字。《才性》，指他的《才性论》，今不存。

[32] 仲宣之《去伐》：《去伐》指王粲的《去伐论》，今不存。

[33] 叔夜之《辨声》：叔夜，嵇康的字。《辨声》，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34] 太初之《本无》：太初，夏侯玄的字，三国时魏国学者，有《本无论》，今不存。

[35] 辅嗣之《两例》：辅嗣，王弼的字，三国时魏国学者，玄学的代表人物。《两例》，指他的《易略例》上下两篇。按：“两例”疑当作“略例”。

[36] 平叔之《二论》：平叔，何晏的字，三国时魏国学者。据《世说

新语·文学》载，何晏曾作《道德》二论。

[37] “并师心独见”两句：师心，独出心裁。锋颖，笔锋锐利。

[38] 至如李康《运命》：李康，字萧远，三国魏国文人，有《运命论》。《论衡》，东汉学者王充所著，这里指《论衡》中的《逢遇》、《累害》等篇论述命运的内容。过之，指艺术性方面超过《论衡》。

[39] 陆机《辨亡》：陆机，字士衡，西晋文学家，有《辨亡论》。《过秦》，指西汉作家贾谊的《过秦论》。按：李康和陆机两文载《文选》卷五十三。

[40] “次及宋岱、郭象”两句：宋岱，西晋学者，据《隋书·经籍志》，他有《周易论》一卷，今不存。郭象，字子玄，西晋学者，玄学代表人物，有《庄子注》。几神，精微神妙。意为郭象等人思维敏锐，深入到精微玄妙的境界。

[41] “夷甫、裴”两句：夷甫，王衍的字，西晋学者。裴，字逸民，西晋学者，著有《崇有论》。有无之域，指玄学中的“贵无”和“崇有”两派。王衍等人根据《老子》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说法，主张“贵无”；裴反对当时盛行的贵无论，认为无不能生有，是崇有派。

[42] “然滞有者”两句：崇尚“有”的一派，拘泥于有形而实用的事物。

[43] “贵无者”两句：以“无”为贵的一派，只守着无声无形的空虚之说。按：《老子》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魏源《老子本义》第二十一篇：“寂兮，无声；寥兮，无形也。”

[44] “徒锐偏解”两句：只是追求片面的解释，而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诣，到达。

[45] “动极神源”两句：动极，探究到极致。神源，神理之源，指最高的理论。般若（bō rě）：佛教术语，指最高的智慧。绝境，最高境界。按：当时佛教的理论糅合玄学，其影响在东晋后期超过了玄学，僧肇批判了玄学和“六家七宗”的学说，认为世间万物皆“非有非无，非实非虚”（《般若无知论》），用般若学说，力图解决玄学中本末、有无的矛盾。刘勰因为是佛教中人，故而扬佛抑玄。

[46] “逮江左群谈”两句：江左，指东晋。按：玄谈之风在东晋最盛，内容以老庄思想为主。《宋书·谢灵运传论》云：“有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词，义殫乎此。”（“柱下”：指老子，他做过柱下史；“七篇”：《庄子》内篇，代指《庄子》）

[47] “虽有日新”两句：虽然常有新的观点，但大多是引申前人的论点而已。绪，余绪。按：《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48] “至如张衡《讥世》”两句：张衡，字平子，东汉作家，《讥世论》今不存。俳（pái）说，指游戏文字。

[49] 孔融《孝廉》：孔融，字文举，汉末作家，《孝廉论》今不存。

[50] “曹植《辨道》”两句：曹植有《辨道论》，指斥方士神仙不死之说是虚妄的，罗列了许多事实，所以“体同书抄”。

[51] “才不持论”两句：虽有才能，却不能正确地论述事理，那就宁可可不写。已，停止。按：这两句一作“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按：这一部分说明“论”的含义、类别，评述先秦至魏晋以来的论体之特点。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1]，穷于有数，迫于无形^[2]，钻坚求通，钩深取极^[3]；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4]。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5]；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6]；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7]；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8]。斤利者，越理而横断^[9]；辞辨者，反义而取通^[10]；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11]。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12]！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13]，杂文虽异，总会是同^[14]。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15]；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16]；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17]。若毛公之训《诗》^[18]，安国之传《书》^[19]，郑君之释《礼》^[20]，王弼之解《易》^[21]，要约明畅，可为式矣^[22]。

【注 释】

[1] “原夫论之为体”两句：考察“论”这种文体，是用来辨明是非的。原，推究、考察。然否，是非。

[2] “穷于有数”两句：对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并追究抽象的道理。有数，有形的事物，这里指具体的问题。无形，指抽象的道理。

[3] “钻坚求通”两句：钻研难题以求贯通，深入探求获得最终结论。钻坚，钻研难题。钩深，深入探求。

[4] “乃百虑之筌蹄”两句：（这）是表达各种思想的手段，衡量万事万物的工具。筌蹄，指工具。

[5] “故其义贵圆通”两句：所以道理贵在周全而通达，言辞避免支离破碎。圆通，原为佛家语，意为无偏颇和障碍，这里指说理全面通达。

[6] 弥缝莫见其隙：弥缝，弥补、缝合。隙，缝隙、漏洞。

[7] 敌人不知所乘：使论敌无机可乘。

[8] “是以论如析薪”两句：因此写论文如同劈木柴，贵在能顺着木的纹理劈开。

[9] “斤利者”两句：斧子锋利，往往不顺其纹理而横断木柴（比喻强词夺理）。

[10] “辞辨者”两句：巧于言辩者，能违反正理而自圆其说。反义，违反正理。

[11] “览文虽巧”两句：看起来言辞很巧妙，但考查实际情况，就会发现是虚妄的。

[12] “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两句：只有君子才能以正理征服天下人之心，怎么可以歪曲立论呢？按：《周易·同人卦·彖辞》：“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13] “若夫注释为词”两句：至于注释经典的文字，是分散开来的论体。意为注释也是论。

[14] “杂文虽异”两句：注文与原文相杂，看起来有别于论，但汇总起来就与论相同了。

[15] “若秦延君之注‘尧典’”两句：秦延君，西汉儒生。据桓谭《新论·正经》说，秦延君注《尚书》，解释《尧典》这个篇名，两个字就用了十余万言。

[16] “朱普之解《尚书》”两句：据《后汉书·桓郁传》说，东汉儒生朱普作《尚书章句》，用了四十万字。刘勰说“三十万言”，可能是“四

十万言”之误。

[17] “所以通人恶烦”两句：通人，通达古今的学者。恶（wù）烦：讨恶其烦琐。章句，指解释经书的章节句读。按：《论衡·超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可见，章句之学只是末流，往往为人诟病，如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后汉书·王充传》）。东汉以来，“不为章句”者大有人在，如扬雄、班固、桓谭等。

[18] 若毛公之训《诗》：毛公，指毛亨，西汉学者，曾注释《诗经》。训，解释。

[19] 安国之传《书》：安国，指孔安国，字子国，西汉学者，有《古文尚书传》。按：此书已佚，刘勰所看到的是东晋梅赜伪托的《古文尚书传》。

[20] 郑君之释《礼》：郑君，指郑玄，字康成，东汉学者。《礼》，指《周礼》、《仪礼》、《礼记》。

[21] 王弼之解《易》：据《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王弼曾注《周易》。

[22] “要约明畅”两句：简要精炼，明白晓畅，可以作为注释的典范。

按：这一段指出论体的写作要领，附论注释与论体的异同。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悖^[1]；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2]。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3]，太公以辨钓兴周^[4]，及烛武行而纾郑^[5]，端木出而存鲁^[6]：亦其美也。

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7]；从横参谋，长短角势^[8]；转丸骋其巧辞^[9]，飞钳伏其精术^[10]。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11]。六印磊落以佩^[12]，五都隐赈而封^[13]。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14]，酈君既毙于齐镬^[15]，蒯子几入乎汉鼎^[16]；虽复陆贾籍甚^[17]，张释傅会^[18]，杜钦文辨^[19]，楼护唇舌^[20]，颉颃万乘之阶^[21]，抵戏公卿之席^[22]；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泝洄矣^[23]。

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24]，不专缓颊，亦在刀笔^[25]。范雎之言事^[26]，李斯之止逐客^[27]，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28]，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29]，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30]。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聘而罕遇也^[31]。

【注 释】

[1] “说者”三句：说，就是喜悦，“说”字从“兑”，《兑卦》在《周易》中象征口舌，所以说辞要让人喜悦。按：《周易·说卦》：“兑……为口舌。”资，凭借。怿（yì），喜悦。

[2] “过悦必伪”两句：但过分讨人喜悦就必定虚伪，所以舜因谗言太多而震惊。按：《尚书·舜典》：“帝曰：‘龙，朕堯（jí）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郑玄注：“言我疾谗说绝君子之行而动惊我众，欲遏绝之。”（堯：憎恨。纳言：喉舌之官。）

[3] 伊尹以论味隆殷：伊尹，名摯，商汤之臣。论味，据《吕氏春秋·本味》说，伊尹曾用烹调方法向商汤说明治理国家的道理。隆，兴起。

[4] 太公以辨钓兴周：太公，即吕望，为周文王赏识，后助武王伐纣，是周代的开国功臣。辨钓，传为吕望所写的《六韬·文师》篇中，用钓鱼的道理向周文王比喻治理国家的方法。

[5] 及烛武行而纾郑：烛武，即烛之武，春秋时郑国大夫。《左传·僖公三十年》载，秦、晋围困郑国，郑文公派烛之武去说服秦穆公，使秦军退去，保全了郑国。纾（shū），解救。

[6] 端木出而存鲁：端木，指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春秋时齐国田常伐鲁，子贡前往说服田常转攻吴国，保全了鲁国。

[7] “暨战国争雄”两句：暨，到。辨士，善辩之士，指战国时游说各国的策士。

[8] “从横参谋”两句：从横，即纵横，是战国时期两种对立的斗争策略。六国联合抗秦叫合纵，秦国分别与六国联合叫连横。按：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参谋，参与谋划。长短角势，比较形势的优劣长短，并运

用各种谋略来进行较量。角，较量。

[9] 转丸骋其巧辞：转丸，《鬼谷子》有《转丸》篇，已佚。这里用来比喻说辞圆转流利。

[10] 飞钳伏其精术：飞钳，《鬼谷子》有《飞钳》篇，讲如何以说辞影响和控制对方。这里用来比喻辩说的技巧和谋略。伏，隐伏。

[11] “一人之辨”四句：指平原君门客毛遂说服楚王与赵国结盟之事。《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平原君赵胜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九鼎，相传为夏禹用九州的青铜铸成九个鼎，夏商周三代奉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12] 六印磊落以佩：《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抗秦，曾佩六国相印。磊落，众多错杂。

[13] 五都隐赈而封：《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为秦国游说六国，主张连横之策，使六国侍奉秦国。秦惠王封给他五座城邑。隐赈，即殷赈，殷实富有。

[14] 辨士弭节：弭节，停止活动，指辩士不得势。弭，停止。节，出使的信物。

[15] 酈君既毙于齐镬：酈（lì）君，即酈食其（yī jī），刘邦的辩士。《史记·酈生陆贾列传》记载，他曾说服齐王田广归汉，田广撤掉拒汉守兵，汉将韩信为争功，进兵袭齐，田广以为酈食其与韩信通谋，使用汤锅煮死了酈食其。镬（huò），锅。

[16] 蒯子几入乎汉鼎：蒯（kuǎi）子，指蒯通，汉初辩士。《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他曾劝韩信造反，韩信不听。刘邦抓住蒯通，欲将他投鼎烹煮，蒯通靠了他的辩解，才得以赦免。

[17] 虽复陆贾籍甚：陆贾，汉初辩士。籍甚，名声很大。

[18] 张释傅会：张释，即张释之，字季，西汉文帝时大臣。傅会，指张释之善于领会贯通，联系时事。《史记·张释之列传》记载，张释之做官十年未得升迁，后见文帝，“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

[19] 杜钦文辨：杜钦，字子夏，西汉贵戚王凤的谋士。

[20] 楼护唇舌：楼护，字君卿，西汉末年辩士，能言善辩。《汉书·游侠传》说他“为人短小精辩”，为贵族五侯家上客，当时长安有“楼君卿唇舌”之称。

[21] 颉颃万乘之阶：在帝王的阶下活动，发表议论。颉颃（xié háng），鸟儿上下翻飞的样子。万乘，代指天子。

[22] 抵戏公卿之席：抵戏，指辩士见微补缺、献计献策之举。戏，通“巇”，缝隙。一说，抵戏指嘲讽戏弄，亦可通。《谐之隐》篇：“谬辞诋戏”。

[23] “并顺风以托势”两句：都是看风使舵，迎合趋势，不能犯颜直谏。汨汨，逆流而上，比喻违反旨意，骋辞辩说。

[24] “夫说贵抚会”两句：说辞贵在顺应时机，有张有弛。抚会，顺应时机。

[25] “不专缓颊”两句：不只是凭唇舌从容陈说，也要靠书面的文辞来表达。刀笔，书写工具，古人在竹简上用笔书写，写错了用刀削去。这里指书面文辞。

[26] 范雎之言事：范雎（jū），战国时辩士。《史记·范雎列传》记载，他从魏国逃到秦国，上书秦昭王，暗示昭王说可以为他排忧解难，得到召见和重用。参见《才略》篇第一段注 [23]。

[27] 李斯之止逐客：李斯，秦代政治家。有人曾向秦始皇建议驱逐客卿（在秦做官的外来人），李斯为楚人，也在被逐之列，他上书劝谏，秦王因此废除了逐客令。

[28] “并顺情入机”两句：顺应情理，抓住有利时机，以动听的言辞，切中要务。

[29] “虽批逆鳞”两句：虽然直言犯上，批评帝王的过失，但却得到成功，建议被采纳。批逆鳞，据《韩非子·说难》中说，龙的喉下有逆生之鳞，触之必遭其害。比喻敢于直谏。

[30] “至于邹阳之说吴、梁”三句：邹阳，西汉作家。吴，指吴王刘濞（bì）。梁，指梁孝王刘武。咎，灾祸。《汉书·邹阳传》记载，邹阳仕吴，刘濞阴谋造反，邹阳上书劝阻，吴王不听。于是投往梁孝王，又遭人诬陷，梁孝王将他下狱，邹阳在狱中上书辩解，因而获释，被尊为上宾。

[31] “敬通之说鲍、邓”三句：敬通，指东汉文人冯衍（字敬通）。鲍邓，分别指东汉初将军鲍永和邓禹。《后汉书·冯衍传》记载，鲍永平定北方，冯衍曾向鲍永献计。他还做过邓禹的幕僚。有《计说鲍永》和《说邓禹书》。冯衍时运不济，屡次游说均不得志，又曾反对过光武帝刘秀，未能及时投奔而得不到重用，所以“历聘而罕遇”。

按：这一段论述“说”的含义，评述先秦两汉的游说之作。

凡说之枢要^[1]，必使时利而义贞^[2]；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3]。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4]。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5]：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6]？

【注 释】

[1] 枢要：关键。

[2] 必使时利而义贞：一定要时机有利，意义正确。贞，正。

[3] “进有契于成务”两句：进，能符合完成任务的目的；退，也不妨碍显扬自身。

[4] “自非谲敌”两句：只要不是欺骗敌人，就应该讲究忠信。谲，欺骗。

[5] “披肝胆以献主”两句：披肝胆，表示忠诚。文敏，文思敏锐。济辞，加强言辞的力量。济，实现。

[6] “而陆氏直称”两句：炜晔，光彩鲜明。诳，欺骗。按：刘勰以反问的语气对陆机的观点表示异议。

按：这一段指出“说”的写作要求。

赞曰：理形于言，叙理成论^[1]。词深人天，致远方寸^[2]。阴阳莫忒，鬼神靡遁^[3]。说尔飞钳，呼吸沮劝^[4]。

【注 释】

[1] “理形于言”两句：道理通过语言来表达，陈述道理便成为“论”。

[2] “词深人天”两句：致远方寸，即上文所说的“唯君子能通天下

之志”的意思。方寸，心。这两句是说，论的内容深广，包括人事和天道，可以影响后世，打动人心。

[3]“阴阳莫忒”两句：论说精微，就像阴阳变化那样没有差错，使鬼神也无处逃遁。忒，差错。

[4]“说尔飞钳”两句：以飞钳之术游说对方，很快就能发生阻止或鼓动的效果。呼吸，指时间很短。沮（jǔ），阻止。劝，劝勉。

【解 读】

本篇主要阐述论和说两种文体，分别按照“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和“敷理以举统”的体例展开，非常完整。在文体论中，《论说》是很重要的一篇。魏晋以来，思想解放，玄谈盛行，名理学发达，这些成果充分地刘勰所吸收。在本篇中，刘勰提出的关于论说文体的一些基本的写作规范如“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论如析薪，贵能破理”、“义贵圆通，辞忌枝碎”等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思维训练与文章写作，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宗经》篇中，刘勰指出五经是后世各类文体的源头，其中提到“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所谓《易》主要是指《易传》中的《说卦》、《序卦》等，可见，刘勰认为论说这类文体是从阐发经典义理中形成的。所以本篇开头就指出：“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又说：“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这种依经立论的说法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他强调所论之理的正确无误是值得肯定的。刘勰认为，“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自非诤敌，则唯忠与信”。论（说）这类文体就是用来辨别是非的，因而他反对不顾事实、强词夺理的“曲论”，因为那些“反义而取通”的“辞辨者”，“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同样，他也反对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说炜晔以譎诳”的说法。

论和说虽是两类文体，但二者性质相近，均以说理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重在理论阐发，主要体现在先秦两汉以来诸子百家的学术文章中，需要“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后者重在说服对方，主要来源于战国以来策士的游说之词，因而更讲究论辩技巧，如“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相反，“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既然二者都以说理为根本，那么，就必须有独到的见解，这当然离不开论者“钻坚求通，钩深取极”的深入钻研和辨析，所以，刘勰称赞傅

嵇、王粲、嵇康、夏侯玄和王弼等人的玄学论文是“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反之，如果只是引用他人的观点，如东晋的玄谈，“多抽前绪”，甚至像曹植的《辨道论》一文，大量罗列道士的迂怪之语，“体同书抄”，那么就失去了论说的意义。

作为阐发义理的文体，论和说都有比较明确的针对性，这就要求做到“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所以，刘勰反对魏晋玄学中“滞有”和“贵无”两派的“徒锐偏解”，而赞赏佛教在理论水平上所达到的“般若之绝境”。所谓“般若”，是指佛教所宣扬的最高智慧。可见，刘勰的文论思想中也融合了佛教的因素。

至于说辞，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多是要解决一些紧迫的现实问题，前者如“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后者如“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都是“说之善者”或“上书之善说”者。

“说”作为一种文体，独立性不强，篇中提到的李斯《谏逐客书》、邹阳《上吴王书》等在《文选》中被列入“上书”类。因此，书面的说辞与“上书”实为一体，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便将两者合称为“书说”。说辞讲究“弛张相随”、“顺情入机”，要求做到“时利而义贞”，以忠信为本，能够随机应变，才思敏捷，切中要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的目的。

刘勰在本篇中还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论说文体的特点，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特别提到李康的《运命论》和陆机的《辨亡论》，指出前者“同《论衡》而过之”，后者“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因为它们都富有气势和辞采之美，所以刘勰给予了肯定。可见，刘勰对于这类无韵之笔，在强调其实用性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其文学性，反映了他的杂文学观念。

【汇 评】

论之为体，盖著述之利器，而学术之干城也。其用有二：一以立我宗义，一以破彼异说。破而能立，然后敌黜而我尊，邪摧而正显。是故此体之兴废，常与学术相始终。战国之世，百家争鸣，而诸子著作，亦各文辨纵横，庄周齐物，针砭名家，荀卿礼乐，抵巇墨学，韩非显学，两非儒墨，荀卿解蔽，并弹诸家，其最著也……说体之盛，始于战国游谈。纵横之士，尤工驰说。迄汉高统一，颇厌游士，于是纵横之徒，折入辞赋。今

观汉人奏御之赋，大都有为而作，犹不失陈说之风。及其末造，竞崇绮丽，务谐声律，则真子云所谓雕虫也。故说之为体，上与辞赋同流，下与书疏合派，不能独成一家。观舍人衡论此体，但举秦汉上书之作，盖可知矣。后世选家，遂以书说合为一体。（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檄 移

震雷始于曜电^[1]，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昔有虞始戒于国^[2]，夏后初誓于军^[3]，殷誓军门之外^[4]，周将交刃而誓之^[5]。故知帝世戒兵^[6]，三王誓师^[7]，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8]。至周穆西征^[9]，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10]，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11]，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12]。齐桓征楚，诘菁茅之阙^[13]；晋厉伐秦，责箕郤之焚^[14]；管仲吕相^[15]，奉辞先路^[16]，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皦也。宣布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17]，书以尺二^[18]，明白之文，或称露布^[19]。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视听也。

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20]，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21]；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22]。故分阃推轂^[23]，奉辞

伐罪^[24]，非唯致果为毅^[25]，亦且厉辞为武^[26]。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27]，奋其武怒，总其罪人^[28]，征其恶稔之时^[29]，显其贯盈之数^[30]，摇奸宄之胆，订信顺之心^[31]；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尺^[32]，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33]。

【注 释】

[1] 震雷始于曜电：“震”在八卦中代表雷。曜电，闪电。曜，同“耀”，照耀。

[2] 昔有虞始戒于国：有虞，舜即位，称有虞氏。戒于国，警戒于国中。《司马法·天子之义》：“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为了使百姓实现其命令而先提出警诫。）

[3] 夏后初誓于军：夏后，禹即位，国号夏后。誓于军，在军中宣誓。《司马法·天子之义》：“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为了使百姓先有所考虑而进行训誓。）

[4] 殷誓军门之外：殷，指商代君王。《司马法·天子之义》：“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意思是做好行动的准备。）

[5] 周将交刃而誓之：交刃，交战。《司马法·天子之义》：“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意思是战前鼓舞斗志。）

[6] 帝世戒兵：即上文所说的“有虞始戒于国”。帝世，指尧舜时代。

[7] 三王誓师：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帝王。

[8] “宣训我众”两句：宣言训诫自己的军队，还没有说给敌方听。

[9] 至周穆西征：周穆，指周穆王。西征，指征伐犬戎（古代西部少数民族）。

[10] “祭公谋父称”两句：祭（zhài）公谋父，周穆王的卿士。《国语·周语上》记载，周穆王将西征犬戎，祭公谋父谏阻他，说：“不可……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意思是如果对方不进贡，使用威严的谴责令其进贡，

如果不臣服于王，则有告诫对方的文告令其臣服。

[11] 故兵出须名：所以出兵要有名义。名，名义。

[12] “刘献公所谓”句：刘献公，周景王的卿士。《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晋国派人告诉刘献公，齐国不肯来结盟，刘献公说：“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诸侯不贰，何患焉！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虽齐不许，君庸多矣。”（底：表示。董：督责。庸：功。）

[13] “齐桓征楚”两句：《穀梁传·僖公四年》记载，齐桓公伐楚，楚王派人责问齐国，齐国大夫管仲说，楚王不向周天子进贡菁（jīng）茅，所以来讨伐。菁茅，古代祭祀时用于过滤酒渣一种茅草。阙，指进贡菁茅不至。

[14] “晋厉伐秦”两句：《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晋厉公讨伐秦国，先派吕相与秦国绝交，说：“……入我河县，焚我箕、郕……我是以有辅氏之聚。”（箕、郕：晋邑名。）

[15] “管仲吕相”两句：管仲，名夷吾，齐国大夫。吕相，晋国大夫魏犒，封于吕。

[16] 奉辞先路：在进兵伐敌之前，以谴责对方之辞作为先导。

[17] 张仪檄楚：《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18] 书以尺二：书写在一尺二寸长的木简上。颜师古曰：“檄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有急加鸟羽，示速也。”

[19] 露布：不加密封，公开宣布的文书，这里指檄文。按：孙梅《四六丛话》云：“檄与露布，六朝不甚区别，故《文心》合而为一。唐宋以后，则檄文在启行之先，露布当克敌之后，名实分矣。”

[20] “夫兵以定乱”两句：出兵是为了平定祸乱，没有人敢自作主张。

[21] “天子亲戎”两句：天子亲自出征，就说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给予的惩罚。”

[22] “诸侯御师”两句：诸侯率军出征，就说严肃地奉王之命进行诛伐。御师，率军。将，奉命。

[23] 故分阃推轂：所以（天子派将领出征），把处理都城门外事务的大权分给将领，并为他推车送行。分阃（kǔn），以城门为界限，城门以外的军事大权由将领决定。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代指车。

[24] 奉辞伐罪：奉命讨伐有罪之人。

[25] 致果为毅：果，果敢。毅，坚决。语出《左传·宣公二年》：“杀敌为果，致果为毅。”

[26] 厉辞为武：用严厉的文辞，形成威武的气势。

[27] “使声如冲风所击”两句：使征伐的声威如暴风袭击，气势像彗星横扫。冲风，暴风。櫓（chán）枪，彗星。

[28] “奋其武怒”两句：振奋全军将士的威怒，集中于讨伐的罪人。总，集中。

[29] 征其恶稔之时：证明敌人的罪恶已到了必须惩罚的时候。稔（rěn），成熟。

[30] 显其贯盈之数：显示出敌人已恶贯满盈，气数将尽。

[31] “摇奸宄之胆”两句：动摇作恶者的胆量，坚定顺服者的决心。奸宄（guǐ），为非作歹的人。订，定。顺，归顺。

[32] “使百尺之冲”两句：使敌人百尺高的战车，被咫尺文书摧毁。冲，古代用来冲击城墙的战车。咫尺，指檄文。咫，八寸为一咫。

[33] “万雉之城”两句：万丈高的城墙，被一纸檄文推倒。雉（zhì），古代称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按：这一部分论述檄的起源、含义及作用。

观隗嚣之檄亡新^[1]，布其三逆^[2]，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陇右文士^[3]，得檄之体矣。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鯁^[4]，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5]，发丘摸金，诬过其虐^[6]；然抗辞书衅，皦然暴露^[7]。敢矣，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8]。钟会檄蜀，征验甚明^[9]；桓温檄胡，观衅尤切^[10]，并壮笔也。

【注 释】

[1] 观隗嚣之檄亡新：隗嚣（wěi áo），字季孟，西汉末年据陇西起兵

讨伐王莽的将军。檄亡新，用檄文讨伐王莽新朝。新，王莽篡汉所改的国号。《后汉书·隗嚣传》记载，隗嚣立为上将军后，“移檄告郡国”，声讨王莽的罪行。

[2] 布其三逆：三逆，隗嚣檄文中列举王莽有逆天、逆地、逆人的罪行。

[3] 陇右文士：陇右，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当时为隗嚣所占据。

[4] “陈琳之檄豫州”两句：陈琳，字孔璋，汉末作家，建安七子之一。檄豫州，指他的《为袁绍檄豫州》，载《文选》卷四十四。李善注引《魏志》曰：“琳避难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刘备，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归本初也。”

[5] “虽奸阉携养”两句：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骂曹操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阉，宦官。曹操本姓夏侯，其父夏侯嵩为东汉宦官曹腾养子，改姓曹，陈琳在文中又骂曹嵩是“乞丐携养”。所以刘勰认为“章实太甚”，即揭露得太过分了。章，同“彰”，揭露。

[6] “发丘摸金”两句：陈琳在檄文中说，曹操专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两种官职负责盗墓，掘坟挖金，“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刘勰认为，“诬过其虐”，即诬蔑超过了对对方实际的暴虐程度。

[7] “然抗辞书衅”两句：用激昂的文辞写下曹操的罪行，真是明白透彻极了。抗辞，激昂之辞。书衅，写下罪状。衅，裂痕，引申为罪过。

[8] 免袁党之戮也：曹操击败袁绍后，陈琳归顺曹操，曹操重其才，没有因陈琳替袁绍大骂自己，而把他杀掉。

[9] “钟会檄蜀”两句：钟会，字士季，三国时魏国大臣，有《移蜀将吏士民檄》，载《三国志·魏志·钟会传》和《文选》卷四十四。钟会在檄文中列举历史上割据蜀地者不能长久独立的事实，凡归降者都得到优待，这些“皆诸贤所共亲见”，蜀人应“深鉴成败”。所以刘勰说“征验甚明”。

[10] “桓温檄胡”两句：桓温，字元子，东晋大臣，有《檄胡文》，今不全，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八。观衅，观察罪恶。切，确切。范文澜注：“此文缺失，故未见观衅之语。”（《文心雕龙注》卷四）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1]；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2]，标蓍龟于前验^[3]，悬鞶鉴于已然^[4]；虽本国信，实参兵诈^[5]。譎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6]，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7]，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8]，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9]，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10]，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11]。又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12]。

【注 释】

[1] “或述此休明”两句：休明，美好清明。苛虐，苛刻暴虐。

[2] “指天时”四句：天时，指天道或天命。算，比较。角，较量。

[3] 标蓍龟于前验：用已验证的事来预言失败的命运。蓍（shī）龟，蓍草和龟甲，占卜用的东西。这里指预言。前验，已有验证的事。

[4] 悬鞶鉴于已然：用已有的事实作为鉴戒。鞶（pán）鉴，束衣带上的镜子，这里指鉴戒。鞶，束衣的大带。已然，已经发生的事。

[5] “虽本国信”两句：虽然以国家诚信为本，实际是加上了用兵的诡诈。

[6] “譎诡以驰旨”两句：用巧诈的手段来宣扬自己的意旨，用光彩的言辞来夸饰自己的说法。譎诡，欺诈。炜晔，光耀。

[7] 植义扬辞：确立旨意，显扬文辞。

[8] 插羽以示迅：插羽，檄文插上羽毛表示紧急，称为羽檄。

[9] 露板以宣众：不加密封的檄文，是为了向公众宣告。

[10] “必事昭而理辨”两句：一定要事实明白，道理清楚，气势旺盛，言辞果断。

[11] “若曲趣密巧”两句：如果意义婉曲，细密纤巧，这种才能（对

檄文来说)就没有可取之处。

[12]“又州郡征吏”三句:此外,州郡征召官吏的文书,也称为檄,这原本就是取公开推举的意思。

按:这一段指出檄文的写作要领。

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1]。相如之《难蜀老》^[2],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3]。及刘歆之《移太常》^[4],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陆机之《移百官》^[5],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众资移^[6];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7],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8],与檄参伍^[9],故不重论也。

【注 释】

[1]“移者”四句:移,就是改变,改变风气习俗,发出命令使民众跟随执行。

[2]相如之《难蜀老》:相如,指司马相如,西汉作家。《难蜀老》,指他的《难蜀父老》,载《汉书·司马相如传》。

[3]“文晓而喻博”两句:文辞明白,比喻广博,具有移檄之文的骨力。

[4]及刘歆之《移太常》:刘歆,字子骏,西汉末年学者。《移太常》,指他的《移太常博士书》,载《汉书·刘歆传》。

[5]陆机之《移百官》:陆机,西晋作家。《移百官》一文今不存。

[6]“其在金革”三句:金革,兵甲,指军事。逆党,叛逆的人。顺众,顺服的人。

[7]“所以洗濯民心”两句:用移文来洗涤民众的思想,使上下牢固一致。濯,洗。符契,符合一致。符,符节。契,契约。

[8]“意用小异”两句:移文和檄文的含义和作用稍有不同,但体制的要义大致相同。

[9] 与檄参伍：移文与檄文交错相近。参伍，交错。

按：这一段论述移的含义及作用，兼论檄与移的区别。

赞曰：三驱弛网^[1]，九伐先话^[2]。肇鉴吉凶，蓍龟成败^[3]。摧压鲸鲵，抵落蜂蚕^[4]。移实易俗，草偃风迈^[5]。

【注 释】

[1] 三驱弛网：三驱，三面驱禽。弛，放开。《周易·比卦》云：“王用三驱，失前禽。”意思是说，王三面驱禽，网开一面。

[2] 九伐先话：九伐，《周礼·夏官·大司马》列举的应予以讨伐的九种罪行。先话，先用话语（檄文）来声讨。

[3] “肇鉴吉凶”两句：檄文要使对方对吉凶有所鉴戒，预示成败的必然。

[4] “摧压鲸鲵”两句：要有打击顽敌、消灭害虫的气势。鲸鲵，吞食小鱼的大鱼，比喻顽敌。抵（zhǐ），击。蚕（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

[5] “移实易俗”两句：（移文的作用）确实能改变风俗，如同风行草上，随风而倒。偃，倒。迈，前行。

【解 读】

本篇论述檄和移两种文体，以檄为重点。“檄”的本义是“皦”，表示“宣布于外”，使之“皦然明白”，所以“檄”又称“露布”。最初它只是用于“宣训我众”，而“未及敌人”，后来才用于军事征讨。但檄文的用途并不限于军事，正如刘勰所说的：“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此外，檄文还可以用于奉迎，如《后汉书·范冉传》载：“范冉……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因此，“檄移之用，事兼文武”。唐宋以后，檄文专指出师前对敌人的讨伐文书，“露布”则专指战胜后的告捷文书。

“移”的本义是“易”，移文的作用就是“移风易俗”，通过晓谕和告

诚民众，来“洗濯民心”，使“令往而民随”。檄和移的不同在于使用的对象上，“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众资移”。它们都是官方的文书，这两种文体的写作要求很相近，故刘勰将两篇合论。

本篇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了檄文和移文的作用，尤其是突出了“檄”作为征讨文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气势充沛，先声夺人，“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二是要充分揭露敌人的罪行，“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三是要从精神上彻底动摇和摧毁敌人，“摇奸宄之胆，订信顺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尺，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这是刘勰所描述的这类文体的理想风貌，也隐含着他的志向和抱负。

由此可见，檄文虽然是典型的实用文体，但是为了能够达到瓦解敌军士气的效果，刘勰提出了如下要求：

首先，在内容上要从善恶、天道、人事、强弱等各方面分析和对比敌我之势，“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从而说明我方胜利的必然性。

其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如“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即通过占卜和实例来预言成败、提出告诫；可以讲究一些策略，“虽本国信，实参兵诈”，因为檄文主要是针对敌人的，所以内容不必完全真实；可以运用比喻、夸张的手法，“譎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这就将实用性与文学性结合起来。

再次，在风格上以明断为主，做到“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这段话其实就是对《定势》篇中所说的“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的具体说明。

显然，上述的这些写作要求都是由檄文的功能决定的。从篇中所列举的作品来看，刘勰指出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壮有骨鲠”，钟会的《移蜀将吏士民檄》“征验甚明”，又称赞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辞刚而义辨”，是“文移之首”，都充分体现了这类文体的特点。

章 表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1]。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2]。敷奏以言，明试以功^[3]。故尧咨四岳^[4]，舜命八元^[5]，固辞再让之请^[6]，俞往钦哉之授^[7]，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8]。然则敷奏以言，即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9]。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10]，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11]。文翰献替^[12]，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13]，再拜稽首，对扬休命^[14]，承文受册，敢当丕显^[15]。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16]。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17]，表以陈请，议以执异^[18]。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19]；其在文物，赤白曰章^[20]。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21]；其在器式，揆景曰表^[22]。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

【注 释】

[1] “夫设官分职”两句：朝廷设官各司其职，各级官吏联合处理事务。联事，联合做事。

[2] “天子垂珠以听”两句：垂珠，帝王礼冠上悬挂的珠子。听，听政。鸣玉，古代诸侯朝见天子时，身上佩的玉，走路时碰撞有声。

[3] “敷奏以言”两句：（诸侯或大臣）陈述进言，天子据此公开考核其功效。敷奏，陈述进言。明试，公开考核。功，功效。《尚书·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王肃注：“诸侯四朝，各使陈进治礼之言。明试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则赐车服以表显其能用。”

[4] 故尧咨四岳：咨，咨询。四岳，四方诸侯之长。见《尚书·尧典》。

[5] 舜命八元：八元，传为高辛氏的八个贤能的儿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猷、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舜为尧之臣时，推举他们施行教化，使“布五教于四方”。

[6] 固辞再让之请：臣下对帝王的任命，坚决推辞，再三表示谦让。《尚书·舜典》记载，尧任命舜，舜任命禹，以及舜任命垂、益、伯夷等人时，他们都曾表示辞让。

[7] 俞往钦哉之授：俞往钦哉，古代帝王授命给臣子时说的话。意思是：“好了，去吧，要谨慎啊！”在《尚书》的《尧典》和《舜典》中是很常用的话。俞，表示同意、肯定。往，去。钦，谨慎。如《尧典》记载，尧命鲧去治洪水，说：“往，钦哉！”又，《舜典》记载，舜命禹为司空，说：“俞，汝往哉！”

[8] “并陈辞帝庭”两句：这都是在朝廷上对帝王的陈述，没有凭借文书。

[9] “然则敷奏以言”四句：然而，口头进言陈述，就是章表的意义；明察进言的功效，就是授予官爵的仪式。典，仪式。

[10] “至太甲既立”两句：到了太甲即位（而昏庸无道），伊尹就作《伊训》来训诫。太甲，商王，商汤之孙。伊尹，即伊摯，商汤之臣。书诫，指伊尹写《伊训》告诫太甲。

[11] “思庸归亳”两句：太甲思归正道，回到亳都，伊尹又写了《太甲》来赞扬他。《尚书·太甲序》载：“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庸，常道。亳，商朝都城。

[12] “文翰献替”两句：文翰，指《伊训》和《太甲》。献替，献可

替否，即进可行之事，废不可行之事。献，进。替，废。

[13] “周监二代”两句：周朝以夏、商二代为借鉴，礼仪文采更加繁盛。《论语·八佾》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监，借鉴。二代，指夏、商。

[14] “再拜稽首”两句：用一拜再拜叩头着地的礼节，来颂扬帝王的美好授命。

[15] “承文受册”两句：接受天子的册封，仍要表示不敢担此重大而显耀的委任。敢当，即不敢当。丕显，重大而显耀。

[16] “虽言笔未分”两句：虽然言语和书面文字尚未区分，但陈辞谢恩之意清楚可见。

[17] 奏以按劾：奏用于揭发检举。按、劾（hé），都是检举揭发的意思。

[18] 议以执异：议用于提出不同意见。

[19] “《诗》云”两句：为章于天，出自《诗经·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意思是说银河把文章布在天上。（倬：大。云汉：银河。）文明，文采光明。

[20] “其在文物”两句：对有文采的事物而言，赤白交错就是章。《周礼·冬官·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21] “《礼》有《表记》”两句：《礼记》中有《表记》一篇，是说君子的德行体现于仪表。

[22] “其在器式”两句：对用作标志的器物而言，测量日影的就是表。

按：这一部分叙述章表的起源，名称的变化（战国以前称上书，汉代把上书分章、表、奏、议四品），并指出章表得名的由来及含义。

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1]；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2]，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3]。前汉表谢，遗篇寡存^[4]。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5]。左雄表议，台阁

为式^[6]；胡广章奏，天下第一^[7]；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8]。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9]，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10]。曹公称为表不过三让，又勿得浮华^[11]。所以魏初章表，指事造实^[12]，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13]。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14]；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15]；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16]。琳瑯章表^[17]，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18]。陈思之表，独冠群才^[19]；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20]，应物制巧，随变生趣^[21]，执轡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22]。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23]。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24]，引义比事，必得其偶^[25]，世珍《鹪鹩》，莫顾章表^[26]。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27]；庾公之《让中书》^[28]，信美于往载。序志联类，有文雅焉^[29]。刘琨《劝进》^[30]，张骏自序^[31]，文致耿介^[32]，并陈事之美表也。

【注 释】

[1] “按《七略》、《艺文》”两句：《七略》，西汉学者刘歆所编的图书分类目录，已佚。《艺文》，指《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七略》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艺文志·诗赋略》记录各地歌诗三百余篇，所以刘勰说：“谣咏必录。”

[2] 经国之枢机：经国，治理国家。枢机，关键。

[3] “然阙而不纂者”三句：却缺失而不加著录，是因为这类文书的呈送和保存都有惯例，分别由各部门掌管。故事，旧例。职司，各主管官署。

[4] “前汉表谢”两句：西汉的表章，留存下来的篇章很少。谢，章以谢恩，代指“章”。

[5] “及后汉察举”两句：到东汉时期，考察推举人才，选拔官吏，一定要测试章表奏议（的写作）。《后汉书·顺帝纪》载，东汉阳嘉元

年，令郡国所举孝廉，“文吏能笺奏”，即要求能写章表奏议一类的文书。

[6] “左雄表议”两句：左雄的章表奏议，成为尚书台的典范。左雄，字伯豪，东汉顺帝时任尚书令。台阁，指尚书台，东汉掌管章奏文书的官署。式，楷模。

[7] “胡广章奏”两句：胡广，字伯始，东汉大臣。《后汉书·胡广传》载，胡广“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

[8] “观伯始谒陵之章”两句：伯始，胡广的字。他关于谒陵的章奏今不存。典文，典雅之文。

[9] “昔晋文受册”两句：晋文，指春秋时的晋文公重耳。受册，指周襄王册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三辞从命，三次辞让后才接受。《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周王“策命晋侯为侯伯……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按：“受册”一作“受策”。

[10] “是以汉末让表”两句：因此，东汉末年的辞让表章，以三次为限。断，限。

[11] “曹公称为表不过三让”两句：曹操说，写让表不超过三次，表文又不应当浮华。按：曹操语无可考。

[12] “所以魏初章表”两句：所以，魏初的章表，都是针对事情如实陈述。

[13] “求其靡丽”两句：如果以华丽来要求，那就不足以称美。

[14] “至于文举之《荐祢衡》”两句：至于孔融的《荐祢衡表》，意气昂扬，文采飞动。文举，东汉末年作家孔融的字，建安七子之一。

[15] “孔明之辞后主”两句：孔明，诸葛亮的字。辞后主，指他的《出师表》。后主，指刘备之子刘禅。志尽文畅，情志透彻，文辞流畅。

[16] “虽华实异旨”两句：虽有华丽和朴实的不同风格，都是表中的杰出作品。

[17] 琳瑯章表：琳，指陈琳，字孔璋。瑯，指阮瑯，字元瑜。

[18] “孔璋称健”两句：健，刚健。标，突出。曹丕《典论·论文》说：“陈琳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在《与吴质书》中说：“孔璋章表殊健。”

[19] “陈思之表”两句：陈思，指曹植，封陈王，谥思。按：曹植的表文今存三十余篇，以《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最有名。

[20] “观其体赡而律调”两句：他的作品体制完备，声律谐调，文辞

清新，情志显明。

[21] “应物制巧”两句：适应事物的需要，巧妙地构思成文，随着内容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情趣。

[22] “执轡有余”两句：（其写作能力）就像驾驭车马，游刃有余，所以能做到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应节，合于一定的节奏。

[23] “逮晋初笔札”两句：到了晋代初年的章表，张华是最突出的。笔札，这里指章表作品。张华，字茂先，西晋作家。

[24] “其三让公封”两句：据《晋书·张华传》记载，他被封为壮武郡公，他作《让公封表》，辞让十余次，乃受。三让，多次辞让。

[25] “引义比事”两句：凡是引用和排比事义，一定要形成对偶。

[26] “世珍《鸛鹑》”两句：世人看重他的《鸛鹑赋》，没有人注意他的章表。《鸛鹑》，指《鸛鹑赋》，为时人所推崇。鸛鹑，小鸟名。

[27] “及羊公之《辞开府》”两句：羊公，指羊祜（hù），字叔子，西晋大臣。《辞开府》，指他的《让开府表》，见《文选》卷三十七。羊祜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他上表固辞不受。开府，开建府署，指开府仪同三司，意为可以像三司（三公）那样开设府署，这是天子优宠大臣的做法。按：汉代只有三公、大将军可以开府，魏晋以后开府增多，非三公也可照三公成例开府。李充《翰林论》曾说：“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所以刘勰说：“有誉于前谈。”意思是在前人的言谈中享有美誉。

[28] 庾公之《让中书》：庾公，指庾亮，字元规，东晋大臣，曾被任命为中书监（中书省的长官），他上表辞让。《让中书》，指他的《让中书监表》，载《文选》卷三十八。

[29] “序志联类”两句：叙述情志，联类引事，有文雅之风。

[30] 刘琨《劝进》：刘琨，字越石，西晋末年作家。《劝进》，指他的《劝进表》，载《文选》卷三十七。

[31] 张骏《自序》：张骏，字公庭，西晋末年据陇西称凉王。《自序》，可能指他的《请讨石虎李期表》，其中自叙平定祸乱，光复晋室的志向。见《晋书·张骏传》。

[32] 文致耿介：致，情致。耿介，光明正大。

按：这一段评述两汉魏晋时期重要的章表作品。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1]。既其身文，且亦国华^[2]。章以造阙，风矩应明^[3]；表以致禁，骨采宜耀^[4]。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5]。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6]；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7]，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8]。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9]。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10]，唇吻不滞，则中律矣^[11]。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12]盖一辞意也^[13]。荀卿以为：“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14]亦可以喻于斯乎！

【注 释】

[1] “所以对扬王庭”两句：（章表）是用来报答和宣扬朝廷的恩德，表明内心的情感。对，应对、酬答。扬，宣扬。心曲，内心的情感。

[2] “既其身文”两句：既显示了自身的文采，也是国家的光荣。

[3] “章以造阙”两句：章是送到朝廷（拜谢皇恩的），风格规范应该明朗。风矩，风格和规范。阙，宫阙，代指朝廷。

[4] “表以致禁”两句：表是呈给宫内（陈述请求的），骨力辞采应该显耀。禁，宫禁，代指朝廷。骨采，骨力和辞采。

[5] “循名课实”两句：按照章表的名称来考察其实质，都是以文采为根本的。课，查核。

[6] “是以章式炳贲”两句：因此，“章”的体式光彩华美，志在仿效《尚书》中的典谟。炳，鲜明。贲，装饰华美。典谟，指《尚书》中《尧典》、《皋陶谟》一类的作品。

[7] “表体多包”两句：表的体制内容包括多方面，情感变化多样。情伪，真情和矫饰，亦即下文所说的“恳恻者”和“浮侈者”。范文澜注：“表以陈事，事体多方，故曰多包。”（《文心雕龙注》卷五）按：表的内容多样，有荐举的，如孔融《荐祢衡表》；有陈情的，如李密《陈情表》；有谢恩的，如陆机《谢平原内史表》；有劝进的，如刘琨《劝进表》；有辞让的，如羊祜《让开府表》等。所以刘勰说：“表体多包。”

[8] “必雅义以扇其风”两句：一定要用雅正的意义发扬其风力，以清新的文辞展示其明丽。扇，增强、发扬。驰，展示。按：《定势》篇云：“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

[9] “然恳恻者辞为心使”两句：但真诚的作者文辞为真心所驱遣，浮华的作者情感被文辞所役使。

[10] “必使繁约得正”两句：必须做到繁简得当，华实相称。得正，得当。相胜，相称。

[11] “唇吻不滞”两句：读起来声调和谐流畅，就符合章表的要求了。中律，合乎规则。

[12] “子贡云”三句：子贡，名端木赐，字子贡，孔子的学生。《左传·哀公十二年》记载，子贡论订盟时说：“盟，所以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刘勰借子贡的话，说章表之文要用真心确定内容，并用言辞将它表达出来。

[13] 盖一辞意也：使言辞和情意完全一致。

[14] “荀卿以为”三句：荀子认为，看别人表达美善的言辞，觉得比礼服上的花纹色彩更美。黼黻（fǔ fú），礼服上的花纹。文章，文采。《荀子·非相》：“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按：这一段指出章表的写作要求。

赞曰：敷表绛阙，献替黻宸^[1]。言必贞明，义则弘伟^[2]。肃恭节文，条理首尾^[3]。君子秉文，辞令有斐^[4]。

【注 释】

[1] “敷表绛阙”两句：绛阙，赤色的宫阙，指朝廷。献替，献可替否。黼宸（fǔ yǐ），天子座位后的屏风，指天子。

[2] “言必贞明”两句：贞明，正确明白。弘伟，宏大深远。

[3] “肃恭节文”两句：态度恭敬严肃，文辞合乎礼仪。从头到尾都有条理。

[4] “君子秉文”两句：秉文，写作。斐，有文采。

【解 读】

本篇探讨了章、表这两种相关文体的特性及用途。章、表以及奏、议等文体都是大臣向帝王的上书，是古代非常重要的公文，汉代以来对此非常重视，是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所以刘勰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章和表这两种文体的性质颇为接近，这从本篇对名称的解释上可以看出：“章者，明也”，“表者，标也”。其实，“明”就是“标”，其内容都是要求清楚明白、典雅规范，这与它们所呈献的对象有关。李善在《文选》卷三十七中也对“表”这类文体做了说明：“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二者的区别只是在具体的功用上，所谓“章以谢恩”，“表以陈请”，但实际的差别不大，特别是到了东汉以后，两者经常可以通用，所以刘勰将章表合论。

章表虽然属于应用文，但其内容广泛，兼有叙事、议论和抒情多种手法，所谓“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其优秀之作往往情文并茂，具有较强的文学性，这从本篇所列举的孔融的《荐祢衡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曹植的《求自试表》等文中可以看出来。刘勰对这些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称《荐祢衡表》“气扬采飞”，《出师表》“志尽文畅”，是“表之英也”。而曹植之表，刘勰更是称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因而“独冠群才”。

章表之文多出历代名臣之手，因而流传下来的名篇佳作很多，除上述各篇外，在本篇中还提到了其他人的作品，如羊祜的《让开府表》、庾亮的《让中书监表》、刘琨的《劝进表》等，这些文章亦被《文选》收录。而刘勰对这类文体所提出的写作要求如“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繁约得正，华实相胜”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与《宗经》篇中的“六义”说一脉相承，体现了刘勰一贯的论文主张，也是其杂文学观念的体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虽然文体分类越来越细致，但即使是章表这类实用性的文体，刘勰也很重视其文学性。上述这些论述可以和创作论中的《风骨》、《情采》、《熔裁》等篇相互印证。因此，本篇在文体论中非常值得重视。

顺便说明的是，章、表和奏、启、议、对这几类文体的性质差不多，都是大臣向帝王进言的文体，只是在具体的内容上有所不同，所谓“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奏启》篇指出“按劾之奏”是

用来严明法纪、清除弊政的，所以应做到“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议对》篇中所说的“议”其实就是奏议，是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意见的，“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缚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总的来看，都要做到典雅、明辨、简洁、流畅，在基本的写作要求上是一致的。《定势》篇指出：“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正是对这类文体特点的概括。

神 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1]。文之思也，其神远矣^[2]。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3]？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4]。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5]；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6]。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7]，疏淪五藏，澡雪精神^[8]。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9]。然后使玄解之宰^[10]，寻声律而定墨^[11]；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2]；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13]，规矩虚位，刻镂无形^[14]。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15]。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16]。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17]，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18]。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19]。

【注 释】

[1] “古人云”四句：魏阙，古代宫门前的高大建筑，代指朝廷。《庄子·让王》云：“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原意是指“身在草莽，而心怀好爵”（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六）的人生态度，带有贬义。刘勰借此来比喻思维活动的特点，即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又，宗炳《画山水序》：“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

[2] 其神远矣：这里的“远”兼指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以下几句都是就思维活动的特点而言。按：陆机《文赋》云：“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3] 其思理之致乎：这就是思维活动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吧！致，极致，最高境界。

[4] 神与物游：指思维活动是与事物的形象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5] “神居胸臆”两句：刘勰把“神”与“志气”联系起来，指出“神”是由“志气”所决定的，包括人的思想情感（志）和精神状态（气）两方面，为后文的“虚静养气”说张本。

[6] “物沿耳目”两句：物沿耳目，即由耳目来接触事物。按：艺术构思是进行创作的前提，它必然要诉诸文字。因此，“辞令”就成为“枢机”，是思维活跃程度的标志，这就为下文的“积学储宝”说张本。

[7] “是以陶钧文思”两句：陶钧，制陶器的转轮，这里作动词，指文思的酝酿。按：关于“虚静”之说，道家的老庄和儒家的荀子都有论述。如《庄子·天道》云：“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荀子·解蔽》云：“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刘勰把虚静作为艺术构思的心境准备，融汇了老庄与荀子的观点。

[8] “疏瀹五藏”两句：瀹（yuè），疏通。五藏，即五脏。澡雪，洗涤干净。《庄子·知北游》：“老聃曰：‘汝齐（斋）戒，疏瀹而（尔）心，澡雪而精神。’”

[9] “研阅以穷照”两句：凭借生活阅历来获得对事物的深刻理解，依照情感的需要来运用文辞。阅，阅历。穷照，深入彻底地观察理解。绎，抽取，这里指对文辞的运用。

[10] 然后使玄解之宰：玄解，指深奥的道理。宰，主宰，指心灵。这句是化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

[11] 寻声律而定墨：定墨，审定绳墨，指下笔。

[12] “独照之匠”两句：独照，有独到的见解。按：这是化用《庄

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故事。《天道》篇云：“轮扁曰：‘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意象，意中之象。斤，斧子。《庄子·徐无鬼》中曾讲到“匠石运斤成风”的故事。这里用“运斤”来指写作。

[13] 万涂竞萌：万涂，指各种思绪。涂，通“途”。

[14] “规矩虚位”两句：意为头脑中模糊抽象的意念还没有被赋予明确具体的形态。按：以下两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思绪意念的不确定性。

[15] “方其搦翰”四句：搦（nuò）翰，指动笔写作。暨，到。心始，下笔前所想的。

[16] “意翻空而易奇”两句：从言意关系上阐明创作构思之难。按：陆机在《文赋》中也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感叹。

[17] “是以意授于思”两句：刘永济指出：“按两‘授’字疑皆当作‘受’，此言文意受之文思，文辞又受之文意。盖有文意始有文辞，而其本皆在文思也。”（《文心雕龙校释》）

[18] “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两句：方寸，指心。域表，域外。按：陆机《文赋》云：“或求易而得难。”

[19] “是以秉心养术”四句：秉，掌握、操持。秉心养术，即“养心秉术”。含章，美质包含在内。《周易·坤卦》六三：“含章可贞。”这里指头脑中美好的意象和情思。章，文采。司契，掌握创作要领。《养气》篇云：“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研过分，则神疲而气衰。”

按：这一部分从形神和言意两方面论述了创作思维的特点，以及为神思的到来所做的两方面准备。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1]；文之制体，大小殊功^[2]。相如含笔而腐毫^[3]，扬雄辍翰而惊梦^[4]，桓谭疾感于苦思^[5]，王充气竭于思虑^[6]，张衡研《京》以十年^[7]，左思练《都》以

一纪^[8]：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9]，枚皋应诏而成赋^[10]，子建援牍如口诵^[11]，仲宣举笔似宿构^[12]，阮瑀据鞍而制书^[13]，祢衡当食而草奏^[14]：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15]，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16]，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17]。难易虽殊，并资博练^[18]。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19]，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20]，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注 释】

[1] “人之禀才”两句：禀，禀赋。分（fèn），天分。

[2] “文之制体”两句：制体，体制，指文章的体裁和规模。功，功效。

[3] 相如含笔而腐毫：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作家。含笔，古人写作前常以口润笔，兼行构思。腐毫，形容构思时间很长。相传司马相如文思较缓，《汉书·枚皋传》：“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

[4] 扬雄辍翰而惊梦：扬雄，西汉末年作家。桓谭在《新论·祛蔽》中说：“子云（扬雄）亦言，成帝时……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虑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辍，停止。

[5] 桓谭疾感于苦思：桓谭，东汉学者。他在《新论·祛蔽》中说，他想学习扬雄的赋，因用心太苦而生病：“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瘳，病愈。

[6] 王充气竭于思虑：王充，字仲任，东汉学者。《后汉书·王充传》说：“充好论说……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

[7] 张衡研《京》以十年：张衡，东汉作家。《京》，指《二京赋》。《后汉书·张衡传》载：“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

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8] 左思练《都》以一纪：左思，西晋作家。练，推敲、提炼。《都》，指《三都赋》。一纪，十二年。《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人。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

[9] 淮南崇朝而赋《骚》：淮南，指淮南王刘安。赋《骚》，指写作有关《离骚》的作品。崇朝，一个早晨。荀悦《前汉纪·孝武纪》：“初，安朝，上使作《离骚赋》，旦且受诏，食时毕。”又，高诱《淮南子叙》：“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

[10] 枚皋应诏而成赋：枚皋，西汉辞赋作家。《汉书·枚皋传》：“枚皋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拜为郎。皋从行，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

[11] 子建援牍如口诵：子建，指曹植（字子建），汉末封为临淄侯。杨修《答临淄侯笺》：“又尝亲自执事，握牍执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

[12] 仲宣举笔似宿构：仲宣，指王粲（字仲宣）。宿构，预先写好。《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13] 阮瑀据鞍而制书：阮瑀，三国时期魏国作家。《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曰：“太祖尝使瑀作书上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

[14] 祢衡当食而草奏：祢衡，字正平，汉末作家。《后汉书·祢衡传》：“刘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恍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又曰：“黄祖长子射，与衡友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祢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范文澜指出：“案草奏一事，当食作赋又一事，彦和云‘当食草奏’，殆合两事而言之。”（《文心雕龙注》卷六）

[15] “若夫骏发之士”两句：骏发，指文思敏捷。总，掌握。要术，指写作要领。

[16] “覃思之人”两句：覃（tán）思，深思，指文思迟缓。饶，多。歧路，岔路，指思路纷繁。

[17] “机敏故造次而成功”两句：造次，仓促，不加细思。致绩，获得成功。

[18] 并资博练：资，依靠。博练，指广泛的积累和训练，即在积学、酌理、研阅、驯致四个方面下工夫。

[19] 是以临篇缀虑：缀虑，即构思。

[20] “理郁者苦贫”两句：理郁，指思路不畅。辞溺，指文辞过滥。

按：这一部分以作家的创作实践为例，说明创作思维的不同类型，强调“难易虽殊，并资博练”，“博而能一”是其根本。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1]，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2]。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3]，言所不追，笔固知止^[4]。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5]，轮扁不能语斤^[6]，其微矣乎！

【注 释】

[1] “若情数诡杂”两句：情数，指情理。诡杂，复杂多变。体，指体制风格。迁贸，变化不定。贸，变易。按：范文澜认为，这两句“隐示下篇将论《体性》。《文心》各篇前后相衔，必于前篇之末，预告后篇所将论者”。（《文心雕龙注》卷六）

[2] “视布于麻”四句：这就好像布相对于麻来说，布是由麻织成的，虽然质地未变，而麻也并不贵重，但经过组织加工以后，就变成光彩鲜明的珍品了。杼轴，织布机上的主要部件，比喻文章的构思。焕然，有光彩。按：《正纬》篇云：“丝麻不杂，布帛乃成。”“未贵”，一作“未费”。

[3] “至于思表纤旨”两句：思表纤旨，指文思以外的细微意旨。曲致，曲折的情致。

[4] “言所不追”两句：这是我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写到这里）就应该知难而止了。

〔5〕伊摯不能言鼎：伊摯，即伊尹，名摯，汤的臣子。言鼎，谈论烹饪调味的奥妙（用来比喻治国的道理）。《吕氏春秋·本味》：“汤得伊尹……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曰：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6〕轮扁不能语斤：轮扁，古代制造车轮的工匠，名扁。语斤，说明用斧斫轮的技巧。斤，斧子。《庄子·天道》篇云：“轮扁（谓桓公）曰：‘臣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意为言语不能尽意。

按：这一部分指出艺术构思的作用，即“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其中的复杂微妙的情况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

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1〕}。物以貌求，心以理应^{〔2〕}。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3〕}。结虑司契，垂帷制胜^{〔4〕}。

【注 释】

〔1〕“神用象通”两句：神，指精神（思维）活动。用，依靠。象，物象。情变所孕，情思的变化由此孕育而产生。

〔2〕“物以貌求”两句：刘勰将二者相结合，意为塑造形象不仅要描绘事物的外貌，而且要揭示内在的意蕴。按：《物色》篇云：“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3〕“刻镂声律”两句：描绘事物，使之具有声律和谐之美，同时也包含着比兴方法的萌芽。

〔4〕“结虑司契”两句：结虑，指构思。司契，安排经营。垂帷，运筹帷幄，指掌握艺术构思的方法，如虚静养气、积学储宝等。制胜，指写出优秀的作品。

【解 读】

本篇集中探讨艺术构思的关键性问题，为《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枢

机。从《神思》篇开始，进入创作论部分，每篇一个专题，分别论述有关艺术构思、风格体势、结构安排、修辞技巧等写作方面的问题，刘勰在《序志》篇中称之为“剖情析采”。而艺术构思问题在他看来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因而把《神思》列为创作论的第一篇。本篇还集中谈到了心与物、言与意的关系问题，以下各篇大都围绕这些内容展开，因而《神思》篇又成为创作论的总纲。

本篇虽然是谈艺术构思的问题，但“神思”这个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艺术构思，因为艺术构思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如谋篇布局等问题并未在本篇展开。确切地说，本篇主要论述的是创作思维的特点、类型以及为此而应该做的种种准备，有着丰富的思想文化的蕴涵。

关于创作思维的特点，刘勰在本篇开头就指出：“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在他看来，所谓“神思”之“神”，是可以离开“形”而活动的。刘勰以“神”状“思”，不仅突出了构思和想象活动中神奇微妙的一面，而且还用形神分离的观点对这一现象做了阐释。在本篇中，刘勰经常把“神”与“思”对举，或者单独论“神”，如，“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等。而一旦“神思方运”，则“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可见，刘勰强调“神”是作文的基本动力，有“神”才能尽文章之妙，这和他《灭惑论》中主张佛法练神之义正可互相发明。刘勰作为佛教信徒，这一观点无疑同魏晋以来佛教的重神观念有很大关系。

创作思维的特点不仅与形神问题有关，而且也与言意问题密不可分。刘勰指出：“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对于这种言不尽意的现象，陆机在《文赋》一开篇也曾提到：“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词，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看来这的确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古至今，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创作实践的问题，所以陆机感叹：“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刘勰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最后只能说：“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得出了跟陆机同样的认识。

不过，刘勰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指出为神思的到来所做的准备：

一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这与“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前后补充，可以称为“虚静养气说”；

二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与“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前后补充，可以称为“积学储宝说”。

神思的特点是“神与物游”，即想象活动与头脑中的各种形象相伴随，它体现了心物同一的思维过程。这就要求作家一方面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要把这些纷繁杂乱的形象转化成可见可感的语言文字，这就需要深厚的艺术积累。当两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二者相辅相成，就能够“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显然，这就是“神居胸臆”、“枢机方通”之后所达到的必然结果。

刘勰所说的“神思”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构思，它具有与灵感类似的某种神秘的性质，但二者毕竟不能等同。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特别注重创作思维过程的快慢迟速，无论是“造次而成功”的“机敏”，还是“愈久而致绩”的“虑疑”，都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因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作家的个性才能和作品的体制大小都会影响到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而速度快慢并不能说明问题。刘勰真正看重的是才学的有无，“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亦即“博见”和“贯一”的能力，这就使他的神思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没有将它神秘化，这是刘勰与他人不同的地方。

【汇评】

此篇最要者二义：一论内心与外境交融而后文生之理，次论修养心神乃为文要术之故。总此二义，而后知舍人论文之精微。……舍人虚、静二义，盖取老聃“守静致虚”之语。惟虚则能纳，惟静则能照。能纳之喻，如太空之涵万象；能照之喻，若明镜之显众形。一尘不染者，致虚之极境也；玄鉴孔明者，守静之笃功也。养心若此，湛然空灵。及其为文也，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不待规矩绳墨，而有妙造自然之乐，尚何难达之辞，不尽之意哉？（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体 性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1]，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2]。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3]，是以笔区云譎，文苑波诡者矣^[4]。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5]；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6]；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7]；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8]；各师成心，其异如面^[9]。

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10]；远奥者，复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11]；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12]；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13]；繁缛者，博喻采，炜烨枝派者也^[14]；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15]；新奇者，摭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16]；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17]。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18]。

【注 释】

[1] “夫情动而言形”两句：《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见，通“现”。

[2] “盖沿隐以至显”两句：隐，指隐藏在内的情和理。显，指表现于外的言和文。

[3] “并情性所铄”两句：情性，指先天的才和气。陶染，指后天的学和习。铄（shuò），原指金属熔化，这里指造成。

[4] “是以笔区云譎”两句：笔区，指文坛。譎、诡，都指变化。

[5] “故辞理庸俊”两句：翻，与下文的“乖”、“改”、“反”同义。按：刘勰《神思》篇：“酌理以富才。”

[6] “风趣刚柔”两句：风趣，即风格趣味，是就作品而言。

[7] “事义浅深”两句：事义，用典，这里指文章的具体内容。《事类》篇云：“学贫者，迍邐于事义。”

[8] “体式雅郑”两句：体式，即文章体制。雅郑，典雅和浮靡。

[9] “各师成心”两句：师，根据、按照。成心，指本性，包括才、气、学、习各个方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庄子·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

[10] “典雅者”三句：典雅这种风格是以儒家经典为标准。熔式，取法、模仿。方轨，并驾。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义归正直，辞取雅训，皆入此类。若班固《幽通赋》、刘歆《让太常博士》之流是也。”

[11] “远奥者”三句：远奥这种风格，其内容以研究道家学说为主，文辞曲折深隐。经理，研究。玄宗，指玄学。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理致渊深，辞采微妙，皆入此类。若贾谊《鸟赋》、李康《运命论》之流是也。”

[12] “精约者”三句：精约这种风格，字句准确精练，剖析极为细致。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断义务明，练辞务简，皆入此类。若陆机之《文赋》、范曄《后汉书》诸论之流是也。”

[13] “显附者”三句：显附这种风格，辞句明白，文义畅达，切合事理，使读者内心得到满足。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语贵丁宁，义求周浹，皆入此类。若诸葛亮《出师表》，曹冏《六代论》之类是也。”

[14] “繁缚者”三句：繁缚这种风格，多方设喻，辞采丰富，内容复杂多样，色彩绚丽。采，辞采丰富。酒味厚。枝派，指文章内容繁复。《附会》篇：“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辞采纷披，意义稠复，皆入此类。若枚乘《七发》，刘峻《辨命论》之流是也。”

[15] “壮丽者”三句：壮丽这种风格，议论高超，体制宏大，光辉卓绝，辞采瑰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陈义俊伟，措辞雄瑰，皆入此类。扬雄《河东赋》，班固《典引》之流是也。”

[16] “新奇者”三句：新奇这种风格，抛弃传统，追求时尚，不走正路，情趣诡异。危侧，险僻。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词必研新，意必矜创，皆入此类。潘岳《射雉赋》、颜延之《曲水诗序》之流是也。”

[17] “轻靡者”三句：轻靡这种风格，辞藻浮华，柔弱无力，内容空泛，趋附世俗。弱植，指文辞没有骨力。《檄移》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辞须蒨秀，意取柔靡，皆入此类。江淹《恨赋》，孔稚珪《北山移文》之流是也。”

[18] “文辞根叶”两句：意思是说内容和形式都包括在这八体之中。因为文章的内容是根本，而辞采则表现于外，所以用叶来比喻。苑囿，这里做动词，是“包括”的意思。

按：这一部分总论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而作家个性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刘勰将作品风格分成八种基本类型，并归纳成两两相对的四组，这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刚柔观念的影响。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1]，才力居中，肇自血气^[2]；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3]。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4]；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5]；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6]；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7]；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8]；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9]；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10]；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11]；嗣宗傲傥，故响逸而调远^[12]；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13]；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14]；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15]。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16]！

【注 释】

[1] “若夫八体屡迁”两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八种风格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其功效是靠学习来实现的。

[2] “才力居中”两句：而才力就在人的内心，它是来自于先天的气质。《事类》篇：“才自内发，学以外成。”肇（zhào），开始。血气，指先天的气质。

[3] “气以实志”四句：一个人的气质充实了情志，情志又决定了文章的语言。因此，他的优秀作品，都是其性情的体现。吐纳，表达。《左传·昭公九年》：“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杜预注：“气和则志充，在心为志，发口为言。”

[4] “是以贾生俊发”两句：贾生，指贾谊。俊发，才能出众。贾谊才高，有远大的理想，他的政论，敢于抨击时弊，故云“俊发”。如《上疏陈政事》中提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文洁而体清，文辞简洁，风格清新。按：自贾谊以下十二位作家，每人两句，上句说人，下句说文，用以阐明“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之义。

[5] “长卿傲诞”两句：长卿，指司马相如。傲诞，狂傲放诞。嵇康《高士传赞》：“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卖酒人的衣服）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故云“傲诞”。理侈而辞溢，说理夸张，辞采横溢。

[6] “子云沉寂”两句：子云，指扬雄。沉寂，性格沉静。《汉书·扬雄传》：“雄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故云“沉寂”。志隐而味深，含意隐晦，意味深长。

[7] “子政简易”两句：指刘向。简易，平易近人。《汉书·刘向传》：“向为人简易无威仪。”趣昭而事博，志趣明显，用事广博。

[8] “孟坚雅懿”两句：孟坚，指班固。雅懿（yì），文雅美好。《后汉书·班固传》：“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故云“雅懿”。裁密而思靡，安排周密，文思细致。

[9] “平子淹通”两句：平子，指张衡。淹通，学识广博。《后汉书·张衡传》：“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虑周而藻密，考虑周到，文采细密。

[10] “仲宣躁锐”两句：仲宣，指王粲。躁锐，急躁而锐进。《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

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颖出而才果，锋芒显露，才识果断。按：《才略》篇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

[11]“公幹气褊”两句：公幹，指刘桢。气褊（biǎn），急躁狭隘。谢灵运《拟邨中集诗序》曰：“桢卓犖偏人。”言壮而情骇，文辞雄壮，情思惊人。按：钟嵘《诗品》评刘桢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

[12]“嗣宗倜傥”两句：嗣宗，指阮籍。倜傥（tì tǎng），亦作“倜傥”，豪爽洒脱。《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阮）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又，《晋书·阮籍传》：“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响逸而调远，格调高远。按：钟嵘《诗品》云：“（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13]“叔夜俊侠”两句：叔夜，指嵇康。俊侠，豪侠俊逸。《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又，《晋书·嵇康传》：“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兴高而采烈，旨趣高超，辞采壮丽。

[14]“安仁轻敏”两句：安仁，指潘岳。轻敏，轻薄而机敏。《晋书·潘岳传》：“岳性轻躁，趋世利。”锋发而韵流，辞锋锐利，情韵流畅。按：《才略》篇云：“潘岳敏给，辞自和畅。”

[15]“士衡矜重”两句：士衡，指陆机。矜重，矜持庄重。《晋书·陆机传》：“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故云“矜重”。情繁而辞隐，情事繁芜，辞意深隐。按：《才略》篇云：“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16]“岂非自然之恒资”两句：恒资，指先天的资质。大略，一般情况。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才气之大略，此语甚明，盖谓因文观人，亦但得其大端而已。”

按：这一部分以贾谊、司马相如等十二位作家为例，进一步阐明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是“表里必符”的。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1]，斫梓染丝^[2]，功在初化，器成彩定^[3]，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4]，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5]，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6]。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注 释】

[1] “夫才由天资”两句：虽然才气在于天资，但学习则一开始就要慎重。

[2] 斫梓染丝：斫梓，砍木材制器。

[3] 器成彩定：彩，指染成后的丝绸之色。

[4] “故童子雕琢”两句：初学写作者必须从经典作品开始学起。雕琢，指写作。雅制，指典雅的作品，即儒家经典。

[5] “八体虽殊”两句：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彼此之间的融会贯通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6] “得其环中”两句：如果能以典雅为核心，其他的风格就可以像车轮的辐条一样聚合起来，形成多样化的风格。

按：这一段指出后天学习对形成作品风格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初学者应先从雅正的作品学起。

赞曰：才性异区，文体繁诡^[1]。辞为肌肤，志实骨髓^[2]。雅丽黼黻，淫巧朱紫^[3]。习亦凝真，功沿渐靡^[4]。

【注 释】

[1] “才性异区”两句：异区，不同。文体，文章的风格。繁诡，繁杂多样。

[2]“辞为肌肤”两句：辞采像肌肤一样，是外在的，而情志才是内在的、根本的。《附会》篇云：“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

[3]“雅丽黼黻”两句：黼黻（fǔ fú），古代礼服上绣的花纹。朱紫，指正色和杂色。这里以“雅丽”与“淫巧”相对，前者如礼服上的花纹，后者只能搅乱正色。

[4]“习亦凝真”两句：通过学习可以形成正确的风格，但需要长期的浸染才能见出功效。

【解 读】

《体性》篇的主要内容是论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之间的关系，它与《神思》篇的内容直接相联系。《神思》篇重在作家艺术构思的一般性原理的论述，而此篇则强调其中的个性化特点。首先，本篇所言之“体”，兼有风格、体式、体制诸方面因素，后世文论言“体”，如严羽《沧浪诗话》之《辨体》，大致从此而来；其次，此一概念展现出中国文论注重宏观论文的特色，而所言之“性”亦涵括个性与才性等因素，与西方文论的风格论构成路数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在解读时要注意的。

刘勰沿用先秦两汉以人论文的思维习惯，在此篇中提出，作家的个性是形成作品风格的内在因素，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其中“才”、“气”是“情性所铄”，属于先天因素；“学”、“习”是“陶染所凝”，属于后天因素。此外，《事类》篇也说到“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可见，“才”与“学”有内外之别和主次之分。作品风格则包括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这八体两两相对，是对各种基本风格特点的概括。在刘勰看来，作家个性与作品的风格之间是“表里必符”的关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本篇的主旨正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所说的：“体斥文章形状，性谓人性气有殊，缘性气之殊而所为之文异状。然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辅助之，是故慎于所习。此篇大旨在此。”

作品风格的确立，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上趋于成熟的标志，而决定作品风格的关键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即刘勰所说的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刘勰受魏晋以来“才性论”和曹丕“文气说”的影响，更重视“才”和“气”，因为它是“情性所铄”，对作品风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决定一个人的“才”和“气”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是

“志气”。刘勰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可见，“志气”在《神思》篇中不仅是艺术构思的关键，而且在本篇中也是作品风格形成的核心。又，《神思》篇亦云：“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所谓“情数”即“情理”，也是“志气”的体现。由此看来，在《神思》之后继之以《体性》，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才”和“气”属于先天的禀赋，那么“学”和“习”则属于后天的学养。刘勰说：“八体屡迁，功以学成”，“习亦凝真，功沿渐靡”，可见，“学”和“习”在作品风格的形成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他最后强调“学慎始习”，“功在初化”，初学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相比之下，刘勰的观点更加严谨周密，体现了他“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立场。

刘勰把作品的风格概括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缚、壮丽、新奇、轻靡，又进一步将它们归纳为两两相对的四组，即“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认为“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除完全对立的两类之外，每一种风格实际上都可以与其他风格相兼，组合成新的类型。由此也可以看出《易经》八卦对他的影响。

不过，刘勰对于这八体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他最看重的是“典雅”一体，这和他“宗经”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他强调“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指出先学习雅正的作品，这是八体中最根本的，可见他对“典雅”的重视。与此相反，刘勰对八体中的“新奇”和“轻靡”是有所批评的，“新奇者，摛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他在《定势》篇中曾批评“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黷旧式，故穿凿取新”，在《序志》篇中感叹“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两相对照，从用词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褒贬。范文澜先生也指出：“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义，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二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文心雕龙注》卷六）因此，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提出的“彦和之意，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的说法是不符合刘勰原意的。

从现代风格学理论上讲，风格是与作家的创作个性相适应的表现在作品中的整体面貌，作品的风格虽然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说，并无优劣

之分。这八体既然是对各种风格的概括，那么它就应该是常见的、肯定的风格。刘勰不满于当时的文风，意欲纠正流弊，而把“新奇”、“轻靡”作为八体之一的同时，又有所批评，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所以，有的研究者指出，对“新奇”不该贬低，与“壮丽”相对的不该是“轻靡”，而是“柔婉”，这些意见看来还是有道理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刘勰在本篇中所说的“体性”与现代的风格理论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他是把决定风格的成因归结为先天的“才”、“气”与后天的“学”、“习”两个方面，前者是“情性所铄”，个人是无法选择的，因而不易改变；后者是“陶染所凝”，通过有意识地努力是可以改变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大都可以分出优劣，所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由此而形成的“体”就会有高下之别。此篇以人论文，鲜明地展示出传统文论的人文蕴涵。

【汇 评】

虽约为八体，而变乃无穷。但雅者必不奇，奥者必不显，繁者必不约，壮者必不轻。除极相反者外，类多错综。即一人之作，或曲而不丽，或奥而且壮，或繁而兼丽，或密而能雅，其异已多。（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风 骨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1]，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2]。是以怆悵述情，必始乎风^[3]，沉吟铺辞，莫先乎骨^[4]。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5]，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6]。结言端直^[7]，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8]，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9]。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10]，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11]。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12]。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13]，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14]。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15]。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16]，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17]；相如赋仙，气号凌云^[18]，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19]。能鉴斯要，可以定文^[20]，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注 释】

[1] “《诗》总六义”两句：《诗经》包括六义，而“风”则是六义之首。《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2] “斯乃化感之本源”两句：化感，感化人心，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志气，思想感情。《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按：《孟子·公孙丑上》云：“夫志，气之帅也。”符契，指作品的“风”是作家“志气”的外在表现。

[3] “是以怊怅述情”两句：因此，（如果想）深切动人的表达感情，一定要使它先具有风的感化力量。怊（chāo）怅，即惆怅，这里指情感活动。

[4] “沉吟铺辞”两句：沉吟，低声吟咏。精心地运用文辞，一定要使它先具有骨的坚实挺拔的力量。

[5] “故辞之待骨”两句：运用文辞需要有“骨”，就好像形体要靠骨架来支撑一样。

[6] “情之含风”两句：表达情感需要有“风”，就好像形体里要含有生气。

[7] 结言端直：结言，遣词造句。端直，端庄正直，指文辞能准确有力地表达文意。

[8] 意气骏爽：意气，即志气。骏爽，昂扬爽朗。

[9] “若丰藻克赡”四句：如果只是辞藻丰富，没有内在的风骨发挥感染作用，那么辞藻就失去了光彩，声韵的魅力也难以体现。振采，抒发辞采。

[10] “是以缀虑裁篇”四句：因此，构思作文一定要充分地培养志气，刚健之气充实了，文辞的光彩才是新鲜的。

[11] “其为文用”两句：风骨对于文章的作用，就好比飞鸟远行要使用翅膀一样。言外之意，文章有风骨，才能气势充沛，深入人心。

[12] “故练于骨者”四句：所以，懂得怎样使文章有骨力的人，文辞的运用一定非常精当；懂得怎样使文章有感染力的人，在感情的表达上一定非常显明。

[13] “捶字坚而难移”两句：捶字，练字。坚，稳妥。结响，指声调。凝，确定有力。不滞，指声调随情思而变化。按：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结响凝而不滞，此缘意义充足，故声律畅调，凝者不可转移。”

声律以凝为贵，犹捶字以坚为贵也。不滞者，由思理圆周，天机骏利，所以免于滞涩之病也。”

[14] “若瘠义肥辞”三句：如果文章意义贫乏，辞藻过多，繁杂而有条理，这是无骨的表现。按：《诠赋》篇云：“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又，《议对》篇云：“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

[15] “思不环周”三句：如果文思不够圆通周密，内容枯燥没有生气，这是无风（感染力）的表现。索莫，萧索寂寥，没有生气。“莫”通“寞”。按：鲍照《拟行路难》之九：“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莫与先异。”

[16] “昔潘勖锡魏”两句：潘勖，东汉末年作家。锡魏，指《册魏公九锡文》。锡，赐，这里指九锡（帝王赐给有特殊功勋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魏，指曹操。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潘勖迎合曹操的意图，代汉献帝起草了此文。其文规范典雅，取法经书（主要是《尚书》），故云“思摹经典”。

[17] “群才韬笔”两句：群才韬笔，意为潘文一出，压倒众人，大家只好搁笔。韬，隐藏。《才略》篇云：“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峻，刚健挺拔。按：“骨髓”一作“骨鲠”。

[18] “相如赋仙”两句：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作家。仙，指《大人赋》。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向汉武帝献《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故云“气号凌云”。按：《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批评《大人赋》的话：“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

[19] “蔚为辞宗”两句：蔚，文采繁盛。遒，强劲有力。《汉书·叙传下》说司马相如的作品是“蔚为辞宗，赋颂之首”。

[20] “能鉴斯要”两句：鉴，明察。要，要领，即上文所说的“风力遒”和“骨髓峻”。定文，使文章的体制得以确立。按：刘勰是以“风骨”作为文章的根本。《附会》篇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风骨”这个概念大致包含了情志和事义两方面的因素。

按：这一部分论述风与骨的含义和特点，从正反两方面说明锻炼风骨的必要性。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1]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2]；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3]；论刘桢，则云“有逸气”^[4]。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5]并重气之旨也。夫翬翟备色，而翮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6]；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7]；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8]。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9]。

【注 释】

[1] “故魏文称”四句：魏文，指魏文帝曹丕。清浊有体，意为气有清浊之分。清气，指清明阳刚之气。浊气，指重浊阴柔之气。这段话见曹丕《典论·论文》。按：曹丕所说的“气”，指创作主体的气质个性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

[2] “故其论孔融”两句：孔融，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体气，兼指作者的气质和作品的风格。《典论·论文》云：“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3] “论徐幹”两句：徐幹，字伟长，建安七子之一。齐气，指舒缓的气质和文风。《典论·论文》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文选》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

[4] “论刘桢”两句：刘桢，字公幹，建安七子之一。逸气，俊逸奔放之气。曹丕《与吴质书》曰：“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按：《才略》篇云：“刘桢情高以会采。”

[5] “公幹亦云”五句：这里所引的话，原文已佚。异气，特异的气质与风貌，即曹丕所说的“体气高妙”之意。笔墨之性，指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才气。性，指先天的气质和才能。

[6] “夫翬翟备色”三句：翬翟（huī dí），指五彩的和长尾的野鸡。备色，色彩丰富。翮（xuān zhù），小飞。力沉，因沉重而无力高飞。

[7] “鹰隼乏采”三句：隼（sǔn），猛禽，与鹰同类而较小。翰飞，高飞。戾（lì），到。《诗经·小雅·小宛》：“宛彼鸣鸠，翰飞戾天。”

[8] “若风骨乏采”四句：螭，猛禽，即上文的“鹰隼”。“翰林”、“文囿”互文，都指文坛。按：刘勰在这里将“风骨”与“采”对举，说明他把“风骨”作为一个整体范畴，是创作主体内在精神和生命力的体现。

[9] “唯藻耀而高翔”两句：意为文采与风骨并重。鸣凤，凤凰。《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按：钟嵘《诗品序》云：“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按：这一段指出风骨与气的关系，并主张风骨与文采相结合。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1]，洞晓情变，曲昭文体^[2]，然后能苴甲新意，雕画奇辞^[3]。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黷^[4]。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5]，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6]，虽获巧意，危败亦多^[7]。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8]！《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9]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10]。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11]。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12]，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注 释】

[1]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两句：以经书作为学习的规范，同时参考子书和史书的写作方法。熔铸，取法。翔集，飞翔停留，比喻浏览参考。

[2] “洞晓情变”两句：情变，指文学创作的变化情况。《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鉴。”曲昭，详尽明了。文体，指文章的基本体制，即下文的“旧规”。按：在本篇之后紧接着《通变》和《定势》两篇，分别承此二句而来。

[3] “然后能苴甲新意”两句：苴（fú）甲，草木的种子外皮裂开发芽，引申为萌发。雕画，指对文辞的修饰。

[4] “昭体”四句：“昭体”、“晓变”承上文而来，意思是如能曲昭文体，洞晓情变，就会使文章具有新颖的构思而不杂乱，具有奇丽的文辞而

不淫滥。黷，滥。

[5] “若骨采未圆”两句：意思是说风骨和辞采还未达到圆熟的地步。按：“骨采”、“风辞”互文，辞采必有风骨，故连类而及。

[6] “而跨略旧规”两句：跨略，超越、忽视。旧规，指各类文体的基本规范。驰骛，追逐。按：《定势》篇云：“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黷旧式，故穿凿取新。”

[7] 危败亦多：危败，即《定势》篇所谓的“失体成怪”、“逐奇而失正”。

[8] “岂空结奇字”两句：怎能生造一些奇字（片面地追求新奇之辞），以至于把错误当作是正常的事情？纰谬，谬误。成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

[9] “《周书》云”三句：辞尚体要，意为文辞应简明精要，文质相称。《尚书·毕命》云：“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孔颖达疏：“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当不惟好其奇异。”按：《尚书》相传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周书》是其中的一部分。

[10] “明者弗授”两句：懂得写作的人因难以说清楚而不能传授，学习者更是无从学起。按：这两句即《神思》篇所说的“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之意。

[11] “于是习华随侈”两句：于是习于浮华，追随淫侈，任其发展下去。张衡《东京赋》：“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觉。”

[12] “若能确乎正式”两句：正式，指雅正的体式。文明以健，《周易·同人卦·彖辞》：“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王弼注：“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这里用来指文章明朗刚健。

按：这一段指出锻炼风骨的途径和方法。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1]。文明以健，珪璋乃聘^[2]。
蔚彼风力，严此骨鲠^[3]。才锋峻立，符采克炳^[4]。

【注 释】

[1] “情与气偕”两句：偕，配合。并，统一。意为作家的情志与其气质，作品的文辞与体制风格是一致的。

[2]“文明以健”两句：珪璋，古代各国间聘问时所持的玉制礼器，使者只有持珪璋才能得到接待（聘问：诸侯之间、诸侯与天子之间派使者问候致意）。《礼记·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礼记·聘义》：“以圭璋聘，重礼也……圭璋特达，德也。”郑玄注：“特达，谓以朝聘也。”孔颖达疏：“行聘之时，唯执圭璋特得通达。”这里用来说明文章只有做到清明刚健，才能像聘问时执珪璋那样得以通达。

[3]“蔚彼风力”两句：培养风力使之繁盛，锤炼文辞使之峻健。蔚，盛大。骨鲠，指文辞及其所显示的义理。

[4]“才锋峻立”两句：（这就能使）才华得到突出的体现，文辞得以焕发光彩。符采，玉的横纹，这里指文采。

【解 读】

本篇旨在阐扬和倡导“风骨”这一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独特概念。一般说来，“风”指风采、风神等精神气韵，而“骨”指骨相形态，前者用来指文章的思想与情感，后者则指文章的文辞与体貌。“风骨”一词溯源于先秦以来的骨相法，荀子的《非相》即有记载，至汉魏六朝用得更多，并大量用于人物品评，如《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晋安帝纪》称王羲之“风骨清举”。刘勰首次把它引进文论，并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含义，作为对各类作品一个总的要求，体现了刘勰的审美理想。从此，“风骨”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与范畴。

刘勰论“风骨”，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重视直观与形象，善于从综合角度去分析问题的思维特点。“风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为了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刘勰一方面对“风”和“骨”分别加以诠释，把风与情（志气）、骨与辞联系起来，如“怛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显然“风”较多地指精神风采，而“骨”指文辞体貌；另一方面，刘勰又把“风骨”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使用，如“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就意味着“风”和“骨”虽然各自的含义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它与藻采相对，体现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和生气。在此基础上，刘勰又提出了锻炼“风骨”的途径和方法，即“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强调要“确

乎正式”，反对“习华随侈，流遁忘反”。

由于“风骨”这个概念所比喻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这就使后人对它的讨论最多，却始终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特别是对“骨”的理解分歧最大。我们以刘勰在本篇中对风骨的诠释为出发点，认为“风”是对情志的美学要求，“骨”是对文辞的美学要求，“风清骨峻”则是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

“风”与“骨”虽然是两个概念，各自都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范畴，还具有特别的意义，那就是它包含着一种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刚健中正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的价值观念。“风骨”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原因正在于此。我们对“风骨”的理解一方面要尊重刘勰的原意，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它背后所蕴涵的精神价值。

就本篇而言，刘勰也并不只是局限于对风、骨各自含义的诠释，他还进一步从曹丕的文气说出发，明确指出“风骨”实际上是作家“重气”的表现，并且说：“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不仅如此，刘勰还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藻采”相对照：“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若风骨乏采，则鸯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显然，“藻”和“采”都属于外在的可见的美，相比之下，“风骨”则具有一种由作家内在的生命力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之美，并且它是不需要依傍于“藻采”而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体现为一种飞扬激越、清峻挺拔的生气。尤其是针对当时浮华绮靡的文风，刘勰更倾向于倡导一种生动感人、明朗刚健的理想文风，这才是他提出风骨论的真正意义所在。

这样，当我们把“风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学范畴来看时，构成风骨的诸因素（如情感、事义或文辞等）脱离了具体的对象，而成为一种统一的美学要求。它体现为作品的一种内在力量，包括感染力和说服力，前者缘于感情的充沛、深沉和强烈，后者则缘于坚实的依据、严密的逻辑和凝练的言辞。

“风骨”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究竟是不是一种风格呢？这就涉及对风格这个概念的理解。风格是与作家的创作个性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创作个性是形成风格的决定因素，而作家的创作个性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陶染的差异，由此而形成的风格必然是多样化的，正如刘勰在《体性》篇中所说的，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我们知道，《体性》篇是专门探讨风格问题的，刘勰把作品的风格概括为八种基本类型，如典雅、远奥、精约、

显附等。如果我们把“风骨”也看成是一种风格，那么，它与“八体”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在“八体”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性的风格？事实上，风格的多样化决定了根本不存在所谓综合性的或总体的风格。刘勰提出“风骨”的目的是为了倡导一种明朗刚健的文风，它虽然接近某种风格类型（如典雅），但其核心精神是对一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它可以存在于各种风格类型的作品之中，具有很大的张力。因此，“风骨”并不是某种风格，而具有更深远的人文审美内涵。

【汇 评】

二者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摅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或者舍辞意而别求风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彦和本意不如此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而四名之间，又有虚实之分。风虚而气实，风气虚而情意实，可于篇中体会得之。辞之与骨，则辞实而骨虚。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之辞，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称，肥辞不与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六）

“风”者，运行流荡之物，以喻文之情思也。情思者，发于作者之心，形而为事义。就其所以运事义以成篇章者言之为“风”。“骨”者，树立结构之物，以喻文之事义也。事义者，情思待发，托之以见者也。就其所以建立篇章而表情思者言之为“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风与骨，均指作品之内在力量，不过一虚一实，一为感情之力，一为事义之力。感情之力借其强烈浓郁，借其流动与气概动人。事义之力，借其结构谨严之文辞，借其逻辑力量动人。风骨合而论之，乃是提倡一种内在力量的美，乃是对于文章的一种美学要求。（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风是指文章中的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骨是指作品的语言质朴而劲健有力，风骨合起来，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王运熙：《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通 变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1]，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2]，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3]，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4]；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5]；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6]，非文理之数尽^[7]，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8]。

【注 释】

[1] “夫设文之体有常”两句：体，指体制规范，即下文所说的“名理”。变文之数，指灵活运用文辞气力的方法。数，方法、规律。无方，无常。

[2] 名理相因：名，指文体的名称。理，指各种文体的写作原理，如“诗言志”（《明诗》），“‘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诠赋》）。诗、赋的风格以“清丽”为特征（《定势》）。按：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云：“舍人但标诗赋书记者，略举四体，以概其余也。诗必言志，

千古同符，赋以讽谕，百手如一，此不可变者也。”

[3] “文辞气力”两句：气力，指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通变，指通晓变化。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指出：“变其可变者，而后不可变者得通。”

[4] “名理有常”两句：资，凭借、借鉴。故实，指过去的作品和已经形成的创作经验。按：《议对》篇云：“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

[5] 数必酌于新声：酌，参考。新声，这里指新的作品。

[6] “然绠短者衔渴”两句：绠（gěng），汲水用的绳子。衔渴，感到口渴。衔，含在口中，引申为心中怀着。辍（chuò）涂，中途停止。涂，通“途”。

[7] 非文理之数尽：文理之数，指写作的方法。

[8] “根干丽土而同性”两句：根干都长在土地里，这是它们共同的特性，但由于枝叶所受阳光的差异而出现了不同的品种。丽，附着。臭味，指枝叶的气味。晞（xī）阳，晒太阳。按：刘勰借这两个比喻来说明“名理有常”和“通变无方”的关系。

按：这一段讲通变的必要性。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1]。黄歌《断竹》^[2]，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3]；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4]；夏歌《雕墙》，缚于虞代^[5]；商周篇什，丽于夏年^[6]。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7]。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8]；汉之赋颂，影写楚世^[9]；魏之篇制，顾慕汉风^[10]；晋之辞章，瞻望魏采^[11]。榘而论之^[12]，则黄唐淳而质^[13]，虞夏质而辨^[14]，商周丽而雅^[15]，楚汉侈而艳^[16]，魏晋浅而绮^[17]，宋初讹而新^[18]。从质及讹，弥近弥淡^[19]。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20]。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21]，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22]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23]，虽

逾本色，不能复化^[24]。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25]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26]，矫讹翻浅，还宗经诂^[27]。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28]，可与言通变矣。

【注 释】

[1] “是以九代咏歌”两句：九代，指下面所讲的黄帝、唐、虞、夏、商、周（包括楚国）、汉、魏、晋（包括宋初）九个朝代。志合文则，在情志的表达上符合创作的法则。

[2] 黄歌《断竹》：黄，指黄帝时期。《断竹》，指《弹（tán）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见于《吴越春秋》。按：《章句》篇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

[3] “唐歌《在昔》”两句：唐，指唐尧时期。《在昔歌》今不传。广于黄世，比黄帝时代有所发展。

[4] “虞歌《卿云》”两句：虞，指虞舜时期。《尚书大传·虞夏传》载有《卿云歌》：“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文于唐时，文采胜过唐尧时代。

[5] “夏歌《雕墙》”两句：《雕墙》，指《五子之歌》，见于东晋梅賾的伪古文《尚书》，是后人伪托的。其中有“峻宇雕墙”一句。缙，文采繁盛。

[6] “商周篇什”两句：篇什，《诗经》中的《雅》、《颂》十篇称为一什，后泛指诗篇。丽于夏年，比夏代更华丽。

[7] “至于序志述时”两句：（这些作品）在述情志、写时势上，原则是一样的。揆（kuí），道理、准则。

[8] “暨楚之骚文”两句：骚，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矩式，模仿、取法。

[9] “汉之赋颂”两句：赋颂，指辞赋作品。影写，模仿。

[10] “魏之篇制”两句：篇制，作品。顾慕，仰慕。

[11] “晋之辞章”两句：辞章，作品。瞻望，仰望，与“顾慕”同义。

[12] 榘而论之：榘（què），商讨。意为以下所论是经过讨论和比较后得出的。

[13] 黄唐淳而质：淳，朴实、淳厚。质，质朴。

[14] 虞夏质而辨：辨，明晰。

[15] 商周丽而雅：商周的作品是华丽而典雅的。按：刘勰把这一时期的作品当作文质彬彬的典范。《征圣》篇云：“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因“圣文”（即五经），主要产生于周代。

[16] 楚汉侈而艳：侈，铺张、夸饰。艳，辞采艳丽。

[17] 魏晋浅而绮：魏晋的作品浅薄而靡丽。绮，绮丽华美。

[18] 宋初讹而新：南朝宋初的作品怪诞而新奇。讹，错误，这里指违反常规，即怪诞。

[19] “从质及讹”两句：从质朴到怪诞，越到后来越乏味。

[20] “竞今疏古”两句：争着模仿今人的作品，而忽视了向古人学习，所以风力文气日渐衰竭。

[21] “今才颖之士”两句：才颖，指才华出众。刻意，专心一意。

[22] 近附而远疏：即“竞今疏古”。近附，指“师范宋集”（学习南朝宋代以来的作品）。远疏，指“多略汉篇”。

[23] “夫青生于蓝”两句：蓝，蓝草，叶可提取蓝色染料。绛，深红色。茜（qiàn），茜草，根可作红色染料。《荀子·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24] “虽逾本色”两句：这两种颜色虽然都胜过了蓝和茜本来的颜色，但它们却不能再有什么变化了。比喻只“师范宋集”，文章不可能有创新发展。

[25] “桓君山云”五句：桓君山，指桓谭（字君山），东汉初年学者。刘、扬，指刘向和扬雄，均为西汉作家和学者。按：桓谭的话已无可考。

[26] “故练青濯绛”两句：提炼青色和绛色。濯（zhuó），洗染。蓝茜，指蓝草和茜草。

[27] “矫讹翻浅”两句：即《宗经》篇所说的“若稟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矫，纠正。

[28] “斯斟酌乎质文之间”两句：斟酌，反复衡量、考虑取舍。质，质朴。文，文采。（yǐn）括，矫正曲木的工具，这里做动词，意为矫正使之适当。

按：这一部分叙述了历代文风的继承关系，强调只有“还宗经诂”，才能矫正当时的不良文风。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1]，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2]。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3]。”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4]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5]扬雄《羽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杳。”^[6]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濛汜。”^[7]此并广寓极状^[8]，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9]。

【注 释】

[1] “夫夸张声貌”两句：对事物声貌的描绘，在汉初的作品中已达到极点。

[2] “自兹厥后”四句：厥，其。轩翥（zhù），高飞。辙，车轮之迹，比喻范围。按：刘勰通过以下的例子，说明当辞赋的夸张声貌已达到极点时，后人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这就从反面证明了“矫讹翻浅，还宗经诂”的必要性。

[3] “枚乘《七发》云”三句：枚乘，西汉初年作家，《七发》是其代表作。文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问，陈述七件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七发》在描写上极力铺张渲染，成为汉大赋的前驱。后人模仿这种体裁写作，如张衡《七辩》、曹植《七启》等，称为“七体”。这几句的原文是：“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兮崖涘。”《文选》李善注：“虹洞，相连貌也。”描写了江面上水天相连的壮观景象，意思是一直望到东海，远远地与苍天融成一片。

[4] “相如《上林》云”五句：《上林》，即《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东沼、西陂，皆为池名，分别在上林苑的东西两边。这几句意在

夸饰上林苑的面积广阔。

[5] “马融《广成》云”五句：马融，东汉学者、作家。《广成》，即《广成颂》。原文是：“大明生东，月朔西陂。”言池水广大，日月出于其中。广成，汉代宫殿名。《礼记·礼器》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郑玄注：“大明，日也。”

[6] “扬雄《羽猎》云”三句：《羽猎》，即《羽猎赋》。出入日月，《文选》李善注：“言其广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天与地杳，意为天与地之间杳然深远。杳，《文选》作“沓”，合也。

[7] “张衡《西京》云”三句：张衡，东汉作家。《西京》，即《西京赋》。《文选》李善注：“言池广大，日月出入其中也。”扶桑，传说中的神树，为太阳升起处。濛汜（sì），神话中的日落处。《淮南子·天文训》：“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楚辞·天问》：“出自暘谷，次于濛汜。”

[8] 此并广寓极状：广寓，广泛比喻。寓，寄托，托喻。极状，极力形容。

[9] “参伍因革”两句：参（sān）伍，错综。数，规律、方法。按：这是对上文的批判性总结。范文澜说：“彦和虽举此五家为例，然非教人屋下架屋，模拟取笑也。”（《文心雕龙注》卷六）又，“参伍”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按：这一段以汉代五家为例，说明“竞今疏古”的后果就是“循环相因”，这就从反面证明了“还宗经诂”的必要。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1]。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2]；然后拓衢路，置关键^[3]，长辔远驭，从容按节^[4]，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5]，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6]。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7]，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8]！

【注 释】

[1] “是以规略文统”两句：规略，规划。文统，文章的纲领。大体，基本原则。

[2] 总纲纪而摄契：总，总览。纲纪，大纲。摄契，统摄要点。

[3] “然后拓衢路”两句：拓，开拓。衢路，大路。置关键，安排重点。

[4] “长辔远驭”两句：辔，缰绳。远驭，驱马远行。按节，按照既定的节奏（写作）。

[5] “凭情以会通”两句：这两句互文，意即凭着情感和气质来会通适变。按：这两句是全文的基本观点。

[6] “采如宛虹之奋髻”三句：宛虹，弯曲的长虹。髻，指彩虹的拱背。长离，朱鸟，二十八星宿中南方七宿的总称。颖脱，才华出众、出类拔萃。

[7] “若乃龌龊于偏解”两句：意为局促于片面的见解，夸耀一得之见。龌龊，局促。矜激，过分夸耀。一致，一得之见。

[8] “此庭间之回骤”两句：这好比在院子里打着圈子跑马，哪里是在万里长途上奔驰呢！骤，驰马。逸步，奔跑。

按：这一段指出通变的方法和要求。

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1]。变则可久，通则不乏^[2]。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3]。望今制奇，参古定法^[4]。

【注 释】

[1] “文律运周”两句：文律，写作的规律。运周，运转不停。《周易·系辞上》：“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2] “变则可久”两句：通，即通晓变化。这两句都是强调只有会通适变，文学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

[3] “趋时必果”两句：意为应善于抓住时机有所变通。乘机，抓住时机。《周易·系辞下》：“变通者，趣（趋）时者也。”

[4] “望今制奇”两句：看清当今文学发展的动向来变化创新，同时还要以古人的作品为借鉴。按：从这两句来看，刘勰强调“参古定法”，

仍然是为了革新。

【解 读】

本篇探讨文学发展过程中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化一贯强调通与变的辩证统一，既倡导传承又鼓励创新。《易传》中提出：“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变》篇明显地借鉴了这一思想。《周易》的主旨是强调变的，只有变，才能通，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刘勰始终强调在变之中求通，在通之中言变，他提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倡导在通变中兼顾文质、雅俗。当时，趋新的一派只追逐新变而忽略传承，复古的一派则强调传承而罔顾更新，刘勰对此都是不赞成的，本篇即表达出他论文“唯务折衷”的思想。

本篇与《风骨》有直接关系。《风骨》篇最后一段提出了锻炼“风骨”的途径：“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攄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黷。”所谓“晓变”，就是要通晓各类文章基本的写作规范和体制源流，从而适应新的变化。“昭体”，就是无论文辞和文意如何变化，都要首先明确文章的基本体势。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达到“文明以健”、“风清骨峻”的效果。而“洞晓情变”和“曲昭文体”正是列于《风骨》之后的《通变》和《定势》两篇的主旨，因此，这两篇的关系非常密切。

本篇是从“有常之体”和“无方之数”两方面出发来论述通变问题的，刘勰在开篇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刘勰强调有常之体的源头则是经诂，“名理相因”的文章体制是“有常之体”的显现，这是不能变的，能变的只是“文辞气力”，“文辞”之变主要在于处理好质文和雅俗的关系，即刘勰所说的“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气力”之变就是最后一段所说的“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这句中的“会通”和“适变”互文，意即从情志（气）入手，来会通适变。

不过，“文辞”和“气力”这两个方面的变革并非同等重要，前者只是表面，后者才是根本。在通变的问题上刘勰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诂”，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变革，而是对近代以来“竞今疏古，风末气衰”

的文风表示不满，黄侃指出：“彦和之言通变，犹补偏救弊云尔……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文心雕龙札记》）在黄侃先生看来，刘勰所说的“通变”，就是复古。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刘勰以复古为药方来对治衰敝文风的意义，正如纪昀所说：“复古而名通变者，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复古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地学习古人的经书，其实经书的内容和体制也是丰富多样的，“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还宗经诰”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后人能像圣人那样立言，使“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圣》），也就是从经书中学习“通变”的方法，而不是只在文辞的表面上做文章。这就不难理解刘勰列举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在描写上“循环相因”的用意了。他说：“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从“循环相因”、“终入笼内”等语可以看出刘勰对继枚乘之后的司马相如、马融等人的态度是有所批评的，黄侃认为这是“明古有善作，虽工变者不能越其范围”，其实这并非彦和本意。因为这五家只是在文辞的表面上有所变化，而并非从情志气力这个根本入手，所以不过是“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这只是“庭间之回骤”，不是真正的“通变”。真正的“通变”是“参伍因革”，不是像汉代赋家那样的“循环相因”，而应该像楚辞那样，“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辨骚》），这才是“万里之逸步”。所以，刘勰在本篇最后提出“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在此基础上，“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情志（气）决定了文章的体制，是“通变”的根本，这与《定势》篇开头所说的“夫情致异区，文殊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的观点是一致的。

【汇 评】

盖此篇本旨，在明穷变通久之理。所谓变者，非一切舍旧，亦非一切从古之谓也，其中必有可变与不可变者焉；变其可变者，而后不可变者得通。可变者何？舍人所谓文辞气力无方者是也。不可变者何？舍人所谓诗赋书记有常者是也。（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定 势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1]，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2]。势者，乘利而为制也^[3]。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4]；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5]；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6]；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7]；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8]，自然之势也。

【注 释】

[1] “夫情致异区”两句：情致，情趣。异区，种类不同。文变，指文体的变化。殊术，不同的方式。

[2] “莫不因情立体”两句：体，指体制。按：“势”由“体”而来，因此，“体势”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格”。但“势”不等于“体势”，因为“势”虽由“体”而来，但从根本上说，“情”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故后文说“情交而雅俗异势”。

[3] “势者”两句：制，指确立而成（的趋势）。按：“势”代表一种自然形成的趋势，它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如机发矢直”以下几句都是对这一特点的具体说明。《孙子兵法·计篇》云：“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4] “是以模经为式者”两句：典雅之懿，即典雅之美。按：《宗经》篇：“禀经以制式。”《体性》篇：“典雅者，熔式经诂，方轨儒门者也。”《体性》篇把作品的风格归纳为八体，“典雅”是其中之一。可见，“体势”具有风格方面的因素。

[5] “效《骚》命篇者”两句：艳逸之华，艳丽卓绝的文采。按：《辨骚》篇：“惊才风逸……艳溢锱毫。”《才略》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

[6] “综意浅切者”两句：综意，指文章总的思想内容。类，大都。酝藉，含蓄。

[7] “断辞辨约者”两句：断辞，措辞。辨约，明辨简约。率，大都。乖，违反，不合。

[8] “譬激水不漪”两句：激水，湍急的流水。漪（yī），水波。槁木，枯木。阴，树荫。

按：这一部分指出文章体势的形成原理，并强调其自然而成的特点。

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1]，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2]。熔范所拟，各有司匠^[3]，虽无严郭，难得逾越^[4]。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5]。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6]。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楯，誉两难得而俱售也^[7]。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8]，宫商朱紫，随势各配^[9]。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10]；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11]；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12]；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13]；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14]；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15]；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16]。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17]。

【注 释】

[1] “是以绘事图色”两句：绘事，指绘画。图色，着色。按：这两句以绘画讲究着色，来比喻文辞以表现情感为主。

[2] “色糅而犬马殊形”两句：色糅，指不同颜色的调配。情交，指不同情感的交错会合。按：由此可见，“势”的不同，是由“情”所决定的。

[3] “熔范所拟”两句：熔范，铸器的模子，这里指学习的对象。司匠，专业的工匠，这里指专门的写作要求。

[4] “虽无严郭”两句：郭（fú），外城，这里指界限。按：“势”虽然不是一种稳定的形态，但由于不同的“势”具有不同的情感、文体以及风格上的倾向，所以彼此之间难以逾越。

[5] “然渊乎文者”六句：意为精通写作的人，能够将奇正、刚柔等不同趋势的风格融会贯通，适时而用。渊，这里指精通。总，指全面掌握、综合运用。

[6] “似夏人争弓矢”两句：《太平御览》卷三四七引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发，无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无所用弓。’羿闻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

[7] “是楚人鬻矛楯”两句：《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鬻（yù），卖。楯，通“盾”。

[8] “是以括囊杂体”两句：若要兼善各种文体，就必须善于对各种风格体势进行衡量辨别。括囊，包罗、兼顾。杂体，各种风格体势。

[9] “宫商朱紫”两句：这里以“宫商”代表声律，以“朱紫”代表文采。意为声律文采的运用，应当与其风格体势相一致。

[10] “章表奏议”两句：章表奏议应做到典雅。准的，准则。按：《章表》篇：“章式炳贲，志在典谟。”又说：“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奏启》篇：“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又说：“若乃按劾之奏……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议对》篇：“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章、表、奏、议都是臣子向帝王上书时所用的文体，故以典雅为准则。《章表》篇云：“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

[11] “赋颂歌诗”两句：赋颂歌诗应做到清丽。羽仪，《周易·渐卦·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孔颖达疏：“其羽可用为物之仪”

表，可贵可法也。”比喻为表率。按：《诠赋》篇：“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此立赋之大体也。”《颂赞》篇：“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明诗》篇：“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12]“符檄书移”两句：符檄书移应做到明快决断。楷式，楷模。按：《书记》篇：“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周易》有《中孚》卦，表示相信）《檄移》篇：“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

[13]“史论序注”两句：史论序注应做到真实精要。按：《史传》篇：“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论说》篇：“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刘勰认为，序、注皆论体（参见《论说》篇）。

[14]“箴铭碑诔”两句：箴铭碑诔，应做到弘润精深。按：《铭箴》：“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碑诔与箴铭大体相同，《诔碑》篇云：“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器赞助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15]“连珠七辞”两句：连珠和七体，应做到巧妙华艳。连珠，用各种比喻说明道理，其文短小精练，合若干短篇为一组，美如串珠。七辞，在一篇文中用七件事来说明道理。连珠、七辞都是赋的变体。《杂文》篇云：“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足使义明而辞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又云：“枚乘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又云：“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馐，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

[16]“此循体而成势”两句：这些都是依据不同的文体而形成不同的体势，并随着体势的变化而形成不同的风格。

[17]“虽复契会相参”四句：意为虽然各种文体风格可以融会渗透，但好比织五彩的锦缎，必须以某种颜色为基础。契会，指各种文体的会合。节文，音韵文采。按：“契会相参”承上文的“括囊杂体”而来，“节文互杂”承“宫商朱紫”而来。本采，即本色，如章表以典雅为本采，赋颂以清丽为本采。

按：这一部分指出在写作过程中，定势原理的具体运用。

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1]。陈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2]言势殊也。刘桢云：“文之体势实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3]公幹所谈，颇亦兼气^[4]。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又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5]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6]，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

【注 释】

[1] “桓谭称”四句：桓谭，字君山，东汉初年学者，他的话今已无可考，可能是他《新论》一书中的佚文。

[2] “陈思亦云”八句：陈思，指曹植（曾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他的话亦无可考。烦，繁多。离言，断句。辨白，辨别清楚。

[3] “刘桢云”五句：刘桢，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所云，亦不详出处。天下一人，即天下第一人。

[4] “公幹所谈”两句：公幹，指刘桢（字公幹）。刘桢对富于气势的作品特别推崇，故有此论。按：刘勰引刘桢的话来进一步说明“势”的特点，可见“势”的形成不仅仅由“体”决定，也受到“气”的影响。因气有刚柔，所以势也有刚柔之分。

[5] “又陆云自称”六句：陆云《与兄平原书》云：“昔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洁（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按，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今本《陆士龙集》作尚洁，盖草书势絜近，初讹为絜，又讹为洁也。”）悦泽，悦目的色泽，指美丽的文采。张公，指西晋作家张华。宗，遵从。

[6] 势实须泽：这是对陆机曾“尚势而不取悦泽”的纠正，“势”必须润饰，说明它不仅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也需要人为的修饰。因此，定势

按：这一段评述前人的各种“势”论，说明势有不同类别。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1]，原其为体，讹势所变^[2]。厌黷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3]。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4]。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5]，中辞而出外^[6]，回互不常，则新色耳^[7]。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8]。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9]。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10]；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11]。秉兹情术，可无思耶！

【注 释】

[1] “自近代辞人”两句：近代，指晋宋以来。诡，怪异、反常。《序志》篇：“辞人爱奇，言贵浮诡。”

[2] “原其为体”两句：原，推究。讹势，错误的趋势，指违反常规。《通变》篇：“宋初讹而新。”

[3] “厌黷旧式”四句：厌黷（dú），厌烦。穿凿，牵强附会。反正，篆文的“正”字反过来就成了“乏”字。

[4] 辞反正为奇：即下文所说的“颠倒文句”，有意追求一种新奇陌生的效果。按：以下几句都是对近代辞人片面追求新奇文风的批评。

[5] 上字而抑下：把本该放在前面的字拿到后面去。如鲍照《石帆铭》，把“想彼君子”写作“君子彼想”。庾信《梁东宫行雨山铭》把“衫同草绿，面似花红”写作“草绿衫同，花红面似”。

[6] 中辞而出外：把本该在句中的字移到别句中去。如江淹《恨赋》，把“孤臣坠涕，孽子危心”故意写成“孤臣危涕，孽子坠心”。

[7] “回互不常”两句：以故意颠倒词序、违反常规，来追求一种新奇

的效果。回互，回环交错。《谐隐》篇：“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

[8] “夫通衢夷坦”六句：通衢，大路。夷坦，平坦。适俗，迎合时俗。

[9] “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两句：深通写作的人因立意新颖而写得巧妙，标新立异的人因不合体制而变得怪异。密会，指对写作有深入的领会，能够准确周密地表达文意。苟异，只求奇异。

[10] “旧练之才”两句：意为老练的作者能够做到新奇而不失其正。旧练之才，老练的作者，即对规范的文体熟练掌握的人。驭，驾驭。

[11] “势流不反”两句：这种趋势如果发展下去而不纠正，文章的体制就被破坏了。

按：这一段批判“近代辞人”违反定势原理的不良倾向，并提出了“执正以驭奇”的要求。

赞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1]。湍回似规，矢激如绳^[2]。因利骋节，情采自凝^[3]。枉辔学步，力止寿陵^[4]。

【注 释】

[1] “形生势成”两句：势由形而生，二者前后相承。按：就文章而言，这里的“形”包括情和体两方面，所谓“因情立体，即体成势”。

[2] “湍回似规”两句：正如回旋的急流似圆规的弧线，射出的激箭似笔直的绳子。

[3] “因利骋节”两句：根据文体的特点来进行创作，情感和辞采就能得到完全的结合。

[4] “枉辔学步”两句：否则就如同那个邯郸学步的寿陵人，到头来一事无成。枉辔，指不走正路。寿陵，燕国的城邑。《庄子·秋水》：“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解 读】

本篇综论文章创作中颇有意味的即体成势、因势而动的问题。关于本篇的主旨，多数研究者认为是论述文体与风格的关系，“势”即体势，属于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即各种体裁本身所需要的风格。王元化先生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他说：“刘勰提出体势这一概念，正是与体性相对。体性指的是风格的主观因素，体势则指的是风格的客观因素。”又说：“从这种体裁本身出发，要求作家必须顺应它的特定风格，而这种特定风格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因而是排斥主观随意性的，这是风格的客观因素。”^①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即体成势”的“势”从“体”而来，每一种文体为了适应内容和表达上的需要，必然有其特定的风格方面的要求。

刘勰在篇中将文体和相应的风格归纳为六大类：如“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等等。其中的“典雅”、“清丽”等便是由“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等文体而形成的风格，所以本篇又是对文体论各篇“敷理以举统”部分所做的总结。如《明诗》篇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诠赋》篇强调赋这种文体应该做到“丽词雅义”。可见，“清丽”正是“赋颂歌诗”这类文体的主要特征。又如，《檄移》篇说“檄”这种文体“植义扬辞，务在刚健……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这几句正是对“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的具体说明。“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一句表明了“势”与文体风格的关系非常密切。

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势”就等于文体风格。在上句中，“此……者也”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句式，意思是典雅、清丽等都是依据一定的文体而产生某种“势”，又随着“势”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与该文体相应的风格。可见，“势”与文体风格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它们都是依据某种文体而产生的，而“势”是介于“体”与风格之间的过渡形态。与“体”相比，它更为具体，可以使人产生某种联想，更富于形象性；与风格相比，它还不是一种确定的稳固的形态，它具有某种动态的趋势，在作品中可以表示一种展开的过程或艺术效果。如刘勰在本篇中引刘桢的话说：“文之体势实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

^① 王元化：《刘勰风格论补述》，见《文心雕龙讲疏》，131～13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可得也。”这里所说的“势”就与“意味”颇为接近，同时又兼有“气”的含义。

由此看来，“体性”的“体”指风格，这是大家公认的，而“体性”这个概念是由“体”和“性”组成，它不仅指风格，而且还包括形成风格的主观因素（即才、气、学、习四个方面）。“体势”的“体”是指文体或体制，“势”则是指与文体相适应的表达方式，它具有动态的美感，蕴涵着作品的展开过程和艺术效果。但“势”的形成并非只受“体”的制约，刘勰强调的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可见，“情”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所以他才有“情交而雅俗异势”的说法。

此外，“势”的确立还与作家的个性因素有关，所谓“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缚”。刘勰又引曹植的话说：“陈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在刘勰看来，由于主体的喜好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势”。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体势”看成是“风格的客观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势”这个概念：

首先，刘勰所说的“势”，是受了《孙子兵法》的影响（詹瑛先生论之甚详），“势者，乘利而为制也”一句就与《孙子兵法·计篇》中的“势者，因利而制权也”的说法颇为相近。就此而言，“势”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术”，它是灵活多变的，本篇以“情致异区，文变殊术”发端，正说明了这一点。又，《奏启》篇说“奏”这种文体“术在纠恶，势必深峭”，也是把“势”作为一种文术。因此，把“势”理解成表现方式要比文体风格的说法更准确些。

其次，刘勰指出，“势”是一种“自然之趣”，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可见，“势”含有必然性或规律性的意思在内。所谓“体势”，就是指各种文体本身所要求的表现方式及其规律。

再次，“势”的形成，也与主体的选择和创作个性等因素有关，所谓“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缚”。因此，发挥创作主体的个性和优势也是“定势”的重要条件。

“定势”的问题在理论上有何意义呢？“定势”是作家在完成构思之后紧接着要考虑的问题，是形成作品体制风貌的关键，正如他在篇末的“赞”中所说：“形生势成，始末相承。”刘勰在“体”的基础上又引入

“势”的概念，反映了他对文术的高度重视。《风骨》篇云：“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可见，刘勰是把“确乎正式”（亦即“定势”）作为一种文术来看的。而他提出“定势”的问题，并强调“执正驭奇”，反对“逐奇而失正”，也是为了纠正近代以来人们“率好诡巧”、“穿凿取新”，片面追求新奇讹滥的不良文风，体现了他一贯的宗经立场。不仅如此，他在篇末的“赞”中又指出：“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所谓“因利骋节”，就是“乘利而为制”，进而做到“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这样就能使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达到完美的结合，再一次强调了“定势”的重要性，同时又引出了下面的《情采》篇。

情 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1]！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2]：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鞞同犬羊^[3]；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4]：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5]，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6]，其为彪炳，缛采名矣^[7]。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8]；二曰声文，五音是也^[9]；三曰情文，五性是也^[10]。五色杂而成黼黻^[11]，五音比而成《韶》、《夏》^[12]，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13]。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14]；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15]。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16]。庄周云：“辩雕万物。”^[17]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18]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19]，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20]；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21]。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

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22]。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23]；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24]。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25]。

【注 释】

[1] “圣贤书辞”三句：文章，指著述文采鲜明。《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何晏注：“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可以耳目循。”

[2]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两句：沦漪，水上微波。结，形成。花萼，花托，在花的最外部。振，开放。

[3] “虎豹无文”两句：文，指皮毛上的花纹。鞞（kuò），去了毛的兽皮。《论语·颜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鞞”同“鞞”。

[4] “犀兕有皮”两句：犀兕，都是似牛的野兽，皮坚韧，可制铠甲。资，凭借。

[5] “若乃综述性灵”两句：性灵，性情。器象，物象。按：这两句分别指抒情和状物。

[6] “镂心鸟迹之中”两句：镂心，精心刻画。镂，雕刻。鸟迹，指文字。织辞，组织文辞。鱼网，指纸张。

[7] “其为彪炳”两句：彪炳，光彩鲜明。縟，繁盛。名，显著。

[8] “一曰形文”两句：形文，指五色形成的文采。五色，青、黄、赤、白、黑。

[9] “二曰声文”两句：声文，指音乐形成的文采。《礼记·乐记》：“声成文，谓之音。”五音，指宫、商、角、徵（zhǐ）、羽。

[10] “三曰情文”两句：情文，情中之文。五性，泛指人的性情。

[11] 黼黻（fǔ fú）：古代礼服上的花纹。

[12] 五音比而成《韶》、《夏》：比，配合。《韶》，舜乐。《夏》，禹乐。《韶》、《夏》在这里泛指音乐。

[13] 神理之数也：神理，指自然之理。

[14] “《孝经》垂典”两句：垂典，传下法则。《孝经·丧亲》：“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丧言不文，意为居丧时说话不讲究文采。

[15] “故知君子常言”两句：常言，指平时（不是居丧时）所说的话。未尝质，并不质朴。按：刘勰认为，除丧言不文外，君子平常之言都是有文采的。

[16] “老子疾伪”四句：《老子》八十一章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真实、可靠。五千，即《道德经》，因其共有五千字，故称。

[17] 辩雕万物：以巧言描绘万物。辩，巧言。《庄子·天道》云：“辩虽雕万物，不自说（悦）也。”

[18] 艳乎辩说：辩说之言在于艳丽，即以辩说为美。

[19] “绮丽以艳说”两句：用绮丽的语言来美化辩说，用修饰的辞藻来精心描绘。

[20] “研味《孝》、《老》”两句：研究品味《孝经》、《老子》，可知其文章或重文采、或重质朴，都取决于作家的性情。

[21] “详览《庄》、《韩》”两句：仔细体察《庄子》、《韩非子》，可见其华丽的形式已胜过了内容，结果必流于淫侈。

[22] “若择源于泾渭之流”三句：若能从源头上分辨清浊，在邪路与正途之间从容思考，也就能驾驭文采了。泾渭之流，旧说泾浊渭清。按：这里刘勰用清流和正路比喻“文质附乎性情”，即情辞相符；用浊流和邪路比喻“华实过乎淫侈”，即华而不实，就有淫侈之过。

[23] “夫铅黛所以饰容”两句：铅，铅粉。黛，古代女子画眉用的青黑色颜料。盼，顾盼。倩，动人的笑貌。《诗经·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淑，美好。

[24] “文采所以饰言”两句：文采可以修饰语言，但文采之美却源于作者的性情。

[25] “故情者文之经”五句：意为情理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情理的纬线；经线端正了然后纬线才能织成，情理确定了然后文辞才能畅达，这是文章写作的根本。按：这几句中的“情”与“理”、“文”与“辞”都互文见义。纪昀评曰：“此一篇之大旨。”

按：这一部分论述情与采的关系，指出情理是文章的根本，而辞采是建立在情理的基础之上的。

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1]。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2]，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3]，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4]，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5]。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6]。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7]；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8]。真宰弗存，翩其反矣^[9]。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10]；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11]。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12]！

【注 释】

[1] “昔诗人篇什”四句：诗人，指《诗经》的作者。篇什，指《诗经》中的诗篇。《雅》、《颂》中每十篇称为“什”，故以“篇什”代指诗篇。辞人，辞赋家。赋颂，辞赋作品。按：《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见，《诗经》的作者以情为本，故曰“为情而造文”。而辞赋家（特别是汉代赋家）为适应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需要，铺陈夸饰，竞相模仿，虽辞采富丽，但缺少作家的真情实感，故曰“为文而造情”。

[2] “盖风雅之兴”两句：兴，产生。志思蓄愤，心怀忧愤。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著书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写作传统。

[3] “而吟咏情性”两句：语出《毛诗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

[4] “诸子之徒”四句：诸子，这里指辞赋家。郁陶（yáo），忧思郁结。苟，随意。鬻声钓世，沽名钓誉。鬻，卖。钓，骗取。

[5] “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两句：要约，简明扼要。写真，表达真

情实感。淫丽，过分华丽。烦滥，杂乱而无节制。

[6] “故体情之制日疏”两句：体情之制，指体现真情的作品。逐文之篇，指片面追求辞藻的作品。

[7] “故有志深轩冕”两句：轩冕，古代官员所乘的车子及所戴的礼冠，指高级官位。皋壤，水边的高地，比喻隐居生活。《庄子·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

[8] “心缠机务”两句：机务，政务。人外，尘世之外。

[9] “真宰弗存”两句：真宰，真心。宰，主宰，指心。翩其反矣，这里指为文与其内心恰好相反。《诗经·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毛传》：“翩然而反。”原意是箭矢反向疾飞。《说文》：“翩，疾飞也。”

[10]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两句：意为有真情实感的文章，自会使人百读不厌。《史记·李将军列传》：“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小路。实，果实。

[11] “男子树兰而不芳”两句：意为没有真情实感的文章，就不会有感染力。《淮南子·缪称训》：“男子树兰，美而不芳。”树，种植。芳，香。

[12] 文岂足征：征，证验，这里指可信、有价值。

按：这一部分总结了“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批判了后者，进一步提出了“述志为本”的文学主张。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1]；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2]。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3]。“言隐荣华”^[4]，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衣”，恶文太章^[5]；賁象穷白，贵乎反本^[6]。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7]，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摘藻^[8]；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9]，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10]；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11]。

【注 释】

[1] “是以联辞结采”两句：因此，写文章讲究辞采，是为了抒情说

理的需要。理，指情理。

[2] “采滥辞诡”两句：如果辞采泛滥而怪异，那么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就被遮蔽。翳（yì），遮蔽。

[3] “固知翠纶桂饵”两句：翠纶，用翡翠的羽毛装饰钓鱼绳。桂饵，用肉桂作钓饵。按：《太平御览》卷八三四引《阙子》：“鲁人有好钓者，以桂为饵，黄金之钩，错以银碧，垂翡翠之纶，其持竿处位即是，然其得鱼不几矣。故曰：钓之务不在芳饰，事之急不在辩言。”

[4] “言隐荣华”：意为言辞的意义被华丽的辞藻所掩盖。《庄子·齐物论》：“言隐于荣华。”成玄英疏：“荣华者，谓浮辩之词、华美之言也。只为滞于华辩，所以隐蔽至言。”

[5] “是以‘衣锦 衣’”两句：衣锦，穿锦绣衣裳。（jiǒng）衣，套在外面的麻布罩衣。在锦衣的外面再加上 衣，是为了避免锦衣过于显眼。所以下文说“恶文太章”。章，同“彰”，显著。《诗经·卫风·硕人》：“硕人其颀，衣锦 衣。”

[6] “贲象穷白”两句：《周易》中有贲卦。《序卦》云：“贲者，饰也。”《杂卦》云：“贲，无色也。”象，卦象。穷白，最终归于白色。反本，返归本色。按：《贲卦》上九的爻辞是：“白贲无咎。”《象辞》亦云：“白贲无咎，上得志也。”王弼注曰：“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在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

[7] “夫能设模以位理”两句：设模，确立规范。位理、置心，安置情理。拟地，拟定辞采的基调。地，质地。《定势》篇云：“各以本采为地矣。”

[8] “心定而后结音”两句：“心定”与“理正”互文。结音，调协声律。摘藻，铺陈辞藻。

[9] “使文不灭质”两句：文，辞采。质，思想内容。博，指繁复的辞藻。溺心，指淹没思想内容。《庄子·缮性》篇云：“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

[10] “正采耀乎朱蓝”两句：正采，即正色，指青、赤、黄、白、黑。朱蓝，即赤、青，都是正色。间色，杂色，包括绿、红、碧、紫、黄。红紫，均为间色。

[11] “乃可谓雕琢其章”两句：这可以说是善于修饰辞章、文质兼备的君子了。《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按：这一段指出了“采滥辞诡”的危害，要求因情敷采，文质兼备。

赞曰：言以文远^[1]，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贍^[2]。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3]。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注 释】

[1] 言以文远：立言要有文采，才能流传久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2] “心术既形”两句：心术既形，指内心的活动（即思想感情）表现出来。英华，文采。贍，富足。《礼记·乐记》云：“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

[3] “吴锦好渝”两句：好渝（yú），容易变色。渝，改变。舜英，木槿花，朝开暮落，容易凋落。《诗经·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

【解 读】

本篇论述情采这一对范畴的关系。刘勰在《序志》篇中以“剖情析采”来概括创作论的内容，可见“情”与“采”的关系是全书下篇讨论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从《神思》至《定势》五篇所论述的内容如艺术构思的方法、风格体制的确立等都是关于“剖情析采”的根本问题，即《总术》篇所说的“务先大体”，从《声律》至《练字》七篇主要是论述修辞技巧的问题，是“剖情析采”的具体方法，那么，处在《定势》和《声律》之间的《情采》和《熔裁》两篇则是“剖情”与“析采”、“熔意”与“裁辞”相兼，因而在创作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情采》篇所说的“情”与“采”都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要素，刘勰称之为“情文”，而它乃是“五性发而为辞章”。“五性”，泛指人的性情，“辞章”则指富于文采的作品。可见，“情文”正是由“情”与“采”结合而成的，二者的关系正如“质”与“文”的关系，都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文附质”，另一方面“质待文”，彼此相互依存。但二者又不能等量齐观，所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可见，作为“文之经”的“情”和“理”才是根本，不能忽略了这个根本而片面地追求辞采，否则，“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刘勰以“情采”这对范畴取代传统的“文质”论，这是他的独创之处，反映了他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深化，也是对魏晋以来“缘情说”的发展。不过本篇所论并非只限于文学，所以情理并重，同时作为“立文之本源”。此外，《熔裁》篇指出：“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体性》篇亦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可见，“情采”的“情”应该兼指“情理”。

在“情”的问题上，刘勰不仅把它作为根本（“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而且特别强调它的真实性。刘勰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指出“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中对这几句给予高度评价：“寥寥数语，古今文章变迁之迹，盛衰之故，尽于此矣。”所谓“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这正是“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的根本差别。如果华丽的辞采不能用来表达真情实感，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好比“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所以刘勰强调“赅象穷白，贵乎反本”，要求“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摘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的文采回归情理本体。

刘勰此篇的价值，贵在引入自然之道来论述情与采的关系，特别是强调情采之运用要出于真心，反对当时无病呻吟的创作态度。他批评当时有些人的创作“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认为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致命伤，并痛切地指出：“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可以说是对于当时虚浮成风的创作现状的针砭，对于现实的中国文艺也有深刻的警醒作用。

同时，刘勰认为圣人的经典体现出情采合一、真实感人的风采，这些观点与他征圣、宗经的立场是一致的。《征圣》篇强调“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宗经》篇进一步提出“六义”说，把“情深而不诡”放在首位。此外，在《体性》篇中刘勰指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在《定势》篇中又有“因情立体”的说法，在《詮賦》篇中反对“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情采》篇的基本精神，本篇正是把上述这些说法集中起来做了系统的阐发，使之更加完善。而刘勰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显然是针对齐梁以来“为情造文”、“采滥忽真”的不良文风而发的，正如清人纪昀所说：“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陈其弊。”

【汇 评】

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于缛丽，以藻饰相高，文胜质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此篇旨归，即在挽尔日之颓风，令循其本，故所讥独在采溢于情，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遑多责，盖揉曲木者未有不过其直者也。虽然，彦和之言文质之宜，亦甚明瞭矣。首推文章之称，缘于采绘，次论文质相待，本于神理，上举经子以证文之未尝质，文之不弃美，其重视文采发此，曷尝有偏畸之论乎？然自义熙以来，力变过江玄虚冲淡之习而振以文藻，其波流所荡，下至陈隋，言既隐于荣华，则其弊复与浅露朴陋相等，舍人所讥，重于此而轻于彼，抑有由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采之为物，虽以状物写象为职，而其用乃在明情表思。且其至者，虽似纯状物象，亦即表达情思。舍人此篇所论，端在明其本末，非黜采不用也。（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熔 裁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1]。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2]。立本有体，意或偏长^[3]；趋时无方，辞或繁杂^[4]。蹊要所司，职在熔裁，括情理，矫揉文采也^[5]。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谓之裁^[6]。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7]，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8]。骈拇枝指，由侈于性^[9]；附赘悬疣，实侈于形^[10]。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11]。

【注 释】

[1] “情理设位”两句：意为情理（即思想内容）是根本，它确立了文章的基本格局，而文采是在此基础上运用展开的。按：刘勰曾多次强调这一点，如《情采》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附会》篇：“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2] “刚柔以立本”两句：以刚健或柔婉作为文章的基调，以变通来适应时代的变化。《周易·系辞下》：“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刘勰在《定势》篇中亦云：“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

[3] “立本有体”两句：由思想感情来树立根本有体制上的要求，但文意并不是处处都合乎规格要求的，它有时偏于冗长。体，指文章的体制规范。《定势》篇：“因情立体。”

[4] “趋时无方”两句：适应时代的变化没有常规可循，所以文辞的运用有时就可能会显得繁杂。

[5] “蹊要所司”四句：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熔裁。也就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调整文章的思想内容（情理），并改正文辞运用上的不足。蹊要，主要的途径。（yǐn）括，矫正曲木的工具，这里做动词，矫正。矫揉，使曲者为直（矫），直者为曲（揉），即纠正。

[6] “规范本体谓之熔”两句：规范本体，使思想内容纳入一定的规范。本体，指思想内容，即情理。浮词，虚浮之词。按：从这两句来看，熔裁的意思就是熔意和裁辞。

[7] “裁则芜秽不生”两句：芜秽，指杂乱的言词。纲领，即情理，因情理是文章的根本，故以纲领称之。

[8] “譬绳墨之审分”两句：绳墨，工匠取直用的墨线。审分，审定分辨（木料的曲直）。斫（zhuó）削，砍削。

[9] “骈拇枝指”两句：骈拇、枝指是由于它本来就是多余的。骈拇，脚的拇指与二指相连。枝指，手的拇指旁生一小指。侈，多余。性，指天性。

[10] “附赘悬疣”两句：附赘，附生的赘肉。悬疣（yóu），挂在身上的肉瘤，比喻多余而无用的东西。侈于形，对于形体来说是多余的。《庄子·骈拇》：“附赘县疣，出乎形哉。”县，通“悬”。

[11] “一意两出”四句：同样的意思重复出现，这是内容上的多余；同样的词句重复出现，这是文辞上的累赘。按：“一意两出”者，如刘琨的《重赠卢谿》：“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同辞重句”者，如张华《杂诗》：“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

按：这一段解释熔、裁各自的含义及其作用。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1]。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2]：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

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3]。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4]，绳墨以外，美材既斫^[5]，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6]。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7]，异端丛至，骈赘必多^[8]。

【注 释】

[1] “心非权衡”两句：权衡，即秤。意为心不像天平秤得那么准，在思绪的整理和辞采的运用方面，势必有或轻或重的偏差。

[2] “是以草创鸿笔”两句：鸿笔，指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文章。《附会》篇云：“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按：从“鸿笔”一词来看，本篇（包括《附会》篇）所论似乎更侧重于那些无韵之笔，这与《情采》篇所针对的“情文”（有韵之文）恰好形成互补。三准，指构思行文的三项准则。

[3] “履端于始”六句：“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都是借用《左传·文公元年》中的话，原是由于推算历法的术语，这里只是用来表示首先、其次、最后之意，与原来的含义无关。位体，指确立主干。取类，（经过斟酌）在同类的事例中选择典型（即最能表现主题的需要）。撮，摄取。举要，概括要点。按：“三准”的具体内容参见“解读”。

[4] “然后舒华布实”两句：舒华，铺陈文辞。布实，展开文章内容。献替，取舍。即《附会》篇所说的“献可替否”（采用好的，剔除不好的）。节文，音韵文采。《定势》篇：“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又，“节”亦可解作“调节”。节文，即调节文辞。

[5] “绳墨以外”两句：绳墨，代指“三准”。美材，比喻文章所用的好材料。意为只要不符合“三准”的要求，即使文章所用的材料再好，也应该去掉。

[6] “故能首尾圆合”两句：圆合，吻合地非常圆满。条贯，条理。统序，井然有序。

[7] “若术不素定”两句：术，方法、原则，即上文所说的“三准”。素定，事先确定。委心，随意。逐辞，追求辞采。

[8] “异端丛至”两句：异端，即绳墨以外的内容或文辞。丛至，纷至沓来。骈赘，多余的东西。

按：这一段论熔意，提出了熔意的三条准则。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1]；游心窜句，极繁之体^[2]；谓繁与略，适分所好^[3]。引而伸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4]。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5]。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6]。

【注 释】

[1] “精论要语”两句：精当的议论和扼要的语言，是极简略的风格。

[2] “游心窜句”两句：思绪奔放，文辞铺张，是极繁复的风格。游心，游荡心思，即浮想联翩。窜句，指文辞铺张。

[3] “谓繁与略”两句：而所谓繁与略，都是与作者的个性和爱好相适应的。

[4] “思赡者善敷”两句：文思繁复者善于铺陈，才思精要者善于简化。核，精要。

[5] 善敷者辞殊而义显：辞殊，文辞繁复而变化多样。

[6] “字删而意阙”四句：言重，指语言重复。按：范文澜指出：“裁字之义，兼增删二者言之，非专指删减也。此节极论繁略之本原，明白不可复加。”（《文心雕龙注》卷七）

按：这一段论裁辞，强调要“适分所好”，做到“字去而意留”，“辞殊而义显”，不是一味的求简。

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1]。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2]。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3]。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4]，巧犹难繁，况在乎拙^[5]！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6]，庸音足曲^[7]，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8]。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9]；万趣会文，不离辞情^[10]。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11]，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

【注 释】

[1] “昔谢艾、王济”两句：谢艾，东晋凉州牧张重华的僚属。王济，当与谢艾同僚。西河，郡名，在今山西西北部一带。下句中的张骏，是张重华之父，东晋初为凉州牧。

[2] “至如士衡才优”四句：士衡，陆机的字。缀辞，遣词造句。士龙，陆云的字，陆机的弟弟。《晋书·陆机传》：“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陆云《与兄平原书》：“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

[3] “及云之论机”五句：亟(qì)，屡次。崇，看重。友于，指兄弟。陆云《与兄平原书》：“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刘勰《才略》篇亦云：“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按：“于”是介词，古人为求新奇，把“友于”连用，代指兄弟。

[4] “虽玩其采”两句：玩，玩味、欣赏。倍，加倍。

[5] “巧犹难繁”两句：（像陆机这样）才思精巧的人尚且难以避免文辞的繁杂，何况是平庸之辈呢！

[6] 榛楛勿剪：榛楛(zhēn hù)，杂乱丛生的树木。陆机《文赋》云：“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文选》李善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辞亦美。”比喻有了佳句，芜杂的文辞也随之生

色，可以不删。

[7] 庸音足曲：与上句意思相近。按：陆机《文赋》云：“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蹉跎（chēn chuō）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意思是说自己才力有限，找不到好的辞句，所以只好像跛脚走路一样，发出平庸的音调，聊以凑成全曲。

[8] “其识非不鉴”两句：鉴，明察。芟，删除。

[9] “夫百节成体”两句：成百的骨节构成人体，共同依靠血脉的流通。荣卫，即营卫，指血脉流通。《黄帝内经·素问·热论》：“营卫不行，五藏（脏）不通，则死矣。”古代中医认为，营气主血，卫气主气，二气运行全身，滋养护卫着五脏和机体。

[10] “万趣会文”两句：多种意趣会合成文，离不开文辞与内容的配合。

[11] “若情周而不繁”两句：情周，指情感表达全面、周密。辞运，文辞运用自如。滥，泛滥，指辞采过多。

按：这一段总结前人写作实践上的正反经验，进一步说明熔裁的必要性。

赞曰：篇章户牖，左右相瞰^[1]。辞如川流，溢则泛滥^[2]。权衡损益，斟酌浓淡^[3]。芟繁剪秽，弛于负担^[4]。

【注 释】

[1] “篇章户牖”两句：篇章结构如同门窗，应当左右配合。瞰，观望。

[2] “辞如川流”两句：溢，过多。按：这两句与《情采》篇反对“采滥辞诡”、“繁采寡情”的主张是一致的。

[3] “权衡损益”两句：权衡，衡量。浓淡，指行文的详略、辞采的多寡。

[4] “芟繁剪秽”两句：弛，放松，这里指减轻。负担，指繁多杂乱的辞藻。

【解读】

什么叫“熔裁”？刘勰的解释是：“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其中，“熔”是对思想内容而言，即“括情理”，使之“纲领昭畅”；“裁”是对浮文繁辞而言，即“矫揉文采”，使之“芜秽不生”。因此，本篇主要是论述内容的规范和文辞的剪裁问题。

刘勰为什么提出“熔裁”的问题？本篇开头就说明了这一点：“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意思是说，由于作者的气质性情、遣词造句因人而异，在内容的安排和文辞的运用上可能会出现冗长、繁杂的问题，只有通过“熔裁”，才能使文章“首尾圆合，条贯统序”，“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此外，刘勰在《风骨》篇中也提到：“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而通过“熔裁”，就可以避免上述问题，从而使作品达到“风清骨峻”的理想境界。

可见，“熔裁”是创作构思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熔裁”二字主要是针对意和辞的繁杂来说的。不过，“熔裁”的“熔”是对思想内容的规范，不是一味的简化；而“裁”的标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所谓“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只有做到“字去而意留”，“辞殊而义显”，才算达到目的。所以，黄侃指出：“熔裁之名，取其合法；如使意郁结而空简，辞枯槁而徒略，是乃以铢黍之金，铸半两之币；持尺寸之帛，为逢掖之衣，必不就矣。或者误会熔裁之名，专以简短为贵，斯又失自然之理，而趋狭隘之途者也。”（《文心雕龙札记》）

“熔裁”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熔意和裁辞。裁辞的标准已如上所述，那么如何进行熔意呢？刘勰提出了著名的“三准”说。所谓“三准”，是指行文构思之初所确立的三项准则：“设情以位体”，即根据表达思想情感的需要来确定文章的体制和结构；“酌事以取类”，即选取恰当的材料来表现主题；“撮辞以举要”，即用精要的言辞来概括要点。确立“三准”的目的是使文章达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的效果。可见，它主要是针对全篇的立意和布局而言的，而不在于文辞的修饰或取舍（那是“三准既定”之后的事情）。另外，从“思绪初发”、“草创鸿笔，先标三准”等语来看，“三准”只是动笔之前的构思阶段，有的研究者（如王元化）把它看成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从构思到成文的三个步骤，并不符合刘勰的原意。

如果说“熔”是着眼于篇章，那么，“裁”则侧重于字句。如何裁辞

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谓实际情况，应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适分所好”。所谓“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裁辞的目的不是一味的求简，而是能够使不同的作家都能发挥出各自的长处，使“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

二是“修短有度”。正如刘勰所说：“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相反，像陆机在《文赋》中说：“彼榛櫟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意即有了警句，那些芜杂的句子也随之生色，可以不删，这种为繁辞冗句辩护的说法就不值得肯定。《才略》篇说陆机“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所以刘勰认为：“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

上述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要求从作家和作品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到像谢艾、王济那样“练熔裁而晓繁略”，所谓“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而不是像陆机那样“情苦芟繁”。因此，“熔裁”的标准可以用篇末“赞”语中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权衡损益，斟酌浓淡。”

【汇评】

作文之术，诚非一二言能尽，然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修词二者而已。意立而词从之以生，词具而意缘之以显。二者相倚，不可或离。意之患二：曰杂，曰竭。竭者，不能自宣；杂者，无复统序。辞之患二：曰枯，曰繁。枯者，不能求达；繁者，徒逐浮芜。枯竭之弊，宜救之以博览；繁杂之弊，宜纳之于熔裁。舍人此篇，专论其事。（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声 律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1]，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2]。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3]；吐纳律吕，唇吻而已^[4]。古之教歌，先揆以法^[5]，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6]。夫徵羽响高，宫商声下^[7]；抗喉矫舌之差^[8]，攒唇激齿之异^[9]，廉肉相准，皎然可分^[10]。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11]；搞文乖张^[12]，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13]。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14]；可以数求，难以辞逐^[15]。

【注 释】

[1] “声含宫商”两句：宫商，人的声音中含有宫、商、角、徵、羽五声。宫商是概称。肇，开始。血气，这里指天赋的生理基础。

[2] “故知器写人声”两句：所以知道乐器发音是模仿人的声音，而

人的发声并非仿效乐器的发音。写，模仿。按：范文澜认为：“学器，当作效器。”（《文心雕龙》卷七）

[3] 神明枢机：神明，人的精神，这里代指文章所表达的情志。《附会》篇云：“以情志为神明。”枢机，关键。

[4] “吐纳律吕”两句：发出的声音合乎音律，靠的就是唇齿和口吻的调节。吐纳，原指呼吸，这里指发出声音。律吕，古代音律有六律、六吕，合称十二律，这里泛指音律。

[5] 先揆以法：用音律来衡量。揆（kuí），衡量、考察。法，指音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

[6] “使疾呼中宫”两句：疾呼，快速发音。中，合于。徐呼，缓慢发音。按：宫音较强，徵音较弱。

[7] “夫徵羽响高”两句：徵羽的音高，宫商的音低。按：音的高低取决于振动的频率，音的强弱取决于振动的幅度。徵和羽音高而弱；宫和商音低而强。《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引元兢云：“声有五声，角徵宫商羽也。分于文字四声，平上去入也。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

[8] 抗喉矫舌之差：抗喉，喉音上扬。抗，高。矫舌，转舌发音。

[9] 攒唇激齿之异：攒唇，聚唇发音。激齿，急切的齿音。按：以上两句指出喉、舌、唇、齿四个部位的发音方法各不相同。

[10] “廉肉相准”两句：廉肉，指声音的纤细高亢与浑厚圆润。廉，锋利，有棱角。肉，丰满。准，比较。皎然，清楚。

[11] “今操琴不调”两句：操琴，弹琴。改张，调整琴弦，使声音和谐。

[12] 摛文乖张：摛文，写文章。乖张，指音律不和谐。

[13] “良由外听易为察”两句：外听，指乐器的声音。内听，指诗文的声律（因其与人的内心相关，故曰“内听”）。

[14] 声与心纷：诗文的声律与内心的情思难以一致。纷，纷乱，不一致。

[15] “可以数求”两句：（前者）可以用声律的法则去推求，（后者）却难以用言辞讲清楚。数，法则，指声律。

按：这一段指出，声律本于人声，是自然产生的，只有使之和律，才能更好地表达情志。而诗文声律的和谐比外在音乐声律的和谐更难，因为“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1]。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2]；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3]；迁其际会，则往蹇来连^[4]，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5]。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6]，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7]；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8]，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9]；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10]。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11]，滋味流于下句，气力穷于和韵^[12]。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13]。韵气一定，则余声易遣^[14]；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15]。属笔易巧，选和至难^[16]；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17]。虽纤毫曲变，非可缕言^[18]，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

【注 释】

[1] “凡声有飞沉”两句：飞沉，指声音的上扬和下沉，大致指后世所说的平声和仄声。双叠，指双声和叠韵。

[2] “双声隔字而每舛”两句：舛（chuǎn），不合。睽，违背。

[3] “并辘轳交往”两句：（如果两者配合起来，就会）像辘轳那样交错运用，像相反的鳞片那样紧密排列。辘轳，汲水的工具，比喻循环。

[4] “迁其际会”两句：如果不能正确地配合，那么读起来就会不顺口。迁（wǔ），违背。际会，配合。往蹇来连，语出《周易·蹇卦》六四爻辞，意为往来困难。

[5] “其为疾病”两句：它作为一种毛病，就好像文章家有口吃一样。

[6] “夫吃文为患”两句：文章口吃的毛病，产生于喜好怪异。诡，怪异。

[7] “逐新趣异”两句：追逐新奇，所以念起来就不顺口。趣，同“趋”。纠纷，不顺口。

[8] “左碍而寻右”两句：左边有了阻碍，就从右边补救，后边不顺，就在前边调整。按：这两句的意思相当于格律诗中的拗救。

[9] “则声转于吻”两句：这样，声韵就能流转于口吻，像玉石相碰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玲玲，形容玉石之声。

[10] “辞靡于耳”两句：美妙的文辞在耳边回响，像成串的珠子流动圆转。靡，指声音美妙。

[11] “是以声画妍蚩”两句：因此，文章声韵的好坏，表现在吟咏之中。声画，原指语言文字，扬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里指诗文声韵。妍蚩，美丑、好坏。

[12] “滋味流于下句”两句：吟咏的滋味是从字句的安排上流露出来的，而安排字句所用的气力全是为了使声韵和谐。下句，遣词造句。

[13] “异音相从谓之和”两句：不同的音调配合得当叫做和，相同的韵部前后呼应叫做韵。异音，指音调的飞沉或平仄。同声，指同韵字。

[14] “韵气一定”两句：用韵一旦确定，其余的同韵字就容易安排。

[15] “和体抑扬”两句：声调和谐要求有抑扬顿挫的变化，所以很难安排协调。遗响，指句中声调。契，契合。

[16] “属笔易巧”两句：下笔容易做到工巧，但要使声调和谐却最困难。按：齐梁时期在声律上还处在探索阶段，诗文作品中容易出现声病问题，所以“选和至难”。

[17] “缀文难精”两句：作文难以达到精致，而押韵却很容易。

[18] “虽纤毫曲变”两句：虽然其中有许多细微曲折的变化，不能详细叙述。缕言，分条详说。

按：这一段分析声律之病产生的原因，指出正确运用声律的原则和方法。

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簫^[1]；翻回取韵，颇似调瑟^[2]。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3]；簫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4]。陈思、潘岳，吹簫之调也^[5]；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6]。概举而推，可以类见。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7]，《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8]。

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9]，《文赋》亦称取足不易^[10]，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11]。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12]；讹音之作，甚于枘方^[13]；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14]，疏识阔略，随音所遇^[15]，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16]。古之佩玉，左宫右徵^[17]，以节其步，声不失序^[18]。音以律文^[19]，其可忽哉！

【注 释】

[1] “若夫宫商大和”两句：宫商，指音律。大和，自然和谐。《周易·乾卦·彖辞》：“保合大和，乃利贞。”簫（yuè），一种似笛的管乐器，有三孔。

[2] “翻回取韵”两句：翻回取韵，反复求得声韵和谐。瑟，弦乐器，有二十五弦。按：以上四句应视为互文，即“宫商大和，翻回取韵，譬诸吹簫，颇似调瑟”。又，“取韵”，原作“取均”，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均”当作“韵”。

[3] “瑟资移柱”两句：调整瑟的音调要靠移动弦柱，所以有时会不和音律。资，依靠。柱，弦乐器上系弦的短木。乖贰，不协调。

[4] “簫含定管”两句：簫管上的孔是固定的，所以无论怎样吹，发出的音总是一定的。

[5] “陈思、潘岳”两句：曹植和潘岳作品的音调，好像簫管发出的那样合乎音律。

[6] “陆机、左思”两句：陆机和左思作品的音调，只有像移动瑟柱那样，经过调整才能取得和谐。范文澜注：“此谓陈思、潘岳吐音雅正，故无往而不和。士衡语杂楚声，须翻回以求正韵，故有时而乖贰也。”（《文心雕龙注》卷七）

[7] “又诗人综韵”两句：诗人，指《诗经》的作者。综韵，总体的用韵情况。综，综合。清切，清楚确切。

[8] “《楚辞》辞楚”两句：《楚辞》用楚地方言，所以用韵错乱的地方实在很多。讹韵，错乱之韵。

[9] “及张华论韵”两句：陆机之弟陆云《与兄平原书》云：“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意思是说，陆机文有楚音，需要改正。

[10] 《文赋》亦称取足不易：陆机在《文赋》中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原意是说警句功多过少，故取以成篇，不能改易。刘勰在这里推广其意，说陆机虽然明知文中有楚音，因其功多累寡，故取足成篇而不加改易。

[11] “可谓衔灵均之声余”两句：可以说继承了屈原的用韵，失去了（像《诗经》那样的）雅正之声。衔，继承。灵均，指屈原（字灵均）。黄钟，正声，这里指《诗经》的音韵。按：黄钟、大吕之音，古代认为是正声。《书记》篇云：“黄钟调起，五音以正。”

[12] “凡切韵之动”两句：切韵，声韵切合，即和韵。转圜（yuán），转动如圆球。圜，通“圆”。按：谢朓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

[13] “讹音之作”两句：意为讹音难以协调。枘（ruì）方，即“圆凿方枘”，方形的榫（sǔn）头难以插进圆孔中。宋玉《九辩》：“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 铍（jǔ yǔ）而难入。”

[14] “练才洞鉴”两句：精通音律的人，能够剖析钻研文字的音韵。练才，指精通音律的人。洞鉴，洞察。

[15] “疏识阔略”两句：音律粗疏的人，任凭字音来碰运气。即不能有意地协调声律。

[16] “若长风之过簌”两句：就像长风吹过孔穴发出声响，又如南郭先生的滥竽充数。按：这两句比喻不识音律者只能“随音所遇”。滥竽充数的故事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17] 左宫右徵：指左右所佩带的玉器发出的声响合于宫音和徵音。《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

[18] “以节其步”两句：以此来调节其步伐，声音不失其次序。

[19] 音以律文：音韵是用来使诗文和律的。

按：这一部分以具体的作家和作品为例，说明正声与讹韵之别，指出文中用韵应该协调和律，不可杂以方音。

赞曰：标情务远，比音则近^[1]。吹律胸臆，调钟唇吻^[2]。
声得盐梅，响滑榆槿^[3]。割弃支离，宫商难隐^[4]。

【注 释】

[1] “标情务远”两句：标举情志务求深远，安排音韵则须切近。比，安排。按：这两句承篇首的“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立论，意思是说吟咏性情，首先要重视音律。

[2] “吹律胸臆”两句：声律发自内心，协调在于唇吻。胸臆，指内心。调钟，协调声律。

[3] “声得盐梅”两句：盐梅，借味道的调和比喻声韵的和谐。《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味咸，梅味酸，是调味的必需品。响滑榆槿，比喻音韵流利滑润。榆槿，指两种皮有滑液的植物，用作调味可使食物滑润。槿，指莼菜。

[4] “割弃支离”两句：除去那些不和谐的声音，宫商和谐的声律之美就自然显现。支离，这里指不协调的讹音。

【解 读】

本篇提出了对于当时文坛热议的声律问题的看法。中国古代文学对声律问题的关注很早就出现了，从本质上说，它并非人为的东西，而是自然形成的。刘勰说：“诗人综韵，率多清切。”在《诗经》的时代，还不可能出现声律理论，这只能用沈约所说的“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来加以解释。所以，刘勰在本篇开头指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看来，声律不只是个形式问题，抑扬顿挫的韵律之美也是人的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先士茂制，讽高厉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上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均，取高前式。”可见，曹植等人这些“直举胸情”的优秀作品是与他们在声律上的自觉追求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刘勰进一步说：“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范文澜指出：“言语，谓声音，此言声音为文章之关键，又为神明之

枢机；声音通畅，则文采鲜而精神爽矣。至于律吕之吐纳，须验之唇吻，以求谐适，下赞所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即其义也。”（《文心雕龙注》卷七）这就充分说明了声律问题的重要性。

然而，言语的声律毕竟不像音乐的声律那样“皎然可分”，原因在于“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而“内听之难”就在于“声与心纷”，这样就必须掌握有关声律的理论。

声律问题在齐梁时期已经有了充分地自觉，特别是随着佛经转读之风的盛行，声韵的分辨日趋精密，为近体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的出现正是诗歌创作自觉追求声律的一个重要标志。范文澜指出：“四声之分，既已大明，用以调声，自必有术。八病苛细固不可尽拘，而齐梁以后，虽在中才，凡有制作，大率声律协和，文音清婉，辞气流靡，罕有挂碍，不可谓非推明四声之功。”（《文心雕龙注》卷七）这充分肯定了永明声律说的贡献。当然，由于沈约的“八病”说规定得过于繁细琐屑，也造成了“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弊病，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如钟嵘曾说：“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诗品序》）这种看法有些偏激，其实他也并非彻底否定声律的作用，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同上）就是主张一种自然的声律，而反对那些人为制定的烦琐的声律。

上述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刘勰的关注，在声律问题上，他没有像沈约那样陷入烦琐的声病规范之中，而是从声律的本质出发，追求一种和谐婉转的韵律之美，使“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并指出解决声律问题的关键是做到“和”与“韵”，所谓“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二者结合起来，在整齐中富于变化，如同“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就可以构成抑扬顿挫的声韵之美。不过，“韵”与“和”相比，前者容易，因为韵脚大体上是固定的；而后者较难，因为要在抑扬顿挫的变化中求得和谐，其中的情况错综复杂，难以尽述。所以刘勰说：“韵气一定，则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

在本篇的最后一部分，刘勰又通过对具体的作家和作品的比较来说明正声与讹韵的利弊：“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衍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

《诗经》用韵不杂，所以读起来清楚明确，而《楚辞》用楚地方言，所以“讹韵实繁”。若要避免讹音，就必须“翻回取韵”，犹如移柱调弦，以求“正响”。陆机以方言入韵，难免“搞文乖张”，“失黄钟之正响”，如同“文家之吃”，与曹植相比，自然有高下之别。可见，声律的和谐是多么重要。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六朝人对声律问题的自觉探索，就不会有唐代以后的近体诗。只要想一想那些脍炙人口的唐诗，就知道声律对诗歌的作用并非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外衣。

顺便提及的是，刘勰在《章句》篇中还讲到用韵的变化问题。他说：“若乃改韵徙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对于篇幅较长的作品，往往需要换韵，这是为了调节文辞的语气，如果一韵到底，就会感到单调疲劳，但是换韵又不能太频繁，否则会显得急促。所以刘勰认为，应该采取折中的办法，使文思情韵得以圆转流畅的表达。持论颇为中肯。

【汇评】

舍人“内听”之说最精。盖言为心声，言之疾徐高下，一准乎心。文以代言，文之抑扬顿挫，一依乎情。然而心纷者言失其条，情浮者文乖其节。此中机杼至微，消息至密，而理未易明。故论者往往归之天籁之自然，不知临文之际，苟作者襟怀澄澈，神定气宁，则情发肺腑，声流唇吻，自如符节之相合。（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丽 辞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1]；神理为用，事不孤立^[2]。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3]，高下相须^[4]，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5]，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6]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7]岂营丽辞，率然对耳^[8]。《易》之《文》、《系》^[9]，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10]；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11]；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12]；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13]。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14]。至于诗人偶章^[15]，大夫联辞^[16]，奇偶适变，不劳经营^[17]。自扬马张蔡^[18]，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19]，刻形镂法^[20]，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21]。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22]，联字合趣，剖毫析厘^[23]。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24]。

【注 释】

[1] “造化赋形”两句：造化，天地自然。赋，赋予。支体，即肢体。

[2] “神理为用”两句：（可见）神理所起的作用，是使万事万物都不会孤立出现。按：《周易·说卦》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

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3] 运裁百虑：在运用安排文辞的时候经过了百般思考。运裁，运用安排。

[4] 高下相须：高下，指前后、上下。相须，相配合。

[5] “唐虞之世”两句：唐尧、虞舜的时代，言辞还不是十分讲究文采。

[6] “而皋陶赞云”三句：皋陶（gāo yáo），舜之臣，掌刑狱之事。赞，辅佐进言。“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两句出自《尚书·大禹谟》，意思是说，“罪有疑者，虽重，从轻罪之。功有疑者，虽轻，从重赏之”（《尚书正义》）。

[7] “益陈谟云”三句：益，舜之臣。陈谟（mó），陈述谋议。“满招损，谦受益”两句出自《尚书·大禹谟》。按：“谟”是《尚书》文体名，主要记载有关君臣谋议政事的内容。

[8] “岂营丽辞”两句：营，经营，即有意的追求。丽辞，骈俪（lì）之辞，即对偶。率然，不经意的，即自然的。

[9] 《易》之《文》、《系》：指《周易》的《文言》、《系辞》，都是解释《易经》的，传为孔子所作。按：《文言》，即文饰《乾》、《坤》两卦之言。

[10] “序乾四德”两句：《易经·乾卦》云：“乾，元亨利贞。”《文言》解释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句句相衔，指句和句前后衔接，形成对偶。

[11] “龙虎类感”两句：《周易·乾卦·文言》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类感，指同类事物相互感应。俪，骈俪、对偶。

[12] “乾坤易简”两句：《周易·系辞上》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大意是说，乾坤之道平易简约，若能效法此道，就能造就贤人之德业。易简，即平易简约。韩康伯注：“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

[13] “日月往来”两句：《周易·系辞下》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

焉。”悬合，指日月与寒暑隔句相对，如“日往则月来”与“寒往则暑来”相对。这种对偶与后来的“隔句对”相近。

[14] “虽句字或殊”两句：（上述这些）虽然字句的变化有所不同，但意思相对，形成对偶的用意是一致的。

[15] 至于诗人偶章：诗人，指《诗经》的作者。偶章，指《诗经》中的对偶句。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等。

[16] 大夫联辞：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朝聘时使用的对偶之辞，如“不有外患，必有内忧”（《国语·晋语六》）等。

[17] “奇偶适变”两句：散句和偶句根据实际情况的灵活运用，并不去刻意追求对偶。奇偶，单数为奇（jī），双数为偶，这里指散句和偶句。

[18] 扬马张蔡：分别指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他们均为汉代作家。

[19] 如宋画吴冶：宋画，《庄子·田子方》记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儻（tǎng）儻然不趋，受揖而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矣。”吴冶，《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干将者，吴人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入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按：刘勰借这两个故事，说明宋人善画，吴人善冶。

[20] 刻形镂法：比喻精心写作。《淮南子·修务训》：“夫宋画吴冶，刻刑镂法，乱修曲出。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刻形，刻画形象（“刑”通“形”）。镂法，冶炼雕镂之法。

[21] “丽句与深采并流”两句：丽句，骈俪的辞句。深采，丰富的文采。逸韵，飘逸的情韵。按：这两句指出了对偶在丰富文章情采上的重要作用。

[22] 析句弥密：析句，指运用对偶句。弥，更加。密，精密。

[23] “联字合趣”两句：运用词语构成对偶，使意思和情趣相配合，并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

[24] “然契机者入巧”两句：然而契合自然的显得巧妙，虚浮造作的得不到成功。契机，契合时机，指符合表达的需要。

按：这一段论丽辞的产生及其发展情况（由自然趋向精密）。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1]，反对为优，正对为劣^[2]。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3]；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4]；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5]；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6]。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7]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8]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9]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10]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11]，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之学^[12]，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13]，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14]，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注 释】

[1] “言对为易”两句：言对，指文字上的对偶（不用典故）。事对，指用典的对偶。

[2] “反对为优”两句：反对，意义相反的对偶。正对，意义相同、性质相近的对偶。按：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云：“正者，双举同物以明一义，词迳而意重，故曰劣。反者，并列异类以见一理，语曲而义丰，故曰优。”

[3] “言对者”两句：言对，就是两句的词语相对，不用典故和事例。

[4] “事对者”两句：事对，就是两句都举出典故事例。人验，可以验证的人事，指典故。

[5] “反对者”两句：反对，就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同。

[6] “正对者”两句：正对，就是事情不同而意思相同。

[7] “长卿《上林赋》云”三句：长卿，指西汉作家司马相如（字长卿）。“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两句说的是学习礼仪，广览学问的事。

[8] “宋玉《神女赋》云”五句：宋玉，战国时期楚国作家。毛嫱、西施，均为古代美女。鄣（zhāng），同“彰”，遮蔽。袂（mèi），袖子。程

式，法式，这里意为标准。

[9] “仲宣《登楼》云”三句：仲宣，三国时魏国作家王粲（字仲宣）。《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与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乐操土风，不忘旧也。”钟仪是楚国乐官，他被晋国俘虏，晋侯命他操琴，他便演奏了楚国的音乐（“南音”）。幽，囚禁。庄舄(xì)，战国时越人，仕于楚。显，指庄舄官位显要。越吟，庄舄病中呻吟发越声。（见《史记·张仪列传》）

[10] “孟阳《七哀》云”三句：孟阳，指西晋作家张载（字孟阳）。汉祖，指汉高祖刘邦。粉榆，地名，刘邦的家乡，在今江苏丰县。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白水，刘秀家乡南阳蔡阳附近的水名，白水源出今湖北枣阳（汉代属南阳）。

[11] 凡偶辞胸臆：只用对偶之辞表达心中所想。按：指上引司马相如的例子（即言对）。

[12] 征人之学：（事对所以较难，是因为它要运用典故来）验证一个人的学问。

[13] 幽显同志：指上文王粲所举的钟仪幽晋、庄舄仕楚之事。事情相反（一楚奏，一越吟），但不忘故土之志相同。

[14] 并贵共心：指上文张载所举汉高祖、光武帝都贵为皇帝而同样思乡。

按：这一段分析对偶的基本类型，分别举例，比较其难易优劣。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翩”^[1]，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2]，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3]。

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4]。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蹉跎而行也^[5]。若气无奇类^[6]，文乏异采，碌碌丽辞^[7]，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8]。迭用奇偶，节以杂佩^[9]，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自见也。

【注 释】

[1] “张华诗称”句：张华，西晋作家，所引的两句出自他的《杂诗》。按：“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翩”这两句中的“雁”、“鸿”同类，“比翼”、“接翩”同义，故曰重出。

[2] “刘琨诗言”句：刘琨，西晋作家。“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两句出自他的《重赠卢谡》一诗。这两句用的是同一典故，宣尼即孔丘，“西狩”和“获麟”是一回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载，孔子听说鲁人西狩获麟，悲伤地说：“孰谓来哉，孰谓来哉！”于是，“反袂拭面涕沾袍”。

[3] “若斯重出”两句：像这种同样的意思重复出现，就是对偶中的累赘。骈枝，即骈拇枝指，比喻多余无用之物。

[4] “是骥在左骖”两句：骥，良马。骖（cān）、服，指驾车的马。古代一车驾三马或四马，两旁的两匹为骖，中间的为服。驂，劣马。

[5] “是夔之一足”两句：夔，传说中的一种独脚兽。蹠蹠（chě chuō），同“踟蹰”，跛脚走路的样子。

[6] 若气无奇类：意为无奇特的气类。气类，同类，指对偶。《周易·乾卦·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则各从其类也。”孔颖达疏：“各从其类者，言天地之间，共相感应，各从其气类。”

[7] 碌碌丽辞：碌碌，平庸。

[8] “必使理圆事密”两句：一定要使事理圆满周密，对偶如成对的璧玉那样有文采。

[9] “迭用奇偶”两句：交替地使用散句和偶句，就像用各种不同的玉佩来调节。杂佩，指各种不同的玉佩（古人身上佩带的玉器）。《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毛传》云：“杂佩者，珩、璜、琚、瑀、冲牙之类。”

按：这一部分论述写作丽辞应避免的问题，如一意重出、优劣不均、孤立无偶、平庸无奇等；强调对偶应做到理圆事密，迭用奇偶。

赞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1]。左提右挈，精味兼载^[2]。炳烁联华，镜静含态^[3]。玉润双流，如彼珩佩^[4]。

【注 释】

[1] “体植必两”两句：即本篇开头所说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之意。植，树立，引申为生长。动，往往。配，对偶。

[2] “左提右挈”两句：意为左右前后的两句应该兼顾，才能使对偶的精巧之意得到体现。按：对偶只有做到兼顾，才能避免“优劣不均”。

[3] “炳烁联华”两句：这样的对偶就如同并蒂之花光彩鲜明，又似明净之镜照物成双。

[4] “玉润双流”两句：如同身上的玉佩，双璧发出温润的光彩。珩(héng)佩，指一套玉佩。珩，杂佩的一种（见上段注[9]）。

【解 读】

“丽辞”是指骈俪之辞，即对偶。本篇主要论述丽辞的源流、类型及其在运用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对偶这种现象很早就出现了，在《尚书》、《周易》、《诗经》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这与汉字单音独体的特点有关，易于形成对偶。所以，刘勰把它看成是自然形成的，如同肢体一样是“造化赋形”、“神理为用”的结果。但是，对偶在先秦的典籍中还只是偶然现象，并没有形成风气，这与汉代以后人们有意为之并大量运用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对偶如果能运用得当，便于抒发情感，增添文采，丰富文章的表现力。刘勰处在崇尚骈俪的齐梁时代，所以设专篇进行讨论，并持肯定的态度，表现出他重视文学通变的观念。他说：“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说明对偶在情采的表现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强调必须从内容出发，如果过分地追求，甚至通篇皆对，却没有特别的用意，所谓“气无奇类，文乏异采”，那就只能成为使人“昏睡耳目”的“碌碌丽辞”，这种浮靡的文风正是刘勰所反对的。所以刘勰在谈到魏晋群才“析句弥密”、“剖毫析厘”的现象时，明确指出：“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持论颇为中肯。

可见，刘勰在丽辞的运用上是强调它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表现功能，而并非把它看成是单纯的修辞，“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其见识远在一般人之上。我们从刘勰对丽辞的分类和评价上也能够看出这一点。他说：“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从刘勰所举的例子来看，他对“理殊趣合”的反对似乎更为欣赏，因为它可以造成一种相反相成的效

果，使人耳目一新。当然这需要相当的功力，与正对相比，有一定的难度。尽管刘勰的这种分类和评价并非是绝对的，而且与后人的研究相比，还显得比较粗略（如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中把丽辞分为二十九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体会到刘勰的用意，即通过丽辞来达到突出和强化的目的，从而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所以，他把“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之类的诗毫不客气地称为“对句之骈枝”，因为其上下两句意思完全相同，毫无变化（后世称为“合掌”），仅仅是为了凑成对偶句式。这种一意重出的弊病在六朝骈文中更为常见。所以，刘勰在本篇最后强调丽辞在运用上要做到“精巧”、“允当”，避免优劣不均、孤立无偶的现象。此外，还应该选用奇偶，既有对称之美，又富于变化，从而达到“理圆事密，联璧其章”的审美效果，使丽辞之美达到极致。这些见解对于纠正当时的不良文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对骈体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汇 评】

文之有骈俪，因于自然，不以一时一人之言而遂废。然奇偶之用，变化无方，文质之宜，所施各别。或鉴于对偶之末流，遂谓骈文为下格；或惩于俗流之恣肆，遂谓非骈体不得名文；斯皆拘滞于一隅，非闳通之论也。惟彦和此篇所言，最合中道。（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舍人当骈体盛行之世，即倡裁抑之论，而主“迭用奇偶”之说，其言平正，贤于后世古文家远矣。

又云：舍人本谓言、事二对，皆有反正，篇中但举事对反正之例，未及言对，今补举于此。陆机《演连珠》曰：“万邦凯乐，非说钟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此言凯乐不因钟鼓之娱，归仁不待玉帛之惠者，以见感化流行之用，有贤于钟鼓玉帛也。“事异义同”，言对之正也。又曰：“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此言中虚者明，怀塞则暗，“理殊趣合”，言对之反也。正者，双举同物以明一义，词迳而意重，故曰劣。反者，并列异类以见一理，语曲而义丰，故曰优。然作者行文亦随宜遣笔，初无绌正崇反之见，未可因舍人此论，而拘于一格也。（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比 兴

《诗》文弘奥，包韞六义^[1]，毛公述《传》，独标兴体^[2]，岂不以风通而赋同^[3]，比显而兴隐哉^[4]！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5]。附理者，切类以指事^[6]；起情者，依微以拟议^[7]。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8]。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9]。

【注释】

[1] “《诗》文弘奥”两句：宏，大。奥，深。韞，蕴藏。六义，《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中，风、雅、颂为诗体，赋、比、兴为表现方法。

[2] “毛公述《传》”两句：毛公，毛亨。相传他曾作《诗训诂传》解释《诗经》，即《毛诗》。传，注释或阐述经义的文字。独标兴体，指《毛传》只注明他认为是兴的诗句（共116处），而对赋、比则完全不注。

[3] 岂不以风通而赋同：风，即风诗，引申为包括雅、颂在内的整个《诗经》作品。风通，意为赋、比、兴的手法在《诗经》中是通用的。赋同，意为赋作为直陈的手法，在《诗经》的每一篇里都是相同的，并无异议。

[4] 比显而兴隐哉：比是比方于物，作为比喻的手法是很明显的，而兴是托事于物，触物以起情，含义比较隐微，不容易看出来，所以“比显而兴

隐”。这也是毛诗“独标兴体”的原因。

[5] “故比者”四句：所以，比就是比附，兴就是起兴。按：宋人李仲蒙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致李叔易书》引）

[6] “附理者”两句：比附事理，就是以切合事理的同类事物来描写对象。

[7] “起情者”两句：兴起情感，就是以含义隐微的事物触发情思，寄托用意。

[8] “比则蓄愤以斥言”两句：比是积蓄忧愤而提出斥责，兴则是委婉譬喻寄托寓意。环譬，婉转的譬喻。按：这两句是根据《周礼·春官·大师》的郑玄注而来的：“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誉，取善事以喻劝之。”意思是，比是用来指出过失的，兴是用来寄托赞美的。

[9] “盖随时之义不一”两句：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变化运用，所以诗人言志就有了比和兴这两种方法。

按：这一段论述比和兴的含义、特点和作用。

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1]，称名也小，取类也大^[2]。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3]；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4]。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5]；德贵其别，不嫌于鸩鸟^[6]；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7]。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8]。故金锡以喻明德^[9]，珪璋以譬秀民^[10]，螟蛉以类教诲^[11]，蜎蛸以写号呼^[12]，浣衣以拟心忧^[13]，卷席以方志固^[14]，凡斯切象^[15]，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16]，“两骖如舞”^[17]，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衰楚信谗，而三闾忠烈^[18]，依《诗》制《骚》，讽兼比兴^[19]。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20]，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21]。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22]，纷纭杂遝，倍旧章矣^[23]。

【注释】

[1] “观夫兴之托喻”两句：托喻，托物喻义。婉，委婉。章，篇章。

[2] “称名也小”两句：称名，指起兴时所举的事物。取类，指所表现的意义。按：这两句出自《周易·系辞下》。下面提到的两个例子，“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都是说明这一点的。

[3] “关雎有别”两句：关雎，指《诗经·周南·关雎》，首句是“关关雎鸠”。《毛诗》认为该诗是赞美后妃之德的。关关，鸟鸣声。有别，指雎鸠鸟雌雄有别。郑玄笺云：“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方，比方。

[4] “尸鸠贞一”两句：尸鸠，即鸛鸠，布谷鸟，指《诗经·召南·鸛巢》。《毛诗》认为该诗是歌颂夫人之德的，象征诸侯女子（即夫人）来嫁，安心在夫家生活。郑玄注：“鸛鸠因鸛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贞一，即专一。夫人象义，指象征夫人专一的品德。

[5] “义取其贞”两句：在用意上只取它的专一，不因它是平常的鸟而舍弃不用。从，通“纵”，舍弃。夷，平常。

[6] “德贵其别”两句：在品德上看重其雌雄有别，不嫌弃它是凶猛的鸟。鸛鸟，猛禽。

[7] “明而未融”两句：虽然运用“兴”的手法比较清楚，但是其中的含义还不够明显，所以需要注释以后才能理解。明而未融，语出《左传·昭公五年》：“明而未融，其当旦乎。”原意是指天将明而尚未大亮，这里指含义不够明显。融，大明。

[8] “盖写物以附意”两句：（比就是）借描写事物来比附所要表达的意思，用明白的语言来确切地说明事理。扬言，明白晓畅的语言。

[9] 故金锡以喻明德：《诗经·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金如锡。”用金锡比喻君子的美好的品德。（匪，通“斐”，文采）

[10] 珪璋以譬秀民：《诗经·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珪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用珪璋来比喻贤能的人。

[11] 螟蛉以类教诲：《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用蜾蠃（guǒ luǒ 细腰蜂）养育螟蛉幼虫比喻教诲后辈。按：细腰蜂并不是养育螟蛉幼虫，而是将其作为日后孵出的幼虫的

食物，古人误以为是它抚养螟蛉为子。

[12] 蜩螗以写号呼：《诗经·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用蝉鸣和羹汤比喻饮酒呼号的声音。蜩螗（tiáo táng），蝉。

[13] 浣衣以拟心忧：《诗经·邶风·柏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用身穿未洗的衣服来比喻心情的忧郁。匪，非。浣衣，洗衣。

[14] 卷席以方志固：《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意为我的心不是席子，不可以卷起。比喻心志坚定。

[15] 凡斯切象：切象，指上述这些切合事理和情志的形象。

[16] “麻衣如雪”：出自《诗经·曹风·蜉蝣》。麻衣，指布衣。如雪，像雪一样鲜洁。

[17] “两骖如舞”：出自《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位于两旁的马（即骖马）和中间的两匹服马，步调和谐，像舞蹈一样合节拍。形容驾车的本领高。

[18] “衰楚信谗”两句：衰楚，衰败的楚国，指楚怀王和顷襄王时期。信谗，听信谗言（指屈原遭到流放）。三闾，指屈原，他曾任三闾大夫。

[19] “依《诗》制《骚》”两句：继承《诗经》的传统来创作《离骚》，其讽喻兼用比和兴两种手法。按：《辨骚》篇云：“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

[20] “炎汉虽盛”两句：炎汉，汉朝。古代用五行（金、木、水、火、土）附会朝代更替，认为汉属火德，故称炎汉（“炎”为火盛之意）。夸毗（pí），谄媚。

[21] “讽刺道丧”两句：讽刺的传统丧失了，所以兴的手法也就消亡了。

[22] “于是赋颂先鸣”两句：这时候赋和颂首先得到发展，所以比的手法风起云涌。先鸣，首先得到发展。

[23] “纷纭杂遝”两句：杂遝（tà），杂乱。倍，通“背”，背离。旧章，旧的传统（指比兴兼用）。

按：这一段以《诗经》为例，具体说明比和兴的含义，指出《诗经》比兴并用，《楚辞》也继承这个传统，但汉代以来，多用比体，兴义消亡。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1]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森森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2]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鸟》云：“祸之与福，何异纠。”^[3]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4]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5]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6]此以容比物者也^[7]。若斯之类，辞赋所先^[8]，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9]。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10]，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11]，惊听回视，资此效绩^[12]。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13]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14]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15]，则无所取焉。

【注释】

[1] “宋玉《高唐》云”三句：宋玉，战国时期楚国作家，有《高唐赋》。纤条，细小的树枝。竽，一种吹奏乐器，似笙。籁，孔窍里发出的声音；一说是箫。

[2] “枚乘《菟园》云”三句：枚乘，字叔，西汉作家。《菟（tú）园》，指《梁王菟园赋》。森森（bīn），原意是形容犬奔跑的样子，这里引申为群鸟疾飞的样子。间（jiàn），夹杂。

[3] “贾生《鸟》云”三句：贾生，指西汉作家贾谊，有《（fú）鸟赋》。鸟：又名山鹄，俗称猫头鹰，因形容狰狞，夜鸣声恶，古人称为不祥之鸟。纠（mò），绳索。

[4] “王褒《洞箫》云”三句：王褒，字子渊，西汉作家，有《洞箫赋》。按：这里所引的两句，本不在一起，原文是：“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优柔温润，又似君子。”优柔温润，形容吹箫的声音。畜（xù），养育、爱抚。

[5] “马融《长笛》云”三句：马融，字季长，东汉学者、作家，有

《长笛赋》。繁缚络绎，形容笛声繁复多变，连绵不断。范蔡，指战国时的辩士范雎和蔡泽。说（shuì），游说之辞。

[6] “张衡《南都》云”三句：张衡，字平子，东汉作家，有《南都赋》。这两句的原文是：“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蜚曳绪。”蜚，蜚蜚。曳绪，抽引丝绪。

[7] 此以容比物者也：容，仪态。按：范文澜注：“此云以容比物，似当作以物比容。”（《文心雕龙注》卷八）

[8] “若斯之类”两句：诸如此类的比喻，在辞赋里竞先使用。

[9] “习小而弃大”两句：小，指比。大，指兴。谢，逊色、比不上。周，指周代。

[10] “至于扬、班之伦”两句：扬、班，指扬雄和班固。曹、刘，指曹植和刘桢。

[11] “图状山川”四句：图状、影写，都是描绘的意思。织综，错综交织，指运用。敷，铺陈。华，文采。

[12] “惊听回视”两句：惊听回视，即惊动视听，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资，凭借。效，获得。绩，效果。

[13] “安仁《萤赋》云”两句：安仁，指西晋作家潘岳（字安仁）。《萤赋》，指《萤火赋》。流金在沙，形容萤飞的样子。

[14] “季鹰《杂诗》云”两句：季鹰，指西晋作家张翰（字季鹰）。青条若总翠，意为青青的枝条好像一束束翠鸟的羽毛。总，聚合。翠，翠鸟的羽毛。

[15] 若刻鹄类鹜：鹄（hú），天鹅。鹜（wù），鸭子。

按：这一段举例说明比的类别，并提出了“以切至为贵”的要求。

赞曰：诗人比兴，触物圆览^[1]。物虽胡越，合则肝胆^[2]。
拟容取心，断辞必敢^[3]。攒杂咏歌，如川之澹^[4]。

【注释】

[1] “诗人比兴”两句：诗人运用比兴，对所接触的事物要周密地观察。

[2] “物虽胡越”两句：两种事物表面上虽然如同胡越一样毫不相干，但通过运用比兴，可以使它们像肝胆一样紧密结合。《淮南子·俶真训》：“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高诱注：“肝胆喻近，胡越喻远。”胡指北方，越指南方。胡越，比喻毫不相干。又，《附会》篇云：“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

[3] “拟容取心”两句：拟容，比拟事物的形貌。取心，揭示事物的意义或表现主体的情感。断辞，下笔措辞。敢，果断。

[4] “攒杂咏歌”两句：攒，聚集。杂，指杂用比兴的手法。如川之澹，意为文采情思就如同水波那样动荡起伏。澹，水波动荡起伏的样子。

【解读】

本篇对诗歌的比兴问题进行了论述。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兴于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比和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以及《毛诗序》，汉代的郑众和郑玄在《周礼》的注中都对它们做过解释，虽然是着眼于经学的角度，但又不局限于此。郑众认为：“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这是着眼于比兴在诗歌表现上的特点。郑玄则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意思是说，比是用来指出过失的，兴是用来寄托赞美的。这是强调它们美刺讽喻的社会功能。晋代的挚虞在其《文章流别论》中也有对比兴的论述：“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突出了“兴”的感发作用。本篇在前人基础上对比兴做了全面的总结，既借鉴了前人的说法，又有所突破，反映了新的文论精神。

在本篇开头，刘勰首先对前人的说法做了总结。汉代的《毛诗序》把风、赋、比、兴、雅、颂称为“六义”，这是比、兴的来源之一。赋、比、兴的手法在《诗经》中是通用的，其中“赋”作为一种直接铺陈的手法篇篇相同，“比”作为比喻的手法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兴”的手法比较隐约，不易辨别，所以毛诗“独标兴体”。这就引出了比显兴隐的差别，下面对“比”和“兴”的解释正是着眼于这种差别。所以黄侃认为：“彦和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一曰起情与附理，二曰斥言与环譬，介画憭然，妙得先郑之意矣。”（《文心雕龙札记》）当然，刘勰并未摆脱汉代经学的观念，所谓“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明显是受了郑玄的影响（只是没有像郑玄那样把美刺与比兴简单对应起来）。所以范文澜说：“彦和解比兴，实亦兼用后郑说。”（《文心雕龙注》卷八）

比和兴不仅有显隐之别，在表现的功能和意义上也有所不同。刘勰指出：“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也就是说，“兴”有托物喻义、委婉含蓄的特点，它可以从细微具体的事物中反映出广泛而深刻的意义。而“比”的长处在于它可以把事物描写得鲜明生动，通过诉诸人的听觉、视觉等各种感官，“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达到“扬言以切事”的目的。所以刘勰又说：“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从篇中所列举的例子来看，刘勰的见解是对两汉魏晋时期大量的辞赋作品和晋宋以来山水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汉魏以来“兴义销亡”、“习小而弃大”的现实。另外，尽管“比”由于附理切事的需要，它所表现的意义有限，与“兴”相比有大小之别，但刘勰也强调要“写物以附意”，而并非简单地“比方于物”，实际上是六朝时期诗兴精神的体现。

从刘勰对“比”和“兴”这两类表现手法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更重视“兴”的作用。原因在于，运用比兴的关键是“拟容取心”，而“兴”在表现艺术形象内蕴上所起的作用更大；同时，用“兴”的手法也需要更高的艺术才能，所以他肯定了“讽兼比兴”的《离骚》，而批评了“用比忘兴”的辞赋，认为其造成的后果就是“文谢于周人”，这是大量的汉赋作品平庸浅薄的原因之一（扬雄晚年把写作辞赋称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意识到了赋这种文体在表现内容和方法上的局限性）。可见，刘勰强调“兴”，也是针对后人用比忘兴、习小弃大的现象而言的。

从心物关系上论比兴，是本篇值得注意的地方。前面提到，对于“比”，刘勰强调要“写物以附意”，所谓“附意”，就是要符合作者的主观意图，“写物”是手段，而“附意”才是目的。对于“兴”，刘勰从“起情”的角度阐发：“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他在《诠赋》篇中也说：“情以物兴。”可见，起情（兴）离不开对外物的感发，这种观念正是魏晋以来那个时代风气的反映，如孙绰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中说：“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孙绰在这里已经明确地将感物与起兴联系起来，认为情之所兴就来源于景物的感召。由于这种感兴，是缘于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已经摆脱了汉代人政教观念的束缚，成为一种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因此，它比传统的物感说更富于审美意义。

刘勰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篇末的“赞”中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如果说，“比”主要在于

“拟容”，即通过“写物”来“附意”，那么，“兴”则完全重在“取心”，这个“心”指的正是主体的内在情感。因此，“拟容取心”这四个字正是刘勰比兴论的核心。

【汇评】

舍人此篇以比显兴隐立说，义界最精。盖二者同以事物况譬，特有隐显之别，而无美恶之分。比者，著者先有此情，亟思倾泄，或嫌于迳直，乃索物比方言之。兴者，作者虽先有此情，但蕴而未发，偶触于事物，与本情相符，因而兴起本情。前者属有意，后者出无心。有意者比附分明故显，无心者无端流露故隐。（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夸 饰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2]；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3]；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4]。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5]。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6]。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7]，论狭则河不容舫^[8]，说多则子孙千亿^[9]，称少则民靡子遗^[10]，襄陵举滔天之目^[11]，倒戈立漂杵之论^[12]，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13]。且夫鶚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14]？茶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飴^[15]？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16]。大圣所录，以垂宪章^[17]。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18]。

【注释】

[1]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两句：超越形体之上的抽象之理叫做道，有形质的具体之物叫做器。按：这两句出自《周易·系辞上》，是说明“道”与“器”的辩证关系，即形而上的“道”是通过形而下的“器”表现出来的。

[2] “神道难摹”两句：摹，描摹。精言，精微之言。极，极致。按：这两句指出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即所谓言不尽意，为下文强调夸饰的作用张本。

[3] “形器易写”两句：事物的外在形貌虽然容易描写，但只有运用夸饰之辞才能更好地揭示其内在的真实。壮辞，指夸饰之辞。喻，揭示、说明。真，指符合情理的真实。

[4] “才非短长”两句：这与作者才能的高下无关，而是因为事物本身有其难易之理。

[5] “故自天地以降”四句：所以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凡是涉及用文辞对有声音形貌的事物加以描绘的，就一定存在着夸饰的手法。豫，涉及。被，及。

[6] “虽《诗》、《书》雅言”四句：即使是《诗经》、《尚书》这样雅正的语言，为了实现其教化世俗的作用，也必须广泛地引用事例，并在文辞上进行夸饰。

[7] 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峻，高。嵩，同“崧”，山高的样子。《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峻极于天。”

[8] 论狭则河不容舠：舠（dāo），小船。《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刀，同“舠”。

[9] 说多则子孙千亿：亿，十万曰亿。《诗经·大雅·假乐》：“干禄百福，子孙千亿。”

[10] 称少则民靡子遗：靡，无。子，单独。遗，留下。《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子遗。”

[11] 襄陵举滔天之目：说洪水涨上山，就举出大水漫天的话。《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割，同“害”。怀，包围。襄，上。滔，漫。

[12] 倒戈立漂杵之论：说前军倒戈，则举出血流漂杵的说法。杵（chǔ），棒槌。《尚书·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北，失败。

[13] “辞虽已甚”两句：甚，过分。害，妨害。按：这两句指出了正确运用夸饰的原则，即后文所说的“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之意。

[14] “且夫鸱音之丑”两句：鸱（xiāo），猫头鹰，古人认为是恶鸟。泮（pàn）：泮宫，诸侯的学宫。《诗经·鲁颂·泮水》：“翩彼飞鸱，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怀我好音。”

[15] “荼味之苦”两句：荼，苦菜。周原，周国的原野。《诗经·大雅·绵》：“周原 ，堇荼如飴。” (wǔ)，肥美的样子。堇(jǐn)，野菜。飴，糖浆。

[16] 故义成矫饰：矫饰，夸饰。

[17] “大圣所录”两句：大圣，指孔子。垂，传下。宪章，法度，这里“典范”之意。

[18] “孟轲所云”三句：语出《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即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为表面的文采修饰而妨害对整个辞句的理解，也不要因为某些辞句而妨害对作者用意的理解。

按：这一段指出运用夸饰的必要性，并以《诗经》、《尚书》为例说明夸饰的作用。

自宋玉、景差^[1]，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2]。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3]；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4]。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5]，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6]，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7]。至《西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8]，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9]。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10]；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11]。变彼洛神，既非魑魅^[12]；惟此水师，亦非魍魉^[13]；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14]！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睽刺也^[15]。

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16]，嵯峨揭业，熠熠焜煌之状^[17]，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18]。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于是后进之才，奖气挟声^[19]，轩翥而欲奋飞，腾踞而羞跼步^[20]。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21]；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22]。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23]。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24]。

【注释】

[1] 宋玉、景差：二人都是战国时期楚国作家。宋玉的作品今存《九辨》等篇，景差的作品大都亡佚。

[2] “相如凭风”两句：相如，指司马相如，西汉作家，下文提到的《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凭风，凭借夸饰的风气。诡滥，怪异失实。

[3] “故上林之馆”两句：上林，即上林苑，汉朝天子的园林，是他们游猎的地方。奔星，流星。宛虹，弯曲之虹。司马相如《上林赋》：“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楯轩，有栏杆的长廊。楯（shǔn），栏杆。

[4] “从禽之盛”两句：从，追逐。飞廉，即蜚廉，传说中的神鸟龙雀。焦明，一种像凤凰的鸟。《上林赋》：“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椎蜚廉，弄獬豸……捷鸛，掩焦明。”椎，用椎击。掩，取。

[5] “及扬雄《甘泉》”两句：扬雄，西汉末年作家，有《甘泉赋》。甘泉是秦汉时帝王的离宫。酌，斟酌，这里有继承、学习之意。

[6] 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瑰奇，珍贵奇异的事物。假，借。玉树，相传是以珊瑚为枝，碧玉为叶的树。《甘泉赋》：“翠玉树之青葱兮。”

[7] 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颠坠，坠落。《甘泉赋》：“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长途而下颠。”意为连鬼魅至此也不能上，至半途而坠落。逮，及。

[8] “至《西都》之比目”两句：《西都》，指东汉作家班固的《西都赋》。比目，比目鱼。《西都赋》：“揄文竿，出比目。”揄，引出。《西京》，指东汉作家张衡的《西京赋》。海若，海神。《西京赋》：“海若游于玄渚。”

[9] “验理则理无可验”两句：如果验之常理则无从说起，要说夸张又未达到极致。

[10] “又子云《羽猎》”两句：子云，指扬雄（字子云）。宓（fú）妃，相传是伏羲的女儿，淹死于洛水，成为洛神。《羽猎赋》：“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饷，送食物。彭，彭咸。胥，伍子胥。

[11] “张衡《羽猎》”两句：困，囚禁。玄冥，水神。朔，北方。按：张衡《羽猎赋》今不全，残文中无“困玄冥于朔野”之句。

[12] “变彼洛神”两句：变（luán），美好。魑魅（chī mèi），鬼怪。

[13] “惟此水师”两句：水师，指水神玄冥。魍魉（wǎng liǎng），水怪。

[14] “而虚用滥形”两句：虚用滥形，意为虚假失实地过分形容。疏，粗疏。

[15] 义睽刺也：睽刺（kuí là），违背。

[16] “至如气貌山海”两句：气貌山海，描写山海的气势形貌。体势宫殿，表现宫殿的规模形势。

[17] “嵯峨揭业”两句：嵯（cuó）峨揭业，突兀高耸。熠（yì）耀焜煌，光明辉煌。

[18] “光采炜炜而欲然”两句：炜炜，有光彩。然，同“燃”。岌岌，高耸而可危。

[19] 奖气挟声：助长这种风气，凭借它的声势。奖，鼓励。挟，凭借、倚仗。

[20] “轩翥而欲奋飞”两句：轩翥，高飞。腾踔，跳跃。踔（jú）步，小步。

[21] “辞入炜烨”两句：炜烨，光辉的样子。春藻，这里指春花。程，衡量。

[22] “言在萎绝”两句：萎绝，枯萎。凋，凋零。

[23] “谈欢则字与笑并”两句：戚，悲伤。偕，共同。按：陆机《文赋》：“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

[24] “信可以发蕴而飞滞”两句：使蕴藏、郁积在内心的东西表现出来，并使盲人睁开眼睛，聋子受到震惊。披，开。

按：这一部分论述夸饰在汉赋中运用的情况，并指出运用夸饰的艺术效果。

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1]，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2]。若能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甚泰^[3]，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4]。

【注释】

[1] “然饰穷其要”两句：如果夸饰能揭示事物的本质，那么读者心里的共鸣就会随之而起。要，要领。锋起，同“蜂起”。

[2] “夸过其理”两句：理，指情理。乖，违背。

[3] “若能酌《诗》、《书》之旷旨”两句：旷旨，深远的意旨。剪，去除。扬、马，指扬雄和司马相如。泰，过度。

[4] “使夸而有节”三句：节，节制。诬，虚假。懿，美好。

按：这一段论述运用夸饰的基本原则。

赞曰：夸饰在用，文岂循检^[1]？言必鹏运，气靡鸿渐^[2]。
倒海探珠，倾昆取琰^[3]。旷而不溢，奢而无玷^[4]。

【注释】

[1] “夸饰在用”两句：夸饰的运用是必要的，文章写作难道只遵循固定的法式吗？检，法度。

[2] “言必鹏运”两句：文辞要像大鹏高飞那样，气势要胜过鸿雁的渐进上升。鹏运，语出《庄子·逍遥游》，意为大鹏高飞远行。靡，胜过。鸿渐，语出《周易·渐卦》：“鸿渐于干。”意为鸿雁由水边飞到岸上，再到树上，是逐步上升的。干，岸。

[3] “倒海探珠”两句：要像倒干海水那样来探求珠宝，又像翻转昆仑那样来获取美玉。昆，指昆仑山，相传产玉。琰（yǎn），美玉。

[4] “旷而不溢”两句：意义深广而不过分，大胆夸饰而无缺点。溢，过多。奢，指夸饰。玷，玉的斑点。

【解读】

本篇论述夸饰的手法。“夸饰”的意思是夸张和增饰，即通过夸张性的语言，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表达效果。夸饰是极为常见的手法，使用的范围很广，正如刘勰所说：“文辞所被，夸饰恒存。”甚至在有些比兴的手法中也包含了夸饰的特点，所以本篇继《比兴》篇之后而来。

本篇开头首先指出了夸饰的意义和作用，所谓“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言外之意，运用夸饰的手法可以更好地表达某种情理，达到一种难以言传的效果。黄侃把刘勰的这个意思

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文有饰词，可以传难言之意；文有饰词，可以省不急之文；文有饰词，可以摹难传之状；文有饰词，可以得言外之情。”（《文心雕龙札记》）我们从本篇所举的例子中，可以更好地体会到这一点。“翩彼飞鸢，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怀我好音”，猫头鹰的叫声很难听，不会因为它停在学宫的树上就变得悦耳；“周原 ，萑茶如飴”，茶菜的味道苦涩，不会因为它生长在周国的原野上就变得甜美。然而，在诗人的感觉中，它们却是非常美好的。虽然违反常理，但却能够很好地表达作者的褒赞之意。

可见，夸饰虽然在客观上违反事实，但主观上却符合情理。所以刘勰说：“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夸饰运用得好，的确可以收到一种出奇制胜的效果，正所谓“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

但是，如果夸饰运用不当，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以辞害意，弄巧成拙。譬如洛神，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形象，但在扬雄的《羽猎赋》中，却说“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这种描写不但与全文的主题毫不相干，而且还破坏了洛神的形象，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所以，刘勰最后提出了运用夸饰的原则，那就是要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相反，如果“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失去了夸饰的意义。鲁迅先生在《漫谈“漫画”》一文中解释得更加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

【汇评】

六朝文人承两汉赋体大行之后，各体文章，多以敷布之法为之，故夸饰之用为最盛。夸饰逾量，则真采匿而浮伪成。舍人论文，抑浮伪而崇真采，故斥相如为“诡滥”，病子云、平子为“虚用滥形”。末段“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论旨甚正。盖自《比兴》以下四篇，皆论文家修辞之法也。夫文字之功用有限，文人之情意无穷，修辞之法，所以运有限之文字，成无限之妙用，亦即所以达无穷之情意也。故文意待辞修而益明，而修辞以能使意明为限度，过此限度，亦足损意，舍人举例，已足证明。（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隐 秀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1]，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2]；是以文之英蕤^[3]，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4]；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5]。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6]，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7]。

【注释】

[1] “夫心术之动远矣”两句：心术，指创作思维的种种表现。《情采》篇云：“心术既形，英华乃贍。”文情，指作品的情理和辞采。按：《神思》篇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其中的“远”字正反映了创作思维活动的特点，而“文情”又与作家的性情密切相关，故曰“深”。

[2] “源奥而派生”两句：一篇优秀的作品，其产生的根源只有深远，才能像大河、古树一样形成众多的分流和峻茂的枝叶。

[3] 文之英蕤：英蕤（ruí），英华，这里指文章中的精华。蕤，花叶下垂的样子。

[4] “隐也者”两句：隐，就是文辞之外蕴涵的深意。重旨，隐含的意义。

[5] “秀也者”两句：秀，就是一篇之中突出的语句。

[6] “隐以复意为工”两句：复意，多重意义。卓绝，超越出众。

[7] “斯乃旧章之懿绩”两句：旧章，指前人的作品。懿绩，美好的成果。懿，美好。嘉会，美好的体现。会，会集。

按：这一段解释隐和秀的含义。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1]，伏采潜发^[2]，譬爻象之变互体^[3]，川渚之韞珠玉也^[4]。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5]；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6]。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7]，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8]，若远山之浮烟霭，变女之靓容华^[9]。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10]；深浅而各奇，秾纤而俱妙^[11]，若挥之则有余，而揽之则不足矣^[12]。

【注释】

[1] 秘响旁通：指隐含的意义如神秘的音响在不断地暗示着，使你触类旁通，有所领悟。按：“旁通”一词语出《周易·乾卦·文言》：“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意为广泛会通。

[2] 伏采潜发：隐藏的文采在不知不觉中生长着，发出光芒。潜发，暗中发展。

[3] 譬爻象之变互体：爻（yáo），《易经》中构成六十四卦的基本符号，每卦六爻。每一卦都有它所代表的意义，并通过描绘物象来作譬喻，故曰爻象。互体，指卦爻的变化形式，卦爻的二至四和三至五，构成交错的上下两体，成为新卦。如观卦六爻（坤下巽上），意为“风行地上”，由下往上数，二至四爻为坤，三至五爻为艮，坤下艮上，成剥卦，卦象是“山附于地”，有“厚下安宅”的意思，这和观卦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每一卦都有“互体”，这就造成了“取义无常”，可以随意解释。刘勰借这种现象说明文章既有本义，也有隐含的意义。

[4] 川渚之韞珠玉也：川渚，河流。韞，藏。按：陆机《文赋》云：

“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5] 四象：《周易·系辞上》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周易正义》孔颖达疏引庄氏云：“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为四象也。”《征圣》篇云：“四象精义以曲隐。”这里即用其意。

[6] “珠玉潜水”两句：《淮南子·地形训》云：“水圆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这里是说文章含义虽然隐曲，仍有迹可寻，犹如根据水波可以推断水下是珠还是玉。

[7] “始正而末奇”两句：开始读时觉得正常，直到最后才感到奇特。按：这两句补文仍是就“隐”的特点而言的。

[8] 宛乎逸态：宛，真切可见。逸态，情态飘逸。

[9] 婬女之靓容华：婬（luán）女，美好的女子。靓（jìng），妆饰、打扮。

[10] “容华格定”两句：华美的姿容是天生的，不需要刻意地修饰。

[11] “深浅而各奇”两句：烟云或深或浅，各有奇景；容色或浓或淡，俱得其妙。秾纤，指浓妆和淡妆。

[12] “若挥之则有余”两句：若能发挥其天然之美，就美好有余；若是加以修饰，则奇妙不足。挥之，发挥天然，即不加妆点。揽之，指雕琢修饰。

按：这一段通过比喻，说明隐和秀的特点。

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1]；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于佳丽之乡^[2]。呕心吐胆，不足语穷^[3]；煅岁炼年^[4]，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5]。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6]；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7]：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辞矣。

【注释】

[1] 每驰心于玄默之表：玄默之表，指经过沉思默想，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玄默，深沉静默。

[2] 恒溺思于佳丽之乡：溺思，沉思。佳丽之乡，指华辞丽藻集中的地方。

[3] “呕心吐胆”两句：呕心吐胆，比喻费尽心血，劳心苦思。不足语穷，不能说尽用思之苦。按：清人纪昀认为，“呕心吐胆”一句，似摭李商隐的《李长吉小传》语。其中说李贺“恒从小奚奴，骑蹇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

[4] 煅岁炼年：指长年地进行写作锤炼。煅，通“锻”。按：纪昀认为，“煅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论周朴语。欧阳修《六一诗话》云：“故时人称（周）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祖保泉指出：“句中‘岁’即‘年’，岁、年重出，有拼凑之迹。刘勰有‘摘风裁兴’（《宗经》）、‘斫梓染丝’（《体性》）、‘写气图貌’（《物色》）、‘擘肌分理’（《序志》）等句，句中两个宾语无一相同，由此亦可证明伪作者之拙劣。”（《文心雕龙解说》）

[5] “譬诸裁云制霞”四句：裁云制霞、斫卉刻葩，均指精心创作而成的作品。

[6] “若篇中乏隐”三句：宿儒，原指博学老成的儒士，这里只取“老成”之意，没有“博学”的含义。叩，问。

[7] “句间鲜秀”三句：巨室，指富豪之家。百诘，多次询问。色沮，神色沮丧。

按：这一段论述如何通过刻苦锻炼形成隐秀之美，以及缺乏隐秀对文辞的影响。

将欲征隐，聊可指篇^[1]：古诗之《离别》^[2]，乐府之《长城》^[3]，词怨旨深，而复兼乎比兴^[4]。陈思之《黄雀》^[5]，公

幹之《青松》^[6]，格刚才劲，而并长于讽谕^[7]。叔夜之□□，嗣宗之□□，境玄思淡，而独得乎优闲。士衡之□□，彭泽之□□，心密语澄，而俱适乎□□。

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8]，意凄而词婉，此匹妇之无聊也^[9]。“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10]，志高而言壮，此丈夫之不遂也^[11]。“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12]，心孤而情惧，此闺房之悲极也。“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13]，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

【注释】

[1] “将欲征隐”两句：征，验证。聊，姑且。指，指出。

[2] 古诗之《离别》：指《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其中第二句是“与君生别离”。

[3] 乐府之《长城》：指《饮马长城窟行》。按：《乐府诗集》卷三十八《饮马长城窟行》共十七首，这里可能指的是乐府古辞《青青河畔草》。

[4] 而复兼乎比兴：按：这两首诗都兼用比兴的方法。如《行行重行行》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是兴，含有希望游子不忘故乡的意思。“浮云蔽白日”是比，《文选》李善注：“以喻邪佞之毁忠良。”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行》首句“青青河畔草”，兴起“绵绵思远道”。“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比喻游子感知风寒之患。

[5] 陈思之《黄雀》：指曹植的《野田黄雀行》。

[6] 公幹之《青松》：指刘桢的《赠从弟》（其二），其中第二句是“亭亭山上松”。

[7] “格刚才劲”两句：格刚才劲，风格刚健，才力遒劲。按：这两首诗都以讽喻见长。如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以少年“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的救雀行为，来表达因好友（丁仪、丁廙）被杀，自己无力营救的悲愤。刘桢的《赠从弟》，以“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比喻做人应有节操，对从弟寄予希望。

[8] “常恐秋节至”两句：传为汉成帝时班婕妤所作《怨歌行》中的

诗句，载《文选》卷二十七。凉，凉风。，狂风。这首诗以扇喻人，表现女子担心失宠，孤独无依的情绪。按：此诗为后人伪托。婕妤，女官名。

[9] 此匹妇之无聊也：匹妇，普通妇女。无聊，没有依靠，指失宠。

[10] “临河濯长纓”两句：传为西汉李陵《与苏武诗》中的诗句，载《文选》卷二十九。濯，洗。纓，衣帽上用作装饰的带子。按：此诗亦为后人伪托。

[11] 此丈夫之不遂也：不遂，不如意、不得志。

[12] “东西安所之”两句：这是乐府古辞《伤歌行》中的两句，原诗的两句是：“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写思妇夜不能寐，载《文选》卷二十七。

[13] “朔风动秋草”两句：这是西晋诗人王《杂诗》的开头两句，表现长期在外的游子不能回家的哀怨之情，载《文选》卷二十九。朔风，北风。羈，停留。

按：这一段以具体作品为例说明隐篇和秀句的特点。

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1]；篇章秀句，裁可百二^[2]；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课也^[3]。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4]；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5]；润色取美，譬缁帛之染朱绿^[6]。朱绿染缁，深而繁鲜^[7]；英华曜树，浅而炜烨^[8]。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9]，盖以此也。

【注释】

[1] “凡文集胜篇”两句：胜篇，优秀的篇章。盈，满。十一，十分之一。

[2] “篇章秀句”两句：裁，通“才”，仅仅。百二，百分之二。

[3] “并思合而自逢”两句：这些都是情思与文辞结合而自然造成的，

不是苦心经营得来的。思合，指情思与文辞相合。自逢，自然形成。课，考核，这里有求得之意。《才略》篇：“多役才而不课学。”

[4] “晦塞为深”两句：晦塞，隐晦不流畅。按：此八字亦为补文，最早见于明人曹学佺批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和冯舒校本。

[5] “故自然会妙”两句：所以，合乎自然的妙处，好比草木的花朵光彩照耀。

[6] “润色取美”两句：润色修饰之美，好比丝绸染上红绿的颜色。缁（zēng），丝织品的总称。

[7] 繁鲜：繁复鲜艳。按：“繁鲜”与“自然会妙”仍有对比之意。

[8] “英华曜树”两句：曜，照耀。炜烨，光彩鲜明。

[9] “隐篇所以照文苑”两句：文苑、翰林，都是文坛的意思。侈，光大。按：这两句实际上肯定了“自然会妙”的隐秀之美。

按：这一段说明隐与晦涩、秀与雕削的区别，并将“自然会妙”与“润色取美”作了对比，肯定了“自然会妙”的隐秀之美。

赞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1]。辞生互体，有似变爻^[2]。
言之秀矣，万虑一交^[3]。动心惊耳，逸响笙匏^[4]。

【注释】

[1] “深文隐蔚”两句：深厚而含蓄的作品，包含着曲折婉转的无穷意味。深文隐蔚，指作品的文义深厚而含蓄。蔚，草木茂盛，引申为文采丰富。

[2] “辞生互体”两句：这种文辞好像卦爻的“互体”，可以产生新的含义。

[3] “言之秀矣”两句：独特挺拔的秀句，则是经过千思万虑才难得一遇的。

[4] “动心惊耳”两句：（这样的句子）使人惊心动魄，耳目一新，它不同凡响，如同笙匏的演奏。笙匏（páo），乐器名。

【解读】

本篇论述隐秀问题。“隐秀”是刘勰创造的一个新词语，包括“隐”和“秀”两个方面的含义，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种既“状溢目前”，又“情在词外”的审美效果。它与一般修辞手段如对偶、夸张、用典相比，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故刘勰将本篇置于《丽辞》、《夸饰》、《事类》等篇之后。可惜的是，由于原文的缺失，后人已无法窥其全貌。篇中从“始正而未奇”至“此闺房之悲极也”四百余字，经前人考证，为后人所补，其真伪问题虽有争议，但从补文来看，疑点较多（见汇评部分），故本篇的疏解以刘勰的原文为主，补文（用仿宋体标出）仅作参考。

关于“隐秀”的含义，刘勰在篇中已经指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引该篇佚文亦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大体而言，前者强调文意含蓄，近于《神思》篇所说的“思表纤旨，文外曲致”的说法；后者强调鲜明突出，与陆机《文赋》中所说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含义相近。至于“隐”和“秀”所指的范围，正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所说的：“大者成篇，小则片语，皆可为隐；或状物色，或附情理，皆可为秀。”这与篇中所举的例子是相符的，如“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表达羁旅之怨，既有具体的景物描写（如“朔风”、“秋草”），又有丰富的情感表现（胡马尚且有归心，何况是羁旅行役之人呢）。

刘勰虽然将“隐”和“秀”对举，但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无论是“隐”还是“秀”，都是由于“心术”和“文情”的深远之变，才形成了“文之英蕤”，因而是文中的精华。从表现形式上看，是“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课”，如“卉木之耀英华”般的“自然会妙”，非人力所为。但是，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和积累，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事实上，作品中的隐秀之处是极为难得的，往往是“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因而，刘勰在篇末的“赞”中才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言之秀矣，万虑一交”。本篇开头提到的“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两句，也暗示了“隐”和“秀”的关系。

总之，“隐”和“秀”虽然表现的方式不同，但二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直接与间接、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隐”不等于晦涩深奥，它必然要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而“秀”也并非“雕削取巧”，

只有当描写达到如“状溢目前”的时候，才有可能充分调动读者的情感与想象，进而实现“情在辞外”的审美效果。因此，“秀”与“隐”其实是互为表里的，正如刘永济先生所说的：“文家言外之旨，往往在文中警策处，读者逆志，亦即从此处而入，盖隐处即秀处也。”（《文心雕龙校释》）刘勰提出“隐秀”的问题，为后人探讨情与景、意与象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宋人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尧臣的话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认为，梅尧臣的话与刘勰对隐秀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见汇评部分）。推而广之，中国古代意象论与意境论的一些美学观念在隐秀范畴中即已肇始。

【汇评】

其《隐秀》一篇，皆有缺文。明末常熟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宋刊本，钞补四百余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其词亦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摭《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论周朴语；称班姬为匹妇，亦似摭钟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缺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

详此补亡之文，出辞肤浅，无所甄明，且原文明云：思合自逢，非由研虑。即补亡者，亦知不劳妆点，无待裁熔，乃中篇忽属入驰心、溺思、呕心、锻岁诸语，此之矛盾，令人笑谔，岂以彦和而至于斯？至如用字之庸杂，举证之阔疏，又不足诮也。案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惟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刊，何以遗此二言？然则贗迹至此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此篇自“始正而未奇”，至“此闺房之悲极也”，为明人伪托。纪评谓其“词句不类舍人”。黄氏札记复举张戒所引二语，不见文中，证为贗品，已无可疑。今复得一证。文中有“彭泽之□□”句，此彭泽乃指渊明，然细检全书，品列成文，未及陶公只字，盖陶公隐居息游，当时知者已鲜，又颜谢之体，方为世重，陶公所作，与世异味，而陶集流传，始于昭明，

舍人著书，乃在齐代，其时陶集尚未流传，即令入梁，曾见传本，而书成已久，不及追加。故以彭泽之闲雅绝伦，《文心》竟不及品论。浅人见不及此，以陶居刘前，理可援据，乃于此文特加征引，适足成其伪托之证。此则纪黄二氏所未及举者也。（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张戒《岁寒堂诗话》）

养 气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1]，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2]；心虑言辞，神之用也^[3]。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4]；钻研过分，则神疲而气衰^[5]；此性情之数也^[6]。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7]；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8]；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缙^[9]，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10]。战代枝诈，攻奇饰说^[11]；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12]，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13]；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14]；古人所以余裕，后进所以莫遑也^[15]。

【注释】

[1] “昔王充著述”三句：王充，字仲任，东汉学者，著有《论衡》一书。养气之篇，他在《论衡·自纪》中说：“……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几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所以刘勰说这是“验己而作”，即是经过自己的验证而作的。按：“养性之书”已佚。

[2] “夫耳目鼻口”两句：耳目鼻口，是生命活动所役使的器官。役，

役使。

[3] “心虑言辞”两句：心思言辞，是精神作用的结果。

[4] “率志委和”两句：顺应心志，随任自然，就能思理融和，情意畅通。率，依循。委和，顺应自然。和，和顺。

[5] “钻研过分”两句：钻研，钻研磨砺。“气衰”与“神疲”并称，故“气”指精气。

[6] 此性情之数也：数，一般规律。按：“性情之数”包括“率志”和“委和”两个方面，“性”之数重在“委和”，“情”之数重在“率志”。

[7] “夫三皇辞质”两句：三皇，指三皇时代。按：“三皇”的说法不一，指伏羲、神农、黄帝，或伏羲、神农、燧人等。辞质，文辞质朴。绝，断绝。道华，即道之华，这里指文采。按：“道”与“华”虽然并举，但意义偏指“华”。《老子》三十八章云：“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又，《庄子·知北游》：“礼者，道之华。”

[8] “帝世始文”两句：尧舜时代，开始有了文采，但仍是以敷陈上奏之言为贵。帝世，即五帝之世，“五帝”包括少昊、颡顼、高辛、尧、舜。这里指尧舜时代。始文，开始有了文采。按：《原道》篇云：“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敷奏，陈述进言。

[9] “三代春秋”两句：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弥，更加。缛，文采繁盛。

[10] “并适分胸臆”两句：（这种文采）都是适合自己的本性，从内心自然流露的，而并非是从才力之外强求的。适分，适合自己的本分，即《明诗》篇所说的“随性适分”之意。牵课，勉强求得。牵，牵强、勉强。课，课求、责求。

[11] “战代枝诈”两句：战代，指战国时代。枝诈，指文辞杂乱而诡诈。《诤碑》云：“辞多枝杂。”《论说》云：“辞忌枝碎。”攻奇饰说，追求新奇，并修饰自己的说辞。

[12] “辞务日新”两句：务，务求。鬻（yù）采，炫耀文采。鬻，卖，引申为炫耀、卖弄。

[13] “故淳言以比浇辞”两句：淳言，指淳厚的语言。淳，厚。浇辞，浅薄的文辞。浇，薄。文质悬乎千载，意为前者质朴，后者浮华，距离千载，相差悬殊。

[14] “率志以方竭情”两句：顺应心志（“率志”）与竭尽心思（“竭

情”）的创作相比，劳累和安逸相去万里。方，比。

[15] “古人所以余裕”两句：这是古人创作从容不迫，后人繁忙不暇的原因。余裕，从容。莫遑（huáng），没有闲暇。

按：这一段论述养气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提倡“率志委和”的写作态度。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1]，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2]，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3]。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4]，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5]；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6]；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7]。怛惕之盛疾^[8]，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9]，叔通怀笔以专业^[10]，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11]，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12]，非虚谈也。

【注释】

[1]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两句：童少，指儿童和青少年。鉴浅，见识浅薄。长艾，指老年人。《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识坚，见识成熟稳重。

[2] “志盛者思锐以胜劳”两句：志盛，志气旺盛。思锐，才思敏锐。胜劳，战胜疲劳。虑密，思考周密。

[3] “斯实中人之常资”两句：中人，一般人、平常人。常资，正常的资质。岁时，年龄。大较，大概情况。

[4] “若夫器分有限”两句：器分，天资、才分。智用，才智的运用。无涯，无边。《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涯，边际。

[5] “或惭凫企鹤”两句：惭凫（fú），因凫（野鸭子）腿短而惭愧。企鹤，羡慕鹤的腿长。《庄子·骈拇》：“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沥辞镌思，提炼辞藻，

刻意苦思。沥，过滤以除去杂质。镌，雕刻。按：这两句以“惭鳧企鹤”比喻才分不够的人不切实际地刻意苦思，违背了自然之理。

[6] “于是精气内销”两句：精气消耗于内，如同泄漏的海水。销，消耗。尾闾，指排泄海水之处。《庄子·秋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

[7] “神志外伤”两句：精神损伤于外，如同牛山上的草木受到摧残。牛山，《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濯濯，无草木之貌。

[8] 怛惕之盛疾：悲伤恐惧造成疾病。怛惕（dá tì），悲伤忧惧。盛，造成。“盛”通“成”。

[9]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仲任，指王充（字仲任）。《初学记》引谢承《后汉书》：“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八十五篇。”

[10] 叔通怀笔以专业：叔通，指曹褒（字叔通），东汉学者。《后汉书·曹褒传》：“（曹褒）常恨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专业，指专心于礼仪。

[11] “既暄之以岁序”两句：暄，与下文的“煎”意近，指苦思的煎熬。岁序，年月。

[12] “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两句：曹公，指曹操。按：曹操之语无可考。陆云《与兄平原书》：“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无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复及，以此自劳役。”陆云，西晋作家。

按：这一段指出，如果不善于养气，就会导致神伤气衰，损害健康。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1]；至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2]；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3]。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4]，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5]，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6]！

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7]，沐则心覆，且或反常^[8]，神之方昏，再三愈黷^[9]。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10]，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11]。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12]，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13]，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14]，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15]，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16]。

【注释】

[1] 锥股自厉：比喻发奋读书。厉，鞭策。《战国策·秦策一》：“（苏秦）乃夜发书，陈筐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2] “至于文也”两句：至于写文章，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闷。申，通“伸”，伸张、舒展。郁滞，郁闷。

[3] 优柔适会：优柔，从容不迫。适会，适应时机。

[4] “若销铄精胆”两句：销铄精胆，即消耗精气，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精气内销”。销铄，原意是熔化，这里指消耗、损伤。精胆，指精气。古人认为，刚强之气从胆生。蹙迫，逼迫。和气，和顺之气。

[5] “秉牍以驱龄”两句：秉牍，拿着简牍，指进行写作。驱龄，使寿命短促。洒翰，挥笔。伐性，伤害性命。

[6] “岂圣贤之素心”两句：素心，本意。会文，指写作。直理，正理。

[7] “且夫思有利钝”两句：利钝，指文思的敏锐和迟钝。时，时机。通塞，指思路的通畅和阻塞。

[8] “沐则心覆”两句：洗头时弯腰低头，心脏位置不正，这时候考虑问题可能会不同常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晋文公的小吏头须求见，文公不见，说正在洗头，头须便说：“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反常，违反常情。

[9] “神之方昏”两句：当人的精神正处于昏乱之时，继续思考就会更加糊涂。黷，昏乱。

[10] “是以吐纳文艺”两句：吐纳文艺，指写作。文艺，作文技巧。

节宣，调节宣导。

[11] “清和其心”四句：清和，清静和顺。调畅，调和通畅。舍，停止写作。壅滞，思路阻塞。

[12] “意得则舒怀以命笔”两句：命笔，提笔写作。卷怀，藏于胸中，即停止思考。

[13] “逍遥以针劳”两句：针劳，消除疲劳。针，医治。药倦，与“针劳”同义。

[14] “常弄闲于才锋”两句：常常在悠闲中显露其文才的锋芒，写完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可以挥洒）。《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国将军高固冲锋陷阵，打败了晋军，俘虏了敌将，回来说：“欲勇者贾余馀勇。”意思是说，想要勇气的来买我剩余的勇气。按：本篇中的“贾”（gǔ）意为“卖”。

[15] “使刃发如新”两句：使文思像新磨的刀刃一样锋利，像肌肉的纹理一样清晰顺畅。腠（còu）理，肌肉的纹理。《庄子·养生主》记载庖丁对梁惠王说：“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硎，磨刀石）

[16] “虽非胎息之万术”两句：胎息，古代养生的一种气功。万术，万全之术。卫气，养气。

按：这一段根据写作实际，说明养气的方法。

赞曰：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1]。水停以鉴，火静而朗^[2]。无扰文虑，郁此精爽^[3]。

【注释】

[1] “玄神宜宝”两句：人的精神应该珍惜，元气有待保养。玄神，即精神。素气，元气，即生理的血气。

[2] “水停以鉴”两句：鉴，照。朗，明亮。

[3] 郁此精爽：郁，积聚。精爽，指清明的精神状态。

【解读】

《养气》、《附会》、《总术》三篇是对整个创作论的补充和总结，而本

篇所论是对《神思》篇中所说的“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的发挥。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指出：“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

“养气”说最早源于孟子，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但是，孟子所说的养气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文学创作无关。刘勰的养气说主要是从东汉王充那里借鉴来的，王充在《论衡·自纪》里说：“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几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所谓“养气”，是指保养精神。所以刘勰在篇中所讲的“气”常常和“神”并称，例如：“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研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气衰者虑密以伤神”，“玄神宜宝，素气资养”，等等。不过，王充所说的“养气”是生理学上的概念，是讲一种养生之道，而刘勰的“养气”是强调一种顺应自然的创作态度，不仅是从生理学的角度讲，更侧重于心理状态的自我调节。因为创作是需要智慧和悟性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创作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潜在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

可见，刘勰反对“钻研过分”，主张“率志委和”，这是针对在创作过程中思路不畅的情况而言的，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不做艰苦的努力。他指出：“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学习和创作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前者应该刻苦自励，后者则应该“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平时要有长期的积累和准备，这样，才有可能在创作中获得灵感。所以，刘勰在《神思》篇中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同时，又强调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由于灵感的来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所以作家应该静心养气，保持最好的精神状态，为灵感的到来创造条件。清人纪昀对这段话有一个批语：“此非惟养气，实亦涵养文机。《神思》篇虚静之说可以参观。彼疲困躁扰之余，焉有清思逸致哉！”所见极是。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进一步指出：“恒人或用养气之说，尽日游宕，无所用心，其于文章之术未尝研炼，甘苦疾徐未尝亲验，苟以养气为言，虽使颐神胎息，至于百龄，一旦临篇，还成崛岉，彦和养气之说，正为刻厉之士言，不为逸游者立论也。”

附 会

何谓附会^[1]？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2]，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3]。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4]。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5]，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6]；然后品藻玄黄^[7]，摘振金玉^[8]，献可替否，以裁厥中^[9]；斯缀思之恒数也^[10]。

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11]，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12]。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13]，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14]。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15]，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16]，锐精细巧，必疏体统^[17]。故宜拙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18]，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19]；此命篇之经略也^[20]。

【注释】

[1] 附会：即下文所说的“附辞会义”。“附”是对辞句的安排，使全篇文辞前后连贯；“会”是对内容的处理，使各段含义合于全篇主旨。下

文提到的“群言虽多，而无桢丝之乱”，是对前者而言；“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是对后者而言。但从全文来看，这两个方面是不能分开的，“附辞”、“会义”应该视作互文，如“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

[2] “谓总文理”四句：总领文章的条理，贯通文章的首尾，决定材料和辞句的取舍，衔接文章的各个部分。与夺，给予和剥夺，指取舍。涯际，边际，指文章各部分的衔接处。

[3] “弥纶一篇”两句：综合组织成一篇完整的作品，使内容复杂丰富但不松散纷乱。弥纶，综合组织。越，逾越。

[4] “若筑室之须基构”两句：基构，指房屋的基础和构架。缝缉，缝合。

[5] “夫才童学文”两句：才童，指初学写作者。体制，指文章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的规范要求，即下文所说“情志”、“事义”、“辞采”、“宫商”。

[6] “必以情志为神明”四句：情志，渗透了思想的情感。神明，比喻对全篇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核心。事义，指表达情志所用的材料及其意义。骨髓，比喻用来支撑全篇，使情志得以体现的部分。肌肤，比喻外表。宫商，指声律。声气，声音和气息，比喻诉诸视听感官的部分。

[7] 品藻玄黄：品评修饰文采。品藻，品评修饰。玄黄，黑色和黄色，这里指辞采。

[8] 摘振金玉：讲究声律。摘（chī）振，发动。金玉，金石一类的乐器，这里指声律。

[9] “献可替否”两句：选用好的，去掉坏的，使之恰到好处。可，指好的方面。替，除去。否，指不好的方面。裁，裁断。厥，其。中，恰当。

[10] 斯缀思之恒数也：缀思，构思。恒数，恒久不变的方法。

[11] “凡大体文章”两句：大体文章，指内容丰富、篇幅较长的文章。类，大都。枝，树的分枝。派，河的支流。

[12] “整派者依源”两句：整治支流要依循源头，整理枝条要顺从主干。

[13] “驱万涂于同归”两句：涂，同“途”，道路。贞，正，做动词，引申为整理。

[14] “使众理虽繁”四句：使内容虽然丰富，却不会次序颠倒；文辞虽然繁多，却不会纷如乱丝。乖，违背。桢（fén），纷乱。

[15] “扶阳而出条”两句：该明确表达的，就像树木在阳光下伸展枝条；该含蓄不露的，就像枝叶在阴影下隐藏踪迹。按：这两句本于崔骃《达旨》：“故能扶阳而出，顺阴而入。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扶阳”、

“顺阴”原指顺着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这里有顺其自然的意思。范文澜注：“扶阳出条，谓辞义之宜见于文者；顺阴藏迹，谓辞义之不必见于文者。”（《文心雕龙注》卷九）

[16] “夫画者谨发而易貌”两句：画画的人只是精心地描绘头发，就可能使整体面貌失真；射箭的人只是瞄准细微之处，就可能看不到整面墙壁。易，改变（一说“易”为“忽略”，亦通）。仪，注视。《吕氏春秋·处方》篇：“今夫射者仪毫而失墙，画者仪发而易貌，言审本也。”这两句以绘画、射箭为喻，说明谋篇应首先明确主体和骨干。

[17] “锐精细巧”两句：锐精，聚精会神。体统，整体。

[18] “故宜拙寸以信尺”两句：所以应该忽略一寸的长度而保证一尺的准确，舍弃一尺的长度而保证一寻的准确。拙（qū），同“屈”。信（shēn），同“伸”。枉，屈。寻，八尺为一寻。

[19] “弃偏善之巧”两句：放弃局部的细巧，学会使整体完美的功夫。

[20] 此命篇之经略也：命篇，谋篇。经略，谋略。

按：这一段解释附会的含义、重要性及其基本原则。

夫文变无方，意见浮杂^[1]，约则义孤，博则辞叛^[2]，率故多尤，需为事贼^[3]。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4]，或尺接以寸附^[5]；然通制者盖寡，接附者甚众^[6]。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7]；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8]。夫能悬识腴理，然后节文自会^[9]，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10]。是以駉牡异力，而六轡如琴^[11]；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齐其步骤，总轡而已^[12]。

【注释】

[1] “夫文变无方”两句：无方，无常。意见，指文章所表达的意义。

[2] “约则义孤”两句：约，指文辞简约。义孤，指内容单薄。博，指文辞繁复。叛，纷乱。

[3] “率故多尤”两句：率，草率。尤，过失。需，迟疑。贼，害。《左传·哀公十四年》：“子行抽剑曰：‘需，事之贼也。’”杜预注：“言需疑则害事。”

[4] 或制首以通尾：指创作时从整体着眼，从篇首贯通至结尾。

[5] 或尺接以寸附：一尺一寸的接附。指创作时缺乏全局考虑，分段逐句的拼凑，思绪不连贯。

[6] “然通制者盖寡”两句：通制，即“制首以通尾”。接附，即“尺接以寸附”。

[7] “若统绪失宗”两句：统绪，统一的思绪。失宗，失去主导作用。辞味，指文辞所表达的意味。

[8] “义脉不流”两句：义脉，指文章的整体思路。流，畅通。偏枯，半身不遂。

[9] “夫能悬识腠理”两句：悬识，深识。腠理，肌肉的纹理，比喻文章的条理。节文，节奏和文采。自会，自然能与文义相合。会，附会。

[10] “如胶之粘木”两句：如同用胶粘住木头，石中蕴涵美玉一样（自然紧密）。

[11] “是以驷牡异力”两句：驷牡，同驾一车的四匹公马。辔，马缰绳。如琴，像弹琴一样和谐。《诗经·小雅·车辖》：“四牡（fēi），六辔如琴。”

[12] “驭文之法”六句：驭文，写文章。总辔，控制好缰绳，比喻总体把握。

按：这一段继续说明抓住纲领的重要性，强调只有这样，才能使全篇义脉流畅，避免纷乱偏枯的弊病。

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1]，拙会者同音如胡越^[2]。改章难于造篇，易字难于代句^[3]，此已然之验也。昔张汤拟奏而再却^[4]，虞松草表而屡谴^[5]，并事理之不明，而辞旨之失调也。及倪宽更草，钟会易字^[6]，而汉武叹奇，晋景称善者^[7]，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8]。以此而观，则知附会巧拙，相去远哉！

若夫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9]；会词切理，如引辔以挥鞭^[10]。克终底绩，寄深写送^[11]。若首唱荣华，而腰句憔悴^[12]，则遗势郁湮，余风不畅^[13]。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14]。惟首尾相援^[15]，则附会之体，固亦无以加于此矣。

【注释】

[1] 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善于附会的人能使各种不同的材料紧密联系在一起。善附，善于附会。异旨，主旨不同的材料。肝胆，比喻联系紧密。

[2] 拙会者同音如胡越：不善附会的人，即使是处理主旨相同的材料，也会搞得互不相关。拙会，拙于附会。同音，指密切相关的材料。胡越，比喻疏远隔绝。

[3] “改章难于造篇”两句：修改其中的一个章节，要难于写作全篇，改动一字甚至比更换一句还要困难。

[4] 昔张汤拟奏而再却：张汤，汉武帝时任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再却，两次被退回。《汉书·倪宽传》记载，张汤有草拟的奏章，两次被武帝退回。后由倪宽代拟，“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武帝）。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倪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

[5] 虞松草表而屡谴：虞松，三国时魏国的中书令（掌机密文书）。草表，草拟章表。屡谴，多次受斥责。《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世语》记载：“司马景王（司马师）命中书令虞松作表，再呈辄不可意，命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钟）会取视，为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王曰：‘不当尔耶！’”司马师的意思是说：“岂不应该这样吗！”

[6] “倪宽更草”两句：更草，重新起草。易，改动。

[7] “而汉武叹奇”两句：汉武，指汉武帝。晋景，指司马师，魏国权臣，西晋建立后被追尊为景帝。（参见前注）

[8] “乃理得而事明”两句：是因为修改后事理得当，叙事明白，文

思敏捷，措辞得体。

[9] “若夫绝笔断章”两句：绝笔断章，指文章收笔结尾。振楫，奋力划桨，比喻结尾要用心写好。纪昀评：“此言收束亦不可苟。诗家以结句为难，即是此意。”

[10] “会词切理”两句：指行文之中，调整词语以切合情理，如同拉着缰绳挥鞭驰骋一样得心应手。按：元至正本无此二句，据明刻本补。

[11] “克终底绩”两句：意思是说要在结尾收到功效，就应寄托深意，使之有余味不尽之势。克终，能够做好终结。克，能够。底（zhǐ）绩，即致绩，收到功效。寄深，寄托深意。写送，充足。《诠赋》篇云：“写送文势。”

[12] “若首唱荣华”两句：首唱，一篇的开头。荣华，有光彩。媵（yìng）句，陪衬句，这里与“首唱”相对，主要指结尾的句子。媵，陪嫁的女子。

[13] “则遗势郁湮”两句：郁湮，阻塞。遗势，结尾的气势。余风，与“遗势”意同。

[14] “此《周易》所谓”两句：次且，同“趑趄”（zī jū），欲进又退，行走困难。《易经·夬卦》九四爻辞：“臀无肤，其行次且。”

[15] 首尾相援：首尾呼应。相援，相呼应。

按：这一部分阐述附会的作用，通过实例说明附会巧拙的巨大差别。最后指出要写好结尾，强调首尾呼应，做到这一步，附会的作用就实现了。

赞曰：篇统间关，情数稠叠^[1]。原始要终，疏条布叶^[2]。道味相附，悬绪自接^[3]。如乐之和，心声克协^[4]。

【注释】

[1] “篇统间关”两句：全篇的统筹安排非常困难，因为文章的内容情理复杂繁多。间关，本指道路曲折，这里指艰难。情数，情理。稠叠，

繁多复杂。

[2]“原始要终”两句：要从始至终地使文章的内容得到合理的安排，就像枝叶的分布一样有条不紊。原始要终，从始至终。疏，分布、安排。布，布置。

[3]“道味相附”两句：道理和情味互相依附，悬隔的思绪自会衔接。悬绪，悬隔的思绪，即不连贯的思绪。

[4]“如乐之和”两句：如同音乐节奏的和谐，文章也能够做到协调。心声，指表达思想的文章。

【解读】

“附会”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附辞会义”，使全篇的文辞和各个部分的内容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清人纪昀指出：“附会者，首尾一贯，使通篇相附而会于一，即后来所谓章法也。”刘勰在本篇开头首先点明了题旨：“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

“总文理”，即从总体上把握文章的思想情感与发展脉络，也就是后文所说的“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如果再进一步联系《序志》篇来看，刘勰把文体论部分称为“纲领”，亦即文体论各篇中的“敷理以举统”的部分，所以他才特别强调“才童学文，宜正体制”。“统首尾”，即对文章进行统筹安排，使之首尾呼应，如《章句》篇所说：“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定与夺，合涯际”，即对材料和词句进行加工取舍，使文章的各个部分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后文所说的“夫能悬识腴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

“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是本篇论述的核心。王元化先生在《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一文中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杂’是指艺术作品的部分而言，‘不越’是指不超出艺术作品的整体一致性而言。‘杂而不越’的意思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各部分必须适应一定目的而配合一致。”^①“附会”的重要性正如盖房子先要构筑地基和屋架，裁剪衣服有待缝合一样。不仅如此，刘勰还认为，作品的整体性如同人体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情志、事义、辞采、声律如同人的精神、骨髓、肌肤和声

^① 《文心雕龙讲疏》，216页。

气，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生命体，这就要求作品的每一个部分都应恰如其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可见，赋予作品以生命性，正是本篇对作家提出的最高要求。

在此基础上，刘勰进一步指出了“附会之术”对于文章的具体要求：“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

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如同树木或江河，会有很多枝叶或支流，在写作中需要遵循文章的主干加以整理，使各部分的文辞和内容统一起来，条理清晰，主次分明，首尾呼应，衔接周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见，“附辞会义”的关键是“务总纲领”，即从全局出发，从大处着眼。反之，“锐精细巧，必疏体统”，只有“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才能避免破坏整体的协调。因此，“附会之术”是文章布局谋篇的根本策略。

然而，各种具体的文章千变万化，所表达的见解也往往浮泛杂乱，所以，在“务总纲领”的基础上，刘勰提出还要“悬识腴理”，即深入地了解文章的条理和脉络，使之能够义脉流畅，首尾贯通。总之，写文章如同驾车，只有抓住总的缰绳，才能做到“骝牡异力，而六辔如琴”。

本篇的第三段结合具体事例指出了附会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刘勰认为，附会之巧拙可以决定文章的成败，张汤拟奏、虞松草表屡次遭到拒绝和指责，原因在于“事理之不明，而词旨之失调”，同时也证明做好附会的工作的确不易，正所谓“改章难于造篇，易字难于代句”。等到“倪宽更草，钟会易字”，则使“汉武叹奇，晋景称善”，原因在于“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通过正反对比，充分说明了“附会巧拙”的巨大差距，正所谓“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

最后一段提出了写好结尾的重要性，强调文章要首尾呼应，气势贯通，这就要求结尾必须做到寄托深远，余味无穷。这样一来，附会的作用就彻底实现了。

总 术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1]。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2]，别目两名，自近代耳^[3]。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4]。”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为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5]。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翰曰笔^[6]，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7]，笔为言使，可强可弱^[8]。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9]。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10]，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11]。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12]。

【注释】

[1] “今之常言”四句：今，指晋宋以来。按：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的说法是声律论兴起以后的事，刘勰虽然也接受了这种流行的观点，但他对于文笔的看法既不像萧绎等人那样有重文轻笔的倾向（见萧绎《金楼

子·立言》），也不像萧统那样，把经史诸子一律排除在文笔之外（见《文选序》）。

[2] “夫文以足言”两句：文采是用来修饰语言的，理应包括（有韵的）《诗经》和（无韵的）《尚书》在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记载了孔子的话：“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诗》、《书》：指《诗经》和《尚书》，分别代表了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

[3] “别目两名”两句：分成文和笔两种名称，是“近代”以来的事。目，名称，这里做动词。近代，指晋宋时期。按：以“文笔”对举而明确其区别，始于南朝宋代，如《南史·谢颜之传》记载：“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4] “颜延年以为”五句：颜延年，即颜延之（字延年），晋宋时期的作家。按：颜延之的原话今不存，从刘勰的引述来看，颜延之主张以文采多少把文章分成“言”、“笔”、“文”三种。认为直言事理，没有文采的是“言”；“笔”则是有文采的“言”。而经书（如《尚书》）没有什么文采，属于“言”，传记是解释阐发经书的（如《左传》），有一定的文采，属于“笔”，所以说“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5] “《易》之《文言》”四句：《文言》，指《十翼》中的一篇，是解释《乾》、《坤》两卦之言的。《周易正义》引庄氏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十翼》是传为孔子所作的解释《易经》的十篇文字，因为是辅助理解《易经》的，所以称为“十翼”。言文，有文采的言。刘勰认为，《文言》是有文采的，应该把这种经典称为“笔”，所以反驳颜延之的说法。

[6] 属翰曰笔：用笔墨写出来的叫“笔”。属翰，用笔写出来。

[7] “经传之体”两句：经和传这样的文体，超出了“言”的范围，归入“笔”类。

[8] “笔为言使”两句：笔是为记录语言而使用的，（它的文采）可强可弱。

[9] “六经以典奥为不刊”两句：“六经”因其内容典雅深奥，成为不可更改的经典，并不是以“言”和“笔”来区分优劣的。刊，删改。《宗经》篇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10] “昔陆氏《文赋》”两句：陆氏，指西晋作家陆机，字士衡。号为曲尽，被称为婉曲详尽。陆机《文赋序》曰：“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11] “然泛论纤悉”两句：然而他只是泛泛地讨论了一些琐细的问题，而写作的实质问题讲得并不完备。实体，指文章的体制和写作要求等，也就是本篇所说的“术”。该，完备。

[12] “故知九变之贯匪穷”两句：九变，承上文“泛论纤悉”而言，泛指各种文情的变化。贯，条贯、条理，指上文的“实体”，亦即本篇所说的“术”。九变之贯，指文情变化的规律。匪穷，未能穷尽。知言之选难备，指真正懂得写作之理的精辟之论难以具备。按：这两句构成因果关系，意思是说，因为不能参透文情变化之理，所以很难提出完备的“知言”。这是对陆机的《文赋》而言的，也包含了刘勰对掌握文术的强调。

按：这一段阐述对近代以来文笔之分的看法。刘勰反驳了颜延之“经典则言而非笔”的观点，进而批评陆机《文赋》研术未精，为下文强调掌握文术对写作的重要性张本。

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1]。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2]。精者要约，匮者亦鲜^[3]；博者该赡，芜者亦繁^[4]；辩者昭晰^[5]，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6]。或义华而声悴^[7]，或理拙而文泽。知夫调钟未易，张琴实难^[8]。伶人告和，不必尽窈窕之中^[9]；动角挥羽，何必穷初终之韵^[10]；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11]。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12]。才之能通，必资晓术^[13]，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14]！

【注释】

[1] “凡精虑造文”四句：大凡精心写作的人，竞相追求文章的新奇华丽，大多数只想雕饰文辞，而不肯钻研作文之术。

[2] “落落之玉”四句：落落，形容众多、平凡。碌碌，同“碌碌”，形容稀少、珍贵。《老子》三十九章：“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3] “精者要约”两句：要约，扼要简约。匱，贫乏。鲜（xiǎn），少。

[4] “博者该赡”两句：该赡，完备丰富。芜，芜杂。

[5] 辩者昭晰：辩者，善辩的人。昭晰，清楚明白。

[6] “奥者复隐”两句：复隐，复杂含蓄。诡，怪异。

[7] 或义华而声悴：义华，意义美好。声悴，没有文采。与下句的“文泽”意义相反。声，声貌，引申为文采。悴，憔悴干枯，没有生气。

[8] “知夫调钟未易”两句：调钟，使钟音协调。古代编钟铸成后须调整音律，若音律不调，就得重铸，故曰“未易”。张琴，在琴上张弦定音。

[9] “伶人告和”两句：伶人，指乐工。窅窅（tiǎo huà），指声音的细小与洪大。中，适中。乐工说钟的音律已经调好了，实际上音的大小高低不一定都适中。《国语·周语下》：“（周景王）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也。’”又，《左传·昭公二十年》：“（钟）小者不窅，大者不窅，则和于物。”

[10] “动角挥羽”两句：弹琴奏曲，不一定从始至终都合音律。动角挥羽，即“挥动角羽”，指弹奏乐曲。穷初终之韵，指从始至终都合平音律。

[11] “魏文比篇章于音乐”两句：魏文，指魏文帝曹丕。其《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12] “夫不截盘根”四句：不截断盘曲的树根，无从检验斧子的锋利；不剖析文章的奥妙，无从辨别是否具有精通写作的才能。

[13] “才之能通”两句：要能精通写作才能，必须靠通晓作文的要领。资，依靠。

[14] “自非圆鉴区域”四句：如果不能全面的了解各个方面的写作理论，彻底地剖析各种文体的写作要求，又怎能控制、引导情感的抒发，在文坛上取得成功呢！圆鉴，全面深入地了解。判，剖析。控引，驾驭。范文澜注：“圆鉴区域，谓审定体势，上篇所论是也；大判条例，谓举要治繁，下篇所论是也。”（《文心雕龙注》卷九）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1]；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2]。故博塞之文，借巧倖来^[3]，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4]；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5]？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6]，按部整伍，以待情会^[7]，因时顺机，动不失正^[8]。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9]。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10]；断章之功，于斯盛矣^[11]。

夫骥足虽骏，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12]。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13]，一物携贰，莫不解体^[14]。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15]；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16]，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17]。

【注释】

[1] “是以执术驭篇”两句：因此掌握要领来驾驭篇章，好像善于下棋的人精通棋术。弈，围棋。穷数，精通技巧。

[2] 如博塞之邀遇：像赌博一样碰运气。博塞（sài），古代赌博的游戏。邀遇，碰运气。

[3] “故博塞之文”两句：所以像赌博那样写出的文章，只不过是碰巧偶然得到的。倖来，偶然得到。倖，侥幸、意外。

[4] “虽前驱有功”两句：即使前面写得好，后面也难以为继。

[5] “乃多少之并惑”两句：不论写得多还是少，都感到困惑，又怎么能掌握写作的好坏呢。妍蚩（yán chī），好坏。制，控制。

[6] “若夫善弈之文”两句：至于像善于下棋那样的写作，掌握写作要领有固定的规律。

[7] “按部整伍”两句：安排整理好各个部分，以等待灵感的到来。情会，指文情会合，思路畅通，有灵感之意。

[8] “因时顺机”两句：顺应时机，写作不离正轨。动，常常。

[9] “数逢其极”四句：当技巧的运用达到极致，时机又掌握得十分巧妙的时候，则义理和情味就会奔腾踊跃而生，辞采和气势也将纷至沓来。

[10] “视之则锦绘”四句：锦绘，比喻文采华美。丝簧，比喻声律和谐。甘腴，比喻内容丰富多彩。芬芳，比喻情志感动人心。范文澜注：“视之则锦绘，辞采也；听之则丝簧，宫商也；味之则甘腴，事义也；佩之则芬芳，情志也。”（《文心雕龙注》卷九）

[11] “断章之功”两句：写作的功效，在此时达到了最充分的地步。断章，指写作。

[12] “夫骥足虽骏”四句：骥，千里马。骏，迅速。（mò）牵，缰绳。万分一累，指极小的缺点。《战国策·韩策三》记载：“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牵长。’故 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千里之行。”意为即使像缰绳稍长这样极小的缺点，都会妨碍骏马驰骋千里。

[13] “况文体多术”两句：何况文体写作有多种要求，共同组织在一起。弥纶，综合组织。

[14] “一物携贰”两句：如果有一部分不协调，就会破坏整体。携贰，原指怀有二心，这里比喻不协调。

[15] 备总情变：全面地总结各种文情变化的规律。

[16] “譬三十之辐”两句：辐，车轮上的辐条。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

[17] 亦鄙夫之见也：鄙夫，刘勰自谦之词。

按：这一段以下棋和赌博为喻，进一步说明掌握文术对写作的重要意义。

赞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1]。务先大体^[2]，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3]。

【注释】

[1] “文场笔苑”两句：在文章写作的领域里，是有方法和门径的。

[2] 务先大体：大体，指文章的体制规范。

[3] “思无定契”两句：文思没有固定的规则，写作的基本原理是永久存在的。按：黄侃指出：“八字最要。不知思无定契，则谓文有定格；不知理有恒存，则谓文可妄为。救此二流，咨惟舍人矣。”（《文心雕龙札记》）

【解读】

从标题来看，所谓“总术”，就是总论掌握文术的重要性。刘勰在本篇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对文术的强调贯穿了创作论各篇，在《神思》篇中，他把艺术构思称为“驭文之首术”，以下各篇如《风骨》、《通变》、《熔裁》、《附会》等均有明确的文术之说。此外，《定势》篇提出：“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情采》篇强调：“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以上所论又何尝不是文术呢！因此，本篇是对创作论各篇所论之术的总结。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

但是本篇开头却首先从“文笔”的问题谈起，刘勰反对颜延之“言”、“笔”、“文”的三分法，是因为这种分法不符合他的“宗经”思想，他认为“六经以典奥为不刊”，不能用“言”和“笔”来区分其优劣。因此，他反对颜延之的“经典则言而非笔”的说法。但是刘勰并不反对文笔之分，而且，在前面的文体论部分中，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也是按照“论文叙笔”的原则将它们分成了两大类，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创作论部分中，《声律》、《比兴》、《夸饰》等篇主要论文，《熔裁》、《附会》两篇主要论笔，也隐含着某种文笔之分的倾向。可见，刘勰具有非常明确的文体意识。

刘勰从文笔之辨入手，落实到对陆机《文赋》的批评，认为其虽“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最终感叹“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意为文章体制和写作方法复杂多变，而要真正懂得其中的奥妙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此，本篇开头一段的文笔之辨实际上也

是“执术驭篇”、“务先大体”的一个重要内容。黄侃指出：“自篇首至知言之选句，乃言文体众多。自此以下，则明文体虽多，皆宜研术，即以证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之不可轻。”此论颇为精当。刘勰所说的“圆鉴区域，大判条例”，是要求全面地了解各类文章的体制规范与写作要求，这是“控引情源，制胜文苑”的根本。此外，他在篇末的“赞”中进一步强调：“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其中的“大体”也是这个意思。这样看来，本篇所说的“术”，就不仅仅是创作论各篇所说的种种写作方法，也应包括文体论各篇“敷理以举统”部分中所概括的各种文章体制和规格要求。

在此基础上，刘勰指出了掌握文术的重要性。他说，“精虑造文”者在文辞上竞丽争妍，并不研究文术，但写出的文章看上去也颇有文采，从表面上看，与那些通晓文术的人所写的文章没有多少区别，好比光滑洁白的石头混在玉中，看起来真假难辨，所谓“精者要约，匮者亦鲜……”正是这个意思。由此，刘勰认识到，看一篇文章的优劣高下，如同乐师“调钟”和“张琴”一样，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那些听起来和谐动听的音乐，实际上也未必能真正做到使所有音的高低都恰到好处，并始终符合韵律。所以，刘勰强调只有对文章进行深入地剖析，才能看清作者是否真正掌握了文章的写作规律和方法，这是“控引情源，制胜文苑”的根本。

因此，一个人是否真正通晓文术，是有本质区别的。刘勰指出：“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无须赘言，通过对比，我们已经看到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而表面的相似只是偶然的、暂时的，如同赌博一样是在碰运气。总之，要想写出好文章来，必须做到“执术驭篇”，如同善于下棋者深通棋术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避免篇中提到的“匮”、“芜”、“浅”、“诡”、“声悴”、“理拙”诸病，“弃术任心”是根本靠不住的。

刘勰重视文术，强调“执术驭篇”，反对“弃术任心”，这是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体现。陆机在《文赋》中感叹写作中种种复杂微妙的变化，说“放言遣辞，良多变矣”，“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等等，虽然他对上述现象做了形象的描绘，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提出解决的办法。而刘勰在本篇中则通过对文术的强调，破除了写作中的这种神秘感，使人们认识到，写作过程中虽然有种种复杂的变化，但毕竟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和方法的，所谓“思无定契，理有恒

存”，并不像陆机说得那么神秘。只要掌握了文术，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到时机一成熟，就能够写出韵味无穷、文采斐然的作品，“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因此，掌握文术是“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关键。

【汇评】

总括言之，术有二义：一为道理，一指技艺。本篇之术属前一义，犹今言文学之原理也。下文“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八字，晓术者之能事……舍人论文，每以文与心对举，而侧重在心。本篇所谓总者，即以心术总摄文术而言也。夫心识洞理者，取舍从违，咸皆得当，是为通才之鉴；理具于心者，义味辞气，悉入机巧，是为善弈之文。然则文体虽众，文术虽广，一理足以贯通，故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也。（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时 序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1]，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2]，野老吐“何力”之谈^[3]，郊童含“不识”之歌^[4]。有虞继作，政阜民暇^[5]，“薰风”诗于元后^[6]，“烂云”歌于列臣^[7]。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8]。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9]，成汤圣敬，“猗欤”作颂^[10]。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11]；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12]。幽厉昏而《板》、《荡》怒^[13]，平王微而《黍离》哀^[14]。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15]。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16]，六经泥蟠，百家飙骇^[17]。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18]，五蠹六虱，严于秦令^[19]；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20]。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21]，孟轲宾馆，荀卿宰邑^[22]，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23]，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24]，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25]。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26]。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27]。

【注释】

[1] “时运交移”两句：时运，时代命运。交移，交替变化。质文，指崇尚质朴或文采的风气。按：下一句的“情理”就是指这种“时运更替，质文代变”的情况和道理。

[2] “昔在陶唐”两句：陶唐，指尧（尧初居陶，后徙于唐，故史称陶唐氏）。化钧，教化遍及天下。化，教化。钧，同“均”。

[3] 野老吐“何力”之谈：何力，指《击壤歌》，其中有“尧何力于我也”一句。《文选》卷二十六谢灵运《初去郡》诗注引《论衡》曰：“尧时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于涂（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力于我也！’”（击壤是古代的一种游戏。）按：今本《论衡·艺增》与此文字略异。

[4] 郊童含“不识”之歌：不识，指《康衢谣》，其中“不识不知”一句。《列子·仲尼》云：“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含，衔在嘴里，这里指吟唱。

[5] “有虞继作”两句：虞，指舜，舜号有虞氏。作，兴起。阜，盛。暇，空闲。

[6] “薰风”诗于元后：薰风，指《南风歌》，相传为舜所作，其中有“南风之薰兮”一句。《孔子家语·辩乐解》：“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元后，指舜。范文澜注：“诗于元后，疑当作咏于元后。”（《文心雕龙注》卷九）

[7] “烂云”歌于列臣：烂云，指《卿云歌》，其中有“卿云烂兮”一句。《尚书大传·虞夏传》：“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卿云：即祥云。烂：灿烂。）《通变》篇：“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

[8] “尽其美者何”两句：这些作品为什么那么完美呢？是因为太平盛世，人们心情舒畅，声调平和。

[9] “至大禹敷土”两句：敷，分布治理。《尚书·禹贡》：“禹敷土。”大禹分土地为九州。九序咏功，指治理天下的各项事务都安排有序，其功绩受到歌颂。《尚书·大禹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叙，同“序”。（参见《原道》篇第二段注 [16]）

[10] “成汤圣敬”两句：成汤，商汤（“成”是商汤的谥号）。圣敬，圣明恭敬。《诗经·商颂·长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意为汤降尊接士不迟缓，其圣敬之德与日俱进。猗欤，指《诗经·商颂·那》的首句：“猗与（欤）那与（欤）！”这首诗是赞美商汤的。猗，叹词。那（nuó），多。

[11] “逮姬文之德盛”两句：姬文，指周文王（姬昌），姬是姓。《周南》，《诗经》中十五国风之一。吴公子季札曾说《周南》中的歌“勤而不怨”。（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记载）

[12] “大王之化淳”两句：大王，即太王，周文王的祖父。化，教化。《邠（bīn）风》，《诗经》中的《豳风》，十五国风之一。吴公子季札曾说《豳风》中的歌“乐而不淫”。

[13] 幽厉昏而《板》、《荡》怒：幽厉，指周幽王和周厉王，西周末年的两个昏君。《板》、《荡》，《诗经·大雅》中的两首讽刺诗，据《诗序》说，都是讽刺周厉王的。幽王是连类而及。

[14] 平王微而《黍离》哀：平王，指周平王。西周被犬戎所灭，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东周第一个天子，国势从此衰微。《黍离》，《诗经·王风》中的一篇。据《诗序》说，周大夫路过西周京城，看到过去的宗庙宫室长满禾黍，心中哀伤，徘徊不忍去，于是作了这首诗。

[15] “故知歌谣文理”四句：文理，指歌谣所表现的情理。风动于上，指时代和政治的兴衰治乱如风在水面上吹。波震于下，人民受到时代政治的影响，引发了情绪和心态的变化，并表现在创作中，如水波动荡。

[16] 角战英雄：各国之间较量胜负，争雄称霸。

[17] “六经泥蟠”两句：六经，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泥蟠，龙盘曲伏在泥中，比喻不受重视。飙（biāo）骇，暴风惊起。

[18] “韩魏力政”两句：力政，即力征，武力征伐。《诸子》篇：“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任权，滥用权谋。

[19] “五蠹六虱”两句：五蠹（dù），五种蛀虫。《韩非子·五蠹》篇中将学者（儒生）、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害怕兵役者）、商工之民五种人喻为国家的蛀虫。六虱，六种虱子。《商君书·去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按：岁、食害农，为农之虱；玩、好害商，为商之虱；志、行害官，为官之虱。）一说，“六虱”指《商君书·靳令》中

所说的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休战，这些都是危害政治的。严于秦令，上述这些在秦国的法令中被严格禁止。

[20] 文学：指文化学术。

[21] “齐开庄衢之第”两句：齐国为招揽贤士，在大路修建宅第。楚国为文士扩建兰台宫。庄衢，大路。第，大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宣王招揽天下贤士，“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又，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

[22] “孟轲宾馆”两句：孟轲作为宾客住在齐国的馆舍中，荀卿在楚国做了兰陵令。孟子，名轲。荀子，名况，时人尊称为荀卿。宰，主宰。邑，城邑，指兰陵。

[23] “故稷下扇其清风”两句：稷下，指齐国都城稷门之下，是学者聚集讲学的地方。扇其清风，宣扬诸子论辩的风气。扇，扬。刘向《荀子叙》：“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荀卿）也。”意为兰陵受了荀卿的感化而蔚成美好的风俗。郁，积累。茂，美。

[24] “邹子以谈天飞誉”两句：邹子，邹衍，他和驺奭（shì）都是齐国稷下学者。邹衍喜欢谈天说地，驺奭很有文才，当时人称“谈天衍，雕龙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驺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飞誉、驰响，声名远扬。

[25] “屈平联藻于日月”两句：屈平，屈原（名平）。藻，辞藻，这里指作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故曰“联藻于日月”。宋玉，楚国作家。交彩于风云，意为文采体现在风云的描写上。风云，指他所作的《风赋》（写风）和《高唐赋》（写云）。《高唐赋》写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

[26] “观其艳说”两句：艳说，指屈原、宋玉艳丽华美的文辞。笼罩，掩盖，这里有超过的意思。《雅》、《颂》，指《诗经》。

[27] “故知炜烨之奇意”两句：可见，他们光彩闪耀的奇妙文思，出自战国时代纵横奇诡的风气。炜烨，光彩照耀。诡，奇异。

按：这一段总论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并叙述从尧舜到战国时代文学的发展情况。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1]，高祖尚武，戏儒简学^[2]。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3]，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4]。施及孝惠，迄于文景^[5]，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6]；贾谊抑而邹、枚沉^[7]，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8]，礼乐争辉，辞藻竞骛^[9]：柏梁展朝宴之诗^[10]，金堤制恤民之咏^[11]，征枚乘以蒲轮^[12]，申主父以鼎食^[13]，擢公孙之对策^[14]，叹倪宽之拟奏^[15]，买臣负薪而衣锦^[16]，相如涤器而被绣^[17]。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18]，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19]，遗风余采，莫与比盛。

越昭及宣，实继武绩^[20]；驰骋石渠，暇豫文会^[21]，集雕篆之轶材^[22]，发绮縠之高喻^[23]。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24]。自元暨成，降意图籍^[25]，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26]，子云锐思于千首^[27]，子政讎校于六艺^[28]，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29]，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30]。

【注释】

[1] “爰至有汉”两句：汉朝时运接在焚书之后（意为汉初不重视文化学术）。爰，发语词。有汉，汉代。有，助词。运，时运。燔（fán）书，指秦始皇曾下令焚书一事。

[2] “高祖尚武”两句：高祖，汉高祖刘邦。戏儒简学，戏弄儒生，轻视学者。简，傲慢轻视。《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骑士曰：‘沛公（刘邦）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3] “虽礼律草创”两句：刘邦建立汉朝后，命叔孙通制定礼仪，命萧何草拟法律。《诗》、《书》未遑，指汉初还没顾得上提倡《诗经》、《尚书》一类的儒家典籍。遑，空闲。

[4] “然《大风》、《鸿鹄》之歌”两句：《大风》，指《大风歌》，是刘邦统一天下后回故乡所作：“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见《史记·高祖本纪》)《鸿鹄》，指《鸿鹄歌》，是刘邦想废太子刘盈未能实现而作(因太子有商山四皓辅佐，羽翼已成)。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见《史记·留侯世家》)天纵，上天所赋予的。

[5] “施及孝惠”两句：施(yì)，延。孝惠，汉惠帝刘盈，高祖之子。迄，到。文，汉文帝刘恒，也是高祖之子。景，汉景帝刘启，文帝之子。

[6] “经术颇兴”两句：经术，经学。辞人，指辞赋家。勿用，不被重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说：“景帝不好辞赋。”

[7] 贾谊抑而邹、枚沉：贾谊，汉初作家。抑，压抑。《汉书·贾谊传》记载，汉文帝时，他因遭谗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为梁怀王太傅，三十三岁时抑郁而死。邹，邹阳，西汉作家。《汉书·邹阳传》载他曾游梁，被谗下狱，后于狱中上梁王书而获释。枚，枚乘，西汉作家。沉，指邹枚二人地位低下。《汉书·枚乘传》记载：“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不乐郡吏，以病去官。”

[8] “逮孝武崇儒”两句：孝武，汉武帝刘彻，景帝之子。崇儒，尊崇儒学。《汉书·武帝纪》赞词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润色，修饰。鸿业，大业。班固《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9] “礼乐争辉”两句：礼乐制度交相辉映，文章辞藻竞显华美。骛，追求。

[10] 柏梁展朝宴之诗：柏梁，《柏梁台》。相传汉武帝曾与群臣在此联句作诗。《古文苑》卷八：“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明诗》云：“孝武爱文，柏梁列韵。”按：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这是后人伪作的。

[11] 金堤制恤民之咏：汉武帝时黄河曾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决口，武帝发动数万人去堵口筑堤，自己也亲临决口视察，并作忧虑人民苦难的《瓠子歌》(见《史记·河渠书》或《汉书·沟洫志》)。金，喻其坚。恤，忧虑。

[12] 征枚乘以蒲轮：征，征召。蒲轮，以蒲草裹车轮，使坐者减轻颠簸，是敬老的意思。《汉书·枚乘传》：“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13] 申主父以鼎食：申，同“伸”，有提升、重用的意思。鼎食，指富贵豪奢的生活。鼎，食器。主父，即主父偃，汉武帝时为中大夫。他在显贵

之后曾说：“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汉书·主父偃传》）

[14] 擢公孙之对策：擢（zhuó），提拔。公孙，指公孙弘，武帝时为丞相。对策，指他的《举贤良对策》。《汉书·公孙弘传》记载：武帝时征召贤良文学士，“时对策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15] 叹倪宽之拟奏：倪宽，武帝时廷尉张汤的僚属，曾为张汤起草奏章。武帝见后问张汤：“前奏俗吏所及，谁为之者？”张汤答是倪宽。武帝说：“吾固闻之久矣。”（见《汉书·倪宽传》）

[16] 买臣负薪而衣锦：买臣，朱买臣。《汉书·朱买臣传》记载，会稽人朱买臣家贫，以打柴为生，刻苦读书，“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后来做了会稽太守。汉武帝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

[17] 相如涤器而被绣：相如，司马相如，西汉作家。涤，洗。《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他与卓文君私奔后，在临邛开酒店维持生计，自己在市中洗涤酒器。武帝赏识其辞赋，得到任用，后为中郎将，“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

[18] “史迁、寿王之徒”两句：史迁，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寿王，吾丘寿王，西汉作家。严，严助，西汉作家。终，终军，西汉大臣。枚皋，枚乘之子，西汉作家。按：以上诸人均有文才，得到武帝任用。

[19] “应对固无方”两句：善于应对各种问题，也写下了不少文章。无方，没有定规。

[20] “越昭及宣”两句：昭，汉昭帝刘弗陵。宣，汉宣帝刘询。武，指汉武帝。绩，功绩。

[21] “驰骋石渠”两句：驰骋，展开辩论。石渠，石渠阁，汉宫中藏书之处，宣帝曾召集学者在此讨论经学。暇豫，闲暇从容。文会，关于学术文章的集会。

[22] 集雕篆之轶材：雕篆，扬雄晚年称写作辞赋为雕虫篆刻，这里指辞赋写作。轶材，指才华出众的作家。

[23] 发绮縠之高喻：（汉宣帝）又发表了肯定辞赋的高论。《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曾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hú），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绮縠，比喻文采华

美。绮，有花纹的丝织品。縠，薄纱。高喻，指辞赋胜过绮縠的譬喻。

[24] “于是王褒之伦”两句：王褒，字子渊，西汉作家。底（zhǐ）禄，得到俸禄。底，致。待诏，等待皇帝的诏书。意为王褒等人以文才得到朝廷任用。

[25] “自元暨成”两句：元，汉元帝刘奭，宣帝之子。暨，到。成，汉成帝刘骝，元帝之子。降意，留意。图籍，图书文献。

[26] “美玉屑之谈”两句：崇尚珠玉般的谈吐，清扫通往金马门的道路。玉屑，指美妙的文辞。金马，指金马门，汉代官署之门，因门前有铜马，故称。被征之士在此待诏。

[27] 子云锐思于千首：子云，指西汉作家扬雄（字子云）。《艺文类聚》引桓谭《新论·道赋》：“余素好文，见子云工为赋，欲从之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矣。’”

[28] 子政讎校于六艺：子政，指西汉学者刘向（字子政），曾奉命整理藏书。讎（chóu）校，校对、整理。六艺，即六经。《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29] “爱自汉室”四句：哀，指汉哀帝刘欣，元帝之孙。渐，进。百龄，百年。九变，多变。九，泛指众多。

[30] “而大抵所归”四句：大抵，大概。祖述，继承。灵均，指屈原。

按：这一段论述西汉文学的发展情况。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1]，深怀图讖，颇略文华^[2]。然杜笃献谏以免刑^[3]，班彪参奏以补令^[4]，虽非旁求，亦不遐弃^[5]。及明章叠耀^[6]，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7]。孟坚珥笔于国史^[8]，贾逵给札于瑞颂^[9]，东平擅其懿文^[10]，沛王振其通论^[11]，帝则藩仪^[12]，辉光相照矣。自和安已下，迄至顺桓^[13]，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14]，磊落鸿儒^[15]，才不时

乏，而文章之选^[16]，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17]，华实所附，斟酌经辞^[18]，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19]。降及灵帝，时好辞制^[20]，造皇羲之书^[21]，开鸿都之赋^[22]；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23]，故杨赐号为 兜^[24]，蔡邕比之俳优^[25]，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26]。

【注释】

[1] “自哀平陵替”两句：平，指汉平帝刘衍（kàn），哀帝之弟。陵替，衰落。光武，指光武帝刘秀。中兴，指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

[2] “深怀图讖”两句：图讖（chèn），指用隐语来预卜吉凶的迷信文字。略，忽略。文华，文采。

[3] 然杜笃献谏以免刑：杜笃，字季雅，东汉作家。谏，表彰死者功德的哀辞。《后汉书·文苑传》记载，杜笃曾因事入狱，被送到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谏之。笃于狱中为谏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按：《谏碑》篇云：“杜笃之谏，有誉前代。”

[4] 班彪参奏以补令：班彪，字叔皮，东汉初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班彪传》记载，他曾避难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

[5] “虽非旁求”两句：旁求，广泛搜求。遐弃，疏远抛弃。遐，远。

[6] 及明章叠耀：明，汉明帝刘庄，光武帝之子。章，汉章帝刘炆，明帝之子。叠耀，两朝光耀相继。按：下文提到的“肄礼璧堂”和“讲文虎观”，分别指明帝和章帝，正体现了“崇爱儒术”。

[7] “肄礼璧堂”两句：肄，学习。璧堂，指璧雍和明堂。璧雍（又作辟雍），古代大学。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虎观，指白虎观。汉章帝曾在此召集学者讲论经学。

[8] 孟坚珥笔于国史：孟坚，指东汉史学家班固（字孟坚）。珥（ěr）笔，古代史官入朝时把笔插于帽侧，以便随时记录。珥，插。国史，指

《汉书》。按：这句是说班固著《汉书》。

[9] 贾逵给札于瑞颂：贾逵，东汉学者。《后汉书·贾逵传》记载，贾逵博物多识，明帝时有神雀飞集宫殿，便召见他询问，他说这是胡人降服的征兆。明帝于是“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瑞颂，指《神雀颂》。

[10] 东平擅其懿文：东平，指东平王刘苍。懿，美好。刘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曾与公卿一起议定礼乐制度，著有章奏、赋颂、歌诗等。曾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见《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

[11] 沛王振其通论：沛王，指沛献王刘辅。通论，指他所作的《五经通论》。刘辅“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讖，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见《后汉书·沛献王辅传》）按：刘苍和刘辅都是汉朝宗室。

[12] 帝则藩仪：皇帝做榜样，藩王做表率。按：帝指明帝、章帝。藩指刘苍、刘辅。则，法则。仪，表率。

[13] “自和安已下”两句：和，指汉和帝刘肇，章帝之子。安，指汉安帝刘祜，章帝之孙。顺，指汉顺帝刘保，安帝之子。桓，指汉桓帝刘志，章帝曾孙。

[14] “则有班、傅、三崔”两句：班，指班固。傅，指傅毅。三崔，指崔骃、崔瑗、崔寔。王，指王延寿。马，指马融。张，指张衡。蔡，指蔡邕。均为东汉作家或学者。

[15] 磊落鸿儒：磊落，众多的样子。《论说》篇云：“六印磊落以佩。”鸿儒，大儒。

[16] 而文章之选：指上面所说“鸿儒”中文章写得好的。选，善。

[17] 群才稍改前辙：意为东汉作家的创作风气与前人有所不同。辙，车轮的轨迹。

[18] “华实所附”两句：意为在文采和内容上都酌情采用儒家经典中的文辞。按：《才略》篇云：“然自卿、渊以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

[19] “盖历政讲聚”两句：这是由于历经了几代帝王都聚集学者讲论经学，所以逐渐受到儒学风气的影响。历政讲聚，指历朝聚集学者讲学，如前面所说的“讲文虎观”等。

[20] “降及灵帝”两句：灵帝，即汉灵帝刘宏。辞制，指辞赋作品。

[21] 造皇羲之书：指《皇羲篇》，是文字学著作。《后汉书·蔡邕传》

说，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

[22] 开鸿都之赋：鸿都，指鸿都门，是汉代藏书和讲学之处，灵帝曾在此招集文士。

[23] “而乐松之徒”两句：乐松，灵帝时任侍中祭酒，是当时被召到鸿都门的文士。浅陋，指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人。《后汉书·蔡邕传》：“初，（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24] 故杨赐号为 兜：杨赐，东汉大臣。兜（huān dōu），唐尧时的恶人，与共工一起作恶，后被舜流放（见《尚书·舜典》）。《后汉书·杨赐传》记载，杨赐在给灵帝的上书中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 兜、共工，更相荐说。”

[25] 蔡邕比之俳优：俳（pái）优，以乐舞谐戏的艺人。蔡邕曾上书灵帝，指斥诸生以赋竞利，“其高者颇引经训风谕之言，下则连偶一为之俗语，有类俳优”（《后汉书·蔡邕传》）。

[26] 盖蔑如也：蔑如，不足称道。

按：这一段论述东汉文学的发展情况。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1]，建安之末，区宇方辑^[2]。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3]；文帝以副君之重^[4]，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5]；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6]。仲宣委质于汉南^[7]，孔璋归命于河北^[8]，伟长从宦于青土^[9]，公幹徇质于海隅^[10]，德琰综其斐然之思^[11]，元瑜展其翩翩之乐^[12]。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侶^[13]，傲雅觴豆之前^[14]，雍容衽席之上^[15]，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16]。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7]。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18]，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19]，何、刘群才^[20]，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21]，顾盼含章，动言成论^[22]。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23]，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24]。

【注释】

[1] “自献帝播迁”两句：献帝，东汉最后一个帝王刘协，灵帝之子。播迁，流离迁徙。献帝先为董卓所逼，由洛阳迁都长安，后又为曹操挟持，迁都许昌。文学，指文学之士。蓬转，如蓬草般的随风飘转，指文人在动乱年代，四处逃难。

[2] “建安之末”两句：建安，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区宇，国内，指曹操控制的北方。辑，安定。

[3] “魏武以相王之尊”两句：魏武，指曹操。他于公元206年为丞相，216年晋爵魏王，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雅爱，一向爱好。雅，向来。

[4] 文帝以副君之重：文帝，指魏文帝曹丕。副君，太子，曹丕于公元217年被立为魏王太子。

[5] “陈思以公子之豪”两句：陈思，指曹植，他曾封陈王，谥号“思”。按：曹氏父子三人都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琳琅，比喻作品的美好。琳，美玉。琅，即琅玕，美石。

[6] “并体貌英逸”两句：体貌，尊敬、礼遇。英逸，指杰出的文士。云蒸，云气蒸腾，比喻文才众多。

[7] 仲宣委质于汉南：仲宣，指王粲（字仲宣），建安七子之一。委质，归顺。汉南，汉水之南，指刘表统治的荆州。汉末长安大乱，王粲为避难投奔刘表，但未被重用。

[8] 孔璋归命于河北：孔璋，指陈琳（字孔璋），建安七子之一。河北，指袁绍统治的冀州，陈琳曾避难于此，依附袁绍。

[9] 伟长从宦于青土：伟长，指徐幹（字伟长），建安七子之一。从宦，做官。青土，指徐幹的原籍北海，属青州。

[10] 公幹徇质于海隅：公幹，指刘桢（字公幹），建安七子之一。徇

(xùn) 质，与上文的“委质”意同。徇，从。海隅，指他的原籍东平（今山东东平县）。

[11] 德琰综其斐然之思：德琰，指应场（字德琰），建安七子之一。综，运用。斐然，有文采的样子。曹丕《与吴质书》：“德琰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12] 元瑜展其翩翩之乐：元瑜，指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翩翩，文采优美。曹丕《与吴质书》：“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13] “文蔚、休伯之俦”两句：文蔚，指路粹（字文蔚）。休伯，指繁钦（字休伯）。俦(chóu)，辈。子叔，指邯郸淳（字子叔）。德祖，指杨修（字德祖）。四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作家。

[14] 傲雅觴豆之前：指宴饮赋诗。傲雅，高雅风流。觴，酒杯。豆，盛肉器。

[15] 雍容衽席之上：雍容，从容不迫。衽，床席。这里“衽席”连用，指坐席。按：曹丕《与吴质书》曾回忆与徐幹、陈琳、应场、刘桢等人共处的情形：“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以上两句，就是指这种生活。

[16] “洒笔以成酣歌”两句：洒笔，挥笔。酣，畅快。和墨，与“洒笔”意同。藉，助。

[17] “观其时文”六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显得慷慨激昂，实在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动乱，风气衰落，时俗哀怨，再加上作者情志深远，擅长用笔，因而作品就表现出慷慨激昂的气势。世积乱离，长期的社会动乱。志深，情志深远。笔长，长于用笔。梗概，意气激昂。

[18] “至明帝纂戎”两句：明帝，指曹睿，曹丕之子。纂戎，指继承帝位。纂，通“缵”，继承。戎，大。《诗经·大雅·烝民》：“缵戎祖考。”意为继承光大祖先的事业。制诗度曲，写诗作曲。

[19] 置崇文之观：崇文观，魏明帝招集文士的地方。《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魏明帝时，“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

[20] 何、刘群才：何，指何晏，曹魏学者。刘，指刘劭，曹魏作家。

[21] “少主相仍”两句：指魏明帝之后相继即位的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等人，他们即位时年纪都很轻，在位的时间也很短。仍，频繁、一再。高贵，即高贵乡公。英雅，指文才出众。《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评》：“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

[22] “顾盼含章”两句：意为顾盼之间就能成文，一出口就有高论。

顾盼，形容时间很短。

[23] “于时正始余风”两句：正始，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9年）。篇体，文风。轻澹，淡薄浮浅。按：这主要是针对何晏等人的玄言诗而言的。《明诗》篇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

[24] “而嵇、阮、应、缪”两句：嵇，指嵇康。阮，阮籍。应，指应璩（qú）。缪（miào），指缪袭。都是当时的作家。

按：这一段论述三国时期曹魏文学的情况。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1]，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2]。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3]，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4]。降及怀愍，缀旒而已^[5]。然晋虽不文^[6]，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7]，岳、湛曜联璧之华^[8]，机、云标二俊之采^[9]，应、傅、三张之徒^[10]，孙、挚、成公之属^[11]，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12]。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13]，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注释】

[1] “逮晋宣始基”两句：晋宣，指司马懿，本是魏国权臣，他的孙子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后，追谥他为晋宣帝。基，指为晋朝建立奠定基础。景，指司马师，晋朝建立后被追谥为晋景帝。文，指司马昭，被追谥为晋文帝。二人都是司马懿的儿子。克构，指能继承父业，继续构造、扩大。

[2] “并迹沉儒雅”两句：他们在文化学术上没有建树，只专心于阴谋权术。

[3] “至武帝惟新”两句：武帝，晋武帝司马炎。惟新，指建立西晋王朝。承平受命，太平地承受天命，指取代魏国称帝。

[4] “而胶序篇章”两句：胶序，学校。篇章，辞章。弗简皇虑，还没有引起皇帝的关注。简，关注。

[5] “降及怀愍”两句：怀，指晋怀帝司马炽，武帝之子。愍（mǐn），指晋愍帝司马邺，武帝之孙。缀旒（liú），旌旗上悬挂的饰物。比喻君主为大臣

挟制。按：西晋八王之乱，皇帝已无实权，怀帝、愍帝后来都被匈奴刘聪所虏。

[6] 然晋虽不文：不文，不重视文化，即上文所说的“迹沉儒雅”、“胶序篇章，弗简皇虑”。

[7] “茂先摇笔而散珠”两句：茂先，指张华（字茂先）。太冲，指左思（字太冲）。二人都是西晋作家。散珠、横锦，都是比喻作品的美好。

[8] 岳、湛曜联璧之华：岳，指潘岳。湛，夏侯湛。二人均为西晋作家。联璧，潘岳与夏侯湛友善，两人常同行同坐，时人称之为联璧（见《晋书·夏侯湛传》）。

[9] 机、云标二俊之采：机，指陆机。云，指陆云。兄弟二人都是西晋作家。二俊，《晋书·陆机传》说，陆机和陆云于吴国灭亡后，到洛阳，张华见到他们时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

[10] 应、傅、三张之徒：应，指应贞。傅，指傅玄。三张，指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三人。都是西晋作家。

[11] 孙、挚、成公之属：孙，指孙楚。挚，指挚虞。成公，指成公绥。都是西晋作家。

[12] “并结藻清英”两句：辞藻清新俊秀，情韵柔美细密。

[13] “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两句：前史，指前人所著史书。季世，末世。人未尽才，指这些作家不能将才华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生在乱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的在政治斗争中被害，如张华、潘岳、陆机等；有的政治上不得志，郁郁而终，如左思、张载、张协等。

按：这一段论述西晋时期的文学情况。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1]，刘、刁礼吏而宠荣^[2]，景纯文敏而优擢^[3]。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4]，升储御极，孳孳讲艺^[5]，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6]；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7]，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8]。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9]，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亟满玄席^[10]，淡思浓采，时洒文囿^[11]。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12]。其文史则有

袁、殷之曹，孙、干之辈^[13]，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14]。

自中朝贵玄，江左弥盛^[15]，因谈余气，流成文体^[16]。是以世极违遭，而辞意夷泰^[17]，诗必柱下之旨归^[18]，赋乃漆园之义疏^[19]。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0]，原始以要终^[21]，虽百世可知也。

【注释】

[1] “元皇中兴”两句：元皇，晋元帝司马睿，东晋第一个皇帝。中兴，指建立东晋王朝。披文，披阅文籍。建学，建立学校。

[2] 刘、刁礼吏而宠荣：刘，指刘隗（wěi）。刁，指刁协。礼吏，重视礼法的官吏。宠荣，受到尊宠。

[3] 景纯文敏而优擢：景纯，指郭璞（字景纯），东晋初年作家。文敏，文思敏捷。优擢，得到提升。擢（zhuó），提拔。

[4] “逮明帝秉哲”两句：明帝，指司马绍，元帝之子。秉哲，具有智慧。雅好文会，一向爱好与文士聚会。《晋书·明帝纪》记载：“（明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咸见亲待。”

[5] “升储御极”两句：储，储臣，太子。御极，登上帝位。孳孳，同“孜孜”，不懈怠，指经常关怀。艺，指儒家经典。

[6] “练情于诰策”两句：在诰策上情理练达，在辞赋上文采飞扬。

[7] “庾以笔才逾亲”两句：庾，指庾亮，字元规。笔才，指他长于写表奏一类的文章。《才略》篇云：“庾元规之表奏……亦笔端之良工也。”温，指温峤。二人都是东晋的政治家。《诏策》篇云：“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可见，明帝非常重视人才。

[8] “揄扬风流”两句：揄扬，宣扬、提倡。风流，指文章学术。汉武，指汉武帝。

[9] “及成康促龄”两句：成，指晋成帝司马衍。康，指晋康帝司马岳。都是明帝之子。促龄，寿命短促。成帝在位十八年，康帝在位二年。穆，指晋穆帝司马聃，康帝之子。哀，指晋哀帝司马丕，成帝之子。短祚，在位时间短。祚，皇位。穆帝在位十六年，哀帝在位四年。

[10] “简文勃兴”四句：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元帝之子。渊乎清峻，清远高峻。《晋书·简文帝纪》说他“清虚寡欲，尤善玄言……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亟，屡次。玄席，谈玄之席。

[11] “淡思浓采”两句：淡思，指玄思。浓采，指文采。文囿，文坛。

[12] “至孝武不嗣”两句：孝武，指晋孝武帝司马曜，简文帝之子。不嗣，没有好的继承人（按：一说，孝武帝不能继承简文帝的风范）。安，指晋安帝司马德宗。恭，指晋恭帝司马德文。他们都是孝武帝之子。已矣，完了，指东晋灭亡。按：《晋书·安帝纪》记载：“（安）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这就造成了桓玄篡位、刘裕代晋。东晋政权自孝武帝时已旁落权臣刘裕之手，武帝之子安帝和恭帝均为刘裕所立，也先后都被刘裕所杀。因此，到安帝和恭帝时，东晋就彻底完了。

[13] “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两句：袁，指袁宏。殷，指殷仲文。孙，指孙盛。干，指干宝。这四人都是东晋文史兼善的作家。曹，辈。按：东晋以来著史的风气盛行，袁宏以《咏史》诗著名，又撰《后汉纪》三十卷及《竹林名士传》等。孙盛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干宝著有《晋纪》，又有《搜神记》等。孙盛和干宝都是著名的史学家。

[14] 珪璋足用：珪璋，美玉，比喻美好的才能。

[15] “自中朝贵玄”两句：中朝，指西晋。玄，玄学。江左，指东晋。弥盛，更盛。

[16] “因谈余气”两句：因，因袭。谈，玄谈。余气，指西晋以来玄学清谈的风气。流成，逐渐形成。文体，文风。按：《明诗》篇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可见玄学清谈之风对文学的影响。

[17] “是以世极违遭”两句：违遭（zhūn zhān），艰难。夷泰，平和。意思是说，文学受清谈之风的影响，没有反映出时世艰难的面貌。

[18] 诗必柱下之旨归：柱下，指老子，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他曾担任周朝的柱下史，相当于后来的御史。旨归，宗旨。

[19] 赋乃漆园之义疏：漆园，指庄子，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他曾做过漆园吏。义疏，疏解。

[20] “故知文变染乎世情”两句：染，感染。系，涉及。按：这两句集中概括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按：这一段论述东晋时期文学的变化，并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做了总结。

自宋武爱文^[1]，文帝彬雅，秉文之德^[2]，孝武多才，英采云构^[3]。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4]。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5]；王、袁联宗以龙章^[6]，颜、谢重叶以凤采^[7]，何、范、张、沈之徒^[8]，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9]。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10]。太祖以圣武膺箴^[11]，世祖以睿文纂业^[12]，文帝以贰离含章^[13]，高宗以上哲兴运^[14]，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15]。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16]，海岳降神，才英秀发^[17]。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驎于万里^[18]；经典礼章，跨周轹汉^[19]，唐虞之文，其鼎盛乎^[20]！鸿风懿采^[21]，短笔敢陈？颺言赞时，请寄明哲^[22]。

【注释】

[1] 自宋武爱文：宋武，指宋武帝刘裕。爱文，爱好文章。按：此句之下，疑脱一句。

[2] “文帝彬雅”两句：文帝，指宋文帝刘义隆，武帝之子。彬雅，文雅。彬，富有文采。秉文之德，意为秉承重视文章学术的传统。秉，秉持。《南史·宋文帝本纪》：“上（宋文帝）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

[3] “孝武多才”两句：孝武，指宋孝武帝刘骏，文帝之子。英采云构，文采丰富。云构，形容众多。

[4] “自明帝以下”两句：明帝，指宋明帝刘彧（yù），也是文帝之子。文理，指崇尚文雅的风气。替，衰落。

[5] “尔其缙绅之林”两句：缙（jìn）绅，指士大夫。霞蔚而飙起，形容文才兴盛，如云霞聚集，暴风骤起。

[6] 王、袁联宗以龙章：意为王、袁两家有許多文才出众的人。联宗，同一宗族。龙章，喻文采之盛。按：王家有王僧达、王微、王韶之、王准之等人，袁家有袁淑、袁粲等人。

[7] 颜、谢重叶以凤采：颜、谢两家世代文人辈出。重叶，几代。凤采，与“龙章”同义。按：颜家有颜延之及其子颜竣、颜测等，谢家有谢灵运、谢惠连、谢庄等人。

[8] 何、范、张、沈之徒：何，指何长瑜、何承天、何尚之等。范，指范泰、范晔父子。张，指张敷、张永等。沈，指沈达文、沈达远兄弟。

[9] 故略举大较：大较，大概。

[10] “暨皇齐驭宝”两句：皇齐，指齐代（“皇”是美称）。驭宝，登帝位。宝，指帝位。运，气数、国运。休，美。

[11] 太祖以圣武膺箴：太祖，指齐高帝萧道成。膺箴（lù），受天命统治天下。箴，符命。

[12] 世祖以睿文纂业：世祖，指齐武帝萧赜（zé），高帝之子。睿，明智。纂业，继承大业。

[13] 文帝以贰离含章：文帝，指文惠太子萧长懋，武帝之子，死后追尊为文帝。贰离，指《离卦》之象。《周易·离卦·象辞》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卦》的上下两卦均为“离”，离为“明”之象，故云“明两作”，君子应效法《离卦》的光明连续之象，不断地以明德照临天下。这里刘勰借《离卦》之象，意在说明文惠太子继太祖和世祖之后，同样具有圣明之德。含章，含有文采。

[14] 高宗以上哲兴运：高宗，指齐明帝萧鸾。哲，聪明。兴运，使国运兴盛。

[15] “并文明自天”两句：文明，文雅英明。自天，得自上天。缉熙，光明。景祚，洪福。

[16] “今圣历方兴”两句：圣历，指齐代国运。圣，圣代，指齐代。历，历数，即国运。文思光被，重文之德广泛照耀。

[17] “海岳降神”两句：大海高山降下神灵，杰出的文人才士不断出现。《诗经·大雅·崧高》：“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海岳降神，意味着天降人才。

[18] “驭飞龙于天衢”两句：天衢，天街。骐驎，千里马。

[19] “经典礼章”两句：礼章，礼乐和辞章。辄，超过。

[20] “唐虞之文”两句：如同唐尧、虞舜时的文章，真是兴盛啊！

[21] 鸿风懿采：鸿大美好的风采。

[22] “颺言赞时”两句：颺言，大声宣扬。明哲，高明的人。按：刘永济说：“宋齐世近，作者尚多生存，又皆显贵，舍人存而不论，非但是非难定，且亦有所避忌也。”（《文心雕龙校释》）

按：这一段论述宋齐时期文学的兴盛情况。

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1]。枢中所动，环流无倦^[2]。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3]。终古虽远，焉如面^[4]。

【注释】

[1] “蔚映十代”两句：蔚，形容文采之美。十代，指唐尧、虞舜、夏、商、周、汉、魏、晋、宋、齐。九变，泛指多变。

[2] “枢中所动”两句：意为文学在各个时代不断地发展变化。枢中，中心、关键，指促使文风变化的时代因素。无倦，不止。

[3] “质文沿时”两句：文风的质朴或华丽随着时代变化，文学的盛衰则在于帝王的选择。崇替，兴衰。选，选择，指帝王对文学的态度。

[4] “终古虽远”两句：上古距今虽然遥远，而其诗文风尚，仍然隐约可见。（ài）焉，仿佛。

【解读】

本篇主要论述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关系，是一篇优秀的文学史论。刘勰在《序志》篇中说：“崇替于《时序》”，意思就是从《时序》篇里总结文学兴衰的规律。本篇开头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这里的“时运交移”，意即时代的命运是不断更替的，正是对“时序”二字最好的说明。而“时运”的更替，必然会影响到文学的盛衰兴亡。因此，刘勰在篇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是对

文学与时代关系最集中的概括。本篇围绕着这一基本观点，对齐梁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做了简要的概述，并指出了它们与社会政治、学术风气、统治者的态度以及文学自身的继承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因此，《时序》篇实际上是一篇文学史论，从中可以了解刘勰的文学史观。

具体而言，刘勰认为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政治的影响。例如，《击壤歌》、《康衢谣》以及《南风诗》、《卿云歌》这些“心乐而声泰”的作品产生于教化淳厚、政治清明的尧舜时代，《大雅》中充满愤怒的《板》、《荡》之诗和《王风》中悲伤哀怨的《黍离》诗出现在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西周末年，并不是偶然的。通过这种对比，说明社会政治对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有直接的影响。此外，时代和社会的政治状况也会影响到文学的精神面貌，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特征，与汉末以来“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所以，刘勰总结说：“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二是学术风气的影响。刘勰认为，战国时期，学术上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而以齐楚为中心的文人受当时纵横家的影响，使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瑰丽奇诡的特色。而两汉崇尚经学，在这种风气下，诗文成了经学的附庸，所以刘勰说：“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学术风气对文学的影响，东晋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违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玄学和清淡的风气在西晋时开始兴起，到了东晋以后更是盛极一时，诗文作品都成了阐发老庄思想的讲义，玄言诗正是这种风气的产物，可见其影响之深。

三是统治者的态度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从西汉建立直到文帝、景帝，“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所以“贾谊抑而邹、枚沉”。到了汉武帝时期，出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文人有了用武之地，因而“辞藻竞骛”。而建安文学的繁荣景象，更是与曹操父子的提倡和推动密不可分：“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晋文学。西晋时代不乏文学人才，如张华、陆机、潘岳、左思等，但西晋的统治者“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只顾争权夺利，而不重视文学，许多文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刘勰感叹“运涉季世，人未尽才”。由此可以证明本篇开头所说的“时运交移”的“运”是指运气或命运。刘勰在

《才略》篇中曾说：“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可见，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才造就了汉武帝和建安时期两个文学盛世。

除此以外，文学自身的继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刘勰指出：“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汉赋辞藻繁复、铺张扬厉的特点受《楚辞》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刘勰在《通变》篇中说：“汉之赋颂，影写楚世。”《定势》篇亦云：“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可见，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在继承前代文学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过程。

正是从以上几方面入手，刘勰对历代文学的发展所作的概括就比较全面和深刻，并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对建安文学的那段评价，在今天的文学史教科书上还经常被引用，成为最经典的概括。

物 色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1]，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3]，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4]。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5]，物色相召，人谁获安^[6]？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7]；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8]；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9]；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10]。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1]。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12]！

【注释】

[1] “春秋代序”两句：春秋，代指四季。代，更替。序，次序。阴阳惨舒，即阴惨阳舒，秋冬阴气肃杀，使人感到凄凉；春夏阳气温暖，使人感到舒畅。陆机《文赋》：“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2] “物色之动”两句：四季景色的变化，使人们的心灵也为之摇荡。物色，自然景物。摇，摇荡。按：《文选》卷十三有“物色”类，收录

《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

[3] “盖阳气萌而玄驹步”两句：萌，萌生。玄驹，蚂蚁。步，走动。阴律，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这里代指阴气。凝，凝聚。丹鸟，也称丹良，即螳螂。《大戴礼记·夏小正》：“八月……丹鸟羞白鸟。丹鸟也者，谓丹良也。白鸟也者，谓蚊蚋也。其谓之鸟何也？重其养者也。有翼者为鸟。羞也者，进也，不尽食也。”按：“羞”是进食的意思，指螳螂从八月开始捕捉食物，藏之以备冬月之养。“丹鸟羞”与上文的“玄驹步”相对，因此，“羞”在这里引申为潜伏。

[4] “微虫犹或入感”两句：入感，感受到（气候变化）。动，影响。按：这里强调四季更替对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5] “若夫珪璋挺其惠心”两句：智慧的心灵如美玉一般出众，清新的气质如鲜花一般优雅。惠，通“慧”。珪璋，名贵的玉器。英华，美好的花。按：这两句是对人的赞美。

[6] “物色相召”两句：在自然景色的感召下，谁又能无动于衷呢？安，指不受感动。

[7] “是以献岁发春”两句：献岁，新的一年。发春，春气萌发。悦豫，喜悦欢乐。

[8] “滔滔孟夏”两句：滔滔，形容阳气盛。孟夏，初夏。郁陶（yáo），忧郁。

[9] “天高气清”两句：天高气清，指秋天。志，情志。

[10] “霰雪无垠”两句：霰（xiàn）雪，雪珠。无垠（yín），无边。矜肃，庄重严肃。

[11] “情以物迁”两句：迁，改变。按：这两句概括了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12] “一叶且或迎意”四句：迎意，引起情意。按：这里强调的是清风明月、白日春林等自然景色的感性之美，它超越了孔子的比德观念，也没有玄言诗人体玄悟道的倾向，因而可以使人获得新鲜活泼的心灵体验和审美感受。

按：这一段论述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1]；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2]。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3]；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4]。故“灼灼”状桃花之鲜^[5]，“依依”尽杨柳之貌^[6]，“杲杲”为出日之容^[7]，“漙漙”拟雨雪之状^[8]，“喈喈”逐黄鸟之声^[9]，“嘒嘒”学草虫之韵^[10]。“皎日”、“皦星”，一言穷理^[11]；“参差”、“沃若”，两字连形^[12]；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13]？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14]，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15]，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16]。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17]，模山范水，字必鱼贯^[18]，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19]。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20]；《骚》述秋兰，“绿叶”、“紫茎”^[21]；凡摘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22]。

【注释】

[1] “是以诗人感物”两句：诗人，这里指《诗经》的作者。联类不穷，对类似的事物产生无穷的联想。

[2] “流连万象之际”两句：流连，依恋徘徊。万象，万物。沉吟，沉思吟味。

[3] “写气图貌”两句：气，指景物的神态、气势。宛转，指随景物而变化。

[4] “属采附声”两句：属采，描绘色彩。附声，模拟声响。徘徊，指反复思考。按：“写气图貌”承上文“流连万象”，“属采附声”承上文“沉吟视听”，因此，“属采附声”一句中的“采”和“声”并非指文章的声采，而是自然景物的声采。又，以上四句构成互文，亦即“写气图貌，属采附声，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

[5] 故“灼灼”状桃花之鲜：灼灼，形容桃花盛开色彩鲜艳的样子。《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6] “依依”尽杨柳之貌：依依，形容枝条轻柔摇曳的姿态。《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7] “杲杲”为出日之容：杲杲（gǎo），明亮的样子。《诗经·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8] “漙漙”拟雨雪之状：漙漙（biāo），雪下得很大的样子。《诗经·小雅·角弓》：“雨雪漙漙。”雨（yù）雪，下雪。（“雨”作动词用）

[9] “啾啾”逐黄鸟之声：啾啾（jiū），众鸟和鸣的声音。《诗经·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啾啾。”逐，追逐，这里是模仿的意思。

[10] “嘒嘒”学草虫之韵：嘒嘒（yāo），虫鸣声。《诗经·召南·草虫》：“嘒嘒草虫。”

[11] “‘皎日’、‘嘒星’”两句：皎日，明亮的太阳。《诗经·王风·大车》：“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皎，即“皦”。嘒（huì）星，微小的星。《诗经·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一言穷理，用一个字就充分表现了事物的特性。一言，指上句中的“皎”和“嘒”。

[12] “‘参差’、‘沃若’”两句：参差，长短不齐。《诗经·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沃若，润泽的样子。《诗经·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两字连形，两个字连用来描绘事物的外貌。

[13] 将何易夺：易，更换。夺，除去。

[14] “及《离骚》代兴”两句：代兴，取代《诗经》兴起。触类而长（zhǎng），意为与《诗经》相比，《离骚》在对事物的描写上又有所发展。《周易·系辞上》：“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长，增加。

[15] 故重沓舒状：重沓，指重叠复合的词语。舒状，这里指铺陈描写事物的形貌。

[16] “于是‘嵯峨’之类聚”两句：嵯峨，山峰高峻的样子。葳蕤（wēi ruí），草木茂盛的样子。类聚、群积，指这类重叠复合的词语积累得很多。

[17] “及长卿之徒”两句：长卿，指西汉作家司马相如（字长卿）。诡势瑰声，（追求景物）奇异的形势和瑰丽的声色。

[18] “模山范水”两句：模山范水，指描摹山水的外貌。鱼贯，指汉赋作品中常用一连串同类的词语来刻画景物。

[19] “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两句：则，符合准则。约，简约。语本扬雄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指

《诗经》作者。辞人，指辞赋作家。“丽以则”指清丽典雅，“丽以淫”指华丽繁复。

[20] “至如《雅》咏棠华”两句：《雅》，指《小雅》。棠华，指《诗经·小雅·裳裳者华》：“裳裳者华，或黄或白。”

[21] “《骚》述秋兰”两句：指《楚辞·九歌·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22] “凡摛表五色”四句：摛表，指描绘。时见，适时出现。青黄屡出，意为滥用描绘色彩的词语。

按：这一段列举《诗经》、《楚辞》作品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范例，主张学习《诗经》“以少总多”的写作方法，反对辞赋家堆砌辞藻的倾向。

自近代以来^[1]，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2]。吟咏所发，志惟深远^[3]；体物为妙，功在密附^[4]。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5]。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6]。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7]，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8]。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9]，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10]。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11]，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12]。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13]；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14]；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15]。古来辞人，异代接武^[16]，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17]，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18]。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19]，略语则阙，详说则繁^[20]。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1]？

【注释】

[1] 自近代以来：近代，指晋宋时期。

[2] “窥情风景之上”两句：窥情风景，观察风景的情态。钻貌草木，钻研草木的形貌。

[3] “吟咏所发”两句：吟咏景物从作者深远的情志出发。志，情志。

[4] “体物为妙”两句：体物，描写景物。密附，描写的文字与实际景物完全贴切。

[5] 曲写毫芥：曲，曲折、细致。毫芥，比喻细微之物。

[6] “故能瞻言而见貌”两句：瞻，看。即，就。时，时节。按：这两句互文。

[7] “然物有恒姿”两句：恒姿，恒久的面貌。定检，固定的法则。

[8] “或率尔造极”两句：率尔，随意、不经心。造极，达到理想的境界。精思，精心构思。疏，与“密附”相反。

[9] “且《诗》、《骚》所标”两句：标，指《诗经》、《楚辞》中对景物的精彩描绘。并据要害，指描写能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

[10] “故后进锐笔”两句：锐笔，指才思敏捷的人。争锋，比高低。

[11] “莫不因方以借巧”两句：因方，指沿袭《诗经》、《楚辞》的描写方法。借巧，借鉴其巧妙之处。即势以会奇，顺着文势获得新奇的效果。

[12] “善于适要”两句：适要，适应变化、抓住关键。虽旧弥新，虽然是前人写过的景物，也能推陈出新。

[13] “是以四序纷回”两句：四序，四季。入兴，指触景生情，有了很多感受。闲，指虚静的状态。按：骆鸿凯说：“四序纷回，入兴贵闲者，盖以四序之中，万象森罗，触于耳而寓于目者，所在皆是，苟非置其心于翛然闲旷之域，诚恐当前好景，容易失之也。”（《文心雕龙札记》附录）

[14] 析辞尚简：析辞，指用辞。尚简，崇尚简练。

[15] “使味飘飘而轻举”两句：飘飘而轻举，自然流露的意思。晬晬，鲜明的样子。

[16] 异代接武：接武，接着前人的脚步。武，足迹、步伐。

[17] “莫不参伍以相变”两句：参伍以相变，即错综变化。因革，沿袭与变革。

[18] “物色尽而情有余者”两句：情，指情韵。会通，融会贯通。

[19] “若乃山林皋壤”两句：皋壤，原野。皋，水边高地。奥府，深奥的府库。

[20] “略语则阙”两句：文辞简略则不完备，描绘过详则繁冗芜杂。

[21] “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两句：洞监，深刻体察。风骚

之情，指诗歌写景抒情的要领。风骚，代指诗歌。

按：这一段总结了晋宋以来“文贵形似”的创作风尚，主张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并加以革新。

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1]。目既往还，心亦吐纳^[2]。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3]。情往似赠，兴来如答^[4]。

【注释】

[1] “山沓水匝”两句：沓，重叠。匝（zā），环绕。杂，错杂丛生。合，聚合。

[2] “目既往还”两句：往还，反复观察。心亦吐纳，心灵受到感动而欲倾吐。吐纳，倾吐、抒发。

[3] “春日迟迟”两句：迟迟，舒缓融和。《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芣祁祁。”飒飒（sà），秋风声。

[4] “情往似赠”两句：情往，指以情观物。兴来，指景物引发感兴。

【解读】

本篇主要论述文学创作与自然景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其归纳为情物关系。中国古代以“元气”来看待万物的生成与变化，认为阴阳二气的交感产生了万事万物，其中包括人的情感活动。气激活了物色即景物的变化与运动，由此而使人的内心生命节律得到感应，是为物感，它是物我之间生命精神的互动与激发。先秦两汉以来，这种物感说广为流行，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即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在汉魏六朝时代，以情物来解释文艺创作的主客观关系，是一种基本的思想观念，展现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固有的文艺学观念。

汉代的《礼记·乐记》中提出物感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此后，陆机在《文赋》中又把它用到文学创作中：“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

秋，喜柔条于芳春。”但这些只是论述了“情以物兴”的方面，而没有进一步涉及“物以情观”的方面。对于创作过程中情物关系的全面认识，是由刘勰发挥完成的。刘勰汲取了前人的观点，又作出了新的发挥，篇中洋溢着生命的赞歌与诗情画意。

本篇首先从四时更替对人的情绪所产生的变化讲起。刘勰赞叹：“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人有智慧的心灵，具有感应万物的能力，心灵是情感的主宰，因而四时的更替、阴阳的变化会对人的情绪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引发创作冲动，并诉诸笔端，这就是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在此基础上，刘勰进一步阐述了创作活动中心与物的关系。他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传统的物感说主要是强调物对心的感应，从刘勰开始才真正注意到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心物关系理论更加完善。“随物宛转”是指主体之心必须符合事物内在的规律，避免创作中的主观随意性；“与心徘徊”是指创作过程中客观对象的描写必须符合表达主体情意的需要，即要以心去驾驭客观事物。总之，文学作品中的“物”，乃是经过了“心”的改造，但这种改造又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在“随物宛转”的前提下的改造，既不丧失物的自然本性，又符合主体表达的需要。篇末的“赞”亦云“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正是对这种关系的高度概括与体会，本身就是一首绝美之诗，纪昀叹曰：“如此偏句，能不心生向往？”在《文心雕龙》中，这种诗兴般的写作比比皆是，说明中国古代文艺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思维，同时也是强烈的生命体验。

那么，如何在创作实践中达到二者的统一呢？刘勰以《诗经》描绘自然景色的具体经验为例，从中概括出了“以少总多”的原则。《诗经·周南·桃夭》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灼灼”二字写出了桃花的润泽鲜艳，以此渲染了女子出嫁时热烈欢快的气氛。而《小雅·采薇》中的“杨柳依依”一句则表现出了杨柳枝条随风摆动时的轻柔之态，颇为传神。可见，只有以精炼的语言加以描绘，才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由此出发，刘勰反对汉代司马相如等人的

“字必鱼贯”、“青黄屡出”式的描写，因为堆砌辞藻是无法体现真实情感的。

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晋宋以来“文贵形似”的创作倾向，并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晋宋之际，随着山水诗的兴起，诗歌的描写功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性情渐隐，声色大开”（沈德潜《说诗晬语》），追求形似成为一种创作风尚。刘勰在《明诗》篇中也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山水诗的兴起，标志着自然景物开始成为诗歌描写的主要对象，并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随着这一创作风气的盛行，人们对诗歌艺术功能的认识突破了言志的传统观念，把言志和体物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吟咏所发，志惟深远”，另一方面是“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可见，“文贵形似”并非只是客观的描摹，形似当中也包含了神似的因素，这与后人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在刘勰看来，“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这就说明，他是把“形似”的描写当作感物兴情的手段，所以他强调“入兴贵闲”、“析辞尚简”，要求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要有所创新，即“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物色尽而情有余”的审美效果。

本篇涉及文学创作中情与物的关系问题，又用了大约一半的篇幅从修辞和写作方法立论，并列举《诗经》、《楚辞》中写景的诗句加以评述，与创作论各篇的关系非常密切。另外，在《序志》篇里，刘勰讲到《时序》以下各篇的内容时，也没有提到这一篇。所以，许多研究者如范文澜、刘永济等人都怀疑该篇的位置有误。但是由于缺乏版本依据，只能存疑。不过，《物色》篇首先从四时更替引起人的情感变化谈起，进而讲到自然景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并导致了晋宋以来“文贵形似”的创作风尚的出现，这与《时序》篇从时代变迁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立论是同一视角。因此，本篇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两方面的因素。

【汇评】

舍人论文家体物之理，皆至精粹，而“入兴贵闲，析辞尚简”二语尤要。闲者，《神思》篇所谓虚静也，虚静之极，自生明妙。故能撮物象之精微，窥造化之灵秘，及其出诸心而形于文也，亦自然要约而不繁，尚何如印印泥之不加抉择乎？（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刘勰提出“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说法，一方面要求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另一方面又要求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实际上，它们却互相补充，相反而相成……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在于把这两方面的矛盾统一起来，以物我对峙为起点，以物我交融为结束。（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9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才 略

九代之文^[1]，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2]。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3]，夔序八音^[4]，益则有赞^[5]，五子作歌^[6]，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7]，伊尹敷训^[8]，吉甫之徒，并述诗颂^[9]，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10]。

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11]，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缙锦之肆^[12]。蘧敖择楚国之令典^[13]，随会讲晋国之礼法^[14]，赵衰以文胜从飧^[15]，国侨以修辞捍郑^[16]，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17]，皆文名之标者也^[18]。

战代任武^[19]，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20]，屈宋以《楚辞》发采^[21]，乐毅报书辨以义^[22]，范雎上书密而至^[23]，苏秦历说壮而中^[24]，李斯自奏丽而动^[25]。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26]。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27]，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

【注释】

[1] 九代之文：指虞、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汉、魏、晋九代。按：《通变》篇有“九代咏歌”的说法，是从传为黄帝时的《弹歌》开始，本篇则是从“虞夏文章”开始，所指略有不同，所以“九代”是泛指。

[2] 可略而详也：略，大略地。详，审议、评说。按：这里的“详”与“略”并非反义词。刘永济认为，“详”疑“言”误（《文心雕龙校释》）。曹植《与杨德祖书》：“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

[3] 皋陶六德：皋陶（yáo），虞舜时的刑官。六德，《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对禹说“行有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并说：“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意思是说，九德中有三德，可以为大夫；有六德，可以为诸侯。

[4] 夔序八音：夔，虞舜时的乐官。《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序，排次序，引申为掌管。

[5] 益则有赞：益，舜的大臣。有赞，有辅佐之言。《尚书·大禹谟》：“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6] 五子作歌：五子，夏帝太康的五个兄弟。《史记·夏本纪》：“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按：《明诗》篇云：“太康败德，五子咸讽。”

[7] 则仲虺垂诰：仲虺（huǐ），商汤的大臣。垂诰，留下向汤告诫勉励之辞。《尚书·仲虺之诰》：“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

[8] 伊尹敷训：伊尹，商汤的大臣。敷训，陈说教训。《尚书·伊训》：“成汤既殁，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太甲，商汤之孙。《伊训》是伊尹告诫太甲的话。按：《章表》篇云：“太甲既立，伊尹书诫。”

[9] “吉甫之徒”两句：吉甫，指尹吉甫，周宣王的大臣。并述诗颂，指尹吉甫作诗歌颂周宣王。《诗经·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为尹吉甫所作。如《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

[10] “义固为经”两句：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固然成为经典，在文辞上

也是值得效法的。

[11] “及乎春秋大夫”两句：春秋，指春秋时代。修辞，修饰辞令。聘会，聘问集会。按：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叫聘，诸侯之间的集会叫会。

[12] “磊落如琅玕之圃”两句：磊落，形容众多。琅玕（láng gān），似珠玉的美石。圃，园圃。焜（kūn）耀，光辉照耀。焜，光明。缙锦，文采繁盛的锦绣。肆，店铺。

[13] 蘧敖择楚国之令典：蘧（wěi）敖，即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令尹。择，选择。令，善。《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随武子（随会）的话：“（蘧）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

[14] 随会讲晋国之礼法：随会，即士会，春秋时晋国大夫。《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说，随会平定了王室之乱，周定王设宴招待他，随会看到王室之礼非常讲究，于是“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15] 赵衰以文胜从飧：赵衰（cuī），春秋时晋国大夫。文胜，富有文采。从飧，随从赴宴。《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秦穆公设宴款待晋公子重耳，“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按：秦穆公所赋的《六月》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是写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伐，赵衰知道穆公的意思是希望重耳将来回国后能辅佐周王朝，所以让重耳拜谢穆公。

[16] 国侨以修辞捍郑：国侨，春秋时郑国大夫公孙侨，字子产，掌国政四十余年，故称国侨。修辞，指善于运用辞令。捍郑，捍卫了郑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国攻入陈国，派子产向盟主晋国报捷，晋国责备郑国侵陈，子产据理回答。孔子称赞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按：《征圣》篇云：“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

[17] “子太叔美秀而文”两句：子太叔，即游吉，春秋时郑国大夫。美，貌美。秀，才秀。公孙挥，春秋时郑国大夫。《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

[18] 皆文名之标者也：标，突出。

[19] 战代任武：战代，指战国时代。任武，崇尚武力。任，凭借。

[20] 诸子以道术取资：道术，指各家的学说。取资，取得地位、声望等。资，凭借。

[21] 屈宋以《楚辞》发采：屈宋，指屈原和宋玉。发采，表现出文采。

[22] 乐毅报书辨以义：乐毅，战国时燕国上将军。报书，指乐毅给燕惠王的信。辨以义，明辨而义正。《战国策·燕策二》记载，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攻齐，下七十余城。燕昭王死后，燕惠王即位，听信了齐人的反间计，对乐毅产生怀疑，夺取了他的兵权，乐毅只得逃到赵国。齐人收复失地，燕惠王后悔了，又怕乐毅为赵所用，派人责备乐毅，并向他道歉。乐毅因此回信燕惠王，说明原委。

[23] 范雎上书密而至：范雎（jū），战国时魏人，入秦为秦昭王相。密而至，意旨隐秘而深切。《战国策·秦策三》记载，范雎入秦，上书秦昭王，暗示秦昭王母宣太后擅政，穰侯、华阳君作为宣太后之弟无功受禄，触及了当时秦国存在的问题。按：《论说》篇云：“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24] 苏秦历说壮而中：苏秦，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曾游说各国诸侯合纵抗秦。见《战国策》和《史记·苏秦列传》。壮而中，言辞雄辩而切中时事。

[25] 李斯自奏丽而动：李斯，战国时楚人，后任秦始皇丞相。秦王嬴政曾下令驱逐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他上书秦王，指出逐客之弊，也是为自己辩护，故称“自奏”。秦王接受了他的意见，撤销了逐客令。丽而动，文辞华丽而动人。

[26] “若在文世”两句：文世，即下文所说的“崇文之盛世”。扬、班，指扬雄、班固，汉代著名的思想家与作家。侔（chóu），同辈。

[27] “荀况学宗”两句：荀况，即荀子（名况），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学宗，儒学宗师，汉人称荀况为“大儒孙卿”（《汉书·艺文志》），“孙卿”是汉人避宣帝讳而改。象物名赋，描写物象而称之为“赋”。按：《荀子·赋篇》有《礼》、《云》、《蚕》、《箴》等五篇，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

按：这一段评述先秦时期的作家。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辩之富矣^[1]。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愜而赋清，岂虚至哉^[2]！枚乘之《七发》^[3]，邹阳之上书^[4]，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5]。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6]。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7]。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8]！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9]。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10]。

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11]，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也^[12]。敬通雅好辞说，而坎 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13]。二班、两刘，奕叶继采^[14]，旧说以为固文优彪，歆学精向^[15]，然《王命》清辩，《新序》该练^[16]，璇璧产于昆冈，亦难得而逾本矣^[17]。傅毅、崔骃，光采比肩^[18]，瑗、寔踵武，能世厥风者矣^[19]。杜笃、贾逵，亦有声于文，迹其为才，崔、傅之末流也^[20]。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沉腴，垂翼不飞^[21]。马融鸿儒，思洽登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22]。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23]。延寿继志，瑰颖独标，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24]？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25]。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26]，金玉殊质而皆宝也。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27]；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28]；孔融气盛于为笔^[29]，祢衡思锐于为文^[30]，有偏美焉^[31]。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32]；王朗发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铭^[33]。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34]；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35]：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36]。

【注释】

[1] “汉室陆贾”四句：陆贾，汉初大臣，思想家。赋《孟春》，今已无考，《汉书·艺文志》列陆贾赋三篇，已佚，《孟春赋》可能是其中的一篇。《新语》，陆贾所作的供汉高祖借鉴历史兴亡的书。辩之富，辩说的文辞非常丰富。

[2] “贾谊才颖”四句：贾谊，西汉思想家与文学家。才颖，才能突出。陵轶，超越。飞兔，指骏马。《吕氏春秋·离俗览》：“飞兔、要，古之骏马也。”议愜（qiè），议论恰当。按：贾谊的政论文以《过秦论》、《论积贮疏》为代表，《奏启》篇云：“若夫贾谊之务农……理既切至，辞亦通畅。”故云“议愜”。赋清，辞赋清新。又按：贾谊赋今存四篇，以《吊屈原赋》最有名。《哀吊》篇云：“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体性》篇亦云：“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故云“赋清”。

[3] 枚乘之《七发》：枚乘，西汉辞赋家。《七发》，枚乘的代表作，属于汉大赋的早期作品。该文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探问，以七事启发楚太子，为“七”体的首创之作，载《文选》卷三十四。《杂文》篇云：“及枚乘摘艳，首制《七发》。”

[4] 邹阳之上书：邹阳，西汉文士。上书，指邹阳的《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王书》，见《汉书·邹阳传》和《文选》卷三十九。

[5] “膏润于笔”两句：膏润，像油脂一样润泽，比喻文采丰富。气，指气势。按：《杂文》篇说枚乘的《七发》“腴辞云构”，膏、腴意近。

[6] “仲舒专儒”四句：仲舒，指董仲舒，西汉重要的思想家。子长，指司马迁（字子长），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史记》的作者。丽缙，指文采繁复。诗人，指《诗经》的作者。告哀，诉说哀愁。《诗经·小雅·四月》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之句。按：这里所指的当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感士不遇赋》，两文均写忧思。

[7] “相如好书”四句：相如，指司马相如，西汉最重要的辞赋家。《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说他“少时好读书”。师范，学习。洞入夸艳，意为极擅长夸张艳丽之辞。按：《诠赋》篇云：“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洞，深。致名辞宗，获得了辞赋宗师的称号。按：班固《汉书·叙传》称司马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

[8] “然核取精意”四句：核，考核。理不胜辞，情理不能胜过文辞。扬雄《法言·吾子》：“文丽用寡，长卿也。”意为司马相如的作品文辞华

丽，但用处很小，起不到讽谏的作用。

[9] “王褒构采”四句：王褒，字子渊，西汉作家。构采，构造文采。密巧，细密工巧。致，旨趣。附声测貌，描绘声音和外貌。附，比附。测，度量。泠然，轻妙的样子。按：《诠赋》篇：“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又，《比兴》篇：“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他描绘音乐的方法，是善用比附，故云“附声测貌”。

[10] “子云属意”六句：子云，指西汉作家扬雄（字子云）。属意，指创作构思。涯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涯，边。幽远，深广。搜选诡丽，选用奇丽的文辞。理赡，内容丰富。辞坚，文辞确切。

[11] “桓谭著论”四句：桓谭，字君山，东汉作家，著有《新论》，原书不存，佚文见《全后汉文》。富号猗（yī）顿，意为著作之富，号称猗顿。猗顿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富商。《论衡·佚文》篇：“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宋弘，东汉大臣。《后汉书·宋弘传》：“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扬雄、刘向父子。”宋弘向光武帝推荐桓谭，从上文来看，并未将他与司马相如相比，可能是刘勰误记。爱，乃、于是。

[12] “而《集灵》诸赋”四句：《集灵》，指他的《集灵宫赋》（又名《仙赋》），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八。不及丽文，意为桓谭的文才不表现在诗赋作品上。丽文，指以文采为主要特征的诗赋作品。

[13] “敬通雅好辞说”四句：敬通，指东汉作家冯衍（字敬通）。其现存作品以说辞最多，如《说廉丹》、《计说鲍永》、《说邓禹书》等，见《全后汉文》卷二十。坎（lǎn），困顿、不得志。同“廩”。《楚辞·九辩》：“坎廩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显志》，指他的《显志赋》。自序，自述心志。《后汉书·冯衍传》说：“衍不得志，退而作赋。又自论曰：‘……顾尝好傲倪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眇然有思凌云之意。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蚌病成珠，比喻冯衍因不得志，反而促成他写出了好作品。

[14] “二班、两刘”两句：二班，指班彪、班固父子，东汉作家、史学家。两刘，指刘向、刘歆父子，西汉学者、作家。奕（yì）叶，累世，一代接一代。继采，文采相继。

[15] “旧说以为固文优彪”两句：旧说认为班固的文章优于班彪，刘歆的学问精于刘向。

[16] “然《王命》清辩”两句：《王命》，指班彪的《王命论》（见《论说》篇第一部分注 [23]）。清辩，清晰明辨。《新序》，刘向所作，采集舜、禹至汉代史实，分类编纂，归于道德仁义。该练，完备而精炼。

[17] “璇壁产于昆冈”两句：璇壁，美玉制成的壁。昆冈，传说中产玉的昆山。逾，超过。意为班固和刘歆的文章学问渊源有自，在本质上并未超过他们的父辈。

[18] “傅毅、崔骃”两句：傅毅，字武仲。崔骃，字亭伯。二人都是东汉作家。比肩，并肩，即不分上下。

[19] “瑗、寔踵武”两句：瑗（yuàn），指崔瑗，崔骃之子。寔（shí），崔寔，崔骃之孙。踵武，跟随前人的脚步，这里指崔氏三代相继成为东汉作家。武，足迹。能世厥风，能世代继承其家风。世，承袭。厥，其。

[20] “杜笃、贾逵”四句：杜笃，字季雅。贾逵，字景伯。二人均为东汉作家。有声于文，在文章上也有名声。迹，循其迹而考察。

[21] “李尤赋铭”四句：李尤，东汉作家。志慕鸿裁，仰慕于体制鸿大的篇章。沉腴，比喻才力低下。腴（zhù），足肿。按：牟世金认为：“李尤的铭，多是四句十六字的短篇，最长的《刻漏铭》也不足百字。所以这里的‘鸿’，不指篇幅的鸿大，而是说意义的巨大。”（《文心雕龙译注》，56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可备一说。

[22] “马融鸿儒”四句：马融，字季长，东汉学者、作家。思洽登高，文思广博，能登高作赋。洽，广博。登高，指作赋。《汉书·艺文志》：“《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吐纳经范，创作上以经书为典范。吐纳，指创作。华实相扶，文辞和内容能够相互配合。按：“登高”一作“识高”。

[23] “王逸博识有功”两句：王逸，东汉作家，著有《楚辞章句》。博识有功，学识广博，有所成就。绚采无力，无力写出绚丽的辞采。

[24] “延寿继志”四句：延寿，指王延寿，字文考，东汉作家，是王逸之子。瑰颖独标，有瑰丽奇异之才。其代表作《鲁灵光殿赋》，善于描绘事物的形貌。枚乘之遗术，指枚乘写《七发》擅长运用形象描绘的方法。按：《诠赋》篇云：“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

[25] “张衡通赡”四句：张衡，字平子，东汉作家。通赡，指才学广博。蔡邕，东汉作家。精雅，精深雅正。文史彬彬，在文学和史学上均有成就。据《后汉书·张衡传》：“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后汉书·蔡邕传》：“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

《后汉记》。”隔世相望，隔代并称。按：张衡卒于公元139年，蔡邕生于公元132年，故云“隔世”。

[26] 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这就好比竹柏，虽然心性各异，却同为坚贞之材。

[27] “刘向之奏议”两句：旨切，旨意恳切。调缓，语调和缓。按：刘向的奏议，如《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等，感叹外戚专权、汉室衰微，针对性很强，或以灾异吉凶论时政，或以大量历史事实谏用外戚，反复申明，故云“旨切而调缓”。《汉书·刘向传》云：“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28] “赵壹之辞赋”两句：赵壹，字元叔，东汉作家，有《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意繁，文意繁复。体疏，体制松散。所谓“体疏”，是指《刺世疾邪赋》篇末有秦客的诗和鲁生的歌辞，不是单纯的赋体。

[29] 孔融气盛于为笔：孔融，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笔，指书、表一类的实用文体。孔融有《荐祢衡表》、《论盛孝章书》等，均属此类。按：《章表》篇云：“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曹丕《典论·论文》亦云：“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故云“气盛”。

[30] 祢衡思锐于为文：祢衡，字正平，东汉作家。思锐，文思敏捷。按：《后汉书·祢衡传》记载，黄祖之子黄射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这就是他的《鹦鹉赋》，可见其文思敏捷。

[31] 有偏美焉：偏美，指孔融、祢衡或“气盛”，或“思锐”，各有所长。

[32] “潘勖凭经以骋才”两句：潘勖（xù），字元茂，东汉末年作家。凭经，依靠儒家经学。绝群，超绝群才。锡命，指他的《册魏公九锡文》，这是代汉献帝起草给曹操加九锡的册命。锡，赐。按：《风骨》篇云：“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参见《风骨》篇该句注释）

[33] “王朗发愤以托志”两句：王朗，字景兴，三国时期魏国文人。托志，寄托情志。按：王朗无诗赋，今存表奏书论三十余篇，也没有什么堪称“致美”的作品。《铭箴》篇提到他的《杂箴》：“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这可能就是刘勰所谓的“致美于序铭”。

[34] “然自卿、渊已前”两句：卿、渊，指司马相如（字长卿）和王褒（字子渊）。役才，只凭才力。役，驱使。课学，讲求学问。

[35] “雄、向以后”两句：雄、向，指扬雄和刘向。引书以助文，引

用古书来辅助文章。按：《事类》篇云：“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摭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36] “此取与之大际”两句：取与，即取予，指“役才”或“课学”的取舍。分，区分。

按：这一段评述两汉时期的作家。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1]。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2]，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3]；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4]，迭用短长，亦无憎焉^[5]。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6]。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7]？琳、瑀以符檄擅声^[8]，徐幹以赋论标美^[9]，刘楨情高以会采^[10]，应瑒学优以得文^[11]；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12]；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13]；有足算焉^[14]。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15]；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16]；休琰风情，则《百壹》标其志^[17]；吉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18]。嵇康师心以遣论^[19]，阮籍使气以命诗^[20]，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21]。

【注释】

[1] “魏文之才”四句：魏文，指魏文帝曹丕。洋洋，形容才气很盛。清绮，清丽。抑，贬低、抑制。去植千里，与曹植相差千里。

[2] “然子建思捷而才俊”两句：子建，指曹植（字子建）。按：《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刘勰

《神思》篇亦云：“子建援牍如口诵。”可见曹植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章表》篇云：“陈思之表，独冠群才。”故云“表逸”。

[3] “子桓虑详而力缓”两句：子桓，指曹丕（字子桓）。虑详，思虑周密。力缓，才思迟缓。不竞于先鸣，不能在名声上争先。

[4] “而乐府清越”两句：但他的乐府诗写得清丽昂扬，《典论》辨析精要。

[5] “迭用短长”两句：如果能看到他们二人各有所长，就不会有无知的评论了。懵（měng），无知。

[6] “但俗情抑扬”五句：抑扬，指抑曹丕而扬曹植。雷同一响，指人云亦云。思王，指曹植，封陈王，谥思。势窘，指曹植曾与曹丕争立太子而失败，曹操死后，曹植遭到曹丕的猜忌，处境困窘。益价，（因受到同情而）增添了声誉。笃论，确切中肯之论。

[7] “仲宣溢才”六句：仲宣，指王粲（字仲宣）。溢才，才华横溢。捷而能密，思维敏捷而周密。《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兼善，擅长各种文体。瑕累，瑕疵。七子，指建安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见曹丕《典论·论文》）。冠冕，比喻成就最高。

[8] 琳、瑀以符檄擅声：琳、瑀，指陈琳和阮瑀。符檄，指符命、檄文。符命是古代歌颂帝王功德的文体。擅声，著称。按：未闻琳、瑀有符命之作。

[9] 徐幹以赋论标美：徐幹，字伟长，他的赋今不存，只《圆扇赋》存残文数句。《典论·论文》：“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他的论有《中论》。曹丕《与吴质书》：“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标美，显示美名。

[10] 刘桢情高以会采：刘桢才情高妙而能会合辞采。按：曹丕《与吴质书》：“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刘勰《体性》篇亦云：“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所谓逸气、言壮、情骇都是情高的表现。

[11] 应瑒学优以得文：应瑒学识优异而颇有著述。应瑒，字德琰。学优，学识优异。曹丕《与吴质书》：“德琰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

[12] “路粹、杨修”两句：路粹、杨修颇有笔记书札的才能。路粹，

字文蔚。杨修，字德祖。二人均为三国时期魏国作家。怀，具有。按：路粹有《为曹公与孔融书》（见《后汉书·孔融传》），杨修有《答临淄侯笺》（见《文选》卷四十二）等。

[13] “丁仪、邯郸”两句：丁仪，字正礼。邯郸，指邯郸淳，字子叔。二人均为三国时期魏国作家。按：丁仪有《刑礼论》，邯郸淳有《受命述》。

[14] 有足算焉：都是值得一提的。按：“足算”一词见《论语·子路》：“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15] “刘劭《赵都》”两句：刘劭，字孔才，三国时魏国作家，有《赵都赋》。攀，依附，引申为赶上。前修，指前代优秀作家。

[16] “何晏《景福》”两句：何晏，字平叔，三国时魏国学者、作家。《景福》，指他的《景福殿赋》（载《文选》卷十一）。克光于后进，能光照后代作家。

[17] “休琰风情”两句：休琰，应璩（字休琰），应瑒之弟，三国时魏国作家。风情，意为深怀情思。《百壹》，即《百一诗》。按：《明诗》篇：“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参见该句注释）

[18] “吉甫文理”两句：吉甫，指应贞（字吉甫），西晋作家，应璩之子。文理，意为作文有条理。《临丹》，指他的《临丹赋》（见《艺文类聚》卷八）。

[19] 嵇康师心以遣论：嵇康，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作家。师心，以心为师，自出心裁，不拘成法。遣论，发表议论。按：嵇康的论文较多，有《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等。《论说》篇云：“叔夜之《辨声》……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辨声》即《声无哀乐论》）

[20] 阮籍使气以命诗：阮籍，字嗣宗，三国时期魏国作家。使气，纵任意气。命诗，作诗。《晋书·阮籍传》：“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所重。”按：刘师培说：“此节以论推嵇，以诗推阮，实则嵇亦工诗，阮亦工论，彦和特互言见意耳。”（《中国中古文学史·魏晋文学之变迁》）

[21] “殊声而合响”两句：殊声，指不同的作品。合响，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翮（hé），鸟的翅膀。同飞，比喻都很有成就。按：《明诗》篇云：“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其《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1]。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2]。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3]。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4]。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5]。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6]；挚虞述怀，必循规以温雅，其品藻《流别》，有条理焉^[7]。傅玄篇章，义多规镜^[8]；长虞笔奏，世执刚中^[9]；并桢干之实才，非群华之萼也^[10]。成公子安，撰赋而时美^[11]，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12]，曹掾清靡于长篇^[13]，季鹰辨切于短韵^[14]，各其善也。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15]。刘琨雅壮而多风^[16]，卢谡情发而理昭^[17]，亦遇之于时势也。

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18]。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19]；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20]；亦笔端之良工也。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21]。袁宏发轫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22]；孙绰规旋以矩步，故伦序而寡状^[23]。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24]，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25]；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26]。

宋代逸才，辞翰鳞萃^[27]，世近易明，无劳甄序^[28]。

【注释】

[1] “张华短章”四句：张华，字茂先，西晋作家。奕奕，指文采盛美。清畅，清丽流畅。《鹪鹩》（jiāo liáo），指他的《鹪鹩赋》（载《文选》卷十三）。寓意，张华在该赋的序中说：“鹪鹩，小鸟也……色浅体陋，不

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彼鸷鹯鵙鸿，孔雀翡翠……翰举足以冲天，嘴距足以自卫，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何者？有用于人也。”指出有才而居高位者易遭陷害，无能而处卑者得以保全，以鸷鹯寄寓全身远害之意。这与韩非的《说难》篇用意相同。按：《韩非子》中有《说难》篇，列举向君主游说进谏的种种困难，指出游说者往往会因此而获罪，也有全身远害的意思。

[2] “左思奇才”五句：左思，字太冲，西晋作家。业深覃思，写作精于深思。覃，深。《三都》，指他的《三都赋》（包括《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左思作此赋用了十二年搜集材料。拔萃，出众。《咏史》，指他的《咏史诗》，有八首。

[3] “潘岳敏给”五句：潘岳，字安仁，西晋作家。敏给（jǐ），敏捷。钟，聚集。《西征》，指他的《西征赋》（载《文选》卷十）。贾（gǔ）余，出售多余的才力，指才力丰富。非自外，指潘岳善于写哀诔，是发自其内心的情感。按：潘岳的哀诔文中比较著名的有《马汧督诔》、《金鹿哀辞》、《哀永逝文》等。

[4] “陆机才欲窥深”四句：陆机，字士衡，西晋作家。才欲窥深，欲求深以显其才华。窥，探求。辞务索广，用辞务求广博。不制繁，不能控制文辞的繁芜。按：刘勰在《熔裁》篇中指出：“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櫟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哀吊》篇亦云：“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

[5] “士龙朗练”四句：士龙，指陆云（字士龙），陆机的弟弟，西晋作家。朗练，明朗简练。按：《熔裁》篇云：“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以识检乱，认识到应该制约文辞的繁杂。检，约束、限制。乱，繁杂。故能布采鲜净，所以能鲜明省净地运用文采。又按：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说：“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又云：“文实无贵于为多。”一再强调这一点，所以刘勰说他“识检乱”。

[6] “孙楚缀思”两句：孙楚，字子荆，西晋作家。缀思，即构思。缀，联结。直置，直率，这里有直陈的意思。疏通，通畅。按：《文镜秘府论·十体》之一有“直置体”：“直置体者，谓直书其事置之于句者是。”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亦云：“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臆，非傍诗史。”“零雨”之章，是指孙楚的《西征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开头两句是：“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

[7] “挚虞述怀”四句：挚虞，字仲洽，西晋作家。述怀，指他的《思游赋》（见《晋书·挚虞传》）。循规以温雅，意为遵循天命而辞义温和雅正。按：《思游赋》的主旨是：“修中和兮崇彝伦，大道繇兮咏琴书；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恒娱。”表达了顺应天命自然的思想，故云“循规以温雅”。品藻《流别》，指他的《文章流别论》，论述文体的源流演变，叙述颇有条理，今只存残文。品藻，品评。

[8] “傅玄篇章”两句：傅玄，字休奕，西晋作家。规镜，规劝鉴戒。按：《晋书·傅玄传》说他“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他在给晋武帝的上书中提倡“道化”、“清议”，主张举贤臣，退虚鄙等，故云“义多规镜”。

[9] “长虞笔奏”两句：长虞，指傅咸（字长虞），傅玄之子，西晋作家。笔奏，指他的奏议类文章。按：傅咸以奏议著称。《议对》篇说：“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奏启》篇亦云：“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世执刚中，意为傅咸秉承了其父刚毅中正的品格。按：《晋书·傅玄传》说傅玄“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又说傅咸“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

[10] “并桢干之实才”两句：桢干，筑土墙时两端竖立的木柱，比喻支柱、骨干。实才，栋梁之材。萼（wěi è），有光彩的花萼。

[11] “成公公安”两句：成公绥，指成公绥，字子安，西晋作家。时美，时有美文。按：成公绥的赋以《啸赋》最有名（载《文选》卷十八）。

[12] “夏侯孝若”两句：夏侯孝若，指夏侯湛（字孝若），西晋作家。具体而皆微，意为模拟之作体制具备，但成就较小。按：夏侯湛模拟《诗经·小雅》作《周诗》，模拟《尚书》作《昆弟诰》。拟作的成就当然不能与《诗经》、《尚书》相比。黄叔琳注云：“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也。”

[13] 曹摅清靡于长篇：曹摅（shū），字颜远，西晋作家。清靡，清丽华靡。按：曹摅的诗以四言长篇为主，如《赠韩德真》、《赠王弘远》、《答赵景猷》等，又有五言诗《思友人》、《感旧》（载《文选》卷二十九）。

[14] 季鹰辨切于短韵：季鹰，指张翰（字季鹰），西晋作家。辨切，明辨而切实。短韵，指小诗。按：张翰存诗六首，《文选》卷二十八录其《杂诗》一首。钟嵘《诗品》云：“季鹰‘黄华’之唱……得虬龙片甲，凤凰一毛。”“黄华”之唱指的就是他的《杂诗》，开头四句是：“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总翠，黄华如散金。”

[15] “孟阳、景阳”四句：孟阳，指张载（字孟阳）。景阳，指张协

(字景阳)。兄弟二人都是西晋作家。才绮而相埒(liè)，文才绮丽，不相上下。相埒，相等。鲁卫之政、兄弟之文，均指二人成就相当，难分伯仲。“鲁卫之政”语出《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

[16] 刘琨雅壮而多风：刘琨，字越石，西晋诗人。雅壮而多风，雅正雄壮，富于风力。按：钟嵘在《诗品序》中称其有“清刚之气”，故云“雅壮而多风”。《文选》收录其四言诗《答卢谡》、五言诗《重赠卢谡》、《扶风歌》。

[17] 卢谡情发而理昭：卢谡(chén)，字子谅，两晋之际的作家。情发而理昭，情志显露，说理明朗。按：卢谡与刘琨是知己，都遭遇了西晋末年的动乱。当刘琨被幽州刺史段匹杀害后，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无力制裁，又欲利用他对抗北方强敌石勒，故不为刘琨举哀。两年后卢谡向朝廷上表为刘琨申冤(表文见《晋书·刘琨传》)。卢谡的诗不及刘琨，“情发而理昭”的评价主要与此文有关。

[18] “景纯艳逸”四句：景纯，指郭璞，东晋初年作家。艳逸，艳丽飘逸。中兴，晋室南迁，于公元317年建立东晋，故称“中兴”。按：钟嵘《诗品》列郭璞诗为中品，说他“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郊赋》，指《南郊赋》，今不全。穆穆，庄严美好。《仙诗》，指他的《游仙诗》(共十四首，《文选》卷二十一录七首)。

[19] “庾元规之表奏”两句：庾元规，指庾亮(字元规)，东晋大臣。靡密以闲畅，文思细密，从容畅达。按：刘勰对庾亮的表奏评价很高，《章表》篇云：“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

[20] “温太真之笔记”两句：温太真，指温峤(字太真)，东晋大臣。笔记，这里泛指章表、奏疏、札记等(因温峤曾任中书令，故多此类文章)。循理而清通，遵循事理，清新通达。按：《诏策》篇云：“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

[21] “孙盛、干宝”六句：孙盛，字安国，东晋史学家，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史书。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著有《晋纪》和志怪小说《搜神记》。文胜为史，他们的文才以著史见长。准的，标准。拟，仿效、学习。典训，指《尚书》中的《尧典》、《伊训》之类。户牖，指门户、途径。按：刘勰在《史传》篇中曾讲到二人著史的不同特点：“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

[22] “袁宏发轫以高骧”两句：袁宏，字彦伯，东晋作家。发轫以高骧，比喻为文立意很高。发轫(zhěn)，发车，指从事创作。高骧(xiāng)，高举。卓出而多偏，卓越出众却多有偏颇。按：钟嵘《诗品》评

袁宏：“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

[23] “孙绰规旋以矩步”两句：孙绰，字兴公，东晋作家。规旋以矩步，指循规蹈矩。伦序，有条理。寡状，缺少形象描写。范文澜注：“孙兴公《游天台山赋》多用佛老之语，不甚状貌山水，与汉赋穷形尽貌者颇异。”（《文心雕龙注》卷十）

[24] “殷仲文之孤兴”两句：殷仲文，东晋诗人。孤兴，孤高的兴致（所指对象不详，可能是指他的《南州桓公九井作》一诗，其中有“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两句）。谢叔源，指谢混（字叔源），东晋作家。闲情，闲适的情怀（所指对象亦不详，可能是指他的《游西池》一诗，因该诗有抒写闲情的意味，《文选》卷二十二李善注说，这是谢混游丹阳西池，“思与友朋相与为乐”之作）。

[25] “并解散辞体”两句：文辞的体制散漫不够集中，如同虚无缥缈的浮音。

[26] “虽滔滔风流”两句：虽然是当时流行的风尚，但却使文意大为淡薄。滔滔风流，疑指当时盛行的玄学清谈之风。滔滔，盛大的样子。浇，浇薄、轻薄。

[27] “宋代逸才”两句：逸才，才华卓越的文士。辞翰，指文学作品。鳞萃，形容数量众多。萃，聚集。

[28] 甄序：评述。甄（zhēn），鉴别。

按：这一段评论两晋时期的作家，对刘宋作家略而不论。

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1]；晋世文苑，足俪邺都^[2]；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3]。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4]！

【注释】

[1] “观夫后汉才林”两句：后汉才林，指东汉作家。参，相比。西

京，指西汉。按：东汉建都洛阳，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这里用西京代指西汉。

[2] “晋世文苑”两句：晋世，晋代。文苑，文坛。俪，并列。邺都，三国时魏国都城（今河北临漳），当时在邺下形成了一个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集团。

[3] “然而魏时话言”四句：话言，指善言。《诗经·大雅·抑》：“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元封，西汉武帝年号（公元前110—前105年），指汉武帝时期。称首，首推。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

[4] “岂非崇文之盛世”四句：崇文，崇尚文化。招才，招引才士。嘉会，美好的时代。贵，重视。时，指时运。按：汉武帝时代推崇儒学，重用文士。建安时代，曹氏父子招揽人才，倡导文学，吸引了大批文士。可见，文学的盛衰、作家的命运与时代的状况密切相关，这就是刘勰所说的“贵乎时”。《时序》篇论述甚详，可资参考。

按：这一段发表感想，指出作家的命运与时代的关系。

赞曰：才难然乎，性各异禀^[1]。一朝综文，千年凝锦^[2]。
余采徘徊，遗风藉甚^[3]。无曰纷杂，皎然可品^[4]。

【注释】

[1] “才难然乎”两句：人才难得，确是如此。每个人的禀性都是不同的。《论语·泰伯》：“才难，不其然乎！”意为人才难得。禀，禀赋。

[2] “一朝综文”两句：一朝写成文章，就凝结成千古不朽的锦绣。综文，指写成文章。

[3] “余采徘徊”两句：丰富的文采长期流传，遗留的风气更加盛大。藉，盛大。

[4] “无曰纷杂”两句：不要说历代的作家作品纷繁复杂，他们的文才还是可以明白地加以品评。

【解读】

本篇的主要内容是评述历代重要的作家，共涉及九十余人，对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特点和得失都做了简要的概括，与文体论和创作论各篇的有关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才略”的“才”指文才，“略”指略述。“才略”的意思就是略述历代作家的文才。对于作家的文才，刘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概括：

一是作品的辞采。如“屈宋以《楚辞》发采”，司马相如“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而东汉的王逸虽然“博识有功”，但却“绚采无力”。可见，辞采是作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对某种文体的擅长。如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和阮瑀“以符檄擅声”，而徐幹则“以赋论标美”，“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此外，“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曹掾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等等。

三是作家的学识方面。如“王逸博识有功”，“张衡能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还有像东汉的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建安七子中的应玚“学优以得文”等。而对前人的继承和对后世的开创亦是作家学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刘邵《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等等。

四是行文构思的特点。如“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子建思捷而才俊”，“子桓虑详而力缓”，“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而“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等等。

五是作家自身的气质性情。如“孔融气盛于为笔”，“刘桢情高以会采”，“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等等。

当然，以上几个方面有的时候不能完全分开，如“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左思作《三都赋》，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搜集材料，由此可见其学识之深，而《咏史》诗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其中表现了寒士的愤激不平。显然，左思的“奇才”，既有学识深厚的一面，又与他的气质性情有密切的关系。

在对作家的评论中，刘勰还十分重视华实相扶，文质并重的一面。如“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马融鸿儒，思洽登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而对于殷仲文和谢混的作品，则因其文胜

于质而提出批评：“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缈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

此外，刘勰对作家的评论往往不囿于前人的见解，独抒己见。如对曹丕和曹植二人的评价，前人多抑曹丕，认为“去植千里”，而刘勰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憎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这种看法是比较客观的。对于同一个作家，也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例如，刘勰既肯定了司马相如的文采，“洞入夸艳，致名辞宗”，同时又指出他“核取精意，理不胜辞”的不足；对于桓谭，既肯定他“长于讽论”，又指出他“《集灵》诸赋，偏浅无才”的短处。

总之，刘勰在本篇里对每位作家所做的评述，充分体现了他在《序志》篇中所说的“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原则，在“弥纶群言”的基础上，真正做到了“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知音》）。

知 音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1]，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2]，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3]。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4]，秦皇汉武，恨不同时^[5]；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6]，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7]，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8]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9]，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10]，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11]，意亦见矣^[12]。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13]。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14]，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15]。彼实博徒，轻言负诮^[16]，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17]；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18]；学不逮文^[19]，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20]，岂多叹哉！

【注释】

[1] 知实难逢：知，指知音者。

[2] 多贱同而思古：即下文所说的“贵古贱今”。同，指同时代的人。古，古人。

[3] “所谓”两句：御，用。声，名声。按：这两句出自《鬼谷子·内楗（jiàn）》。

[4] “昔《储说》始出”两句：《储说》，指《韩非子》一书中的《内储说》和《外储说》。《子虚》，指西汉作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

[5] “秦皇汉武”两句：秦皇，指秦始皇。汉武，指汉武帝。《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后，很欣赏，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6] 韩囚而马轻：韩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入秦后，秦王并未信用他，又听信李斯的谗言，将他关入监狱。马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汉武帝虽然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但并不重用他，只把他视作倡优一类的人。按：葛洪《抱朴子·广譬》篇云：“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纳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

[7] “至于班固、傅毅”两句：班固，字孟坚，东汉作家。傅毅，字武仲，东汉作家。文在伯仲，意为两人的文学才能不相上下。伯仲，兄弟。

[8] “而固嗤毅云”两句：嗤（chī），讥笑。休，停止。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9] “及陈思论才”两句：陈思，指曹植。排，排斥。孔璋，指陈琳（字孔璋），建安七子之一。曹植《与杨德祖书》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闲：同“娴”，熟悉）

[10] “敬礼请润色”两句：敬礼，指汉末作家丁廙（yì），曹植的好友，他常请曹植修改他的文章。润色，修改加工。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色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11] “季绪好诋诃”两句：季绪，指汉末作家刘修。诋诃（dǐ hē），

诽谤。方，比。田巴，战国时的善辩之士。田巴好夸夸其谈，被鲁仲连驳倒，终身不敢开口。曹植《与杨德祖书》说：“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jǐ zh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

[12] 意亦见矣：曹植轻视他人的偏见是很明显的。见（xiàn），同“现”。

[13] “故魏文称”两句：魏文，指魏文帝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虚谈，空话。

[14] “至如君卿唇舌”两句：至于楼护，自以为有口才，却荒谬地想谈论文章。君卿，指楼护（字君卿），西汉末年的辩士。唇舌，指口才。

[15] “乃称”四句：史迁，司马迁。谘，同“咨”，征询。东方朔，西汉作家。桓谭，东汉学者，著有《新论》。按：楼护的话今不存。

[16] “彼实博徒”两句：彼，指楼护。博徒，赌徒，意即楼护是低贱的人。轻，轻率。负诮（qiào），被嘲讽。

[17] “故鉴照洞明”三句：鉴照洞明，审察透彻明白。二主，指秦始皇和汉武帝。按：对“贵古贱今”的批判源于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案书》中说：“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于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此外，西晋的葛洪在《抱朴子》中对此亦有批判（见上文注释[6]）。

[18] “才实鸿懿”三句：鸿，大。懿，美好。崇己抑人，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班曹，指班固和曹植。

[19] 学不逮文：学识不足以论文。逮，及。

[20] 酱瓿之议：指刘歆对扬雄的议论。酱瓿（bù），装酱的小瓮。瓿，口小腹大的陶器。《汉书·扬雄传赞》说，扬雄著有《太玄》、《法言》，“刘歆……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按：这一段论知音难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贵古贱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伪迷真。

夫麟凤与麇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1]。然鲁臣以麟为麇^[2]，楚人以雉为凤^[3]，魏民以夜光为怪石^[4]，宋客以燕砾为宝珠^[5]。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6]，知多偏好，人莫圆该^[7]。慷慨者逆声而击节^[8]，酝藉者见密而高蹈^[9]，浮慧者观绮而跃心^[10]，爱奇者闻诡而惊听^[11]。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12]，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13]。

【注释】

[1] “夫麟凤与麇雉悬绝”四句：麇（jūn），獐，似鹿而小。雉，野鸡。悬绝、超殊，都指相差悬殊。砾石，碎石。青眸，黑眼睛。写其形，看清其形貌。

[2] 然鲁臣以麟为麇：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载：“春，西狩获麟……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丛子·记问》也有类似记载，以“告者”为冉有，冉有为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故云“鲁臣”。

[3] 楚人以雉为凤：据《尹文子·大道上》说，楚国有人挑着野鸡，路人问他是什么鸟，他欺骗说是凤凰，路人便出高价把它买下了。

[4] 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尹文子·大道上》说，魏国有农民在田里发现一块夜光宝玉，邻人骗他说是怪石。这个农民见玉石夜晚发光，非常害怕，于是丢到远处，结果被邻人得到。

[5] 宋客以燕砾为宝珠：《阡子》记载宋国有个愚人，得到一块燕国的碎石，像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后来有客人见了笑道：这是块燕石，跟瓦片没有什么区别。（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一）

[6] “夫篇章杂沓”两句：杂沓，众多的样子。质文交加，有的质朴，有的华丽。

[7] “知多偏好”两句：批评者往往各有所偏爱，很少有人能全面完备地作出评价。知，指鉴赏评论者。圆该，全面具备，指评论一切作品的

能力。

[8]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性情慷慨的人听到激昂的声调就击节赞赏。逆，迎。击节，打节拍，表示赞赏。

[9] 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性情含蓄的人看到细密的作品就会手舞足蹈。

[10] 浮慧者观绮而跃心：浮华聪慧的人看到绮丽的文章就会怦然心动。浮慧，浮华而聪明。跃心，动心。

[11] 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爱好新奇的人听到奇异的文辞就会兴奋不已。

[12] “会己则嗟讽”两句：会己，符合自己的心意。嗟，称赞。讽，诵读。沮，终止。

[13] “各执一隅之解”三句：一隅之解，片面的理解。隅，角。拟，衡量。万端之变，指千变万化、风格各异的作品。《淮南子·汜论训》：“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

按：这一段从两个方面分析“音实难知”的原因。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1]；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2]。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3]，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4]，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5]。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6]：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7]。

【注释】

[1]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两句：操，演奏。晓声，通晓音乐。识器，识别兵器。桓谭《新论·琴道》：“成少伯工吹竽……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又《新论·道赋》：“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予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

[2] “故圆照之象”两句：圆照，全面的观察分析。象，方法。按：纪昀评曰：“扼要之论，探出知音之本。”

[3] “阅乔岳以形培”两句：乔岳，高山。形，显出。培（pǒu lǒu），小土丘。酌，酌取。沧波，沧海之波。喻，懂得、明白。畎浍（quǎn kuài），田间小沟。

[4] “无私于轻重”两句：在衡量轻重上不存在私心，在决定爱憎上不抱有偏见。

[5] “然后能平理若衡”两句：这样就能像天平一样评价作品内容的高下，像镜子一样照出文辞的优劣。平理，评定事理。衡，秤。

[6] “是以将阅文情”两句：文情，文辞情理。标，举。按：“六观”的具体含义见后面的疏解部分。

[7] “斯术既形”两句：术，方法。见（xiàn），显现。

按：这一段指出文学批评鉴赏的方法，并提出批评作品应注意的六个方面。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1]，沿波讨源，虽幽必显^[2]。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3]。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4]。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5]，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6]？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7]。然而俗鉴之迷者，深废浅售^[8]，此庄周所以笑《折杨》^[9]，宋玉所以伤《白雪》也^[10]。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11]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12]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怪^[13]，譬春台之熙众人^[14]，乐饵之止过客^[15]。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16]；书亦国华，玩绎方美^[17]。知音君子，其垂意焉^[18]。

【注释】

- [1]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两句：缀文，指写作。披文以入情，指通过阅读作品的文辞深入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披，披阅。
- [2] “沿波讨源”两句：波，比喻作品外在的文辞体制。源，比喻作品内在的思想感情。虽幽必显，即使是隐微的思想也一定会使它显露出来。幽，隐微。
- [3] 覘文辄见其心：覘（chān），窥视、察看。
- [4] “岂成篇之足深”两句：成篇，作品。足深，过于深奥。患，担心。识照，鉴别力。
- [5] “夫志在山水”两句：弹琴者心中想着高山流水，就会在琴声中表现出这种情感。《吕氏春秋·本味》云：“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 [6] 理将焉匿：理，指情理。匿，隐藏。
- [7] “目瞭则形无不分”两句：目瞭，目明。达，通晓。
- [8] “然而俗鉴之迷者”两句：俗鉴之迷者，指信伪迷真的世俗的鉴赏者。深废浅售，内容深刻的作品抛弃，而浅薄的作品却受到欢迎。废，抛弃。售，卖出，这里指被接受。
- [9] 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庄周，即庄子，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折杨》，一种俗曲。《庄子·天地》云：“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xiā）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
- [10] 宋玉所以伤《白雪》也：宋玉，战国时期楚国作家。《白雪》，一种高雅的乐曲。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 [11] “昔屈平有言”三句：屈平，即屈原，名平。《楚辞·九章·怀沙》：“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意为文采不艳，显得迂阔而不善表达。疏，粗疏。内（nà），木讷。异采，指与众不同的才华。按：屈原的本意是讲德行，这里用来指文章。
- [12] “扬雄自称”四句：扬雄，西汉末年作家。引语见《答刘歆书》。沉，深沉。事，追求。
- [13] “夫唯深识鉴奥”两句：鉴奥，观察深刻。内怿（yì），内心喜悦。

[14] 譬春台之熙众人：好像春天登台，所见美景可以使众人心情舒畅。熙，乐。《老子》二十章云：“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15] 乐饵之止过客：音乐与美食可以使过客止步。乐，音乐。饵，食物。《老子》三十五章云：“乐与饵，过客止。”

[16] “盖闻兰为国香”两句：听说兰是国中最香的花，人们喜爱而佩在身上，它就格外芬芳。服，佩带。媚，喜爱。弥，更加。《左传·宣公三年》：“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

[17] “书亦国华”两句：文章著作也是一国之精华，只有玩赏体味才知其中的美妙。玩绎，玩赏体味。绎，整理、推究。

[18] 其垂意焉：垂意，留心、注意。

按：这一段进一步提出了批评鉴赏的根本原则。

赞曰：洪钟万钧，夔旷所定^[1]。良书盈篋，妙鉴乃订^[2]。
流郑淫人，无或失听^[3]。独有此律，不谬蹊径^[4]。

【注释】

[1] “洪钟万钧”两句：万钧重的大钟，只有古时的夔和师旷才能定音。洪，大。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夔，舜时的乐官。旷，师旷，春秋时晋国的乐师。

[2] “良书盈篋”两句：满箱子的好书，要有高明的鉴别者才能评定。篋（qiè），箱子。订，校订，这里意为评定。

[3] “流郑淫人”两句：流荡的靡靡之音使人迷惑，千万不要失去正确的听觉。流郑，流荡的郑声，指淫靡之音。淫人，使人迷惑。

[4] “独有此律”两句：只有遵循知音的规律，才不会走错道路。蹊径，道路。

【解读】

本篇集中论述了有关文学批评和鉴赏的理论，这是刘勰的文学批评论

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知音”的意思，原指精通音乐，本篇借此来比喻鉴赏者了解作者的用心，并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古往今来又有几人呢？所以，本篇一开头就发出了这样的慨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这几句揭示了全篇的题旨，指出了“知音其难”的两个方面：一是“音实难知”，即作品本身难以理解；二是“知实难逢”，即真正理解作品的人难以遇到。因此，清人纪昀指出：“难字一篇之骨。”刘勰分析知音为何难逢，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贵古贱今”。刘勰以秦始皇、汉武帝为例指出：“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刘勰反对“贵古贱今”，体现了他的文学发展观，这与他在《通变》篇中的主张是一致的。

二是“崇己抑人”。刘勰以班固、曹植为例指出：“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这其实就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反对的“文人相轻”、“暗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三是“信伪迷真”。刘勰又以西汉时的楼护为例说道：“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谄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楼护是西汉末年的辩士，虽有口才，但学问浅薄，“学不逮文”，这是“信伪迷真”的根本原因，所以刘勰强调“务先博观”。

接着，刘勰又从两个方面指出了“音实难知”的问题：一是客观方面，“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由于文学作品本身复杂多变，所以“文情难鉴”，不易辨别。二是主观方面，“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读者往往各有所好，不能做到全面、正确地加以鉴赏和批评，所谓“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就造成了“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的情况。

那么，针对上述种种情况，如何才能做到正确地鉴赏和批评呢？一是博观。刘勰指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默澹。”意思是说，只有见多识广，才能有比较，这样，作品的优劣高低就像区别大山与土堆、沧海与沟

壑一样变得清楚明白。二是公正，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可见，只有提高批评者自身的学识素养，才能避免“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的现象。

在此基础上，刘勰进一步提出了鉴赏批评作品应当注意的六个方面：“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一观位体。就是看作品的体制安排是否合适。什么是体制？《附会》篇指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可见，体制是情志、事义、辞采、宫商诸因素的综合表现，而情志则是体制的核心。因此，体制的安排主要体现在情志的表达上。刘勰在很多地方都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如“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熔裁》），“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定势》）等。

二观置辞。就是看文辞的运用是否恰当，正如《情采》篇所说：“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熔裁》篇则进一步指出裁辞的作用，所谓“裁则芜秽不生”。

三观通变。就是看作品是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所谓“变则可久，通则不乏”（《通变》）。如果能像《楚辞》那样，做到“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就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

四观奇正。就是看作品在雅正与新奇两种体势的结合上是否做到“执正以驭奇”（《定势》），而奇正的恰当运用与配合无疑是通变的最好体现。

五观事义。就是看作品中典故的运用是否符合内容的需要，如《事类》篇所说：“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

六观宫商。就是看作品的声韵是否和谐，如《声律》篇所说：“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

“六观”说全面地概括了评价作品优劣的各个方面，为批评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的依据。但这只是具体的方法，要对作品进行深入地鉴别，还必须遵循一些根本的原则：

一是“沿波讨源”。批评鉴赏与创作的过程恰好相反，后者是“情动而辞发”，前者则是“披文以入情”，因此，只要能做到“沿波讨源”，就可以使作品中幽深、微妙的东西逐渐显现出来。二是“见异唯知音”。真正的鉴赏批评者必须有独到的眼光，在对作品反复的玩味中，能够发现其

中最深刻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这是鉴赏者“深识鉴奥”的表现。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意思是说，只有具备美女的容貌，才能品评贤淑的女子；只有像龙渊那样锋利的宝剑，才能谈论切割断之事。而像刘季绪那种“才不能逮于作者”的人，是没有资格发表评论的（原文见本篇第一段注11）。曹植用作家的创作才能来要求批评者，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偏见。正如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具备曹植的水平，才有资格评论他的作品。事实上，文学创作与批评鉴赏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情，一个优秀的作家未必是一个好的批评家，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刘勰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序志》篇中说：“陈书辩而无当。”这种理论上的自觉性是曹植所不及的。

《知音》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完备的鉴赏批评专论。本篇总结了汉代以来王充、曹丕、葛洪等人的观点，在慨叹知音难逢的同时，针对当时在评论作品上“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现象（参见钟嵘《诗品序》），提出了鉴赏批评应有的态度、方法和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文情难鉴”的问题，使批评鉴赏变得切实可行。与钟嵘的《诗品》相比，本篇更具有方法论的性质，这些原则方法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程 器

《周书》论士，方之“梓材”^[1]，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2]。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3]，垣墉立而雕朽附^[4]。而近代词人^[5]，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6]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7]。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8]！

【注释】

[1] “《周书》论士”两句：《周书》评论人才，用木匠选材、制器、染色作比，是既重实用又兼顾文采。《周书》，《尚书》的一部分，这里指《周书》中的《梓材》篇：“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方，比方。梓材，木匠把木料制成器具。梓，木匠。

[2] 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器用，指器物的实际用处，本篇用来指作家的道德品行、政治才干等多方面的能力。文采，指器物外在的彩饰，又引申为作家从事创作的才华。

[3] 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朴，未经加工的木材。斫，砍削。丹雘（huò），红色的涂漆。

[4] 垣墉立而雕朽附：垣（yuán），低墙。墉（yōng），高墙。雕朽（wū），粉刷墙壁的涂料。

[5] 而近代词人：近代，指晋宋以来。

[6] “故魏文以为”三句：魏文，指魏文帝曹丕。他在《与吴质书》中说：“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类，大多。护，维护。细行，小节。

[7] “韦诞所评”两句：韦诞，字仲将，三国时人，书法家。诋（dǐ），指责、诋毁。韦诞评论的话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鱼豢《魏略》：“仲宣伤于肥羶，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鸩。”分别对当时的作家王粲（仲宣）、繁钦（休伯）、阮瑀（元瑜）、陈琳（孔璋）、路粹（文蔚）一一加以指责。

[8] “后人雷同”三句：后人随声附和，把所有的文人都看成是一样的。唉！真是可悲啊。雷同，人云亦云。一贯，一样。

按：这一段总论文士应注重品德才干的修养。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1]，扬雄嗜酒而少算^[2]，敬通之不循廉隅^[3]，杜笃之请求无厌^[4]，班固谄谀以作威^[5]，马融党梁而黠货^[6]，文举傲诞以速诛^[7]，正平狂慙以致戮^[8]，仲宣轻脱以躁竞^[9]，孔璋僇恫以粗疏^[10]，丁仪贪婪以乞货^[11]，路粹啜而无耻^[12]，潘岳诡祷于愍怀^[13]，陆机倾仄于贾、郭^[14]，傅玄刚隘而詈台^[15]，孙楚恨愎而讼府^[16]。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17]。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18]：至如管仲之盗窃^[19]，吴起之贪淫^[20]，陈平之污点^[21]，绛、灌之谗嫉^[22]，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23]，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24]！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器俗^[25]，况马、杜之磬悬^[26]，丁、路之贫薄哉^[27]！然子夏无亏于名儒^[28]，浚冲不尘乎竹林者^[29]，名崇而讥减也^[30]。若夫屈、贾之忠贞^[31]，邹、枚之机觉^[32]，黄香之淳孝^[33]，徐幹之沉默^[34]，岂曰文士，必其玷欤^[35]？

【注释】

[1] 相如窃妻而受金：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在临邛富商卓王孙家以弹琴引诱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后来相如奉命使蜀，接受他人贿赂，被人告发而丢官。

[2] 扬雄嗜酒而少算：据《汉书·扬雄传》记载：“雄家素贫，嗜酒。”少算，政治上失算。指他写《剧秦美新》，美化王莽新朝。

[3] 敬通之不循廉隅：敬通，指东汉作家冯衍（字敬通）。不循廉隅，行为不端正、不守礼法。循，遵循。廉隅，指品行方正。据《后汉书·冯衍传》记载，冯衍曾因妻子“悍忌”，使他不能娶妾，最终竟把妻子赶走。

[4] 杜笃之请求无厌：厌，满足。据《后汉书·文苑传》记载，杜笃“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

[5] 班固谄谀以作威：谄，谄媚。谀，指大将军窦宪。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

[6] 马融党梁而黷货：党，阿附、成为党羽。梁，指大将军梁冀。黷（dú）货，贪污财物。据《后汉书·马融传》记载，马融曾写《广成颂》得罪了邓太后，“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而“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又说：“桓帝时（马融）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

[7] 文举傲诞以速诛：文举，指东汉作家孔融（字文举）。傲诞，狂傲任性。速，招致。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孔融与曹操不合，屡以侮慢之辞讥讽曹操，终被曹操杀害。

[8] 正平狂憨以致戮：正平，指东汉作家祢衡（字正平）。狂憨（hān），狂放愚痴。《后汉书·文苑传》记载，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先后得罪曹操、刘表，最后因辱骂黄祖而被杀。

[9] 仲宣轻脱以躁竞：仲宣，指王粲（字仲宣）。轻脱，轻佻、不庄重。躁竞，急躁求进。《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他“貌寝而体弱通悦，

不甚重也”。通脱，即“通脱”，意为不讲究礼节。又《魏书·杜袭传》说：“掣性躁竞。”

[10] 孔璋恁恁以粗疏：孔璋，指陈琳（字孔璋）。恁恁（zǒng dòng），草率、鲁莽。韦诞曾批评他“实自粗疏”（见本篇第一段注[7]）。按：一说“恁恁”意为奔竞，指陈琳为袁绍效劳，作檄文辱骂曹操。

[11] 丁仪贪婪以乞货：《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记载，丁仪想攀附曹操，因故未能与公主联姻，为此他颇为遗憾，“恨不得尚公主”。又与曹植关系密切，“太祖（曹操）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及太子（曹芳）立，欲治仪罪……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据此，“乞货”当指乞求豁免一死。“贪婪”所指不详，可能是指其“恨不得尚公主”一事。

[12] 路粹 啜而无耻：啜（bù chuò）：吃喝，比喻贪求禄位。《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曰：“粹字文蔚，陈留人，少学于蔡邕……及孔融有过，太祖使粹为奏，承旨数致融罪……融诛之后，人睹粹所作，无不嘉其才而畏其笔也。”路粹为了贪求禄位，不惜秉承曹操的旨意，屡次罗织罪名，陷害孔融，充当杀人的帮凶，故云“无耻”。刘勰在《奏启》篇中亦云：“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把路粹称为“险士”（用心险恶的文人），可见刘勰对他的鄙视。

[13] 潘岳诡祷于愍怀：诡，欺诈。祷，指祷神文。据《晋书·愍怀太子传》记载，晋惠帝后贾氏欲废太子，将太子灌醉，命黄门侍郎潘岳以太子口吻起草祷神文，加以陷害，把太子废为庶人。

[14] 陆机倾仄于贾、郭：倾仄，倒向、依附。贾、郭，指贾谧、郭彰，二人都是贾后的亲信。据《晋书·陆机传》记载，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

[15] 傅玄刚隘而置台：刚隘，峻急狭隘。置（lì）台，指他因位次安排问题责骂尚书台一事。《晋书·傅玄传》记载，傅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他任司隶校尉时，“献皇后崩于弘训宫，设丧位。旧制，司隶于端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诸卿下，以次坐，不绝席。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厉声色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庾纯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实，坐免官”。

[16] 孙楚恨愎而讼府：恨（hěn）愎，刚愎。讼府，指他和石苞互相攻击之事。《晋书·孙楚传》记载：“楚参石苞骠骑军事，楚既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因此而嫌隙遂构。苞奏楚与吴人孙世山共讪毁时政，楚亦抗表自理，纷纭经年。”

[17] 并文士之瑕累：瑕累，缺点、过失。瑕，玉的斑点，比喻过失。

[18] 疵咎实多：疵咎（jù），缺点、过失。

[19] 至如管仲之盗窃：管仲，春秋时齐国大夫、政治家。相传他曾为盗。《说苑·尊贤》：“邹子说梁王曰：‘……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

[20] 吴起之贪淫：吴起，春秋时魏国军事家。贪淫，贪财好色。《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魏）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

[21] 陈平之污点：陈平，西汉初年大臣。《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绦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臣闻平家居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

[22] 绦、灌之谗嫉：绦，指周勃，西汉大臣，封绦侯。灌，指灌婴，西汉大臣。谗，说别人坏话。嫉，嫉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绦、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

[23] “孔光负衡据鼎”两句：孔光，西汉大臣。负衡据鼎，指任丞相，位居三公。仄媚，讨好取媚。据《汉书·佞臣传》记载，大司马董贤去孔光府上时，孔光知道汉哀帝尊宠董贤，所以表现得极其恭敬谨慎，“及闻贤当来也，光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均敌之礼”，以此讨好董贤。

[24] “况班、马之贱职”两句：班、马，指班固、马融。按：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襄宪的中护军，马融官至武都太守、拜议郎。与陈平、孔光相比，官位都很低微，故云“贱职”。潘岳虽热衷名位，也只做到太傅主簿，即被杀。故云“下位”。

[25] “王戎开国上秩”两句：上秩，上等官位。王戎是西晋大臣，因灭吴有功而封侯，故云“开国上秩”。鬻官，卖官。嚣俗，遭到世人非议。嚣，众怨声。《晋书·王戎传》记载，王戎曾接受他人贿赂，“议者尤

之……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

[26] 况马、杜之罄悬：马、杜，指司马相如、杜笃。罄悬，形容家徒四壁，生活贫穷。《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卓）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27] 丁、路之贫薄哉：丁、路，指丁仪、路粹。贫薄，指贫穷。

[28] 然子夏无亏于名儒：子夏，指孔光。亏，损。《汉书·王莽传》中说“光为旧相名儒，天下所信”。按：据《汉书·佞幸传》记载，王莽掌权后，董贤失势身亡，孔光奉王莽的旨意奏董贤“质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云云。这与路粹相比，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是孔光和路粹，一为“名儒”，一为“险士”，相差何其远也！范文澜在《奏启》篇中注云：“孔光虽名儒，性实鄙佞。”（《文心雕龙注》卷五）

[29] 浚冲不坐乎竹林者：浚（jùn）冲，指王戎（字浚冲）。坐，蒙尘。竹林，王戎与阮籍、阮康等人有“竹林七贤”之称。

[30] 名崇而讥减也：因为名位较高，使世人对他们的讥讽自然减少了。

[31] 若夫屈、贾之忠贞：屈、贾，指屈原、贾谊。

[32] 邹、枚之机觉：邹、枚，指邹阳、枚乘。机觉，机敏、警觉。指他们察觉到吴王将要造反，在无力劝阻的情况下及时离去。（见《汉书·邹阳传》）

[33] 黄香之淳孝：黄香，东汉文人。《后汉书·文苑传》记载：“黄香……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事父至孝。香家贫，内无仆妾，躬执苦勤，尽心奉养。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遂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34] 徐幹之沉默：徐幹，字伟长，建安七子之一。沉默：指淡泊名利。曹丕《与吴质书》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35] “岂曰文士”两句：（可见品德高尚的作家也不少）怎能说一切文人都没有缺点呢？

按：这一段列举了历代文人和将相在品德上的缺点，意在说明并非只有文人才无行；又举出屈原、贾谊等品德高尚的文人作为对照，证明并非文人都无行。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1]，自非上哲，难以求备^[2]。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3]；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4]。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5]。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6]。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7]，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8]？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9]，所以终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10]；若非台岳^[11]，则正以文才也。文武之术，左右惟宜^[12]。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13]，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14]！孙武《兵经》^[15]，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注释】

[1] “盖人禀五材”两句：五材，指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人是由五行构成的，人的性情才能与五行的配合有关。修，长。

[2] “自非上哲”两句：上哲，圣人。备，完备。

[3] “然将相以位隆特达”两句：位隆特达，（将相）因地位突出显达而容易被宽容。职卑多诮，（文士）因职位低微而常被指责。隆，高。诮，责怪。卑，低。

[4] “此江河所以腾涌”两句：腾涌，水势奔腾难以阻挡，比喻将相位高势重，即使受到指责也不会有影响。寸折，比喻文士地位低下，一旦遭到批评，个人发展就容易受阻。

[5] “名之抑扬”四句：抑扬，指名声的高低。通塞，指仕途的通达与阻塞。以，原因。按：以下强调文士应达于政事，这是“位之通塞”的重要原因。

[6] “盖士之登庸”两句：登庸，举用。成务，成就事业。

[7] “鲁之敬姜”四句：敬姜，春秋时鲁相文伯的母亲。推，推论。机综，用织机使经纬相交织。方，比。《列女传·母仪》：“文伯相鲁，敬姜谓之曰：‘吾语汝，治国之要，尽在经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强，故幅可以为将。画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画可以为正……推

而往引而来者，综也，综可以为关内之师。”

[8] “安有丈夫学文”两句：达于政事，通晓政事。按：这两句与上文的感叹相呼应，说明“达于政事”的必要，这样才能提高文士地位，改善自身的处境。

[9] “彼扬、马之徒”两句：扬、马，指扬雄、司马相如。有文无质，指有文才而无政治才能。质，这里指实用性。

[10] “昔庾元规才华清英”三句：庾元规，指东晋大臣庾亮（字元规）。勋庸，功勋。声，声望。文艺，创作才能。

[11] 若非台岳：台岳，指高官。

[12] “文武之术”两句：文武两方面的才能，应该兼备，相互配合。

[13] “郤縠敦书”两句：郤縠（xì hú）春秋时晋国的元帅。敦，重视、勉励。《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晋）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

[14] 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练，熟悉。

[15] 孙武《兵经》：孙武，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兵经》，指《孙子兵法》。

按：这一段指出文人通晓政事，能文能武的必要性。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1]，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弼中，散采以彪外^[2]，梗楠其质，豫章其干^[3]。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4]，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5]。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6]。

【注释】

[1] “是以君子藏器”两句：藏，怀有。器，指实际的政治才能。时，时机。《周易·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2] “固宜蓄素以弼中”两句：蓄素，积蓄优良的品质才干。弼（péng）中，充满于内。弼，充满。彪外，文采显露于外。彪，虎的斑纹，

引申为文采。扬雄《法言·君子》：“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弮中而彪外也。’”

[3] “榦楠其质”两句：具有榦楠那样坚硬的质地，豫樟那样高大的才干。榦（pián），黄榦木。楠，楠木。它们都质地坚硬。豫章，樟木类的大木。干，树干。

[4] “摛文必在纬军国”两句：摛文，写文章。纬，经纬，规划治理。负重，担负重任。

[5] “穷则独善以垂文”两句：穷，指仕途不得志。独善，自我完善。达，指仕途通达。骋绩，建功立业。《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6] 应梓材之士矣：成为文质兼备，既有文采，又有实际才干的人。按：这一句呼应本篇开头。

按：这一段提出希望和理想，即君子应当做到文质兼备，努力充实自己的品德和才能，抓住时机，成为国家栋梁。

赞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1]。声昭楚南，采动梁北^[2]。
雕而不器，贞干谁则^[3]？岂无华身，亦有光国^[4]。

【注释】

[1] “瞻彼前修”两句：前修，前贤。懿，美好。文德，文才和德行。

[2] “声昭楚南”两句：声昭楚南，指屈原、贾谊的名声在南方显扬。采动梁北，指邹阳、枚乘的文采惊动了北方。按：邹阳、枚乘离开吴国后，到了北方梁国，成为梁孝王的门客。

[3] “雕而不器”两句：如果只有雕饰文采而无实际才干，人们效法谁成为栋梁之材？贞干，骨干、栋梁。

[4] “岂无华身”两句：（做到了文质兼备）自身岂能不荣耀？而且还能为国家增添光彩。

【解读】

本篇主要论述作家的道德品行和社会责任。“程器”，即衡量才气之意。刘勰强调“贵器用而兼文采”，反对近代辞人的“务华弃实”，希望作家能够兼通文武政事，做到“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原道》篇论文之本源，那么，本篇则论文之功用，与《原道》篇首尾呼应，体用结合，这就使全书在结构上更加严密。所以清人黄叔琳指出：“此篇于文外补修行立功，制作之体乃更完整。”

本篇开头以《尚书·梓材》篇中木工制器为喻，提出了本篇的主旨，即“贵器用而兼文采”。刘勰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显然是针对近代辞人存在着“务华弃实”、不能达于政事的倾向而言的。但紧接着他却提到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的“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一语，把问题转到文人的道德品行上去，这就意味着刘勰是把道德品行的修养作为文人“贵器用”的首要条件。那么，刘勰又是如何看待文人“不护细行”的呢？

首先，刘勰在“略观文士之疵”一段中列举了从司马相如到孙楚等十六人在品行上的缺点，用“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一语总括上文，说明刘勰对此是有所批评的。

其次，上述种种的“文士之疵”并非只是文士才有的。刘勰说：“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然后，列举了管仲等将相在品行上的缺点，又将身居高位的孔光、王戎与职位低贱的班固、马融、潘岳以及生活贫困的司马相如、杜笃、丁仪、路粹等人对比，说明他们虽然在品行上都有问题，但前者因为“将相以位隆特达”，于是“名崇而讥减”，后者则因“文士以职卑多诮”，结果大不一样。其实，“文士以职卑多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往往出身寒门。在那个极为重视出身门第的时代，下层文人如果不投靠权贵，曲意逢迎，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很难有出头机会。马融因为他的《广成颂》有讽谏之意（反对邓太后任用邓骘等人借兴文德来粉饰太平），得罪了权贵，结果“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马融经历了这个挫折之后，“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后汉书·马融传》）。马融的遭遇颇值得同情，也让人感到不平。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勰认为，不能对文人求全责备，所谓“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

再次，不能认为所有的文人都“不护细行”。刘勰指出：“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

欤？”因此，他对“后人雷同，混之一贯”的做法感到可悲。

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刘勰强调文人应该从自身做起，在学文的同时还要“达于政事”。因此，他一方面赞扬身居高位，又有才华的作家如晋代的庾亮，“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又以郤縠和孙武为例，希望文人能像他们一样文武兼备；另一方面，他对只从事辞赋创作和钻研学问的司马相如和扬雄则颇有微词，“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

在本篇最后，刘勰提出了理想作家应该具备的条件。他说：“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弭中，散采以彪外，梗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这是刘勰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也是作为君子所应尽的社会责任。他强调作家应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行，目的正是为了等待时机，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这既是对当时文人提出的希望，也是他本人所追求的理想。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尚未出仕，正是他“待时而动”的时期，所以，纪昀认为：“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刘永济先生在《文心雕龙校释》中对刘勰写作本篇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今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藉者之易招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序 志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1]，王孙《巧心》^[2]，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骆爽之群言“雕龙”也^[3]？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4]，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5]，腾声飞实，制作而已^[6]。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7]，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8]，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9]，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10]。岂好辩哉？不得已也^[11]！

【注释】

[1] 昔涓子《琴心》：涓子，亦作蜎子，即环渊。战国时期楚国人，道家学者，《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蜎子》十三篇。《文选》卷十八嵇康《琴赋》李善注引《列仙传》说涓子“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

[2] 王孙《巧心》：王孙是姓，其名不传。《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王孙子》一篇，并注：“一曰《巧心》。”

[3] “古来文章”三句：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靠精心雕饰的文采写成的，这本书以“雕龙”命名，并不仅仅是由于前人曾用来称赞过骆爽的缘故。骆爽（shì），战国时齐国学者，善于修饰言辞，文采精美如雕龙的花纹，“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按：刘勰之意，是说文章离不开文采的修饰，但又并非仅靠这些，所以前面还要加上“文心”两个字。

[4] “夫宇宙绵邈”两句：绵邈，久远。黎献，众多的贤人。黎，黎民、众人。献，贤者。《尚书·益稷》：“万邦黎献。”

[5] 性灵不居：性灵，性情和智慧。居，停留。

[6] “腾声飞实”两句：腾声，名声的流传。实，指事业。制作，指写文章。

[7] “夫肖貌天地”两句：肖，类似，这里有象征的意思。稟，接受。五才，即五行，金、木、水、火、土。《程器》篇云：“人稟五材。”（“材”与“才”通，参见该句注释）

[8] “拟耳目于日月”两句：拟、方，比。这两句化用《淮南子·精神训》中的话：“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

[9] “形同草木之脆”两句：形，指人的形体。名，名声。逾，超过。

[10] 树德建言：立德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11] “岂好辩哉”两句：语本《孟子·滕文公下》：“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按：此句表明刘勰著书立说的目的。这与曹丕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按：这一段说明书名的由来以及自己著书立说的志向。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1]。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2]。旦而寤，乃怡然而喜^[3]。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民以来，

未有如夫子者也^[4]。敷赞圣旨^[5]，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6]，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7]，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8]，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9]，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10]，辞人爱奇，言贵浮诡^[11]，饰羽尚画^[12]，文绣鞶帨^[13]，离本弥甚，将遂讹滥^[14]。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15]；尼父陈训，恶乎异端^[16]；辞训之异，宜体于要^[17]。于是搦笔和墨^[18]，乃始论文。

【注释】

[1] “予生七龄”三句：七龄，七岁。按：第一个梦暗示刘勰从小就文才自负。

[2] “齿在逾立”三句：逾立，过了三十岁。立，而立。《论语·为政》：“三十而立。”礼器，指祭祀用的祭器（如筮、豆等）。仲尼，指孔子（字仲尼）。按：第二个梦表明刘勰对孔子的崇拜和仰慕，并决心以弘扬圣人之旨为己任。

[3] “旦而寤”两句：旦，早晨。寤（wù），醒。怡，喜悦、快乐。

[4] “自生民以来”两句：生民，即人。夫子，指孔子。语本《孟子·公孙丑上》：“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5] 敷赞圣旨：阐明圣人的思想。敷，陈述。赞，明。圣旨，圣人之旨。

[6] “而马、郑诸儒”两句：马、郑，指东汉学者马融、郑玄。他们曾为《周易》、《尚书》、《论语》等经书作注，成为典范。弘，弘扬、光大。

[7] “唯文章之用”两句：枝条，与“根本”相对。按：刘勰认为，经典是文章的根本，这在《宗经》篇中有具体阐述。《颜氏家训·文章》亦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

[8] “五礼资之以成”两句：五礼，指吉礼（祭礼等）、凶礼（丧吊等）、宾礼（朝觐等）、军礼、嘉礼（婚、冠、宴、贺等），见《礼记·祭统》郑玄注。六典，国家的六种政治制度，包括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参见《周礼·天官·太宰》）。

[9] “君臣所以炳焕”两句：意为君臣的政令奏章和国家的军政大事都要依靠文章得以清楚明白的表达。

[10] 文体解散：指文章的体制败坏。

[11] 言贵浮诡：浮，空泛。诡，奇异。

[12] 饰羽尚画：意为在原本就有彩饰的羽毛上再加以修饰，比喻过分追求文采。《庄子·列御寇》：“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

[13] 文绣鞶帨：比喻不必要的修饰。鞶（pán），束衣的大带。帨（shuì），佩巾。语本扬雄《法言·寡见》：“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

[14] “离本弥甚”两句：弥，更加。讹，错误。滥，过度、没有节制。

[15] “盖《周书》论辞”两句：体要，文质相符、简明精要。《尚书·毕命》：“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按：《尚书》相传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周书》是其中的一部分，包括《泰誓》至《秦誓》三十二篇。

[16] “尼父陈训”两句：尼父，对孔子的尊称。恶，憎恶。《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钻研。异端，指不合儒家思想的观点学说。

[17] “辞训之异”两句：辞训，指《尚书》论辞和孔子陈训之语。宜体于要，应以体要为根本。按：刘永济认为，“异”疑为“奥”字之误。（《文心雕龙校释》）

[18] 于是搦笔和墨：搦（nuò），持、握。和墨，磨墨。

按：这一段说明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儒家经典之旨，纠正近代以来浮诡讹滥的不良文风。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1]，陈思序书^[2]，应场文论^[3]，陆机《文赋》^[4]，仲洽《流别》^[5]，弘范《翰林》^[6]，各照隅隙，鲜观衢路^[7]；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8]，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9]。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

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10]，泛议文意，往往间出^[11]，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12]。不述先哲之诒^[13]，无益后生之虑。

【注 释】

[1] 至于魏文述典：魏文，指魏文帝曹丕。述典，指曹丕的《典论·论文》。

[2] 陈思序书：陈思，指曹植（封陈王，谥思）。序书，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

[3] 应场文论：应场，三国时魏国作家，建安七子之一。文论，可能指应场的《文质论》。

[4] 陆机《文赋》：陆机，西晋作家。《文赋》是陆机专论文章写作的赋。

[5] 仲洽《流别》：仲洽，指西晋作家挚虞（字仲洽）。《流别》，指他的《文章流别论》，论各种文体的源流。

[6] 弘范《翰林》：弘范，指东晋作家李充（字弘范）。《翰林》，指他的《翰林论》。

[7] “各照隅隙”两句：隅隙，角落和缝隙，比喻次要的方面。鲜，少。衢（qú）路，大路，比喻主要的方面。

[8] “或臧否当时之才”两句：臧否（pǐ），褒贬人物、评论优劣。铨品，衡量品评。前修，前贤，即前代作家。

[9] 或撮题篇章之意：撮（cuō）题，摘要举出。撮，聚合。

[10] “又君山、公幹之徒”两句：君山，指东汉学者桓谭（字君山），著有《新论》。公幹，指三国时期魏国作家刘桢（字公幹）。吉甫，指西晋作家应贞（字吉甫）。士龙，指西晋作家陆云（字士龙）。

[11] “泛议文意”两句：泛议，泛泛地议论。间出，意为他们关于论文的话中偶尔也会有中肯之论。

[12] “并未能振叶以寻根”两句：意为上述诸人都未能从根源上系统地探讨文章写作的问题。按：这里的“根源”是指儒家经典，与上文的“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相呼应。

[13] 先哲之诒：指圣人的教导，包括上文所引《尚书》、《论语》等经典中圣人的言论。诒，告诫。

按：这一段评论魏晋以来各家文论的不足，即未能抓住根本。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1]，师乎圣^[2]，体乎经^[3]，酌乎纬^[4]，变乎骚^[5]：文之枢纽，亦云极矣^[6]。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7]；原始以表末^[8]，释名以章义^[9]，选文以定篇^[10]，敷理以举统^[11]：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12]，搞神性^[13]，图风势^[14]，苞会通^[15]，阅声字^[16]，崇替于《时序》^[17]，褒贬于《才略》^[18]，怊怅于《知音》^[19]，耿介于《程器》^[20]，长怀《序志》^[21]，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22]。

【注释】

[1] 本乎道：以道为本原（使文章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丰富的文采）。按：“道”的含义见《原道》篇疏解。

[2] 师乎圣：效法圣人，即以圣人为标准（使文章做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篇云：“论文必征于圣。”

[3] 体乎经：依据经书来确定文章的体制（使之具备“六义”的标准）。按：《宗经》篇认为经书是后世一切文章的源头。

[4] 酌乎纬：酌取纬书中奇丽的辞采。按：《正纬》篇批判纬书内容荒诞，但又肯定它“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

[5] 变乎骚：通过学习楚辞掌握通变的规律。按：《辨骚》篇辨析了楚辞与经书的异同，指出文学的发展变化应象楚辞那样，做到“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6] “文之枢纽”两句：上述这些方面作为文章的关键，可以说已经探求到根源了。

[7] “若乃论文叙笔”两句：论文叙笔，指《明诗》至《谐隐》十篇

论有韵之文（其中《杂文》和《谐隐》两篇介于文笔之间），《史传》至《书记》十篇论无韵之笔。围（yòu）别区分，即按照文体类别加以区分。

[8] 原始以表末：叙述每种文体的起源和演变。原，推究。

[9] 释名以章义：解释每种文体的名称及含义。章，明。

[10] 选文以定篇：选取每种文体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评论。

[11] 敷理以举统：从理论上总结这种文体的写作规范和体制风格。

[12] “至于剖情析采”两句：剖情析采，剖析情感与辞采的关系（《情采》篇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笼圈条贯，全面考虑文章的条理。笼圈，概括。条贯，条理。

[13] 摘神性：神性，指《神思》篇和《体性》篇。摘，陈述。

[14] 图风势：风势，指《风骨》篇和《定势》篇。图，描绘。

[15] 苞会通：会通，指《附会》篇和《通变》篇。苞，包举。苞，通“包”。

[16] 阅声字：声字，指《声律》篇和《练字》篇。阅，检阅、察看。

[17] 崇替于《时序》：在《时序》篇中论述文学的兴衰与时代的关系。崇替，兴衰。

[18] 褒贬于《才略》：在《才略》篇中褒贬历代作家。

[19] 怊怅于《知音》：在《知音》篇中寄托知音难逢的惆怅之情。怊（chāo）怅，惆怅。

[20] 耿介于《程器》：在《程器》篇中抒发不平的感慨。耿介，耿耿在心，不能忘怀，这里有感慨之意。

[21] 长怀《序志》：在《序志》篇中抒写远大的抱负。长怀，深长的怀抱。

[22] “位理定名”四句：按照条理安排篇目，确定名称，明显地合于《周易》的大衍五十之数。《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大衍之数，指天地之数。关于五十之数，各家说法不一。马融认为，包括太极、两仪（天地）、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总共五十。其中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运转而用。（参见《周易正义》卷七）按：《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中直接论述文章的是四十九篇，《序志》篇是全书总序，正合乎“大衍之数”。

按：这一段说明《文心雕龙》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安排。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1]，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2]。及其品评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3]，擘肌分理，唯务折衷^[4]。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5]。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6]。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7]。

【注释】

[1] “夫铨序一文为易”两句：评价一篇文章容易，但要综合系统地评述众多的作品就比较困难了。铨序，指评定。铨，衡量。序，排序。弥纶，综合组织、系统评述。

[2] “虽复轻采毛发”六句：意为对文章写作问题虽然力求论述全面，既涉及细微之处，又深入探讨了最根本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曲折隐秘的意思，看似浅近，实则深远，因而未能在论述中表达出来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密源，隐秘的思路。

[3] 不屑古今：不屑，不管、不在乎。

[4] “擘肌分理”两句：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力求恰当公正。擘，分开。理，纹理。

[5] “按辔文雅之场”三句：意思是说在文章写作的领域里反复考察，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涉及了。按辔，控制马缰绳，使马缓行。环络，拉着马笼头环行。

[6] “识在瓶管”两句：意为我的见识狭小，又如何能确立写作的法则呢？瓶管，指用瓶汲水，用管窥天，比喻见识短浅。《左传·昭公七年》：“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庄子·秋水》：“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矩矱（huò），规矩、法度。

[7] “茫茫往代”四句：意为我沉浸于历代的著述中获益匪浅，对于未来的读者，这本书或许能够供他们参考一下吧。沉予闻，使我沉入其中

有所见闻（按：一说，“闻”指听闻。“沉予闻”是隐伏不彰、无所表现的意思）。倘，或许。尘彼观，使他们的眼睛蒙尘。按：这是刘勰自谦的说法。《诸子》篇云：“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按：这一段表明自己著书立说的基本态度，这就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1]。逐物实难，凭性良易^[2]。
傲岸泉石，咀嚼文义^[3]。文果载心，余心有寄^[4]。

【注释】

[1] “生也有涯”两句：人生是有限的，只有智慧是无限的。《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无涯。”

[2] “逐物实难”两句：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事物是困难的，如果顺应自然，听凭本性去对待事物，那就比较容易了。

[3] “傲岸泉石”两句：因此，我愿意无拘无束地隐居在泉石间，去仔细玩味文章的意义。

[4] “文果载心”两句：如果这本书真能表达自己的心意，我的心就有了寄托。

【解读】

本篇是全书的总序。唐代以前著作的序言大都置于全书的末尾，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都是。作为序言，刘勰在篇中说明了《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写作本书的缘由、全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写作态度等，是解读《文心雕龙》其他四十九篇的关键。

本篇开头首先解释了书名的含义：“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缚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

“文心”一词的由来，是受了陆机《文赋》的启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但陆机只是从写作的角度来说的，而刘勰从论文的角度，力求做到“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见，在他看来，文章写作不仅是作家的一种精神活动，而且也体现了对精神价值的探求。《原道》篇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所说的“为文之用心”，体现的正是他论文的根本主张，即“原道”、“宗经”的立场。

至于“雕龙”的意思，是说作文要讲究文采，就像雕刻龙纹那样精致，这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的需要，而不是像骆爽那样仅仅把它作为一种装饰，所以他说：“岂取骆爽之群言‘雕龙’也？”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指出：“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甚去泰耳。”总之，刘勰以“文心雕龙”命名本书，意在追根溯源，全面深入地探讨“为文之用心”。紧接着，刘勰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写作本书的缘由：

一是要“树德建言”，以“智术”和“制作”来“拔萃出类”、“腾声飞实”。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通过著书立说，可以扬名后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刘勰写作本书的根本原因。

二是通过论文的方式来“敷赞圣旨”，纠正近代以来浮诡讹滥的文风。刘勰对孔子十分尊崇，甚至梦见自己“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所以，他立志以“敷赞圣旨”为己任，通过叙述各类文体的源流，总结文章写作的经验，使人们明确“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这与汉代的马融、郑玄注经一样，都是很有意义的事。而近代以来“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文风也使他感到有“搦笔和墨，乃始论文”的必要。

三是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弥补前人论文的不足。刘勰总结了历代批评家论文的得失，指出曹丕、陆机等人都有“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不足，而桓谭、刘桢等人也都是“泛议文意，往往间出”，不能从论述“先哲之诒”这个根源入手，所以“无益后生之虑”。以上两方面是刘勰写作本书的现实原因。

在此基础上，刘勰概括了《文心雕龙》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体例。按照他的说法，《文心雕龙》全书由“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和

“剖情析采”三个部分组成。

“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论，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集中体现了刘勰论文的指导思想。

“论文叙笔”是文体论部分，从《明诗》至《书记》共二十篇，包括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大类，共有三十三类文体。对每种文体的论述，主要是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展开。其中，“敷理以举统”部分对每种文体的写作规范和体制风格所做的概括，可以和创作论相互补充，是刘勰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剖情析采”则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创作论和批评论两部分，这无疑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创作论部分每篇一个专题，分别论述有关艺术构思、风格体势、结构安排、修辞技巧等写作方面的问题；批评论部分包括《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分别就文学与时代、文学与自然景物、历代作家的文才与德行展开论述，而《知音》篇集中论述了有关文学批评和鉴赏的理论，是批评论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本篇的最后一段说明了写作本书的态度，概括起来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弥纶群言”，从“轻采毛发”，到“深极骨髓”，力求做到全面深入；二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力求做到客观公正。这的确是“通人之识”（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当然，对写作理论的研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其中有许多曲折隐微的东西难以说清，所以刘勰最后感叹：“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可胜数矣。”又说：“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这种感受并不只是刘勰才有，陆机在《文赋》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但是陆机只是停留在感性的描述上，刘勰却能从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前人的理论特别是魏晋以来文论家的有关论述做全面的总结，使之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系统完备的文论巨著。这就使他对自我的理论主张充满了自信，努力倡导一种清峻雅正的文风，希望从根本上挽救近代以来浮靡讹滥的不良风气。不仅如此，他还以弘扬圣人之旨为己任，致力于通过“论文”的方式来实现“敷赞圣旨”的愿望，这与马融、郑玄通过注经的方式来弘扬儒家经典是同一目的。

可见，《文心雕龙》虽然是一部关于文章写作的书，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其中浸透着刘勰的苦心孤诣，这种苦心孤诣又远非个人因素所限，其中融进了传统与时代的深沉的精神意蕴，是古老的“发愤著书”情结的再现，因而刘勰本人非常看重这部著作，希望它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以实

现自己“搞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人生理想。据《梁书·刘勰传》记载，《文心雕龙》写成之后，“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在那个普遍缺乏理想和信仰的时代，刘勰的这本书“未为时流所称”并不奇怪，沈约虽然加以推崇，但也只是认为“深得文理”，而对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并不重视。这种评价与刘勰的期望相比，差距是很大的。而刘勰“傲岸泉石”的独立人格也使他难以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最终还是选择了出家，从结尾的赞语中其实已经透露了这一点。这就使本篇具有某种自叙的性质，是我们了解刘勰生平和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

主要参考书目

- 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刘永济. 文心雕龙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杨明照.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陆侃如, 牟世金. 文心雕龙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詹瑛. 文心雕龙义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祖保泉. 文心雕龙解说.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 王运熙, 周锋. 文心雕龙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林杉. 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7
- 林杉. 文心雕龙批评论新诠.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2
- 周明. 文心雕龙校释译评.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王元化. 文心雕龙讲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涂光社. 文心十论.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6
- 陈书良. 《文心雕龙》释名.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 周振甫主编. 文心雕龙辞典.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戚良德. 文论巨典——《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 王志民等. 《文心雕龙》例文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

汪春弘. 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戚良德. 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袁济喜.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袁济喜. 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袁济喜. 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